

信仰的歷程



序

久违了，我童年的乐园和青春的寓所！多年的漂泊流离后，我终于又回到了你的身旁。真令人倍感亲切又充满苦涩！让我卷起我的龙钟老态，用昏花的双眼再度审视我童年的乐园……一阵记忆的飓风顿时在我胸中激荡而起，随即浮现出一屡温馨、激动、遗憾、孤独、忧虑、伤感、失望和慰藉的心情。沉浸在这痛苦而又欣慰的思绪当中不哭一场不觉得舒心……为我自身的遭遇，也为了永远离我们远去，以及将要离别我们的人们，我要痛哭一场，就象一个即将远行的旅人，不愿离开自己的挚友而哭泣一样。没有什么能减轻旅人的忧虑，除了希望能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等待着自己的到来……

在这晚年余生，生命在我眼中变得愈加珍贵和甜蜜，但又觉得更加素然无味和苦涩。死亡的恐惧常常使我不寒而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觉到对长生的渴望，更加坚信永恒、固

有的主宰，因他曾向我们许诺过有另一种生命的存在，否则，我们现世的生活将会是亏本的儿戏。

我童年的乐园在推纳里清真寺^{1[1]}中，它座落在郊外芬芳醉人的一片园林深处。在这座寺里，留存着我童年的许多往事。一切是那样地亲切。它使我想起一个节日的临晨，东方尚未破晓，我父亲就领着我来到这座寺里，我们首先探望了寺旁陵园中的亡灵，后在寺里礼了节日的会礼；它使我记起了无数个夏日之夜，我常常在院中的水井和池塘之间玩耍。我父亲经常坐在他的房间，四周围着一群长老听他讲课。我还乘他不留意时偷偷地跑进园林，折一根竹子当马骑……它使我想起那座有螺旋梯的宣礼塔，我们从寺院里沿梯子攀缓而上，不一会就置身于塔顶了……它使我想起那位苍老的宣礼员，我时常纠缠着他带我上宣礼塔，并且没到宣礼的时间就闹着他宣礼，他当时是那么的为难，不知道怎样才能哄住我来托延时间，直到宣礼的时候；它使我想起了我母亲，我曾经向她讲述过那座奇怪的宣礼塔和深邃的水井，以及竹子篱笆。她警告我小心竹子蛇，并叮咛仆人不要让我上宣礼塔或临近水井；它让我想起那些被死亡卷走的人们。他们走了，给我心中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种感觉在我的心中不断地翻腾，甚至到我再次回到推纳里的时候，它仍象焦石或铁桩一样地折磨着我脆弱的心灵……

岁月苍桑，我离开了故乡，离开了这座清真寺，最后离开祖国……在浪迹天涯的数年中，对推纳里的思念迫使我回归了故里。有一天，在阳光垂照，没人礼拜的时候，我来到了寺里，走遍了我童年玩耍过的所有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构起我一串串的回忆，我禁不住失声大哭……

除了回荡在清真寺高大的圆顶之上的哭声之外，再也听不见什么。我陷入了深深地沉思。这时，从东面的小屋传来了一个声音（那屋子我从小就不敢进去，因害怕里面的几座坟墓），一位面貌伟严，头发银白，装束奇异的长老走出了屋门，朝我走来。他向我道安后坐在我的身边，用夹着外国腔调的普通阿拉伯语对我说：“我的兄弟！你为何哭泣？”我说：“这座寺里有我诸多的回忆：我父亲的时代和我童年的岁月。”他问：“你父亲是谁？”在我即将说出我父亲名字的刹那间，我全身颤抖不已。他注视着我泪花滚动的双眼，说道：“你父亲是爱勒基斯长老吧？”我说：“是的，那么你是谁呢，先生？”

“我的远族来自埃及的马因部落，后来，部分人迁到了沙目地区，部分人去了希贾志。我父亲的爷爷受命运的驱使又从希贾志迁到了印度，并在那里定居。我便是旁遮普人氏，名叫海拉·本·艾祖尔夫。”我说：“你从印度来到这有何贵干？”他说：“我不是从印度来，而是从萨马尔罕来的，确切地说是从萨马尔罕的霍尔坦克村来的。”“你为什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此地，而且住在这座清真寺中呢？”“来贵地是为了看望你的父亲……”我惊奇的打量着他，我父亲已经过世很久了。他说：“你别见怪，我是在去朝觐的途中顺便来看看你父亲的坟墓，并瞻仰这座因我的导师的描述而曾使我入迷的清真寺，是他告诉我，你的父亲曾经在这里讲过学。我到这里后，有人把你父亲曾住过的小屋指给了我。我发现这座清真寺确与那座我曾经渡过我生命中最宝贵时光的霍尔坦克清真寺有点象似，因而特别乐意在朝觐之前在这里住些日子，好叫在这个把我的导师引入正道的人长眠的地方专心拜几天真主。”

我说：“先生，你的导师是谁？”

他说：“是艾布·努尔·牟祖尼长老，萨马尔的一位学者。”

我问：“你曾整天在干功吗？”

他说：“近来是这样，但以前我曾写我迷路和得道的故事，牟祖尼长老曾给我启蒙解惑，我从他的口中得知了你的父亲（愿主恩赐他）”

我说：“你迷路和得道的故事又是怎么会事？”

长老站起来，走进了有坟的小屋，拿出了一本大笔记本，放在我的眼前说：“这是同车

1^[1] 黎巴嫩港口城市的黎波里郊外的一座清真寺。-----译者

祖尼长老的对话录，我毫不遗漏地记了下来。”

我说：“这是一部巨著，你能让我带回家去，两天之内把它读完，然后奉还给你？”他问：“你懂土耳其语吗？”我说：“我精通土耳其语。”他说：“我相信你真是爱勒·基斯尔的儿子，你确是位有修养的人，我准许你带回家去。”

我说：“我没有必要向你证实我的身份，若不蒙谦弃，还是到寒舍一叙，好让人们证实我的身份，也顺便让你看看我父亲的书籍。”

他说：“不必客气，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父亲的代表作是什么？其中最主要的是哪一章？”

“我父亲的代表作是《可颂者的使命》（马坚教授译为《回教真相》）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证实真主的存在、反驳自然论和无神论的部分，但这些内容却分散在前一章论证圣品和后一章讨论律法的章节中，我打算把它分离出来，缩写一下，单独发行。”

他说：“我肯定你是长老的儿子，你值得我信任，这本笔记就赠送给你，其中谈到了简写你父亲的作品的事，还有我迷惘和得道的全部故事。你拿去吧！把它翻译出来，大量发行，我不向你索要任何报酬，只求真主把我的这项工作变为全心取悦他的善行，让本书惠及众人，如果我的寿数将尽，工作终止的话，也让我在另一个世界受益。”^①

数日后，长老去了希贾孜。几年来，我一直在翻译这本书。

后来，世故的变迁，我流落到了塔什干，当时我最大意愿是去霍尔坦克村，看望海拉·本·艾祖尔夫，并让他过目翻译出来的书，顺便瞻仰伊玛目布哈里的坟墓。一位高尚男子兑雅稳丁·巴巴哈为我的旅行慷慨解囊，助了一臂之力，他是地方最高法官，是一位清廉之士，有功干（功修）的人，是真主的“卧里”。^②他是我父亲要好的朋友，当他得知我有去霍尔坦克村的心愿时，就屈尊陪我去萨马尔罕，又从那里去了霍尔坦克。从清真寺的服务员口中获悉，海拉·本·艾祖尔夫去朝觐时，在那里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我参观了清真寺，久久地停留在伊玛目的墓旁。这时，我才发现正如海拉（愿主赐福他）所说的，这座清真寺确如座落在郊外园林中的推纳里清真寺。伊玛目的坟墓裸露在花园中一棵茂密的树底下，保持着原始的样子，既没有水泥修筑，又没苫单覆盖，更没有任何装饰。我走进了那间海拉和他导师曾经讲习的小屋，它确如海拉所说的居高临下正对着伊玛目的坟墓。我在里面礼了拜，为海拉做了祈祷。我几乎哭断了气，以致连同伴都感到惊奇。

就这样，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他给我的重托。

渴求主恩的人
的黎波里（黎巴嫩）的法官
纳迪目·本·爱勒·基斯尔

^① 穆圣说：“人一旦亡故，一切善功将会终止，唯有三件事，曾舍出的布施；为父母祈祷的孝子；有益于大众的知识。”只要有人传播学者的知识，它的报酬将源源不断的涌向他的墓地。-----译者

^② 真主的朋友，指有功修，而且敬畏真主，博爱众生的圣徒。-----译者

启 点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于真主，众世界的主。祝福我们的导师，众先知和使者的封印穆罕默德。
(愿真主赞颂并赐福他) ^①

无能的、渴慕真主恩赐的仆人、旁遮普籍马因族人氏海拉·本·艾祖尔夫说： ^②

“我曾经就读于白沙瓦大学， ^③ 当时，求知的心本能地渴望得到一种能洞察幽玄，窃探未知的学问，以便借此认识万物的根源、真谛，以及它存在的原因和奥秘。我常常习惯性地向老师和同学们问些有关宇宙的问题：宇宙是什么？它何时形成？谁创造的？由什么创造的？怎样创造的？但我的这些问题往往报之以呵叱和讥笑，甚至长老们指着我说：他不是追求学问的人，更不是学宗教来的，他只是一个荒唐的哲学信徒。连同窗之间也对我有了这样的蔑视。他们开始疏远我，甚至为了取悦长老们而争相给我起最难听的绰号。最后，大学虽大，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

这种溪落增加了我的执着和怀疑，我更加相信我所追求的真理唯有通过哲学的道理才能获得，而且我已确信理性和宗教是水火不容的一对死敌。否则我的长老们是不会制止我钻研哲学的，也许他们会同我一道深入到围绕“存在”的奥秘展开的思辩当中去。

从此，我松懈了宗教课程，开始搜集哲学书籍。当地能找到的书籍不多，我还是盲目的阅读起来，一天又一天，越多的困惑、怀疑、迷惘和争执。长老们对我终于大失所望，又怕我的流毒漫及同窗，决定开除我的学籍。

这一消息在我父亲的心头如同一声霹雳，他竭尽全力想让我回归正道，劝我放弃哲学，专心攻宗教学，说毕业后若我愿意的话再正规地学习哲学。他最后说道：海拉啊！我曾经也经历过类似的问题，是我的导师伟大的识者萨马尔罕的艾布·努尔·牟祖尼长老挽救了我，他是一位大学者，有名的法学家和哲学家，他当时就用我今天劝你的话开导我，他说：“哲学是一座大海，不同于诸海，涉水者往往在岸边遇到危险和失足，而在它的深层和底部却得到安宁和平静。

孩子啊！放弃这些残缺不全、迷惑人心的读物吧！它对你的理智和信仰危害极大！

我问：“理性和信仰是不是两个极端？”

他说：“求主护佑，决不是！”

我说：“那么，那些长老、学者们为何阻止我对世界形成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探索呢？”

他说：“宗教大学者们早已深入进行了理性的思辩，反驳了怀疑论和无神论，并写出了无数的巨著，但他们不愿让学生钻研哲学，在他们看来那会动摇年轻人的信仰。”

我说：“其他学校和大学的弟兄们把哲学当作一门必修课来学习，而这里为什么把少数学宗教的学生拒于哲学大门之外呢？要是有朝一日，他们担当了法官或主持教务的重任，而

① 指众先知和使者的使命由他封印终止，他便是先知和使者中的最后一位。——译者

② 旁遮普是现巴基斯坦的一个省，在巴国中部。

③ 白沙瓦位于现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座城市，是西部边界省的首府。

有人恰好提出一件有关哲学的问题时他怎么办呢？你是否让他采取我的长老们今天对待我的僵硬态度而把询问者撵出去呢？父亲啊！长此以往，怎么不会让无神论在人们中间蔓延呢？”

他说：“你的话是对的，但我的导师说过，研究哲学的人，读少量的书籍是无济于事的。难道你让学校扩大哲学研究，让每个学生、每个人都成为哲学家吗？”

我说：“不！没必要搞这种扩大化，可对宗教学者是必要的，而且是他们的根本义务，以便他们能担当起宣传真理、召人于正道的重任。”

我父亲痛苦的摇了摇头，说：“你说得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说：“你的导师牟祖尼长老还在坚持他的观点吗？”

他说：“他的观点未变，但年老后倾向于禁欲，他离开旁遮普回到了他的故乡萨马尔罕，现在在霍尔坦克村外伊玛目布哈里的坟墓旁边的一座清真寺里修功办道。”

父亲说了这番话，他尚未意识到他已给我指了一条逃学的道路，他原想让我重返校园，说他年事已高，恐怕永远见不到我的面了……

经过漫长的徒步旅行，我终于到达了萨马尔罕，向人打听到了霍尔坦克的方向，说它离萨马尔罕不远。我又徒步到了那里，在日落前进了村。乡下的孩子们惊奇的打量着一个陌生人的到来，消息很快传给了大人。随即有三个人出来迎接了我，把我领到村长的家里。村长盛情的款待了我，问我有何贵干。当他得知我的意图时笑了，说道：你想见到我们的牟祖尼长老，这太困难了，他五年多来一直在清真寺周围的园林中专心拜主，不到夜幕降临是不回清真寺歇息的，夏天睡在伊玛目墓旁的草地上，冬天在俯视伊玛目坟墓小屋里过夜，从来没有人接近过他，曾经有许多人想接近他，但都大失所望。我们虽是本村人，也没见面的机会，只是派清真寺的服务员给他送吃的，而且只把吃的放在花园外的篱笆旁，从不见人影。

我说：“但愿真主把没有赐给他人的机遇赐给我。”当时，我只恳求村长帮我的忙，允许我给长老送饭，村长说：“这很容易！”

翌日清晨，我端着长老的饭盒，村长派人把我领到长老经常散步的花园。那人领着我走进了清真寺，又指给了我经常放食品的地方。我走到了花园的篱笆前，把饭盒放在了平时的位置，并在盒边挂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下列几个词：什么……？ 谁……？ 由什么……？ 怎样……？ 哪里……？ 何时……？

我抽身出来，钻进一片枝叶茂密的树丛中，把自己隐蔽起来，以便长老出现后，从他看不到的地方一睹他的风采。不多时，树丛中闪现出一个威严的长者，身材魁武，后背微驼，皮肤黝黑，阿拉伯人脸型，高鼻子，稀疏的络腮胡须，光着头。他走近了篱笆，来到了饭盒跟前，在他即将吃饭的时候，目光落到了纸条上，读了上面的字，就左右观察，并顿时摇摇晃晃，昏倒在地。我连忙跑过去，使出浑身的解数，才使他慢慢苏醒过来。他醒来后，争开双眼，长久的注视着我，然后喃喃地说：“别怕！快把我扶起来！”我扶着他，走进了花园，坐在水池旁边。他洗了脸，慢慢地恢复了平静。他微闭着双眼，沉默了许久。我听他用一种略带哭音的声调说：“毫无办法，毫无力量，唯凭清高、尊大的真主。”他重复了三次。然后，注视着我：“孩子，你打搅了我，你破坏了我鞠躬尽瘁地敬拜真主中得到的快乐，你使我想起了我自己曾因困惑和犹豫而遭受的磨难，愿主宽恕你！孩子，你是谁？”

我说：“我叫海拉·本·艾祖尔夫，你的学生，古老的旁遮普人氏。”

他说：“欢迎你！你父亲好吗？”我说：“他很好！”

他说：“我看你又蹈入了你父亲的复辙！”

我说：“是的，长老！是他叫我来找您的。”

长老长久地注视着我，又把脸转向水池，久久地盯着水，两眼充满了泪花，说道：“当代的年轻人啊！愿真主怜悯你们！你们迷惘于由经典建立起来的信仰体系和由理性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当中，你们只接触到了哲学的皮毛，便以为信仰和哲学是水火不容的，认为信仰

和哲学走不到一起；认为哲学是通向无神论的途径。孩子啊！绝不是这样，哲学也是依靠曾为信仰作基础的理性为手段通往信仰真主的一条道路。可是，孩子啊！哲学是不同于诸海的一座大海，涉水者在岸边往往遭到危险和失足，而在深海中却得到安宁和平静。这句话我曾经给你父亲说过。”

我伏身去亲长老的手背，向他陈述我因犹豫、困惑和怀疑而遭受的折磨。他沉默良久，然后用手杖刨着地面说道：“海拉，事情没有象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这需要很大的努力和较长的时间。孩子，你来求教于我，但我却已临近了坟墓的边缘……你在村子里住在谁家？”我说：“还没有住处，我昨天刚到，住在了村长家里，他热情的接待了我……”

他说：“村子里没有义舍，你不便在别人家里久留，现在，你起来到村子里去，买条被子、褥子和大笔记本，准备在清真寺里过夜，让我们把夜晚用于学习，那时最安静、最清亮、也最宽裕，至于白天，我不愿意放弃我的静修，除了从黎明到傍晚在花园中专心拜主外，现世生活已对我没有多少乐趣了，只有严寒有时破坏我的幸福，但有几堵挡风墙也就足也。

再见吧，海拉！”

第一章 寻找真主的人们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

昏礼前，我背着行李来到了清真寺，见里面有一位老者在点灯，除他外，别无他人。他就是早上陪我来清真寺给长老送饭的人。他见我进了寺，就朝我走来，道了安，便询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已决定留住清真寺了，在伊玛目的坟墓旁专心拜主。老者高兴地说：“欢迎你！但不要象牟祖尼长老那样弃我们而独居，他曾向你一样来到这里，作我们的邻居，专心拜主，但五年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我每天晨礼时从村子来到清真寺，在我来临之前他就进了园林，日落后才回到清真寺，不愿见人。”

我问：“你是清真寺的服务员吗？”他说：“是，五十年来在这里服务。”我又问：“这里为什么不见人来礼拜？”他说：“谁来做礼拜呢？寺离村子那么远，这里礼拜的人都是些旅客和探望伊玛目坟墓的人。”

礼了昏礼和宵礼后，老人给我指了指水池，嘱咐我不用灯时把灯息掉，并在他回家后把寺门门上等话。说完，他就告辞回村了。他出去后，我就把寺门关了。当牟祖尼长老听到我关门的声音时，打开了他屋子的小门叫我。我朝他走去，听到他说了声“请进”，我就走进了他的屋子，亲了他的手。他表示欢迎，询问了我的情况，谈了近一小时有关我父亲的事。而后才问：“你带了笔记本吗？”“是！”，他又说：“你把要问的问题和我的解答一并记下，便于白天复习，我选择了以对话的形式给你讲解，这种方法最易于理解，且便于分析和讨论。现在就请提问吧，我来解答。”

海拉——导师啊！我的问题就是在纸条上写给您的那些，没有必要再作重复。

长老——你的这些问题，自从人类有了思维以来，从来就没有让哲学家，乃至全人类的思维清闲过。哲学就是试图给这些问题找个答案的学问。哲学对每一个问题或许能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许根本就找不到。这些我们会慢慢知道的。海拉啊！哲学让你知道万物的本质和根源，它不满足于研究事物的表象，而是要深入其中；它不驻足于感性世界，而是要认识感性世界以外和以上的事物，它让你知道是谁造化了世界，用什么造化了世界，什么时候造的，哲学让你认识造物主，了解他的本质和属性，并让你明白为什么善之为善，美之为美的道理等等。由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万物的本质，因而人们给它下了个定义：哲学，就是对事物本质的研究。也有人说：哲学，是原理学。等等……但我也要给它下一个定义：哲学，

就是为了掌握一切原理而进行的理性验证。你很快会发现这一定义的正确性。

海拉——长老啊！科学不也在研究事物的本质吗？它算不算哲学的范畴呢？

长老——科学同哲学是有区别的：科学研究的仅仅是宇宙的表面秩序和规律；而哲学却研究它的本源、原因和实质。自然科学家只研究物质的自然现象，而不考虑它的本源和存在的原因；数学家只研究几何和代数，而不辛苦地思索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他们虽然都以理性作中介，却从来不考虑理性的实质和它获取真理的能力。而一个哲学家则要了解事物的本性、根源和存在的原因，以及时间和空间的意義，而且还要研究理性的本质和其正确的程度，以及它涉及的范围等问题，同时又要研究抽象事物。

由探索宇宙和它的根源问题，形成了‘存在哲学’；由探索理性及它的本质和能力，形成了‘认识哲学’；对真、善、美的研究产生了‘价值哲学’。在这些问题中，我着重向你讲解的是存在哲学和认识哲学这两大命题。

海拉——长老！你重此轻彼的道理何在？

长老——如果你认真考虑的话，其中的道理很明显。存在论研究的对象是万物的本质和根源，即造物主和被造物；而认识论研究的是哲学家对获取知识的方法、途径和理智的正确程度而发表的议论。那些使你不得安然，把你拖入怀疑和迷惑的泥潭中的问题几乎都集中在前两个范畴当中，同谈论真、善、美的价值论没多大的关系。

海拉——我感到使我不得安然的问题都集中在存在论中，还有必要再讲认识论吗？

长老——我认为困扰你的唯一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只能通过认识论才能解决，因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只有在研究了获取知识的方法、途径，以及证实了这些方法的可靠性和掌握真理的能力以后，才能得到探讨和解答。

海拉——那么，认识论就是为存在论服务的了，是形而上学获取真理的手段？

长老——正是这样。

海拉——那么哲学的精髓就是形而上问题了？

长老——就是这样，从本质上讲，从事哲学便意味着寻找真主。

长老从枕头底下取出了一本厚书说：“我们开始吧！”

海拉——长老，这是什么书？

长老——这本书谈论一群寻找真主的思想家们。

海拉——书名叫什么？

长老——《希腊哲学家》。

海拉——我尊敬的长老，你怎么说它是一本有关谈论一群寻找真主的思想家的书呢？

长老——是的，它所描述的就是一群寻找真主的思想家们，我没说过吗，哲学的精髓是寻找真主？

海拉——我读过早期希腊哲学家们的观点，发现他们都是些不信真主的人。

长老——是的，他们不信希腊的神灵，他们苦苦寻求的是真正的主宰。其中有些人就踏上了主道，有些人的判断力未发挥出正常的功能；有些人被无能的理性引向了迷雾。你将会看到许多观点，尽管很有说服力，值得研究，但对宇宙的形成却有着许多单纯而愚昧的看法。然而，在不解、含糊、矛盾、怀疑和诡辩的重重黑暗中闪烁着一缕真理的曙光。

泰勒斯始于一个荒谬的信念。这一信念不仅充塞着哲学家们的头脑，而且统占着整个人类的思维。他认为，世界不可能是从零创造的，所有的开端实际上是一种变化。因此，必须假定一种构成万物的原质，这一原质便是水。迫使泰勒斯选择水为原质的原因是：他对能够变化和变形的一切物质作了研究，发现水是流体，有时变成厚厚的冰，有时变成稀薄的蒸汽，还可复原成水；另外，湿润又是生命的条件，因此，具有这些特性的水，必定是万物的本源了。

但阿那克西美尼却认为，空气比水更有可塑性和易变性。空气变冷而成水，变热而成蒸

汽，稀薄而还原成空气。因此，在他看来空气若再变稀薄会变成火的；太阳、月亮都是由空气变成的，空气凝聚而形成云，成为水，密度再增便会变成土和石头；他还认为空气是生命不可缺少的成份，因而是万物的原质。

而阿那克西曼德却提出了更深刻的理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点肤浅。他说：水和空气的属性不能概括万物的共性，水有水的特性，空气有空气的特性，其他物质都有它各自的特性，让不同特性的物质产生于同一种性质的事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基于这一观点，他的健全理性为他提供了一条理论：即万物的本源是一种无形、无际、无限的物质。

海拉——对！阿那克西曼德在研究适合充当万物本源的物质，让它与万物在形体、数量、质量方面截然不同。这表明他的见解的深刻。但是所说的“物质”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无形、无际、无限？

长老——这里，你发现我说过的话将会得到证实。古代的这些哲学家，不信希腊的神灵是有原因的，他们在从事哲学研究时思想开放，在希腊人崇拜的神灵以外苦苦地寻求一个世界的本源，因希腊的神灵具有七情六欲，哲学家的头脑绝不会相信世界是由那些贪吃、贪喝、虚谎、狡诈、贪色的神灵创造的。这样，他们才不自觉地开始了在万物之外寻求真宰的历程。

毕达哥拉斯出现了。他对前人用自然的方法解释世界的本源感到不满，因而提出了用数学解释的方案。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致认为：由物质和非物质组合而成的世界，其本源并不是由水或空气等物质构成，必须找到一个包容物质和非物质的共性的东西作其本源。世界是由物质和非物质构成的，而唯一能包容物质和非物质的共性的东西只有数字了。我们可以想象数字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没有形体，可我们不能假设数字没有换算的功能。因此，数字是万物共有的、唯一的属性。只有它，才能作世界的本源。万物莫非是数的重复，多数是单数的重复。那么，“一”就是世界的本源、本因及实质。

这些抽象的概念虽然深奥莫测，却反映了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超绝物质的真主逐步迈进的尝试。

海拉——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除了知道他们的神灵外是否有其他神灵存在的概念？

长老——自从有了人，并且人的理智有了思维能力以来，地球上从未中断过对真主存在的思考。

色诺芬尼是古代希腊的一位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他反对神话中把神人格化的思想，他甚至嘲笑那些吃喝生死的神灵，说人们按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了神灵，假若牛、马、狮子能绘画的话，一定会按自己的形象画出牛神、马神和狮子神来的。

实际并非如此，真主是独一的、他超越万物，不是用形象来表示的，他的思维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全听、全观、全思的主。在色诺芬尼看来，认识真宰的实质是理智不可涉及的事。他在这一问题上说了一句把形而上学推进两千年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的认识真主，假使有人偶尔正确的叙述了真主的本质，他自己未必知道自己道出了一条真理。”

海拉——长老啊！你说色诺芬尼的一句话把形而上学推进了两千年。从这句话中我听得出来，哲学的终极是信仰真主的存在。如果正是这样的话，求导师给我宽宽心，我在白沙瓦时曾阅读过前人的许多谬论，让我从中解脱，还求你传授点现代哲学。

长老——我不是告诉你要忍耐吗？我现在再重复一遍，假若不知道古人和中世纪人的主张，一步把你带到哲学的终点去解决困扰你的问题的话，对你益处不大。你也许不会满意后人的话，有人还会骗你说：真理只在古人那里。那么你的怀疑、你的迷惘将再度出现。不了解前人的成就，就无法了解后人的思想。因此，你要耐心。

海拉——请谅解，长老！我已明白了思想有前后传承的道理。

长老——巴门尼德认为，水、空气、数字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成为世界的本源，这些事物都是易变的，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它们表面的属性，然而，它们都很容易变移和消失。但

有一种属性是永恒不变的，即“存在”，也就是永恒的存在，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万物的本源。

海拉——什么叫存在？它指什么？

长老——巴门尼德告诉我们，它是一种永恒的、永不改变或不消失的东西；它没有过去和未来，包罗了无始和永恒；它不变动，也不可分解，因为，动是变化的一种形式。“存在”是完美的，除它以外没有其他的存在。

海拉——“存在”怎么不动不变呢？我们不是在见万物都在运动和变化当中吗？

长老——巴门尼德不把我们所见所感知的这些东西看做“存在”，他只把它看做“存在”的幻觉现象，因为它会消失，而“存在”却是永恒的；“存在”是不变化的，否则，会导致有与无的统一，这是不可能的。

海拉——我没明白，巴门尼德是否在说万物一体呢？

长老——对！海拉啊，问题慢慢变得抽象化了。那些哲学家实际上不愿否认万物的存在，他们只是寻求一个完美的、固定不变的和超绝万物的属性作为万物的本源，并充当万物的创造者。我敢发誓，他们这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求真主。

除了巴门尼德以外，还有他的学生美丽苏斯，他发挥了老师的主张，认为这一“存在”是无限的、具有智慧的生灵。你假若听他对“存在”的无始、永恒、无限、不变性和具有理智的性灵等命题的论证时，你一定会随我一起说：这些人的头脑一直在自觉不自觉的寻求着独一的真主。

美丽苏斯说：“新生事物一定要有始端，而‘存在’不是新生的。假若它是新生之物的话，一定来自于无物。因此，‘存在’没有开端，没有开端的东西没有结尾。由于它是无限的，它才不运动。因为，除它本身之外，便无运动之地；它是不变的，否则，就会出现不止一个象它那样的存在。因此，它是独一的、永恒的、永活的、理智的、不变的。

海拉啊！请你考虑！

赫拉克利特在抽象和自然两种倾向间徘徊。他认为，我们所见的物质都处在永恒的变化当中，一刻都不停留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我们所见到的稳定只是一种幻觉，我们无法窥视它的变化罢了。他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事物在同一时间内即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这种有与无之间的时间统一，正是存在的实质。

但赫拉克利特在解释宇宙时却违背了这一假说，回到了古老的自然论中，他说：宇宙的本源是火，由火变成空气，再由空气变成水，水枯竭而变成干枯的东西，干枯的东西又复变成水，再变成空气，继而变成火。他似乎认为动物的生命因热量而生。因此，他主张灵魂就是火的理论。

恩培多克勒是一位主张四行论的哲学家，他首先对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主张进行了调和。他认为存在是由无数个原子构成的，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说，不偏不倚正好是一种原子论学说，而赫拉克利特所言的永恒变动论符合物质实体的性质，即它不断变化的形状。他采取了一个综合的观点，即世界是由一种变化的物质，如水、空气或火同另一种不变的“存在”合成的。他以此创立了四行说。这一学说一直流行到十八世纪。他提出，“存在”是由四种原素构成，即水、火、土、气。万物是这四种原素的混合物，各自的区别只在于其中各原素的比例不同而已……

到此为止，恩培多克勒似乎与当时的科学保持了一致。但在创立原子论方面超越了时代。当他研究使原子产生运动的力量的奥秘时，始于一个正确的起点，却止于一个错误的结论，说万物的原质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运动却有实体的物质。因此，必须相信一个事实：物质的运动产生于外来的力量。但他随即却陷入了幻想，说物质的运动就是离与合，这一对矛盾的运动不产生于同一种力量，而出自两种力量，一种吸收，一种排驳。这两种力量便是爱和憎。四行以爱的力量而结合，以憎的力量而分裂。因而，变化成了我们所见的种类繁多的物质。

海拉——爱和憎的力量来自何处？

长老——你想讨论那些建立在幻想之上的观点吗？恩培多克勒不仅如此，而且还断言神灵和灵魂都是由四行构成的，但他倾向于空气和火的说法，说火是“责福孜”神，空气是“赫拉”神，大地是“阿尔库斯”神，水是第四大神，称作纳斯替斯，它哭泣时落下的泪水便是地上的露珠。他的幻想变本加利，直到把我们全都囊括进了神灵的系统。他说：人类的灵魂只是犯了错误的天神，从幸福者的乐园中被逐出，套上了腐朽的形体……有生之物在大地上有头而无颈，有肩而无臂，生眼而无眉，然而，借爱的力量相互靠拢，组成了一个完人。

海拉——我几乎有些头晕了，求导师别再讲这些荒唐的观点。

长老——我向你讲这些话，只是让你明白理智是怎样循序渐进地认识宇宙，怎样寻求宇宙运行的动力的。在整个哲学史上，这一研究一直占居着形而上学的主导地位。你要耐心，我会使你满意的。

德谟克利特被认为是原子论的创始人，他创立了原子理论，说道：宇宙是由无数个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是近似的、无始的、永恒的，自动在空中漂浮。由于原子的运动和结合，产生了万物，产生了整个世界。至于万物的个性之不同，则产生于原子的组合和搭配的差异，以及因为原子在物质中所占的位置和观察者的角度不同而异。原子永恒的道理是：存在不产生于不存在，就象存在不能变成不存在一样。要不是它在空间存在，一定没法运动了。由此断定，宇宙间有三种永恒的实在：原子、空间和运动。

海拉——物质世界由原子构成，这一问题不难理解。但谁创造了原子，又是谁让它运动的呢？

长老——对你的问题，德谟克利特没作答复，却由别人回答了，不过他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路。他认为原子的运动是一种无意识的必然结果，导致了运动、碰撞和溶合。因此，宇宙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甚至灵魂和众神在内，在他看来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受那种无意识的必然力量的支配而运动。

德谟克利特以后，出现了阿纳克萨哥勒斯，他反驳了无意识的力量支配世界的观点，并把他嘲弄了一番。他似乎是一位伟大的有神论者，他说：无意识的力量绝不可能创造出世界表现出来的美丽和秩序，因盲目的力量只能产生紊乱。使物质运动者一定是有理智、聪明而智慧的。

海拉——真伟大，阿纳克萨哥勒斯说的这些话是否在肯定真主的存在？

长老——我不知道。可是，真主通过他的使者传来的真理先于希腊和它的哲学，我更倾向于认为，在埃及、中国和印度，古人的哲学中有天启的遗余，虽被历史遗忘，却被哲学家复苏。也许那些哲学家就是圣人，或者是圣人的信徒。阿纳克萨哥勒斯的话就表面而言，是围绕真主存在的这一信仰说出的。他依靠健全的理性，认识到宇宙间精密的规律只能出自一个智慧的理性。因此，他被认为是开启了精神哲学之门的先驱。他提出了接近于真理的观点。所以，亚里斯多德说他是先人的谬论面前唯一保持了正义的人。

海拉——感谢真主！我们进入了脱离谬论的哲学。

长老——毫不含糊，哲学在向真理迈进，尽管步伐是非常缓慢的。有时被一群怀疑者搅得乱了方寸，如诡辩派，他们几乎用谬论摧毁了健全的思维。

海拉——是的。

长老——从‘诡辩’一词派生出了诡辩派这一称谓。诡辩学说是指一群人的辩论方式。他们教人怎样成功地用虚谎的谬论颠倒是非。诡辩派一词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学者，即传授某种职业和艺术的人，后来却成了这一派的专称。阿拉伯语吸收了这一词。诡辩派不是一个固定的哲学派别，它们的观点也不是由寻求真理的哲学精神所维系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怀疑和否认传统神灵的浪涛席卷整个希腊，而且民主的风云通过玩弄民众撞开了仕途大门的时候，在社会上涌现出来的一批有识之士。这群人擅长教授文法、修辞和辩论的艺术，并有

美化语言的能力。他们以同时能支持一对矛盾的观点而自豪。他们顽固不化，他们的方法甚至导致了思维和认识原则的错位，以及道德的沦丧。这群人中最著名的要算普罗泰戈拉。他用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人是万物的尺度”确立了诡辩派的中心原则。学者和哲学家们一致认为：真理能通过理性获得，无法用感观认识，因感观是骗人的。而普罗泰戈拉却站出来否认了用理性求知的方法。他主张感观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当人们由于年龄和体格的差异而对某一事物产生不同的感觉时，就很难总结出同一条真理，每个人认为正确的对他来说那就是对的，没有什么称之为错误的东西，因为，每一种观点对坚持它的人来说是对的。阿拉伯人把这种“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原则叫做“主观论”，因为它叫人只相信自己的理论。

随之而来的是高而吉亚，他把诡辩派又推向了一个荒唐、怪诞而秃废的极端，一次性的否认了万物的存在，宣扬不可知论，认为人们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是不可能的。

海拉啊！在你看来这种理论荒谬得足以使我们放弃哲学的研究了。但这种学说是做贡献的，它造就了一个苏格拉底。

海拉——这一谬论怎样能造就一个大智大慧的苏格拉底呢？

长老——苏格拉底创立了认识哲学。虽然对这一哲学众说纷纭，但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指导着健全的理性，直到今天。苏格拉底的意图只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认识论的体系，并在无可置疑的真理的基础上巩固人们本性中的美德。这位圣哲认为，由于诡辩派把所有的认识依据都归到了感觉，而否认了理性的作用，并败坏了真理和道德。因此，他所处的时代便是由于诡辩派的欺骗而使道德走向衰败的时代。所以，他要把认识的依据归还给大众共认的理性，以此能制定规矩，宣扬美德。

苏格拉底说：“把认识建立在感观之上的作法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感观因人、因事、因境而有差异，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稳定的、不因人而异的认识原则。若回味我们的知识，便发现其中包含着由感观传达给我们的个体认识和在外界不存在、无法感知的普遍而整体的认识。比如说“类型”，它是我们通过归纳同类事物的共性，排除了偶性以后获得的一种认识。因此，这种认识的对象是一个无法感知的、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总体的认识，有理智的人不会怀疑理智在认识它的过程中的创造作用。这种总体的认识才是知识赖以建立的必要基础。人们的个体感知因人、因事、因境、因情而不尽相同，而理性只要健全，总是普遍一致的。通过这种一致的理性知觉，我们才能给事物下定义、划范畴，才能制定一个坚定不移的准则。这样我们才可以发现美德。”

苏格拉底以后，出现了他的著名学生柏拉图，他当然拥护老师创立的认识论，并极力宣扬。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一认识建立在理念的基础上？理念是什么？

他说：“整体的意义不可能用感观来获悉，只能通过理性，比如：美与丑是我们从许多外表和形式各异的事物中概括出来的两种概念。我们何以认得有的事物具有美的特征，而另一些事物却有丑的特性呢？我们的感观无法察觉事物的共相，而是理智在相反或类同的事物之间进行比较，得出其共相的，这样才辨别其中的美与丑。可是，为了使我们的理智能够辨别和比较，我们必须对美与丑有一个先天的概念。”

假如我们说，这一概念是我们理智的产物，那么我们就踏入了诡辩派的复辙，即以个人为尺度衡量一切真理。因此，我们承认这种整体的概念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并且是确实存在的东西。柏拉图把它称作“理念”。他说：“我们的灵魂进入躯体以前生活在理念中，进入躯体以后，对理念失去了部分记忆，但是，当它接触到整体意义，如美或丑的概念时，便记起了它的模式。因此，事物间的美与丑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得知。而且，所有整体概念，如德行、正义、善良等都是如此。鉴于此，知识便是对理念的记忆，而无知却是对它的忘却。现实生活的体验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用以恢复曾经在理念王国所获得的知识和概念。”

海拉——长老啊！理念是什么？它究竟是怎么回事？

长老——你有理由感到奇怪。在你以前，连亚利士多德都感到不解，因为柏拉图叙述了

理念的许许多多的属性，叫人难以捉摸和领会。也许他所指的“理念”就是特属真主知识中的许多事物。海拉啊！我倾向于这种看法，他对理念的描述是：理念既不是物质，又不是纯粹的意识，自本自生，不生于外在的力量，却是万物的基础，它不依靠任何事物，而万物却依赖于它，它是永恒的、固定的、常存的、原有的、完美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难道从这些属性中你看不出他所指的几乎就是真主知识当中的事物吗？

海拉——柏拉图相信真主的存在吗？

长老——柏拉图是第一个宣扬真主存在的哲学家，他宣扬真主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支配者，并为此找出了许多证据，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规律。他说：世界从它的完美和规律方面讲，是一个奇迹，这绝不会是长期以来各种原因巧合的结果，而是一个完美的智慧者的精心创作。是他怀着美好的愿望，有意识、巧妙地安排了万物。

但是，当柏拉图试图解释真主创造世界的过程时，曾经困惑过我们大家的疑团同样困惑了他的理智，使他难以想象万物从无到有的创生，他因而认为，万物是由物质和形象构成的，是形象把物质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事物。这里理念开始发挥作用了，它给每样事物赋予了特殊的形象。事物在成形以前原是物质，并无属性和形象，然后，逐步按它的理念而定形，完成从无到有的过程。

真主便是给事物打上理念的烙印，是让它从无到有的生成者。

海拉——我还不理解，物质在形成以前怎么是无？

长老——你不理解，我同样也不理解，柏拉图本人虽然具有健全、完美的理性和极高的天才和智慧，但并不完全清楚物质的本源怎么会是无呢。同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他的理智由于无法想象从无到有的创生而只得假定一种为无的物质。这种做法产生于束缚我们理性的骗人的类比法，因理性无法接受无中生有的创生过程。当人们看到物质由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时，理性便断定这些形式是新产生的，理性的争辩迫使他们设想一种无形象、永恒的物质。对这一无形物质的本质的描述，又成了他们争执的焦点。他们认为，这一物质无任何属性、无形象、无颜色、无体质、无分量、无味道、无气色，因这一系列属性本属于有形之物的。他们最终断言这一物质就是“无”。可是理智却无法接受世界造自于无的说法，这样才说，神创造了无形象、无属性的物质，神见了纯理念，就按理念让物质成形，即他给物质赋予了形式，使它们变成某一具体事物。

他们似乎要说，真主先由“无”创造了物质，后用它创造了世界，按他自己固有的知识给物质定了形……若不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学说便是自相矛盾且捉摸不透的理论了。总之，柏拉图认识了真主的存在，认识了真主是创造者，知道真主用他的大能和智慧在调理宇宙的事务。但是，当柏拉图试图探索造物的奥秘时受到了挫折。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了的学生、古代神学哲学的先驱亚利士多德的身上。

海拉——我们知道亚利士多德是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是逻辑学的奠基人，甚至于被称为第一老师，他怎么会受挫折呢？

长老——亚利士多德确是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原属于坚信真主存在的人，但是，当他钻研创造世界的奥秘时，便同其他人一样受到了挫折。如果你听了他对知识的看法后，一定为这位伟大而智慧的头脑后来产生的错觉感到惋惜。他说：在认识的道路上，思维迈出的第一步便是感性，当在脑海中汇集了大量零散的感性认识，并且在记忆中储存起来时，思维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经验，即依靠对事物的比较，确立它们的关系和探索它们的根本和原因而建立起的认识。随后，思维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悟性，用它来归纳和辨别事物。从感性到经验，理智本能地进行着比较、感悟、论证、类比、辨别归纳，这便是思维逻辑。这是由亚利士多德总结并纳入一门独立学科的。在哲学史上，亚利士多德被誉为“第一老师”，这一称谓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这位第一老师，健全的逻辑的创始人，在解释世界的起源时，却由于遵循了人们

通常在生活中跟物质打交道的类比手法而撞在了控制我们的头脑、欺骗我们的理智的唯物论的墙壁上，以致使他难以想象从无到有的造化，从而不得不提出物质永恒的理论。后来，他的健全的理智迫使他承认这一物质绝不是某一具体的事物，它不具备任何形式，难以对它下一个定义，最后只得说：所谓物质，便是一种接受力。他所说的，几乎就是无。

海拉——长老啊！我的头脑尚未转过弯来。请解释一下，物质怎么是一种接受力呢？

长老——这不怪你，让我用最简炼的语言给你阐明他的观点。当代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说：“我们理智的一部分，是用来获取物质世界的知识的，因此，它从物质海洋中摄取的信息就最多。”这句话是对的，再伟大的头脑不会持有异议。亚利士多德的头脑也是如此。因此，当他解释世界的起源时，就象解释一件具体的东西一样，说它是以具体的形式、为了具体的目的而制造的。

他说：万物的起源由四个因构成：

- （一）质料因：构成万物的质。
- （二）形式因：物质将要变成的形式。
- （三）动力因：产生物质、赋予它一定形状的动力。
- （四）目的因：由动力因引起而创造某物的意图。

比如说一个床，质料因就是木料；形式因便是木料脱离了原形变成床的形式，而不是桌子的形式；动力因便是造创的工匠；目的因是睡觉和休息。

亚利士多德把三个因（形式因、目的因、动力因）柔和在一起，集中为一个因，称之为形式因。他说：“万物的本质，其形式因既潜藏在目的因内，又包含在动力因中。因为一件事物，在它形成之后才能显示它的作用，而形式又是按目的设计的。如果形式因和目的因合而为一的话，二者都来自动力因，它们的作用显示在了目的和形式中。造床之前，必然有其意图在先，床被造出来，并赋予了一定形式后，才算实现了其目的。木匠在造床以后才能正式成为床的制造者，而在此以前在潜能上是制造者。

前面着重讲了他的三个因，还有一个质料因，即第一物质。

海拉——我看到此为止亚利士多德对多样化世界的起源所作的解释不无道理，但床与木匠的例子与它的起源问题没有多大的联系。床的木料是根本上存在的东西，不是由木匠造的，他只不过把木料变成了床的形式。那么，是谁创造了木料？是谁创造了世界的原始物质，并给它赋予了第一物质的形式？

长老——亚利士多德所说的质料不是我们由物质一词所能理解的含义，因为我们理解的物质至少有形、有体、有量。而亚利士多德的第一物质，没有任何属性。他认为属性由形式产生。因此，在成形之前的事物没有什么可以描述或限定的属性。即在亚利士多德看来，第一物质只是一种接受能力，在接受了一种形式以后才正式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他的第一物质指的就是接受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亚利士多德提出的质料就是无。

海拉——长老啊！这让人不可思议！

长老——是的，就是不可思议，就连亚利士多德自己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我们见他把万物的根本分为质料和形式以后说道：无法想象没有质料的形式，也无法想象没有形式的质料，形式必须依靠质料而存在，质料只能从形式中显示出来，我们谈论的分离只是在意识当中进行的。

这就是他最终主张世界是靠质料、形式、运动和动力而永恒存在的那种形而上学的基础。

海拉——给世界赋予形式，促使其运行的动力是什么？

长老——亚利士多德说是神，神就是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

海拉——如果按亚利士多德说的，神是形式因、目的因、动力因，那么，神自然就是给

所谓第一物质的接受力赋予了形式的主？神就是用质料和形式创造了世界的造物者？但是，世界怎么会靠质料、形式和运动而成为永恒的呢？

长老——亚利士多德为了解决永恒的问题上存在的矛盾，说道：世界在时间上是没有开端的，神先于世界而存在，正如前提与结论一样。神和世界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一种逻辑关系，这就不会让时间钻空子了。神决定了世界的存在，正如前提决定了结论的存在一样。前提先于结论是意识问题而不是时间问题。

迫使他主张世界永恒的原因是：他相信运动的永恒，他说：运动的第一因是神。它是常存的，自古就是本能的。假若我们设想一种不存在运动的时间，那么，一定会导致说运动不是永恒的，因为运动从无到有的产生之说意味着一种动力的偶尔出现导致了运动的产生。实际上，第一动力是永恒的，是本能的，因为，决不可以想象一种动力的出现后才有了运动的存在。

这一论证的错误，源于对“本能”这一属性的错误理解，以及对“意志”这一属性的忽略。这种错误使许多人蒙受了欺骗。伊玛目艾萨利对此作了反驳，下面在谈到他时，你会看到他如何彻底地批判了这一错误。他说：“世界是依靠永恒的意志而创造的，意志实现之时，便是世界注定要形成之日，“无”的状态保持到了它能保持的极限；原因的永恒不能造成结果的永恒，除非在“因必生果”的情况下或许这样。然而“因必生果”的现象必然是因果相互依靠而存的情况下产生的，但真主同“永恒的”世界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依赖关系而使真主必然创造世界。”

因此，亚利士多德所说的运动永恒是没有根基的，因为，从理性上讲，运动不是必然的。另外，他想象的运动新生说也是没有根基的，因为运动的时间是由永恒的意志确定了的。

海拉——这一解释太明确了，而第一老师为什么忽视了它？

长老——我再次向你重复一遍，一切错误和武断产生的根源是：理智无法想象从无到有的造化，对时间的概念和实质理解的错误，以及对创世前宇宙状态的模糊。

你将在艾萨利、伊本·突卑里、康德的话中见到对这些错误的批判。此外，你若仔细研究亚利士多德对知识和哲学的评论，你定会发现他虽然思想伟大、知识渊博，但在靠理性探索造化的奥秘时陷入了迷惑、错觉和幻想当中；同时，他也犯了许多学术性的错误。因此，你不要像他的追随者伊本·如什德那样把亚利士多德推向神圣和无限完美的地位。

据说，伊本·如什德曾说过：真主没有推动世界，因为这会导致说他只从事有限的活动，实际上，他让世界受到他的旨意的吸引而动，就象我们受到善与美的吸引时行动一样，虽然善、美本身不具有什么动作。

他（伊本·如什德）在另一处又说：真主让世界连锁运动，使其自行运动。

我们不知道对真主来说推动和使循环运动之间有什么区别。他说这种循环运动就是太阳绕地球运行的原因，也就是大地上出现了生生灭灭的现象的根由，即各种原素通过热和冷两种动力的作用，以及干燥和湿润两种力量的反应而相互转化、汇合，从而形成物体，并促进发展直到消亡的原因。他说大地是静止的，是世界的中心。关于真主他说道，真主只考虑他本身，而不考虑外物。如果考虑外物的话，就意味着他在考虑比他本身要低级的东西了……

这些武断和愚蠢的说法同他前面的主张——真主是动力因和推动者——相抵触，跟科学和第一老师制造的逻辑不相符合。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有关他的传说不一定祥实。

总之，亚利士多德不但没有否认真主的存在，反而肯定了这一命题。但是，当他试图描述真主的本体、创世的过程时，他的理智陷入了困惑，正如那些后来转述和解释他的学说的人遇到的命运一样。

在斯多葛主义的伊璧鸠鲁派中，形而上学存在论受到了唯物主义的搔扰，导致了怀疑论的出现。直到新柏拉图主义产生为止，才肯定了宇宙创造者的存在。就这样哲学就完成了第一个轮回，即首先由古代哲学家提出了唯物论，中间插入了诡辩派荒唐的怀疑论，最后，由

神学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利士多德提出了肯定造物主存在的理论。

海拉——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主要有哪些主张？

长老——斯多葛派在认识论上回到了理智是否有能力辨别真伪的怀疑论。他们说：“知识产生于被感知的东西，通过感观把它们的信息传达给我们；我们的整体认识只不过是把生活中产生的零散感觉由理智积累起来的概念，不能把它当作识别真理的标准而心悦诚服地说真理来自感觉，实际上，是真实的东西引起了我们强烈而无法抗拒的感受。”

关于世界起源的问题，斯多葛派几乎既是有神论者，又是无神论者，你会听到他们说：只有物质是存在的，一切存在都是由两种成分组成；主动者和被动者。主动者便是赋予了物质以运动和各种形式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火。同时，你会听到他们说，神是最原始的火，除了神以火的形式存在以外，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其他物质。火在运动，一部分变成气，一部分变成水，水又变成土，最后归于火。如此周而复始，神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神的躯体。

海拉——真奇怪！解释“存在”的问题不是要基于认识论吗？那么，被他们当作基础来识别真理的感到那里去了？何处寻找这一感觉？他们如何想象这样一个烈火神灵？

长老——你有理由奇怪，我向你讲述他们的观点，为使你知道这些人的荒唐同后来者的愚蠢之间存在的联系。

至于伊壁鸠鲁派，在认识论上没有超出亚利士多德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全部思想莫非是被记忆保存起来的一系列感性认识，经过筛选、比较而形成了对事物的总的判断。因此，感性认识是识别真理的标准，建立在这一标准之上的认识和论断都是正确的。

伊壁鸠鲁在思想上逐渐超越了他的先驱，他说：我们如果超越感观带来的认识，必将陷入错误，我们应从感观认识中试图演绎一套摸索表象背后真正原因的规律。

然而，这位对超然的认识深感无能为力的聪明的思想家，在谈论世界的本源时，却越出了他自己为获取知识而选择的明智而谨慎的道路，从而提出的全是臆说和猜测的观点。

他仍然坚持着底摸戈拉特的观点，认为存在的本源是原子，它们自行运动。运动的原因包含在自身当中，即由于它自己的重量。原子有重量，因而从高向低跌落，且方向有点偏斜，因而在接纳、组合……

一切生命都产生于这种偶然地配合。

海拉——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假设原子靠重量由上向下运行，重量不就是吸引力的作用吗？

长老——伊壁鸠鲁的想象情由可愿，你要知道，地球引力的规律那时尚未被发现；他草率地接受了物质受重量的影响由高到低跌落的感性认识，并约法三章，不让自己超出感性认识的范围。但自己却违背了章程，说生命是偶然巧合而成的，这就不可谅解了。

然而，比这更为奇怪的是，他竟然主张神具有人的形象，又吃又喝，还会说希腊语，神灵的躯体由各肢窍组成，神永远快乐，不介入世界的事务。

他对世界和生命偶然产生的观点，还没有到我们讨论的时候，在谈论近代人如何接受这种观点时我们再作探讨。

海拉——新的怀疑论者是谁？他们提出的主张是否与诡辩派的主张有别？这就是你要谈论他们的原因？

长老——要不是他们提出新的主张，我决不会向你谈及他们的。我谈认识论的哲学思想，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告诉你这些新的怀疑论者，持许多不容忽视的观点，你以后如果读他们的学说，一定会感到有许多不解之处。

诚实而古老的诡辩派和新的怀疑论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品格：怀疑。但在方法、手段和目的方面大不相同。你知道诡辩派不是一个哲学派别，他们只是一群以传授职业谋生的有学问的人，而怀疑论者目的不在于谋生，他们是一群思想家，主张认识真理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而怀疑起真理来，说：“我们不知道”，把“不可知论”变成了自成体系的一门哲学派

别。

这一学说的精义是：我们只了解事物的表面，即它所表现出来的千姿百态；我们无法对梦境或骗人的感观反映出来的思想作真伪的分辨；感观往往出错，正如感性认识随着环境、形势和状态的不同对感觉者和被感对象造成差异一样。

后来，他们逐步走远了，并否认了因果规律。认为人们只从表面上解释事物的原因，而且对诸多表面现象的解释还相互矛盾。因此，无法断然肯定任何事物。他们中一部分人否认了类比法和归纳法的正确性，部分人顽固地在怀疑，甚至认为一切根本的原则都是未经论证的臆说，并且说，如果一味的追求证据，必然会陷入到循环论中：诸如“前提能得出结论，或结果也能推出前提”的错误就会出现，因此，论证是不可能的。

这些怀疑论者中，折中的人被称为“可能论”者，因为他们倾向于认可在我们看来是较为明显，但还没有上升到证实它的正确性、有待于实践的真理。因此，我们还需采用实验的方法，当我们观察自然现象及其内部联系时，自然而然地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样的结论不需要论证，因为因果规律足以揭示它的正确性。

海拉——确实，这派怀疑论者对真理的过分否定，比诡辩派的谬论更加危险。诡辩派否认了真理，却承认他们的否认是建立在出色的辩论艺术之上的，而怀疑论者却执迷不悟地否认了理性的原则。

长老——正如你所说的，他们的过分行为显然很不美气且浅肤不堪，他们否认了理性的根本原则，认为它同样也是不可知的臆说。

至于“可能者”，他们对自然现象的看法较为深沉。科学的新发现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断然的理性证据尚未证实的事物，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把古人对地球、太阳、繁星、物质及其实质的看法同我们现代科学的定论作一比较的话，一定有许多出入，但古人明确地表示了事物有可能性和侧重性的说法，而真正的错误却出现在他们认为“所有理性的根本原则都需要证据”这一点上。如果对整体大于部分、容器大于被容物、一对矛盾的事物不能并存、一是二的一半等命题都要找出一个证据的话，等于在废弃我们的理性，而找一个超理性的标准来建立思维体系，这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因为理智从本能上就潜藏着一种根本的、自明的原则。我们用这种原则发现真理就足够了。理智不可能再为它找一个证据。这一原则是判断一切理性认识的基础。对它的否认，就是对智力的荒废。更不用说这样做会出现多少矛盾。持这种学派的人常常被人讥笑，有人问他们：你们说认识是不可能的，那么你们怎么知道它是不可能的呢？你们怎么知道最根本的原则无法论证？谁知道感性骗人，理性出错？你们怎么知道循环论的错误及循环求证的不正确呢？这些说法本身不就是一种认识吗？如果你们说的对，“认识是不可能的”，可你们却已经认识了真理，那么，你们所说的不可认识不就是一句荒谬的空话吗？如果你们错了，那么，认识就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说，循环论的错误从理性上讲是自明的，那么，你们不就承认了理性原则的存在吗？并且由理智肯定了它的正确性。如果你们否认其自明性的话，你们的证据不就从根本上立不住足而倒塌了吗？

海拉——从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唯物主义和荒唐的怀疑论的荆棘中，怎么会生出新柏拉图的信仰呢？

长老——你觉得奇怪吗？这是信仰永久性轮回式发展的规律：它每经怀疑、背叛以后，通过理性或天启从低潮中掘起或从沉睡中觉醒。

新柏拉图主义集二者为一体，即把理性与天启结合起来了。它是柏拉图思想和基督教信仰的混合体，由亚力山大的菲罗首创，接着普罗提诺进行了革新。菲罗于耶稣出生前二十年就生于亚力山大，死于公元五十四年。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亚力山大城继雅典后成为世界一大中心的时代。当时在亚力山大盛行柏拉图学说，对世界的本源、对宇宙的永恒或新生等问题争执不休。菲罗对柏拉图的思想作了大量的解释，后由普罗提诺于 207—240 年间进行了

一次改革，从而称为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学说，是关于存在和世界形成问题的探讨。认为这个世界是多姿多样的，变化不息的，它不可能自生，必须有一个创造者，这个创造者便是神，神是独立的、永恒的、自立的，是超越物质和精神的，他与万物决无类同之处。因此，只能用否定的（反面的）属性来描述他，即他不是物质，不能把他描述成运动或静止的，不能说他存在于某个时间或某个地点，不能给他加上任何属性，否则，他就好象万物中的一个，或限制了他。神是无限的，完美的，不求于他物。我们对他的本质仅有的一点认识是：他创造了万物，且超越万物，对他的本质，人无法认识。

这些话中虽然包含着真理，却过份地否认了神的属性，甚至让神变成一个无质的存在。完全依靠否定的方法描述神的存在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虽然肯定了神的存在、固有、永恒、相反万物、自立的属性，却肯定不了他的全知、全能和意志，而这些属性从理性上讲恰巧又是神的必要品格。

总之，这一派承认真主的存在，承认他创造了世界，因此，没有必要去批判它，虽然它忽略了一些在理性上看来神的必要属性。但是，我让你明白该派的创始人普罗提诺犯的一个错误，他在考虑世界怎样形成时，受错觉的牵引，掉进了臆想的陷井中，他说：“神不能直接创造世界，如果直接创造的话，神必定要跟世界接触，他是独一的，岂能生出形形色色的世界？

海拉——那么，世界是怎样形成？

长老——普罗提诺对我们说：神由于对自身的考虑而产生了流溢，即流溢出了世界。从神那里首先流溢出来的是理性，这个理性有两种职能：参悟神明，参悟自身，从理性流溢出世界的灵魂，由世界的灵魂流溢出人类的诸多的灵魂，并流溢出了第二个灵魂，即自然界，世界的灵魂属于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的中心在精神世界的边缘，接近于色世，即色世和妙世之间。

我向你提示了这么多有关世界形成、流溢、诞生、精神、灵魂的假说，便于让你认清伊斯兰哲学家在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许多学说后坚持一些谬论的原因，他们把柏拉图主义叫作“亚利山大派”，把普罗提诺称作“希腊长老”。

第二章 从巴兰山到阿尔卑斯——重重光明

海拉说：我从长老的话中听出，他今晚要给我讲穆斯林哲学家们。我有一本从我父亲的书柜中找到谈论拉齐、法拉比和伊本·西那的书，白天已阅读过了。约定的时间一到，我就去见长老，腋下夹着那本书。

长老——那是什么书，海拉？

海拉——我想你今晚要讲穆斯林哲学家，这是一本介绍拉齐、法拉比和伊本·西那的书。

长老——你读了吗？

海拉——是的，一部分读得懂，但是一部分读不懂，其中有很多疑难的话，我觉得与你老人家讲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假说有关。这三个人是不是正如人们所传说的信仰薄弱的人？

长老——求主恕饶！他们是最伟大的信士，对真主的存在掌握着最确凿的证据。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像其他穆斯林哲学家一样，溶健全的理性与真实的天启为一体，放出重重的光明。不过在世界的形成过程和方法问题上，他们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假说和幻想，并且混淆事实，认为那些话是亚利士多德说的。对第一老师的尊敬竟使他们没有对那些话作考证。后来写他们的人，也没有澄清事实，没有区别其中的真理和错误。他们没有这样做要么是由于自己无分辨的能力，或者是为了保护信仰，要么就是算计信仰。

拉奇是一个很忠实的穆民。他说：“有些动物具有理智，并能出色的干些事，这就证明了造物主的存在，他以最完美的形式造化了万物。”仅这一句话就足以证明他的信仰了。这句话对我来说比其他复杂的理论更能证明他的信仰的殷实，因为，他依靠的是朴素而明确、使应用者和听者都无可置疑的证据。海拉啊！这样引领正道的人，绝不会是信仰薄弱的人。

海拉——长老，你对法拉比有什么看法？

长老——海拉啊！法拉比是最伟大的穆民哲学家，极富逻辑性的人，也是最忠实的论证了真主存在的人。他首先维护了理性，肯定了它具有根本的、自明的、为所有的论证所依赖的原理。他以此原理证明了真主的存在。他提出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学说至今还牢固地统占着穆斯林的学者、哲学家和教义学家的头脑。

法拉比说：知识分绝对概念和实证概念。有些概念的建立要靠其他的先决概念，例如，没有高、宽、厚的概念，就无法产生体积的概念。当然，所有的概念不全都是这样，有些概念必定是终极的，不用考虑超前的另一概念，就象存在、必然、可靠，这些概念不需要先决概念，它本身就是明显的、正确的、在意识中潜在的概念。

至于实证概念，则是离开了先决意识而不能成立的概念。例如，你想知道世界是新生的，那么，你首先要证实世界是组合而成的，因为，凡是组合式的存在是新生的。这是理性中原有的明显的原理；又如矛盾的双方，一方必须是真的，而另一方必须是假的；整体大于部分，这些在大脑中潜在的意识一经推理就可显现，没有比这种意识更明确的东西了，对它们没有必要再作论证，因它们是自明的，极端肯定的，对任何问题的论证都离不开它们，它们是自明的原则和原理。

海拉——主啊！这番话实在正确不过了。

长老——法拉比依靠这一坚实的原则基础建立了真主存在的证据，他说，存在分两类：第一，或然的存在，第二，必然的存在。对或然的存在，即使假设它不存在，也是可能的，它的存在需要一个原因，即它的存在是由别的原因使之而然的，不是因自身的原因。至于必然的存在，则断然不可假设它不存在。它的存在不依靠任何原因，也决不依靠他物。万物是或然存在，它在因果条件下不能是漫无边际的发展，也不是循环不尽的存在，它最终要止以于一个必然的东西，那就是第一存在，也就是万物的第一因，它就是真主。

海拉——主啊！这话再也确实不过了。

长老——海拉啊！你只口头上说：“这话实确不过了”，这还不够，你必须把它铭刻在心，别让没有知识，又不掌握真理而对真主争论的人把它抹除或歪曲，使你不知不觉的屈服他。你将发现法拉比的理论七百多年来一直控制着人们的头脑，后来才有伟大的莱布尼兹进行了一次改革，他给予法拉比高度的评价。

海拉——那么，你老人家为什么说，法拉比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假说？

长老——这只是说他在世界的创造和万物的形成问题上，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假说，但这只是口头上的，并非真心接受，目的是为了炫耀他对哲学的精通，表现出一些哲学气质而已。制定了如此稳健的认识论原则的头脑不会心悦诚服地坠入那些幻想中去的。你如果听他承认人的理性对认识真主的本体和属性等奥秘何等无能，再看他怎样保持思想平衡，怎样掌握智慧，并对真主显示应有的礼节时，你一定会否定掉那些嫁罪于他的创世说谬论。

他说：“造物主是最完美的存在，那么，我们对他的认识也应该是最完美的，正如我们对数字的认识比自然的认识更加完美一样，因前者更加完美。但在第一存在面前，我们仿佛处在最耀眼的光明前，因视觉微弱而无法承受它的刺激，同物质的长期接触削弱了我们的视力，从而限制了我们的认识，影响了它的发展。

海拉啊！他就这样高超，既说明了问题，又保持了中和，还承认了所有的智者都不回避的无能，甚至如果他想在世界怎样形成的问题上因袭新柏拉图主义的说教，也仅仅是处于爱出风头，显示哲学气质而已，但他并没有满足新柏拉图主义创立的理性、灵魂和天体之说，

却增加了更多的理性、灵魂和天体，使你觉得杜撰这些幻想的不是法拉比，而是别人。

海拉——我听说伊本·西那比法拉比更伟大，他是否也陷入了类似的境地？

长老——伊本·西那是一位伟大的穆民哲学家，但谈论认识存在的问题时，在精辟和公正方面很像他的老师法拉比，同样，在谈论流溢的过程、理性及天体的问题时，其理论之荒唐也像他的老师。请听他对认识的论述：动物的认识要么是外在的，要么是内在的。外在的认识凭借五官获取。感观之上，在脑海中有许多从物像中摄取信息的神精网络，从网络中产生各种力量：如印象力，即被感触的物从感观中消失以后，让其形象仍然保留的力量。这种力量称印象力，它可以从物体中觉出感观无法感知的东西，就象是一只羊所具有的本能，当它看到狼的形象时，顿时产生敌意，而单独的视觉却觉不出任何敌意的。另外，还有一种力量叫做记忆力，它储存印象获得的信息，好象印象是感性认识的库房一样。还有一种思维力量，它掌握着印象和记忆库中的所有库存，对它进行综合分析并进行取舍。

他的话多么优美而高超。他说：五官感觉不出含义，它只能感觉出物体的形象和物质的关系，如多少、怎样、哪里、状态。只有人的灵魂才能由概念和实质中概括出含义，且能分解其外来的附着成分，归纳其共性。这种力量称作“思辨理性”。具体事物，从它是可想象的角度来讲，并不一定就能感知……感观的作用在于物质世界，理性的作用在于精神世界，而物质和精神世界以外的世界却同感观和理智隔绝的。认识独一无二主宰的本体是人的能力所不及的，惟能知晓他的部分属性。我们的理性不能成为来判断真主的行为、解他的造化之秘、探索他的安排和前定的依据。

海拉——主啊！这是多么绝妙的理论！

长老——更妙的是他求证真主存在的证据。他和法拉比同走一条道路。对证实真主的存在他们采用了同样的论据。他说：对造物主存在的证据，我们不必从被造物中寻找，仅在事物的或然性，即在理性上存在的可能性中我们可以推断出第一“存在”存在的必然性……世界是或然的，它的存在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转化动力，因它的存在不是靠自身的原因。因此，在证实第一存在的时候，我们无需考虑它以外的因，无需为论证它的存在而借助被造物中的任何一物，虽然每一事物都是第一存在的证据。当然，不借助它物的论证方法更实在、更高明……两种论证方法在真主的启示中都有所示：“我要在天际和他们的自身中向他们显示我的迹象，直到他们明白它是真理。”“难道你的养主是见证万物的还不够吗？”

这就是他对理性、认识和存在所持的奇特观点和精辟理论。你要记住，海拉！我要你看到后来的哲学家在真主存在的问题上如何几乎逐字逐句地援引了他的证据的。

海拉——有人说伊本·西那在世界固有的观点上同亚利士多德一致。

长老——他的话在表面上看来与亚利士多德的观点一致，但在深层意义上已超出了他的学说。他巧妙地解释了“固有”的含义，显示了他的见解之深邃、思维之正确和信仰之殷实，他说：“固有”有几方面的含义：第一，相对的固有，即在过去比其他的東西经历了更长的时间，针对后者来说，前者是固有的；第二，绝对的固有，它也有两说：即相对时间而言和相对本体而言的固有。相对时间而言的固有是没有时间上的开端，而相对本体的固有是没有任何性质的开端，这就是独一的真主的固有。

一般说的固有是指时间概念上的固有，安萨里对此作了分析。因此，你可以看到，伊本·西那决不认为世界的本体是固有的，或者说不是被造的。而是笼统的说世界固有，因为，真主在时间存在以前就造化了世界的本体，它没有时间的开端。这种时间性的绝对固有，同描述永恒、固有的真主的那种固有不能同日而语。真主才是真正的固有者，在没有世界和时间以前，他早就固有了。他创造了世界，时间随之而生。如果世界被称作固有的话，也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并非本身就固有。

海拉——长老啊！考虑这些不着边际的时间问题，我的脑子都有些乱了。

长老——别愁，伊玛目安萨里、伊本·突斐里、康德等伟大的哲学家将会指出困惑人脑

的关键所在。

海拉——长老啊！你一再提到安萨里，为什么不把他讲给我听听呢？

长老——按我的排列次序，先谈伊本·曼斯科维、伊本·赫利敦和伊本·突辈里，之后再讲他。

海拉——我没有听说伊本·曼斯科维有这么大的名气。

长老——伊本·曼斯科维在伦理哲学、认识论和存在论方面的理论不比大哲学家逊色。我向你略略谈点他在认识论和存在论方面的观点。至于他的伦理哲学，则比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更加出色，我就不谈了，它不是我们在这里探讨的问题。但我吩咐你去读一读，它在价值哲学方面是一套很出色的理论。

伊本·曼斯科维谈论了性灵，证实了它即不是实体又不是属性。之后，他对认识论发表了议论：

肉体没有获取知识的能力，唯通过感官，而性灵则除了通过感观归纳知识的原理此外，它自身还具备别的原则和独立于感观的能力，那才是类比法赖以建立的高级原则。例如：性灵肯定矛盾的两个极端之间没有任何中介。它作出了这一判断，并不是依靠其他物体，因它本身就是第一原理，要是它还依靠它物时，便不成其为第一原则了。

感观只能感知可感事物，而性灵却能发觉存在于可感事物内部的共性和偶性，这些因素便是抽象的概念。对它们的感知，某一部分肉体是无能为力的，它无法发挥作用，如果性灵对感觉作出了对与错的判断，那么，这种判断不是来自感观的，因感观不会自我否认的。我们发现，我们本身就拥有智慧的灵性，它能发现感观的许多错误。

性灵知道自己有认识抽象事物的能力，并且知道这一认识不是来自于它自身外的什么事物，否则，这一知识又要求助于另一知识，这样会无止境的循环。

因此，灵性对自己的知识的认知是本能的、天赋的，它为了了解自身，不再需要借助除自身以外的它物。

伊本·曼斯科维就这样细致、巧妙地分析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原理，不仅与后来的大哲学家笛卡尔、洛克和康德的观点一致，而且先于他们，并高他们一筹。这也许是他们具有相同的思维和思想的缘故。但我偏向于认为，穆斯林哲学家的学说为后来者的观点提供了不少营养，尽管他们不承认前者的贡献。

关于存在论，伊本·曼斯科维相信世界是被造的，是真主由无到有的创造的，他说：造物主既明显又隐秘，他是明显的，因为他是真理，真理是光明的，而他又是隐秘的，因我们的理性，受到了物质因素的蒙闭而无法认识真主。真主是永恒的、独一的。他从零创造了万物，如果从原有的某物制造万物的话，就不称其为创造了。

伊本·曼斯科维在描述万物的链式关系、万物的产生和发展时，提出了破天荒的见解，明确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后来者除了分析他的观点外没增加新的内容。他说：万物分若干等级，形成一条相互衔接的索链，由低级进化，逐渐变得复杂，演化成高一级的物类。植物原属矿物的范畴，由于不断进化而变成高一级的物质，若再进化一步的话，会变成动物的形式。同样，动物也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直到达到人的地步。伊本·曼斯科维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不断地在进化，其灵性、思维和智商不断在增加，直至到最高的品位：即获得两个品位之一：长期观察万物、研究它的实质而悟出其神圣的奥秘；或者由真主把那些奥秘直接启示给他。第一种人是哲学家，第二种人是受真主启示的圣人。如果通过思辨从低级上升到这一品位的人与直接从上面接受启示的人会面时，二者的观点莫不相同，彼此相互证实。因二者对事物的本质有同一的认识。

海拉——长老啊！伊本·曼斯科维对进化论没加任何附带条件，同时，未加分析地把圣人同哲学家等同起来。难道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长老——进化的问题我们留给爱勒·基斯尔去回答，他对你们新一代人今天所考虑的进

化论有很高明的见解。

至于曼斯科维的那些话，意思是说圣人跟哲学家对真理有共识，他哪里就把圣人同哲学家在品级、价值、神迹、免罪性和知识方面等同起来呢？他的意思是，在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即相信真主的存在。至于其他问题，如圣品、教规等，具有正确思维的哲学家是会相信它的。离开了天启和圣喻，哲学家靠自己的才智是无法清楚这些问题的。

毫无含糊，对独一的、永恒的、全能的造物主的信仰，人仅凭自己的理性，通过正确的参悟就能获得。这是纯理性的信仰，是教法对穆民的基本要求。但这不能理解为不要差圣了，因为，通过参悟的方式达到信仰真主、信仰主的完美属性的人毕竟极少，因此，必须通过差圣的方式，将这一真理传播给世人。

这就是我对伊本·曼斯科维的话的理解。我很感激他，并以他为骄傲，因为他支持我穷半生之力所参悟和学得的一条定律：对真主的存在和独一，哲学得出的结论绝不跟宗教相违背；天启揭示的真理会得到纯理性的支持。

你会看到伊本·突斐里在信仰与理性的故事中也支持这一观点。

海拉——伊本·突斐里说什么？信仰与理性的故事又是怎么会事？

长老——伊本·突斐里把纯理性与天启之间一致的思想巧妙地揉进了一个著名的故事《醒觉之子》中。明天晚上我再给你简要地讲述这个故事。今晚剩余的时间不多，讲不完，我也不愿匆匆忙忙地把它讲完。

海拉——你老人家为什么说伊本·赫利敦是一位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呢？

长老——伊本·赫利敦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博览群书、思想中和，毕生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并撰写了一本伟大的历史学书《前言》。他当之无愧地被西方学者誉为文明学的奠基人。他在历史和社会学方面的独到而高明的见解，你能在我二十年前写的一篇简文中读到其精华部分。至于在哲学方面的论述，没有得到人们的特殊重视。当然，他的《前言》中涉及了有关知识和存在的高论。我们最好了解一下，以便你清楚大学者和大哲学家们是如何在不可置疑的真理上达成共识的。

他在认识论上谈得非常高明而全面，认为最基本的认识是感性认识，人和动物都具有这种能力，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获得总体的认识，即超感性的认识。他谈论了潜藏在我们理性中天赋的根本原则，说道：思想意识的产生虽然能归因于先前的意识，但不是所有的意识都能找到它的根源，对心理活动的根源和程序，人无法知晓，它是真主给一个人投射到思想中的东西，人无法知晓它的起源和作用，学者们往往只了解外在因素。

伊本·赫利敦承认，理性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认识万物的本质，他说：你不要相信你的思维，它自称能洞察万物及它的原因，能解析“存在”之秘，你应该意识到它这种想法的愚蠢。你要知道，在每个研究者看来，万物没超出他的知识范围，但实事并非如此，真理远远超越人的认识范围。

他说了这些话，又怕人们把它理解成怀疑论或诡辩或贬低理性的价值而把理性贬低得一文不值，又赶紧说道：这不是低估理性和它的认识能力，理性是个天平，它的论断无疑是公正的，没有虚张，但是，你决不能以此标准来衡量诸如认主独一、来世、差圣和神性等超乎理性的问题。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想，正如有人看到称量黄金用的小秤，就想用此来秤量一座大山一样，这不是说小秤本身不准，而是说理性应该有限制，不要超负荷地推理，以至涉足于真主的本身和属性中去。因为，人只不过是“存在”中的一个分子而已。

就这样，伊本·赫利敦在这一问题上同安萨里等前前后后的贤哲们保持了一致。你会看到他们对理性能力的认识没有超出伊本·赫利敦的说法。

至于存在论，他依靠了一个著名的证据，即新生的证据，他说：世界上无论是原子或运动的产生，必须有一个先前的原因，而先前的原因又是新生的，它本身还需要一个原因，这样不断地追溯，直到止于一个创造诸原因的总因。这总因就是造物主。赞美他，万物非主，

唯有他！

第三章 两种天启之间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第二天晚上，清真寺的老服务员把一本小册子交给我说：“你把这本书交给长老，为找它，我整整花了两天的时间。”我接过书，去了长老那里，当他看到我手中的书时，脸上露出喜色。

长老——他们还是终于找到了，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我的错误，海拉啊！我大概在十年前写出了这本哲学简读，后来经我的许可，他们把它出版了，我手中只有一本，却不知放在哪里了。

海拉——这本书有那么大的必要吗？让你苦苦的寻找？

长老——必要倒是不太大，我是想简要地给你讲《觉醒之子》的故事。这本小册子中有那个故事的缩写。这样，我就不用花更多的精力去重新翻阅和缩写了。

海拉——长老啊！据我所知，这个故事是伊本·突斐里撰写的一个幻想故事，难道追求真理的哲学，能在幻想编织的故事中孕育吗？

长老——海拉啊！故事中的幻想的部分只是主人翁的名字和情节，假如你把他换成‘理性’，把他成长的孤岛想象成我们生活的大地，那么，这个故事不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了吗？其中没有任何幻想的成份。否则，“理性”和“主人翁”在故事中就失去了作用。

海拉——长老啊！这怎么讲？

长老——伊本·突斐里对认识论、存在论的观点及对信仰真主和崇高美德的立场在故事得到了明确的表现。故事中要不是存在与伊本·西那等人的流溢说相一致的臆说，它一定不仅是由哲学揭示真主的故事，而且也是理性的故事，即说明理性是怎样在认识的道路上循序渐进、沿着哲学的步骤步步上升、最终认识了真主，认识了真、善和美的。

在讲故事的大概以前，我想把伊本·突斐里在故事中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摆在你的面前，以便你从字里行间体味他的目的和思想。

伊本·突斐里想通过故事证明下列事实：

（1）在认识的阶梯上，理性徐徐升高的历程是：由个体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整体的思想体系。

（2）人类的理性，毋须经过学习和引导，光凭真主在万物中的迹象，就能认识真主的存在，并且能建立一套确凿的证据。

（3）在想象绝对永恒、绝对的无、无限、时间、固有、新生等问题时，理性往往陷入困惑，而且无力作出有效的论证。

（4）无论理性倾向于世界的固有或新生，两种信念的必然结果都是一样的，即肯定真主存在。

（5）人类靠自己的理性就能认识行为准则和社会道德原则，并知道以此装饰自己，懂得让肉体的欲望服从理性，而且还不剥夺肉体的权力，也不给它更多的自由。

（6）伊斯兰教法倡导的和健全的理性自行认得的真善美是完全一致的，互不冲突。

（7）完美的智慧在于教法所遵循的方式当中，即按人的智力水平要求人类，无须向他们揭示智慧的实质和奥秘。所谓善，便是对人类的利益，它在于遵守教法，放弃深究。

海拉——我多么渴望阅读这篇奇妙的故事。

长老——请听故事的大概：

伊本·突斐里假设一个婴儿名叫“哈叶·本·叶格钻”（觉醒之子），被人遗弃在一个孤岛上，得到了一只母羚羊的养育。羚羊给他喂奶，照料他，直到他长大成人。他学会了动物

的声音，当他看到它们有蔽身之衣，有防身之器，而自己却赤身裸体，两手空空时。他就用树叶及皮毛遮体作衣，拿木棍当武器。

羚羊死了。它那无声无息把他吓呆了。他想找到其中的原因，但看不到表面有什么变化。他料想原因一定在内部器官中。于是，他用锋利的石块和竹片豁开羚羊的胸膛，见胸中有一颗心，表面完好无损。他又豁开了心，见左心室是空的，这才想，可能这心中居住的东西走了，才使羚羊丧失了生命。他不停的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认定，羚羊的实质是离去的那个东西，而躯体只不过是其工具罢了。见羚羊的躯体腐烂后，他更加肯定了这一认识。他看到一只乌鸦在用土掩埋另一只死去的同类，就照样把羚羊埋了。

后来，他发现了火，取了火种，反复的观察，又试着把海水抛到海边的动物投进火中。这样就学会了食肉和熏肉的方法。他对火的巨大力量感到奇怪，心想，可能从羚羊心中走出的跟火是同质料的。他不断解剖各种动物，研究这个问题，从而明白了许多器官的功能。他懂得应该给自己盖一间避身的房子，造一件防身的武器，用于狩猎。

当他长到十一岁的时候，开始思考世界的问题。他观察世上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发现它们有许多功能和用途，物质间有共性，又有各不相同的特性。在他脑海中形成了物质多样化的概念。他不停地在观察动物和植物，寻找它们的共同点和差异。从而形成了“类型”和“种类”的概念。他见动物和植物是在某一方面一致的两种生物，比如它俩都需要营养。因此，他认为动植物同属一类。他又观察矿物，发现三者虽然各具不同的属性，却在质的概念上是一致的。他从而认为一切存在，同属一类，只不过花样繁多罢了。他懂得了动物的灵魂是超越肉体的一种东西，认为它能创造出许多奇迹，能体会各种感受。在他看来，灵魂的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灵魂比腐朽的肉体更重要、更高尚。他又开始思考万物的本源。他想最根本的东西是水、火、土、气，他一直观察这几样东西，希望找到其中的共性。他只找到了它们的“延续性”，但在延续性后面另有一个概念，即事物不断转化和改变的“形式”。这样，在他的思想上形成了“物质和形式”的概念，从而涉足于理性世界。

他又观察简单物体，仍见其形式不断变化，如水，先是水，后变成蒸汽，又复变成水。他懂得了形式的变化不是物质根本的变化；凡是新生之物必然有其创造者；物体的运动实际上不源于物体，而属于另一个动力，它来驱使物体运动。他想了解这个动力，并在可感知的事物中寻找它，于是，发现没有一样不变化、不需要动力的。他这才排除了从可感事物中找到动力的可能性。他又观察物体，不断在考虑和捉摸物体是否是无限循环的问题，他的理智困惑了。

后来，他凭自己强烈的悟性，得知物体的无限循环是错误的，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之后，他又考虑整个世界，它是从无到有地新生的呢？还是从来就是固有的呢？是先无后有的吗？他作难了，无法倾向任何一种说法。如果相信它的固有，则有许多疑难随之而来，即永恒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万物不断的在变化，世界必定是新的；假若相信它的新生，又有许多疑难困扰，因为在他看来从无到有的新生莫非是时间的超前，而时间又存在于整个世界当中，与世不离，这样又无法说明世界后于时间。他自己又想：造物者为什么就在那个时间创造了世界，而不是更早一点造呢？是否有意外的原因出现或由造物者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促成了世界的出现？

这样，各种证据自相矛盾，使他迷惑不解，他又想，为何只坚持一种说法呢？也许两种说法都产生同样的结果，即相信世界的新生和先无后有的存在，其结果必然是：世界不可能自行产生，必然有一个生产的动力，这个动力不是同一种物体，否则，它们又要需要生成者，要是第二个生成者又是同一种物体，这一物体也需要其生成者，由第三到第四，这样会无止境的循环下去，这是错误的。如果相信世界是原有的，其结果必然是这样：它的运动是永恒的，而每个运动必然有一个动力，这一动力要么是物体本身中潜藏的力量，或者不是，潜藏的力量随物体的分化而分化，随它的微弱而微弱。毫无含糊，物体是有限的，因而，其潜藏

的力量也是有限的。那么，那种无限的动力必然同物质和物体的属性无关。

哈亚·本·叶格钻用这种方式达到了第一种说法得出的结果。对世界的新生或固有的怀疑丝毫没有妨碍他的信仰。

他又想，从理性上讲，这一伟大的动力必然具备一切完美的属性，如全知、全能、意志、自由、仁慈、智慧。

当他对这一伟大的动力获得了认识后，试图了解他自己是凭什么认识了他从感观中没有找到的认识，因感观只认识物体，而这一动力是超物体的。因此，他明白借以认识这一动力的东西与物体无关，同时，与物体无关的这一东西不遭毁灭，它将受伟大动力的保护和监视而永远存在，并按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而享受福贵或遭受折磨。

哈亚·本·叶格钻的这一思想，迫使他对人生作系统的思考，并进入到对造物主的参悟。

当他观察自身的时候，发现自身与其他动物有相一致的东西，即感观实实在在可触及的物体。他懂得了，躯体不是毫无意义的被造出来的，它必然有其用途，它一定具有类似动物的功能。另一方面，他见自身如同天上的星星，因星星有形体，能认识“必然存在”的存在因子。其次，他依靠自身中能认识“必然存在”的那一部分最高尚的东西找到了自身中存在与“必然存在”雷同的一面，因而，执意要仿效三样东西：仿效动物，干些有利自身和自身存在的事，只从植物中摄取营养，如果没植物的话便从动物中补充营养以保留植物的种籽。但他选择动物中最普遍的种类，以便不使物种绝源。他仿效天体，因天体是清彻、明亮、纯净的，并且在转动，能给普天下带来光明和温暖，而且映证“必然存在”的实在，它以他的智慧行事，以他的意志运动。哈亚决心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为动植物解除一切可能解除的困难。当他看到有些植物被什么东西挡住了阳光或挂在另一种植物身上，或几乎要渴死时，尽快给它们解除痛苦；当他看到有些动物被猛兽咬伤，或掉进陷阱，或被树枝拌住或饥饿不堪时，主动承担了救死扶伤的义务，给它们喂食，送水；当他看到动植物生命之源的水在渠道中被障碍物堵住时，就自动把它移开。他决心仿效天体，讲究身体和服饰的卫生，并进行各种活动。他绕小岛沿岸环游，或绕屋子多次旋转，时慢时快。他长期思考“必然存在”，试图跟物质世界隔绝，用关闭感观以意念运动的方法沉浸在冥想当中，直到失去感觉、排除物质障碍，获得体验“必然存在”的机会。

至于仿效真主的问题，在哈亚看来并非易事。在“肯定的属性”^{2[1]}中他只能仿效“知识”这一属性，即知真主的存在，而不以物配他。至于在否定物质性的“否定属性”的问题上，哈亚千方百计超脱自己的形体，专心思主。多日过去了，他一直沉浸在这种寂静当中，不断追求浑化的境界，真诚希望窥见真理。最终，他如愿以赏了，他的自我溶进了大我当中，眼前唯见独一的、真实的、永恒的存在，他以此体尝了眼所未见、耳所未闻、心所未想的快乐。

哈亚说他无法描述这一境界。企图描述这一境界的人，无异于想用舌品尝色彩，如想知道黑色究竟是甜味或酸味的人。

海拉啊！伊本·突斐里借哈亚·本·叶格钻之口，对他所见到的天体进行了奇怪而幻想式的描述，所用的语言连他自己承认都不可理解。他说表达手法是有限的，词语是不符实际的空洞概念。

接着，伊本·突斐里把故事情节转移到描述靠近哈亚生活的另一个岛屿上，那里居住着一群信奉宗教的信徒门。（即信奉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他们中有两个虔诚的青年，一个叫伊布桑，另一各叫赛里茫。两人同时钻研宗教学问，想了解超教法的有些问题，如真主的属性、天使的实质及末日的情境。伊布桑乐于深究教义的内涵，以诠释见长，而赛里茫则注

2^[1] 对真主的本体有两种叙述方法：肯定的叙述，如说真主是全能的、全知的、智慧的……等等；否定的叙述，如说真主不是物质、不具体形、不在时空中……等等，前者为肯定的属性，后者为否定的属性。-----译者

重外在的意义，不对经文作任何解释。因此，伊布桑遵守教义中有关循隐的教训而离群索居；赛里茫遵守教义中有关与社会溶合的教训而与众人相处。由于两人意见分歧而分道扬镳。伊布桑来到哈亚生活的小岛过隐居生活，专心拜主，就在那里他发现了哈亚·本·叶格钻。当哈亚听到伊布桑在诵读经文，见他礼拜、赞主、祈祷时，肯定伊布桑是有学识的人，尽管他听不懂伊布桑的话。伊布桑给哈亚教会了万物的名称，直到他能说人言了。这时，哈亚才把自己的身世告诉给了自己的新朋友，告诉他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提高认识，最后认识了真主的。当伊布桑听他对真主的认识时，发现哈亚凭理智认识到的东西全是教法中规定的信条，理性与经典完全吻合了。他感到注解经典的各种方法殊途同归；当伊布桑把宗教信条告诉给他的朋友时，哈亚发现它与自己所见所想的没有任何冲突。哈亚想，宣扬这种教义，传达这种教法的人一定是忠实的人，而且是说话诚实，他一定是来自养主的使者，因此，他皈依了那位使者（穆罕默德），声明信了他的圣品。接着，哈亚学习了使者传达的天命和训戒，而且还遵守它们。但有两件事他仍没明其妙：

第一：对天界（形而上）的许多问题，使者为何要用比喻的方法述说，而不直接说明呢？致使人们陷入了把真主人格化的境地，把实际上许多不相称的东西信作真主的本然？

第二：使者为何只道出了天命，并允许人们占有资产、扩大生计，从而给人们提供了弄虚作假、违背真理的机会呢？

哈亚想，还是应该接触人类，给他们谈谈自己凭直观所见的真理。

他向伊布桑吐露了自己的想法。后来，真主差使一只过往的船只，把他俩带回了伊布桑的家乡。伊布桑向同伴们介绍了哈亚的身世和品位，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哈亚开始给他们讲解各种奥秘。但是，当他稍稍超出经典的表层含义时，便有人前来置问。哈亚对他们的深沉失望了，心想这些人都是民众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尚且如此，不知忙于世务、陷入无知当中的广大群众会浅肤到何种程度呢？他这才意识到，借直观的玄见向民众讲教义是不明智的，不能向他们苛求超能力的事，智慧、真理都包容在列圣的教导中，也在于教法的规定当中。哈亚懂得了，每一行都要有专门的人来从事，这样才顺手。于是，他告别了赛里茫和他的那些坚持经文表面意义的同伴们，并为自己曾说过话向他们表示歉意，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看到了与他们一致的观点，获得了他们的正道，还嘱咐他们要坚持他们已往的观点：停留在教法的范围内，皈信隐含的经文，不涉足无益之事，远离异端和私欲，跟从先哲的道路，这才是成功的唯一道路。还告戒他们，一旦爬上深究的山岗，教门的事会紊乱，人们会摇摆不定，会脱化变质，造成不良后果。而如果他们坚持现行的宗教观点，他们就会成功。

最后，他告别了他们，同好友伊布桑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岛上，在那里定居，专心拜主，直到双双亡故。

第四章 信士的争论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听了哈亚·本·叶格钻的故事，我昨天一整天像木偶一样在沉思中呆呆的渡过了一天，直到夜幕降临后才开始阅读，并考虑伊本·突裴里所揭示的固有和新生问题的实质，特别是他的话：“理性对思考这两个问题的为难和困惑，决不影响人对真主的信仰，若信仰世界的新生，自然而然就能信仰创造世界的主宰，若难以想象世界的新生

而认为它是原有的，这也会终止于信仰赋予物质以永恒运动的真主的存在。

霄礼后，我进了长老的屋子，他见我们脸上有兴奋的迹象，便笑道：

长老——海拉啊！黎明的曙光升起来了！

海拉——长老啊！什么黎明？

长老——你的信仰的黎明。即宗教和哲学在理智健全的人面前毫不冲突。否则，我们怎么会看到你兴奋不已呢？

海拉——长老啊！这是事实。

长老——我今天要谈谈你渴望已久的安萨里大师。

海拉——我多么希望你谈论他。

长老——我也如此，我很想给你专题讨论安萨里。

海拉——长老啊！你这样重视的他原因何在？

长老——安萨里在年轻时代陷入过怀疑、困惑，他对哲学的迷恋和对真理的追求，是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缩影。当你了解了他的情况，并发现你所陷入的怀疑曾经也困扰过那颗最稳健的头脑和最真挚的心灵时，你的心或许能平静下来。这就是我想要讲他的原因。

海拉——我知道安萨里闻名遐迩，驰名世界，被誉为伊斯兰的权威，但我后来发现有许多宗教学者并不喜欢他的道路。

长老——不喜欢他的人是“赛来芬耶”学者，他们反对从哲学的角度求证真主的存在和深入研究真主的属性，不喜欢与哲学家深交，即使为了反驳哲学家也好。更何况他们看到一名宗教学者钻研哲学，并已达到了像哲学家一样阐述哲学观点、应用哲学的证据而且还陷入了他们的误解和困惑中呢？

海拉——长老啊！如果说钻研哲学是为了驳斥哲家的谬误，那么，你看那些“赛来福”学者反对与哲学家交往是否有点道理呢？

长老——在哲学没有普及以前他们是对的，在伊斯兰初期，穆斯林对真主的存在及他的各种属性尚未作任何哲学的辩论，后来，希腊哲学被翻译过来了，许多穆斯林学者从而也介入了对哲学的研究，并作了大量的著述，哲学家的谬误逐渐传播开来，并开始影响一般民众，而且有许多宗教学者已进行了反驳。这时，钻研哲学不仅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而且对宗教学者来说，是一件义不容辞的责任，以便用充足的证据宣扬对真主的信仰。海拉——可是，你老人家不是说过吗，安萨里曾编写过一本专著，阐述了哲学家的各种观点，却未对它作任何驳斥，这不像跟哲学家同流合污吗？

长老——安萨里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在没有了解一个学派，没有掌握它的实质以前进行批判，是一种盲目的行为”。因此，他认为在批判经院哲学家以前，应该全面了解他们的主张。他为此编写了一本叫《哲学家的宗旨》一书，他象哲学家中的一员，详细阐述了哲学家的主张，透露了他们的疑点和困惑。他象一位沉稳地屹立在真理碧石之上的强者，而不像恍惚不定、提心吊胆地以掩盖对方的部分论据或含糊糊地接受对方观点的弱者。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掌握了哲学家的主张，深刻认识了他们的困惑。他还编写了一部不朽的名著《哲学家的破产》，专门反驳那些承认真主的存在，却坚持世界的永恒的经院哲学家们倡导的违背理性和宗教的主张。对否认造物主存在的唯物论者，他没予以驳斥，只说：“坚持唯物论的人，只是少数颠倒了理性和颠倒了世界观的人，他们称不上是有灼见的人，无足轻重，不值一提。”

海拉——长老啊！怎么会这样，我认为唯物论是对宗教信仰的最大威胁？

长老——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唯物论确是很危险的，而在安萨里时代，皈信真主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真理，怀疑的出现只是在翻译了经院哲学家的著作以后的事，特别是在亚利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关于万物的形成、万物形成的时间以及世界永恒等问题的学说蔓延以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安萨里作为护教的卫士，竭力想拨正那些谎言妄语，驳斥那些荒谬论。

海拉——你老人在谈亚利士多德时提到了安萨里，说他驳斥了亚利士多德的世界永恒说，我想听听这方面的议论，并请你介绍一下他的作品《哲学家的破产》。

长老——我只想讲讲《哲学家的破产》一书中安萨里对世界的新生和被造问题作出的论证，以及就此问题对哲学家进行的批判。至于对其他问题的驳斥我不想多讲，因为它们几乎都包括在这一部分当中，一旦解决了真主的存在问题和他为世界的造化者之信仰这一问题，其他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我首先向你谈论的是安萨里的认识论，看看他是怎样对感观和理性产生怀疑的，他又是怎样用先天的、自明的理性原理消除这一怀疑的。晚于他六个世纪的笛卡尔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了这一怀疑的问题。安萨里在论述他的怀疑时说：“欲望了解真理是我的习性和惯常。”他试图研究后天的信仰体系形成以前，人性的本质是什么，什么叫确凿的、内心不容疑虑的肯定知识。他审视了自己的所有知识，对感性认识作了反思，发现无从信赖，眼睛会受蒙骗，把运动的影子看成静止的，把比地球大的天体看成点点小星。安萨里发现，用来否定感性、揭露其骗局的工具是理性，当他对感性认识的信赖崩溃瓦解时，剩下的只是一些理性的认识了。他又试图对此进行反思，他曾信赖的感性认识被理性推翻了，否则，他会继续把感性相信下去。现在他想，在理性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准则？没准一旦被挖掘出来，会把理性的原则完全推翻，就象感性的知识被理性推翻一样。

安萨里迟疑了，无法作出进一步的答复，怀疑因而急聚加深，他又怕自己象一个作梦的人，在梦中看到许多事物真真切切，待到醒过来时，方知是一场梦。他的怀疑持续了近两个月，其间如他自己所述，他虽未公开声明支持诡辩哲学，但其情形确实如此。他不断思索，直到确认治愈他的唯一办法还是证据，他随即找到了康德在六个世纪后才找到的东西，即先天的意识。它是必要的、自明的原理，建立一套正确的证据离不开的，它是理智达到肯定的程度所必要的原则。安萨里象他的先辈法拉比一样，认为这些原则是在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意识，没有什么比它更明确的东西了。无须求证它的存在，因它是自明的，极其肯定的，对任何一个问题的立论都离不了它。在有理智的人看来，它是不容质疑的、自明的基础和原理。

他对人们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说法作了分析，发现由感性传来的信息是杂乱的，要由理智进行分辨和比较。然而，他发现正如伊本·西那观察到的那样，理性靠一种无色无象的东西判断，它不依靠感觉。那种东西是自明的，不是物质的产物。也就是说，安萨里象他以后的康德一样发现理性有一种特殊的本能，能凭自身的力量作出新的判断，完全不依靠感观，也不靠物质。就这样，安萨里又恢复了对理性认识的信赖，就象笛卡尔后来又重复了类似过程一样。

如果说安萨里不是发现“自明的理性不源于感性”这条原则的先驱的话，那他在批判亚利士多德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上超越了前人和后人。他陈述了理性对“无始的时间和无外的空间”难以琢磨的事实。海拉啊！你会看到数世纪以后，康德在时间、空间的问题上，以及理性对这两个问题的无能上采用了安萨里的全部说法。

海拉——这一领先，多么值得让人自豪！我更希望听听他在这方面的论述。

长老——安萨里为驳斥主张世界永恒的人而采用的若干证据，其精华部分实质上都集中在论述“意志”这一被亚利士多德等人忽略了其确定意义的属性当中，也集中在对时间的本质的论述当中。

安萨里对亚利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家们说：诸位承认真主的存在，用一切优美的属性称道他，可诸位同时又主张世界的永恒，说世界与真主的并存；世界是真主的创作，与真主密不可分；在时间上不迟于他，正如因果相随一样；真主的先于世界，就如同前提先于结论一样，即在身份和品级上领先，并非时间的领先；说世界由真主创造是必然的事。迫使诸位作出如此谬见的原因是：

诸位认为有始之物必然不会出自无始，因为无始之造物主起初并未创造世界，后来才造出了它，这其中必然有一个产生的动力，谁又是这一切的创造者呢？为什么世界在以前不产生？又因为不能说造物主的无能或者说新生世界的不可能，也不能说造物主无此打算，后产生了，或者说起初没有创生的工具，或者说他曾无造物的意志，后发生了意志，因为意志的新生本身是不可能的。诸位对真主创造世界以前的“闲搁期”大惑不解，说什么真主有能力创造世界，但克制住没有创造，后来终于创造了，这段闲搁期若是有限的，那么，真主的存在便是第一个有限的存在。但从理性上讲它不可能是有限的。

安萨里像一个自信具备了反击能力的强手，分析了哲学家的观点，毫不遗漏的摆出了他们的证据。而后，用最简练的方法，轻松的向他们发出了进攻，用他们自己的观点、证据和逻辑评击他们，用他们对真主的存在以前真主完美的属性的信念来反驳他们。他概括地说：

“诸位否认有始出自无始之说，然而你们将不得不信服这一说法，因为世界是有始的，它有诸多的因，若诸位主张有始之物必然依靠无限的有始之物，那么，这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理智的信条。如果这样可能的话，你们就毋须相信造物主的存在，不用证实必然存在之主的实有了。而假若一切有始之物追溯到最初的一个起点，那么，这一起点便是固有的、无始的。由此，按你们的原则，不也证实了有始出自无始的可能吗？”

至于诸位的主张，说世界产生于真主是必然性的问题。这种必然的产生不能称其为“行为”。谁说“灯造了光芒，人造了自己的影子”，这完全是信口开河，或是借题发挥，因为作为行为者，不仅仅是指他是某行为的因，而是指他是因的制造者，行为要按他的意志和选择进行。因果的必然产生，是基于二者的相互依赖，而真主与万变的世界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依赖关系，岂能说世界必然产生于真主呢？

诸位相信造物主的存在，用一切完美的属性赞美他。第一个完美的属性是全能和意志。意志的作用是选择矛盾的一方，否则，我们只能用“全能”称颂真主就够了。然而，当一对矛盾（创造和不创造）的事物摆在“全能者”面前时，就要有一个属性使事物向某一方侧重，这就是“意志”。

很明显，从理性上讲，意志是真主完美的属性中必然存在的属性之一。无中生有的创造，靠的不完全是“全能”的属性，而且还有“意志”，使“有”的状态胜过“无”的状态。如此说来，世界产生于固有的“意志”，是这一“意志”让世界在它应出现的那一时刻出现，“无”的状态持续到它的极限，“有”便开始了它的生涯。“有”的状态没有被预定在以前，因而没有产生。诸位为何要反对这一说法呢？这一信仰有何错处？有什么不可能？

海拉——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经院哲学家主张世界是万变的，世界是有始的，产生于诸多的因，同时主张无限的循环是谬误的说法，并承认真主的存在，理性上承认真主必然具有一切完美的属性，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便是“意志”，意思是真主是有意志的，造与不造由他自己选择，当他决意创造时，便限定一个时间。

有了这种“永恒意志”之说，他们提出的疑虑便自然消除了。

但是对创世前的闲搁期的疑虑，安萨里是如何解答的呢？长老啊！闲搁期有限的问题，真让我们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会导致说真主的存在首先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如果你说在时间上无限的，那他怎样创造了世界？

长老——这里，安萨里的思想出类拔萃，他提出了超越前人和后人的理论，他解释了时间的概念，即在创造世界以前时间是不存在的说法。

海拉——世界产生以前，时间是不存在的吗？

长老——是的，在世界产生以前时间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想象它的存在。海拉啊！什么是时间？不就是因为事物的变化由我们想象出的一种概念吗？要是没有世界，没有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那会产生时间的概念？你当然情有可原，无法想象初始的、无前的、新生的时间，而安萨里却发现了它，后来康德提出了同样的理论。

海拉——安萨里怎么说？

长老——他对那些被闲搁期的有限或无限困扰的人们说：时间是有始的，被创造的，世界产生以前根本不存在时间。诸位对时间存在的概念受到了思维的制约，因为思维无法理解时间的开端，唯有假设一个“之前”的概念，这种让思维认为正确的“之前”，实际上仍然是时间，这真如思维无法假设物体从顶端的有限，唯有假定“之上”有一个表面，它由此便想象世界之外另有空间，或殷实，或空虚。当有人说，世界的表面以上再没有什么“之上”，世界其大无比，这时人的思维便乱了章程……

世界之上另有空间的假想是错误的，因为“空”是一个无限的距离，“空”本身就是难以理解。距离是跟随物体的，若物体是有限的，则随同它的距离是有限的，“空”随之消失。这说明世界无外，那里既不空又不实，但思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思维在假定空间距离时容易出错，同样在假定时间的距离时也会出错。空间距离是跟随物体的，而时间距离则是随同运动的。空间的距离意味着物体的延续，而时间的距离则意味着运动的延续。物体有限论的建立杜绝了对世界另有空间的求证，同样，运动的有限论杜绝了运动之外另有时间的假设。

安萨里用这种方法阐述了他对时间和空间的两个概念，他认为二者是世界存在与运动的产物，时间问题不应成为求证世界有始或无始的证据。海拉啊！在论述思维对时空概念的影响方面，你将会看到他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并以其独到的见解达到了六个世纪后康德的思想才达到的程度。二者不仅思想一致，甚至所用的语言都是相同的。是后者抄袭了前者呢？还是由于那是真理，所有健全的理性终究要在此汇合呢？

安萨里接着把目光转向了接受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的人，无情地奚落了他们。针对他们“一只能产生一”的谬论安萨里说道：“诸位的主张，必然导致说世界上没有一件由个体组成的整体，万物都是独立的个体。那么，我们所见到的组合体是那里来的？是来自单一的因吗？这会推翻你们的“一只能产生一”的主张。或者是否出自一种复合的因？这里，对因的组合将提出类似的质问……

他们主张，由第一起源流溢出了第一理性，由它对自身的思考而产生了第二、第三理性，及天体和生命，而安萨里则对他们说：“诸位的主张实际上完全是武断，是重重黑暗，若有人描述自己的梦境，一定被人引经据典的说精神有毛病。按诸位的观点，果必优于因，因为从本因中流溢出了一，而由它却流溢出了三：理性、生命和天体；第一理性只思考了本身，而第二存在则既思考了本身又思考了因，还思考了其他的果……谁情愿把真主纳入这一程序当中，便把真主贬为还不及思考自身又思考他人的一切生灵，诸位虽然想深化对他的崇敬，却反而毁坏了这一崇敬的含义。把他情形变得与死人相差不远。

真主就这样对待一切偏邪的人。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这时，牟祖尼长老静下来，闭上了双眼，低头不语，陷入了深深的寂静中。我还以为他哪里感到不舒服，但我尊重他的沉默，耐心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我问：“你觉得不舒服吗，长老？”

长老——不，我不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只是刚讲完安萨里，接着就要讲伊本·如什德了，我想还是把话题推迟到明晚再讲。

海拉——长老，我希望不要把这一对冤家的话题分开来讲。

长老——哪一对冤家？海拉啊！他们之间纯是信士之间的争论。

海拉——什么是信士之间的争论？

长老——在存在、创世和造物主的问题上，伊本·如什德同安萨里的观点完全一致。

海拉——这怎么会呢？我听说伊本·如什德是安萨里的劲敌和批判者，反对他的所有观点，甚至他为反驳安萨里写了一本名著叫《破产的破产》，还听说伊本·如什德主张世界的永恒，否认灵魂，否认理智和人性。他因此被列为信仰薄弱者，并在这方面栽了很大的跟头。

长老——伊本·如什德是一位伟大的宗教学者。在哲学家和思想家中最忠实的信士，你要肯定这一点，不要让部分神学家和教义学家的指控和社会上的流言蜚语牵着你的鼻子走。实际上，他们都不了解这位天才的穆斯林哲学家。

人们对他有怀疑，那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有些是表面性的，而有些则是实质性的。表面性的原因是：伊本·如什德深入研究了亚利士多德的哲学，按传统的说法，他对此曾作过三种注释、简释：即由伊本·如什德自己陈述；中释：在每一段开头援引亚利士多德的某些章句，进行解释；繁释：整段整段的援引亚利士多德的话，对其作足够的注释。很明显前两种方法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伊本·如什德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他不过给亚利士多德作注释罢了。

误解伊本·如什德的另一个原因是，翻译的错误。伊本·如什德不是直接从希拉腊语中摄取亚利士多德的思想的，而是从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并夹杂着亚历山大人萨目斯图和亚历山大阿泊罗底的思想的文献中获得的。然而，当法国人移植伊本·如什德的思想时，却又不是从阿拉伯文中直接移过去的，而是从拉丁文和西伯来文获得的。不难想象，在这翻译再翻译的漫长过程中，难免有讹传、变异，甚至把伊本·如什德的观点同亚利士多德和新柏拉图的学说混淆的现象。这就是圣·托马斯·阿奎那指责伊本·如什德是无神论者的原因所在。他猛烈攻击伊本·如什德，在西方，其影响之大竟使一名画家作了一幅画，把阿奎那高高地置于宝座上，让伊本·如什德败倒在地，喻示阿奎那战胜了伊本·如什德。奇怪的是这张哲学画上也包括亚利士多德和柏拉图二人的画像，他们距阿奎那不远，每人手中各拿一本书，有一束光明从书页中射出，直抵阿奎那的头顶，表示他吸取了二位哲学家的哲学营养，借鉴了他们的光明，而伊本·鲁西德仅仅为亚利士多德作了注述，在画面上描绘成一个一败涂地的败者。从伊本·如什德流传至今的著作中看得出，他是一名忠实的信士，他信仰真主和末日。实际上，当阿奎那主张神的存在、独一和世界的有始时，他恰恰战胜了被画家描绘出他曾借了光的亚利士多德和柏拉图。他胜于二位的原因，正好是他依靠了伊本·如什德和安萨里的证据。

伊本·如什德栽跟头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对亚利士多德的崇敬几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他竭力捍卫他的学说，给他注述。当安萨里写出他的名著《哲学家的破产》，其中驳斥了亚利士多德等人的世界永恒说时，伊本·如什德为反驳安萨里又著了一部叫《破产的破产》一书。从此，社会上广泛流传出伊斯兰的权威（安萨里）在捍卫宗教，而伊本·如什德却反对宗教的说法。

实际上，在原则问题上他既没有反对安萨里，又没有反对正统派教义学家。但他——求主宽恕——在编写那本书和为其命名时，其动机有所不纯，似乎有华众取宠和在哲学领域称霸之嫌。他就伊玛目安萨里反驳哲学家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但不是蓄意推翻安萨里维护的真理，而是想指出他在论述方法上出现的错误，以及他对哲学家的宗旨的认识不够。

因此，伊本·如什德不应受到如此的诽谤和指责，他尚且还在捍卫着宗教。有一点足能证明他的清白：他探讨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如真主的存在，世界的创造等，他不过以一个忠实的学者的方法，明快的说出了哲学家并不否认那些真理的话来。他按自己的想法对他们的话进行了分析，既没歪曲又没发挥。他根据安萨里对其书的命名而把自己的书命名为《破产的破产》。这一命名有所不妥，缺乏远见，同真理、智慧、忠实和对真主的礼节有所不符。安萨里把他的书叫做《哲学家的破产》，是因为他相信以此推翻那些几乎不信真主存在的人提出的谬论，他们主张世界的永恒，对真主的能力和意志抱有它说。不管安萨里真的了解哲学家的主张，还是如伊本·如什德想象的那样不甚了解，他终究是捍卫主道，宣扬真理的人，他关闭了一扇迷惑群众的大门，有何理由不加思索地说他的著作破产了，以此降低该书的身价，消除人们对它的兴趣，引起人们对其中所含的真理和裨益的质疑？

海拉啊！伊本·如什德在这里注定要栽跟头的，他给自己的对手和嫉妒者开启了中伤和

诽谤的大门，邪恶之人间顿时传出了对他的恶毒攻击。至于忠实、公正、学风严谨而不隐匿真理的实学家们，则知道伊本·如什德是忠实的信士、伟大的思想家、最有办法求证真主存在的人。然而，海拉啊！他的确是学有所余而精明不足呵。

海拉——长老，你老人家说过伊本·如什德受到指责，是有实质性原因的，那是什么？

长老——实质性的原因纯粹涉及他个人的哲学，集中起来就是一点：即他给自己，准确地说给别人把理论的证据复杂化了（如新生论和必然论），这曾是哲学家提出的被教义家依靠过的两个证据。他们往往以此求证真主的存在，而伊本·如什德却看重“秩序论”，把它称作“维护和开创论”。他厚此薄彼的作法也许是对的，但他尚且不满足，并贬低了前两种求证方法，说它们是错误的。他论述了“新生”和“永恒”的含义，以及意志的概念，其中辩论居多。在反驳教义学家时，他有意贬低他们的求证方法，但也清楚自己的理论中尚有不足之外。他显然像一个商人，以贬低他人的商品来抬高自己物品的身价。而他的商人式的作法莫非为了取悦真主，捍卫主道，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维护真理。他应当先指出那两种方法的难度，并告诫普通人不宜采用，应采取简易的、适合于大众的求证方法，而不该试图否认智者以断然的理性证据核实过的证据。

海拉——伊本·如什德主张世界永恒，否定真主的“意志”吗？

长老——决不！他既没有主张世界的永恒，更没有否认过真主的意志，他不过对“永恒”、“意志”的概念作了哲学的分析，

想以此证明亚利士多德和哲学家们没有否认真主的存在，没否认真主意志的事实。海拉啊！难道伊本·如什德的“物质固有”的主张能理解成说物质是非造的、自然的、不需要创造者这个意思吗？亚利士多德也没说过这种话，他说的物质永恒是指真主在太初就造化了它。

这个意思你可以在他的作品《哲学、宗教关系论》中得到映证：（他说）：关于世界固有和新生的问题，在我看来正统派教义学家和先辈哲学家之间的分歧只归于称谓的不同罢了，特别是跟古代学者，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存在之物分为三个类型：两端和中间。对两端的命名是一致的，而分歧发生在中段。一端是由它物、依靠它物而产生的存在，即物质是靠创造者而生成的，并且时间是先于它而存在，这就附合感观能察觉到的实体的情形，如水、气、土、动物、植物等。这种类型的存在，包括哲学家和正统派学者在内，大家都称其为“新生物”（有始物）；至于另一端，则指不是由任何物、不靠任何东西，时间没先于它的存在，大家公认这是“固有的”（无始的），只能通过证据认识它的存在，它就是真主，万物的动力、创造者和维护者；而介于两端中间的一种存在，则是不由任何物质产生，时间也没有先于它存在，但它的存在却依靠一种东西，即需要动力的。这种存在便是世界的整体。很明显它一方面类似实在的物质（即现象世界），另一方面类似“固有存在”，即真主。把它看得接近于“固有”的人称之为“永恒”；而视它为接近于“新生物”者，则称之为“有始”（新生物）。

海拉啊！从这些话中你可以看出，他承认世界的新生，相信其现在的形式是真主用固有的物质创造的。他想以此来调合教义学家和亚利士多德的观点。我从这些话和其他只言片语中理解到：在理解从无到有的创造和时间的概念上，他的思维陷入了伊本·突斐里和其他哲学家所陷入的困境，他因此只好回到《古兰经》中去，他从中读到：全能全知的主知道，人的理智在理解这种问题时陷入迷惘，因而，为了减轻他们信仰上的困难，他才用理智所能接受的程度传达信息，告诉他们现象世界的形成是由真主创造的一种固有的物质构成的。伊本·如什德在他的著作中写到：“真主说：‘他是在六天之内创造天地的主，他的宝座原在水上。’”这句话明确指出，在世界出现以前另有存在，即宝座、水，还有一种时间。另外，真主说：‘随后，他转向苍穹，它原是云烟’。这节明文又明确表示，诸天体造于它物。”

伊本·如什德似乎害怕理性对这些晦涩的问题难以理解而引起人们的指责，想为自己和他人开脱，说道：“对这些费解的问题，观点必然有分歧。对者有赏，错者可恕。对证据确凿的事物，其信念应是肯定的，而不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对它，我们再没有理由作信

与不信的选择，不象我们选择起或坐一样随便；如果前题条件是有选择性的，那么在其中出现含糊暧昧的情况下，对学者来说误持一说是情由可原的。”

他的这一开脱使我想到了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长老在注释阿杜迪的信仰时写在注脚中的几句话。他首先求证了世界的新生，而后，为无法理解新生和时间概念的人们作了开脱，他说：“须知，我虽然在我的思维所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见解对世界的新生作了论证，但我既不持物质永恒的观点而否认了真主的存在，也不说他们否决了正教的原则，但我可以说他们的观点出了偏差，思想基础没有矫正。众所周知，从事教法演绎的人，若不默守陈规，也没有受到必然保护时，则容易犯错，但他的错误在真主跟前可以谅解，因为他的行为宗旨和演绎的目的是接近真理，获得真知灼见。”

穆罕默德·阿布杜的这几句话，我想也是专给伊本·如什德的开脱辞，他也指出在理解安萨里、伊本·突斐里和后辈学者所提出的“绝对固有”、“绝对无限”、“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时理性遭受的困惑。

海拉啊！在伊本·如什德的话中，你是否见到说构成万物的原始物质不是由真主创造的？有迹象证明他的信仰不虔诚吗？

海拉——不！长老！不！有些事反而证明他在信仰上坚定不移，而且他有传播信仰、为众人简化信仰、让他们摆脱困境的愿望。

长老——至于说伊本·如什德否认真主“意志”的说法，纯粹是谣传。不过他同艾萨里和教义学家争论“意志”的概念时，照自己的惯例想发表一番高谈阔论，想区别实际上的“意志”和理论上的“意志”。他否认有哪位古代哲学家曾说过“世界自然而然地、毫无“意志”地产生”的这类话。他最后肯定了真主具有“意志”的属性，并象艾萨里一样对此进行了论证。他在反驳安萨里时说：他以为哲学家们主张，凡是由造物主产生的，必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是对他们的诽谤之言。实际上，他们所主张的是：万物以一种比自然和人的“意志”更高的方式产生于真主，因为自然和意志两种方式都有缺陷。事实证明，发自真主的行为不会是自然的，也不会是人的意识中的那种“意志”的产物，世界以一种比意志更高尚的方式产生于主，除真主外，谁都不知道那种方式。他有意志，其证据是：他全知矛盾的双方。如果“知”被看成是一种行为的话，那么，他一定对矛盾的双方都发生了行为。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的行为必然是两者中选择一样，”

海拉啊！你由此可以知道，伊本·如什德莫非想显露才华，替哲学家审辩。最后，他还是跟他的同行及敌手殊途同归，确定了“意志”的概念，从理性上建立了真主必然具有“意志”的属性的信念。在同艾萨里争论因果规律时，他的作法也是一样。

海拉——难道安萨里否认因果规律而引起了同伊本·如什德的争论吗？

长老——安萨里从来没有否认，也无法想象他能否认因果关系以及真主寄寓在万物中的特性，但他想把人们的思想牵引到造化万物、制定各种规律和特性的真主方面来，以便肃清人们思想上认为世界的多样化是由于各种元素及其潜在的动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这一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因此，他否决了一项理性的结论：万物本身具有一种特性。他这样做，便于进一步主张万物需要一个赋予它存在和特性的赋予者。他说：我们见到因果相随，不敢断然认为它就是现象的因了，我们的知识背面存在着许多的隐秘，也许它们才是真正的因。安萨里举了一个烧而不毁的耐火石和盲而复明的瞎子的例子。瞎子原想，取掉两眼中的幔帐便是恢复视觉的唯一原因，然而白昼过后，夜幕笼罩时，（视觉又不清晰了），他才感到除了明亮的眼睛外，另有原因，它便是让眼睛产生视觉的一大因素。

伊本·如什德根本一步也没有越出这一健全的逻辑和完整的信仰。他说：“出自同一种原因的各种作用，是必然的作呢？还是大多数情况下的作用呢？还是二者兼有？这一问题值得研究。两种物质之间，由同一种作用产生的同一种反应，是由于无限附带因素中的某一因素所致而引起的链锁反应。因此，当火接近某一敏感体时，不能断定它必然就能燃烧，因为

不能排出那一物体中具有一种阻止火焰效力的因素，如耐火石的特性。然而，只要火的名称尚存，这种现象决不能剥夺火的燃烧性。伊本·如什德说——他的话多么有智慧——：“理性只不过靠各种原因认识物质。这就是它与其他感管的不同之处。离开了原因，理性便失去了作用。逻辑的作用是假定一种状态，其中有因有果。必须先认识原因，剥夺了原因便剥夺了知识的途径。因此，对任何事物的‘知’不是实质性的知，而是猜度性的，对其也没有绝对的证据和定义。但否认绝对知识的人，他的话也不是绝对的；至于相信事物不是绝对的，由人猜测性地作判断，把原不是绝对的东西猜测为绝对的这种人，则不否定哲学家。

最后，他又说：“不可怀疑万物的相互作用，但仅它自身的作用是不够的，还需外部的动力。外部的动力不仅是它产生作用的关键，而且也是它存在的条件。”他的话多高明！最符合艾萨里把人们牵引到信奉创造万物并赋予万物以特性的主的方面来。

海拉——真的，从结果看来，伊本·如什德与安萨里没有什么不同。他的信仰不见得比安萨里弱。长老啊！请谈谈伊本·如什德在求证真主存在时所选用的方法。

长老——我说过，他认为以新生论和必然论求证真主的存在，既不是一种肯定的办法，也不是一种正当的办法，因为它太复杂，前提太多，而正当的肯定办法是，以“秩序论”来求证。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维护和发明”论，说它是《古兰经》所应用的方法。它集中了两个优点：第一：简单、不复杂，即前提少，当然，它的结论也简单而不复杂。

海拉——长老啊！难道其他的求证方法都不是肯定的吗？

长老——当然不是！《古兰经》并没忽视前面提到的两种求证方法，并且应用过，真主在《古兰经》降示以前早知人们要围绕真主的存在、创造、新生或固有的问题展开哲学思辨；他也知道，只要在地球上存在被他称之为“多有争辩”的人，这种争辩将持续下去，因此，《古兰经》将这种复杂的推理方法作了最微妙的提示，只有长期从事本行业的人才能体察到，而对于大众却更多地依靠了“规律”论，它与其他复杂的理性证据没有多大的不同，只不过按伊本·如什德的话说较为简单、朴素、更易于肯定。假使伊本·如什德仅仅推崇简单方法，说复杂方法太难而对其正确性不进行攻击的话，他的话没有可指责的。先辈和后辈的哲学家和教义学家们共认的证据都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反复试验过的数学定律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对一个教师来说，允许他选择较简易的、较接近学生智力的方法，但他不应该贬低其它方法的正确性，否则，抵毁的不仅是理性本身，而且也是以理性的支柱建立起来的信仰。这就是伊本·如什德的错误。然而，当你听到他怎样应用和分析“发明”论时，你一定认为他是最坚强、最忠实、最实在的信士，也是最精明的法学家、最优秀的学者和最伟大的哲学家。

海拉——请给我讲讲被他称之为最朴素、最简易、最肯定地能求证真主存在的方法！

长老——让我转抄一段他的话：“有人问，既然说这诸多的方法中，没有一样是宗教用来向不同天赋的人宣扬造物主存在的方法，那么，《古兰经》提示的和圣门弟子们所依靠的方法究竟是什么？我说：若细读《古兰经》，就会发现它提示并应用的方法集中于两个类型。第一：维护人类的利益，造万物为人所用，让我们称之为“维护论”。第二：从创造万物的本质中表现出的证据，如蕴藏在创造生命、感观和理智中的证据，让我们称之为“开创论”。

第一种方法建立在两条原则上，（一）万物皆为适应人类的存在而备。（二）这一安排是必然的，有意识的，来自有意志的创造者，它不可能是偶然的。至于说它适应人类的生存，那是肯定的，因为白天、黑夜、太阳、月亮都为适应人的生存而安排的，还有大地上的四季和空间，同样还有动物、植物和矿物，以及雨水、河流和海洋。总之，土、火、水都为适应人的存在而创造的。另外，人的肢体和器官都是为了适应人的生存。

总而言之，认识万物的妙用，都属于这一类型的求证方法，意欲认识真主的人，应深刻研究万物的作用。

至于“开创论”，则包含了一切动物、一切植物和天体的存在。有多少种物质，就有多少个证据。意欲真正了解真主的人，必须了解万物的本质，参悟其中真正的创造之迷。认识

不到物质真相的人，认识不到创造的实质。真主对此有所提示：‘难道你们没有看看天体和大地，以及真主造化的万物吗？’

伊本·如什德援引了几节含有“维护和开创”论的经文后说道：“造物主存在的这些证据表明，求证的方法只有两种：维护论和开创论。这两种方法是学者和普通人皆宜的方法，二者的认识之不同，只在于细节上，普通人的认识是基于感性的朴素认识，而学者则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增加了理性认识”。

他还提到了用造化万物的目的和奥秘求证造物主存在的问题，他说：“当你观察每件可感的物体时，见它的形态、体积和状态恰到好处地付合那一物体的各种作用和意图，让你不得不信服那一物体若以别的形态、体积和状态出现的话，一定失去了那些作用。由此可以断然而知，有一个造物主创造了它，使之具有适合那些作用的形态、体积和状态。万物恰到好处的状态不会是偶然的。”

伊本·如什德援引了许多包含维护论和开创论的经文，分析了当时的科学所能认识到的物质的部分作用，最后说道：“如果我们去统计这些经文，分析其中所隐含的证明造物主存在的‘维护论’，有多少部书都难以尽述。这不是本书的目的，但愿真主赐我长寿，若有假闲之时，我将写一部论述天经中隐含‘维护论’的专著。”

海拉——他确是一位伟大的信士，但他后来是否真的写出了他想写的书呢，长老？

长老——我不知道。但是，承蒙主的佑助，我倒是搜集了许多隐含秩序、目的、奥秘和维护论的经文，我将按自己的水平，向你揭示它与现代科学的发现一致的地方。

海拉——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读过的书籍中说，伊本·如什德否认人的生命的永存，说它同人的躯体一并消失。这正是让反对他的人指责他持无神论和否认复生的罪状之一。对他这样信真主、信天经的人来说，那种恶毒攻击的可信性有多少？

长老——以无神论和否认复生来攻击他的人，正是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他本人对灵魂的问题含糊不清。从研究伊本·如什德学说的人所得出的结论来看，托马斯的攻击是错误的，因伊本·如什德和亚利士多德在下列问题上观点一致：性命是指躯体的功能，离开躯体便没有性命可言；人的理性是个人的装备和思维能力，它与人一同消失。这里面没有攻击他为无神论的必然理由，灵魂和性命的实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解之迷，我想它将永远是一个迷。因此，人只要相信它俩是真主的机密，对此所说的任何话不会伤害他的信仰。同样，性命的泯灭之说，并不否定复生的信条，复生是靠真主的大能进行新生命的创造，就象他第一次造化生命和躯体，并使之生死一样。

此外，你若回头看看托马斯对性命的观点，一定会发现他对此含糊不清。他有时把个性解释为躯体和性命的混合体，说身体和性命是一个统一的实体。有时却说性命是非物质的实在，它是上帝寄寓在我们体内的精神性的东西；有时说我们的体内的这一精神力量在躯体死亡之后还将继续留存；有时还说性命是没有特质的、没感觉、没意志、没思维、没力量的幻影，离开躯体后就没法生存，它单独不能构成永恒的人格，唯有同躯体合二为一。

他说性命依靠躯体而存，离开躯体便失去知觉、意志和思维。这些话也许对，也许是错误的，我说过我们不知道性命的本质，只知道它是真主的一道机密。看了托马斯对性命的观点后，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何向伊本·如什德发起如此猛烈的进攻呢？从他的话中如何断定他否认复生呢？

你再回头看看我们手中就有的伊本·如什德的著作，他根本没有否认复生，而且信仰得很坚定，并且把不信复生的人称作叛教者。他同安萨里在这一问题的争论，是关于复生的形式和方法的问题，他说：复生是指创造一个新的躯体，这跟宗教信条毫无抵触。至于性命，他对艾萨里的主张进行取舍后明确指出它的神秘莫测性，说：“对性命问题的探讨是非常深奥的，真主只允许知识坚固的人方可涉猎。”海拉啊！我不知道他是否把自己列入知识坚固的人……在许多问题上他也许属于知识坚固的人，但在灵魂、性命以及其他暧昧的问题上则

不尽然，因为，这些问题永远是真主的机密，只有真主知道。

知识坚固的人，对多种含义的经文只采取不涉入的态度，只说：“我们皈信它，全部来自我的养主，只有有心智的人接受教诲。”

海拉——我懂了阿奎那对性命的观点。长老啊！你能否把他对真主存在和创造世界的观点略提一二呢？

长老——你如果听他讲真主的存在和世界的创生问题时，你一定还认为艾萨里、伊本·西那和伊本·如什德在说话。他说：“我们的理性靠感观获取认识，但上帝赋予的这一理性是一种组织能力，它可以把感观信息调理清晰，转化成完整的思想和抽象的概念。但理性直接获得的认识仅属感性世界的范畴，它没能力直接认识形而上的世界，当然它可以通过比较和归纳的方法不直接地获取对上帝存在的认识，能认识到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独一无二，永不改变，不受时间约束，因为大一统的世界之秘，向我们揭示了只有一种意志、一个规律的存在。除此而外的幽玄，理性是无法认识它，正如理性难以理解象灵魂那样非物质的东西，因为我们外在的一切经验都集中在物质范围内，对生命的真谛知之甚少。时至今日，没有一位科学家完全了解一个苍蝇的实质。

海拉——主啊！真绝妙！

长老——更妙的是阿奎那在求证真主的存在时所采用的方法。他依靠了艾萨里、伊本·西那、伊本·如什德和教义学家们采用过的三种方法：新生论、必然论和秩序论。

他依新生论说道：“上帝的存在可以从自然界得到证实，每一次运动都是前一次运动的链锁反应，这样可以追溯到第一推动力，或者说无限的向前循环，这种循环是不可能的。”

他依必然论说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或然的存在，即可能的存在，但其存在不是断然的，这种或然的存在，必定依靠一种必然的存在而生，必然的存在就是上帝。”

他依规律论讲：“世界上有数不清的证据，表明宇宙间存在一种规律，甚至在矿物中也不列外，它有节奏地的运动。这一规律和秩序是怎样产生的呢？大概除了一种有意志的力量使之而然外，别无他法吧？”他说：“自觉领悟上帝的存在和独一是我们的本能，因为他的存在和独一始终闪现在世界的奇特和其秩序的完美中。”

虽然，阿奎那在研究上帝创造万物的确切时间和对哲学家关于“真空期”的困惑问题上观点有些犹豫不定，认为理智无法思考这些问题，但他回过头来却与安萨里的观点有逐字逐句的吻合。他说：“研究这些问题，毫无意义，因为世界产生以前，时间是不存在的。离开了运动和变化，时间的概念是无法想象的。”他同安萨里对真主以固有的意志让世界在某一时刻出现的问题上观点一致。他说：“创造的能力连同意志是无始的，由这一意志确定了创造世界的时间。”

海拉——真伟大，我原来还没打算听他的学说，我曾读到，说托马斯研究了伊本·西那、安萨里和伊本·如什德的学说，并作了批判，但他如何把自己几乎逐字逐句照搬过来的观点进行批判呢？

长老——托马斯虽然跟伊斯兰哲学家辩论了许多问题，但他公开承认自己接受了伊本·西那、安萨里和伊本·如什德的观点。

这里我只援引一些这位哲学家同三位哲学家对真理有共识的话，他们在求证真主的存在和独一时说法一致，而且求证的方法都是以托马斯紧追不舍的端正的理性为媒介。我们暂且不分析托马斯执着于此道的原因，但你若读了他著作中的一部分，见他公开区分合乎理性和不合乎理性的事项时，他把他自己摆在了自己教胞的面前，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这里，我们的话题是要达到一个目的：让你看到用理性研究宗教的所有领域中，一切健全的理性都承认真主的存在，明确肯定他的独一无二，永不变更性，并在求证这一确凿的真理时采用的方法都是一致的。

第五章 群英荟萃（一）

宵礼后，我如期来到长老的跟前，见他前面铺展着一张大纸，上面划了许多格，他比划着对照左右的段落，每段下面划了线。首先影入我们眼帘的是安萨里、伊本·突裴等阿拉伯人名，对应的是希腊人名。我静静地坐在长老对面我的位置上，没敢打扰长老，小心的把笔记本打开，放在小桌上。

一会儿，牟祖尼长老抬起头，笑着对我说：“欢迎你，怀疑者！”我说：长老，你为何老是这样称呼我，对有些概念我虽然有些不解，但我已不是刚来时的那个怀疑者了。

长老——这我知道，这些不解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说你是怀疑者，是因为你对我的做法怀疑不解。

海拉——是的，当我的目光落在这张图上时，真有点不解，心想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谈论安萨里和伊本·如什德？

长老——不，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为了对穆斯林学者和五百年以后西方培养出的精英们的理论之间进行比较。

海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长老今天要对我谈论哲学的复兴，可是我曾经在朋友处见到过一本谈论近代哲学家的书，当时就把它借下，并拿到了大学，那便是我倒霉的最大原因之一，长老们拿去撕了，说里面全是无神论……

长老——你不应该说哲学的复兴，哲学早已复兴了，而应该说西方人在哲学领域的复兴。

海拉——我不明白二者之间的区别。

长老——对欧洲来说，早在黑暗仍笼罩他们的时代，可以说已经有了哲学的复兴，在东方的阳光照耀下，西方的精英们开始睁开了两眼甚至有了是沉睡后的清醒……如果说他们与东方人在真理上达成了共识，这种说法也不算错；但若以按我的说法，说他们借鉴了东方的光明，更为接近事实。

海拉——长老啊！你不想给我谈谈西方哲学家吗？

长老——我怎么不谈他们呢，你如此迷恋他们？

海拉——我听你老人家说他们借鉴了东方人的学说，我想这是否在贬低他们，有意降低他们的身价，以便让我们忽略他们学说中所隐含的无神论和怀疑？

长老——你何时见我向你隐藏了怀疑者和无神论者的主张？

海拉——我见你谈到的哲学家，大多数都是有宗教信仰的，而且是认主独一的信士。

长老——相对而言，哲学家中怀疑者和无神论者是少数的小人物，我没谈他们，这有什么过错？下面，在谈论哲学家的所有话题中，对他们的谈论比例仍然很小，没有变。

至于我倾向于认为他们从东方借鉴了部分学说，你认为我是在轻视他们，贬低他们，我不知道你这是哪来的猜测？哲学史，是指由相互借鉴联系起来的一条线索，后者抄袭前者，进行演绎，取其中理性认为真理的部分，舍去其余部分。然而，真理是光芒四射的，很少有理性对此有异议，这就是为什么东方穆斯林哲学家同西方基督教学者在真主的存在和独一的问题上能达成共识的奥秘所在。

无论这一共识是由于借鉴的原因呢，还是对真理的相同看法。总之，他们为理性作了辩护，并且由于思想的豁达和胸襟的开阔，共同证明了真主的存在和他的属性的完美。

海拉——真奇怪！

长老——一点都不奇怪，下面我要谈十位最大的哲学家，他们大多数都信仰真主，只有一人怀疑，另一人犹豫，犹豫者虽相信真主，但不知道怎样表达信仰。你看信与不信者的比例是十比一。

海拉——你要谈的哲学家有哪些？

长老——你说说你平时最敬仰的几个人名。

海拉——我时常听到培根、笛卡尔、康德、巴斯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柏格森和达尔文，也读过他们的身平简介。

长老——我简要谈谈下列名人：培根、笛卡尔、康德、巴斯米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兹、休莫和柏格森，至于对达尔文，要专题论述。你会发现十个人中，八个人同我们谈论过的穆斯林哲学家对理性的信服、对真主存在及认主独一的信仰达成了共识。而且在求证的方法上几乎有逐字逐句的吻合。

海拉——听说现代哲学的奠基人培根废弃了逻辑学，并对亚利士多德发起猛烈的攻击。你老人家为何说他在维护理性方面同前人的立场一致？

长老——弗兰西斯·培根没有废弃逻辑规律，也不可能废弃，因为它是健全的理性原则。但他与他的同名者罗杰尔·培根走到了一起，主张实践是自然科学的唯一标准，同他一起对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进行了反驳。

海拉——罗杰尔·培根是谁？

长老——你没听说过吗？他是英国弗兰西斯派的一位神父，中世纪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在弗兰西斯·培根出生以前早就扬名于世了。象他们的国籍和名字一样，他二人的观点也有诸多相似之处。罗杰尔向当时遵循的哲学方法进行了攻击，他声明实践才是自然科学的唯一标准，他公然反对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还希望有一天若能力允许时将其全部书籍烧毁。但他的言词从来没离开过抽象的逻辑。他指出了同弗兰西斯·培根指出的同样原因，说亚利士多德的逻辑把人引向了歧途。

弗兰西斯·培根比罗杰尔迟了两个世纪，他创立或者说接受了同样的观点，也主张自然科学必须经过实践。他轻视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并把第一导师说成丑恶的诡辩者。但他和他的同名者免不了采用亚利士多德的逻辑。他历数了致使我们误入歧途的原因，把它称作“偶像”，看作阻止我们崇拜真理的障碍。这几乎同罗杰尔提出的原因同出一辙。

弗兰西斯·培根的研究方法，是以反复试验和细心观察为基础的实践法，把理性由个体到整体向上分析的归纳法转换成由整体到个体向下滑落的手法。这决不是什么新的理论，古人对上升求证和滑降求证法早已有了认识，实践法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已知研究自然的方法，培根只不过给它注入了哲学的含义，使之条理化，并确立了方案，制定了程序和步骤。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整理是他在哲学界成名的关键。

海拉——毫无疑问，这种有规律的由个体到整体向上归纳的方法，较容易揭示自然界和可感物质的实质，但对形而上问题，我们怎么运用这一方法呢？

长老——培根认为，哲学研究的第一步应该始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当我们对自然现象有了充分的研究，了解了自然界的特殊规律后方可转入对包含特殊规律在内的普遍规律进行研究，再上升到总规律，因它包含一切的规律。以此获得“自明”的原理，它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凭它才可以研究宇宙产生的终极原因，从而进入崇高的形而上领域。

弗兰西斯对哲学的综合认识同伊本·如什德不谋而合。伊本·如什德在认识真主的过程中所走的道路是：研究万物中真主迹象的单个体，再研究万物所依赖的完美秩序和规律。培根同样跟伊本·曼斯科维和伊本·突斐里持一致的看法，认为通过理性的方法用纯哲学的研究也能达到认识真主存在的境界。培根在这里说了一句充满哲理的名言：“如果哲学的一小部分让人远离上帝的话，大部分则让人回归上帝。”

罗杰尔·培根在信仰真主方面与他同时代的人托马斯·阿奎那是一致的，并与《古兰经》不相违背。在研究苍蝇的本质时，他才感到无法知晓真主的本体和实质。他说：“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能彻底认识一个苍蝇的全部实质和特性，何况能认识上帝的本性呢？”他在这里似乎在颂读一段天经：“众人啊！有个例子被例举出来，你们听吧！你们舍弃真主而祈祷的

偶像决不能创造一只苍蝇，既使他们共同来研究它，如果苍蝇夺取他们的什么东西，他们追不回它，求护者和被求护者都多么无能，他们对真主未作正确的估计，确实，真主是强大的，尊贵的。”

海拉啊！你仔细琢磨吧！

海拉——真好！

长老——你将会看到对真理的共识，在笛卡尔等人跟前更加突出。

海拉——笛卡尔在哲学界享有盛名，我多么希望了解他与穆斯林哲学家及与《古兰经》一致的地方。

长老——笛卡尔从怀疑中确立了肯定的信念。他把怀疑变为肯定真主存在、认识他的完美属性的途径。在肯定与怀疑方面他与艾萨里多么相似，不然，在各方面都有相似之处。笛卡尔研究了获取知识的途径，发现它是我们用以接受感觉信息的五官和理解抽象事物的理性，并发现感观常常欺骗我们，理性常常出现错误，让我们把梦中见到的事物还以为是真实的；既然感观骗人，理性出错，就没别的值得我们可信和依靠的途径来认识真理了。

经过这一怀疑，否认了所有的认识途径。之后，他象艾萨里一样回到了肯定。仅用一种具有魔力的表白和极其简明的理由变怀疑为肯定。他说：“尽管我在怀疑我的感观和理性，怀疑世界的存在，但却有一件事实我竟然怀疑不得，因我对此越怀疑，就越发增强我的信念，这一事实是：“我在怀疑”，它意味着我在思维，因为怀疑也是思维，思维只能出自有思想的实体，这一思维体便是‘我’。甚至我怀疑我是否在思维，这种怀疑本身就是我思维的证据……”由此，他创立了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

他把感观的正确性和理性的可靠性建立在了这句名言上，从而达到了肯定真主存在的目的，从理性上认识了真主的一切必然的完美属性。

笛卡尔由这一原则转移到求证原始理性原则的存在上，而后上升到用新生论和必然论求证真主的存在。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否认‘我思故我在’的事实呢？我无法否认，因为它太明显了；同样有许多问题，在理性上其明显程度上不亚于此，比如说：事物不能来自于无；结论不可能比前提复杂；结果不可能比原因繁琐等。

肯定了潜藏在我们理性中的自明原则后，笛卡尔把观念分成三类：

- （一）非固有观念；或直接观念，即不经思想的作用，直接来自外界而构成的观念。
- （二）创造观念：即由不同的思想总结出来的观念。
- （三）生得观念：即理性中固有的观念。

他说：前两种观念值得防备，以免感观的错误和幻觉渗入其中。至于生得观念，在理性健全的情况下不会出错的，因为它是构成我们理性的基本成分。我们要从中获取一切肯定的信念，以求证上帝的存在，

笛卡尔在求证真主的存在时说：“我是存在的，但谁让我存在的呢？谁创造了我？显然我并没有创造自己，因此，必然有一个造化者，他必定是必然的存在，不需要他人来创造和保护，他必须具备一切完美的属性，这位造物者便是创造万物的上帝。”

笛卡尔由自身的存在和存在的世界求知了造物主的存在。之后，他走上了四个世纪以前伊本·西那走过的道路，即把真主的存在和他完美的属性当作理性可靠和其判断力准确的证据，同时也把它当作自己和世界存在的证据。他说：“从理性上讲，上帝必然具备的美德中有‘可靠’这一属性，他绝不会赋予我们一种导入迷路的、骗人的理性，因此，我们必须相信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一理性是忠实的，具有识别真伪的能力，凡是理性认为明确而显著的，都是不可怀疑的真理，如自明的原则。是理性（我们已肯定了它的忠实及认识基本真理的能力）指引我们认识了上帝的存在，认识了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支配者……”

就这样，他一步接一步的往上求证，先由自身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求证真主的存在，再

由真主的存在求知理性的忠实和世界的存在，再用万物的存在求证了真主的存在，后又把真主当作万有的证据。他走的道路正是伊本·西那走过的道路，应验了真主的一句话：“我要向他们在天际和他们的本身中显示我的一切迹象，直到他们明白那是真理，难道你的养主作万物的见证还不够吗？”真主已向他召示了他的迹象，并引领了他。笛卡尔说：“我自己并没有创造自己，必然有一个造我者。”真主向他揭示了更有力的证据：“他们是由无被创造的，还是他们自身就是创造者呢？”

有人批评说，他把第一次求得的结论当成了该结论的前提，笛卡尔说：“在第一次求证中，理性依靠的是自明原则，不加思索的要接受，因为我本身的存在是自明的，第二次求证中，理性依靠的是求证法，当时，已经能够证明理性可以成为认识和判断时所依靠的依据。”笛卡尔似乎在说：“我以自明的原则在我们自身中见到了上帝的迹象，再由他的完美，我认识了上帝，并把他当作我用以认识真理的可靠的理性依据，最后，我只以上帝作万物的见证。”

海拉啊！这正是天经的方法，你仔细想想吧！

海拉——太妙了！长老，多讲点！请多讲点！

长老——多讲什么呢？讲多了你绝对不会高兴的，将会损坏这位高尚的思想家留给你的好印象。

海拉——这从何说起？

长老——这位伟大的头脑一直保持着逻辑的清醒，但最终却捣毁了自己的老巢，忘记了在谈论直接观念和创造观念时自己发出的警告。在试图解释世界怎样形成、什么是生命，抽象的理性如何跟物质的躯体结合时，他象一匹骏马一样失足了。

他认为，真主把物质分成许多成分，有大的，有小的，把它们扩散到不同的方位去运动，让它们运动、碰撞，其中有些粘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较大的颗粒，有些转化成原子和尘埃，大颗粒就是土，由原子转化成风，由尘埃转化成以太，由以太形成火、太阳和星辰……多么美妙的想象！

他认为生命的根本是血液，并描述了血液怎样注入心脏、怎样受热蒸发、怎样上升到肺部冷却，最后又回到心脏……

他对血液循环的分析更精辟，但没有得到他的同辈人威廉·哈维的赏识，维氏长于他八岁，却在他死后七年死去……

也许笛卡尔因米莎尔·赛尔维的遭遇很悲观失望，因而不愿意说出血液循环的事实。这本来是造物的一个奇迹，最应当成为真主存在和大能的证据。

至于抽象的理性怎样同物质的实体结合的问题，笛卡尔从松果腺里得到了一个证据……

他海阔天空的漫游了一阵后，回归了正途，再次提出了审查直接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警告。他说：“我们无法了解灵魂和物质怎样完成结合的，我们只能解释那是全能的造物主的一种迹象。”

笛卡尔学派最有名的两个门徒巴斯卡尔和马勒伯朗士在信主方面不亚于他们的老师，不过第二位门徒带着幻想走向了宿命论，他先于他的同辈人莱布尼兹提出了合谐的主张（先固的合谐）。

海拉——什么叫先固的合谐？

长老——我会告诉你的，不过先听听巴斯卡尔的话，他不比笛卡尔缺少明晰和说服力。对认识论，巴斯卡尔说：“感观会骗人，理性会出错。可是，我们可以用心灵单独去认识真理，用它认识最基本的原则以及时间、空间和运动的概念。

理性则靠这些基本原则认识事物。假若要求证这些原则话，必然要假设其他原则的超前存在，这样的话，我们势必要卷入循环论，永远也找不到基本的原则。因此，只有通过心灵，我们才能认识真理，我们才能认识上帝的存在。

海拉——他说的心灵指的是什么？

长老——他是指蕴藏在我们理性中生来具有的概念。在我们看来，它明确、显著，不用求证。它或许在心脏，或在大脑，或在灵魂中，而“心灵”一词过去曾指的就是大脑，阿拉伯人采用这种应用方法。

海拉——那么，巴斯卡尔就认为人类凭自己的理性和心灵就能认识万物的本质？

长老——不能！巴斯卡尔很聪明，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里，他与法拉比和伊本·西那的思想完全吻合，他说：“理性靠先天的观念认识有关基本的道理，并由此认识真主的存在。除此之外，关于存在、创世、造物主的一切机密，在巴斯卡尔看来，是无法了解其实质和真相的，因为我们的感观无法知晓事物的极限：声音过亮会震聋我们的耳朵，光线太强，会夺取我们的目光，物体太近或太远会影响我的视觉。总之，万物的极限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

他谈论了人类对这个世界及其众世界的迷惘，指出了理性在参悟时间和空间的极限时显出的无能和不解。他奇妙的描述了人在想象自己处在无限和无的两个深渊之时的恐惧。最后说道：“让我们认清自己的能力，我们只不过是世界的部分，而不是全部。在精神世界里，我们的理性所占的位置相当于无限空间中我们的身体所占的位置一样。”

海拉——真是高见！

长老——更高明的是，他同法拉比和伊本·西那如同一辙他说：“我们对上帝存在的认识，出自先天的认识，不需要理性证据的推断。如果我出生以前，我的母亲过世的话，我不可能存在，那么，我不是必然的存在，我也不是永恒、无限的存在，因此，必须有一个永恒、无限的存在，让我的存在依靠他，他就是上帝，我们本能地认识他，毋须付诸于理性证据的推断。尚未获得这一心灵的信仰的人，须当用理性去努力争取……”

巴斯卡尔在这里显示了他超众的智慧，大有得道者的气魄，他说：“有两种人可以称作智者：因为认识了上帝而辛勤为他服务的人；因不认识上帝而苦苦追寻他的人。”

海拉——这确实是高见！但巴斯卡尔的求证方法没有超出“必然论”的范围。这是一种复杂的理性证据，用自明的原则为基础来归纳结论的方法。

长老——是的，但是由于“必然论”在思想上来得迅速而且明确，在巴斯卡尔看来几乎是一条先天性的理性原则。但他发现，它的自明性对所有的人则不尽然，他这才回归到了理性的推理。而否认这一推理方法。把信仰真主的依据集中于“天启”的人，便是马勒伯朗士，他创立了“见神论”的学说。

海拉——这是什么学说？他是否指笛卡尔说的：“我们见真主是万物的见证呢？还是指我们依靠真主赋予我们的理性认识他呢？

长老——两者都不是。

海拉——那么，他是在假装信仰，而实际在破坏信仰。

长老——不！不！对真主的存在，他是最忠实的信士，但他的理智却象别人一样停留在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上。要想解开它，非用一个更难的结不可，就象柏拉图处理“理念”时的作法一样。马勒伯朗士研究了笛卡尔关于抽象的理性同物质的躯体结合的说法，但他未能理解这一结合的可能，最后主张“神的思想”才是唯一存在的思想，我们靠上帝发现了这些思想，我们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根深蒂固的、生来具有的观念，也没什么构成我们理性的“创造观念”，同样不存在理性从万物中综合的感观认识，而存在的只是神的观念，我们不可能靠外部世界来认识外部世界，我们靠上帝认识它，上帝掌握万物的知识。

这就是“见神论”的思想。我认为它与柏拉图的理念说有很紧密的联系。基于此，马勒伯朗士认为，没有必要为上帝的存在寻找证据，因为我们能看见他，并通过他能观察万物。我们不是依靠证实上帝存在的先天观念和自明的原则来认识上帝的，我们是凭本能靠视觉直接认识的。为证明上帝的存在无需更多的明证和依据。

海拉——长拉啊！你对他的信仰有何看法？

长老——他的话应出自苏菲之口，而不应出在哲学家和教义学家的口中，因他们全然依靠的是纯理性的观念和断然的理性证据。当然，真主给他的部分仆人恩赐如此的“直观”也是可能的，尽管极其罕见。从原则上讲，信仰是靠真主赐给我们的理性及理性证据来建立的，真主赋予了我们归纳前提、推断结论的能力。否则他不会借列圣之口在诸多经典中揭示这些证据。

如果马勒伯朗士停留在这一苏菲式的信仰上，问题就简单多了。但是他走远了，从根本上否认了灵魂和肉体的结合，最终走向纯粹的宿命论。他说：“人的行为属于上帝的，灵魂不行动，我们见到的协调，人以为是灵魂和肉体的合一，其实灵魂的愿望和肉体的活动之间的合谐，这是上帝的行为，他给灵魂注入了愿望和倾向，又按灵魂的愿望让肉体活动。以一言以蔽之，上帝是我们和我们的行为的创造者，这是极端的“宿命论”，不亚于斯宾诺莎倡导的“万有一体”论的荒唐和悖谬。

海拉——什么叫“万有一体”论？

长老——主张“万有一体”者，幻想战胜了他的理性。他们中有两派，一派主张：真主是世界的灵魂，世界是他的躯体，真主就是万有。另一派主张：万物在本质上没有真实的存在，实在者只有真主，因此，实在者是真主。

海拉——斯宾诺莎是著名的哲学家，他怎么也相信这种谬论。长老还说 he 是一位信主的人呢！

长老——我说过 he 相信真主，但他却不知怎样表达真主的存在。我的意思是，他不完全否认真主的存在，不应被列入持世界偶然形成说的自然论者之中。总之，他尚且没有荒唐到说世界是真主的躯体的程度。但他认为真主是唯一的存在，世界是他的属性的表现。

海拉——长老为何不厌其烦的反驳这一派呢？

长老——诚然，这一派是非常荒谬的，在我谈论过或尚未谈论过的哲学家中，还没有人主张这种理论。但你是否记得艾萨里说过：“在没有了解一个派别的本质以前去批判它，是一种盲目的行径。”

海拉——是的。

长老——我先简要的谈谈斯宾诺莎对“万有一体”的观点，免得你对 he 学派盲目琢磨，我知道他的盛名让你着迷，但若不知其中的原因的话，必然会使你迷雾。

海拉——长老啊！他出名的原因何在？

长老——原因是，他对认识论和道德观念的高见，把他在形而上中的荒谬化乌有了。我先谈谈他对知识论的部分见解，你会发觉其中的道理，但他后来研究“存在”的问题时，竟然不能自圆其说。斯宾诺莎不把培根重视的“实践”放在首要位置，也不完全依靠理性由个体到整体向上升腾的求证法，而是依靠从特殊到普遍，从整体到个体向下滑落的求证法。他更多的相信先前原则和自明原则，跟培根同走一条道路。他告诫我们，在搞研究前，首先要清除理性中的幻觉，让我们以自己的知识，判断什么是强有力的、能给予我们肯定的信念；什么是荒诞不经的。他再次提出了他的老师笛卡尔发出的警告，并象他一样把知识分成若干类型：一类是道听途说或凭神秘的经验得来的，这类知识苍白无力不可依赖；一类是靠求证和推断得来的，这比前一类要强，但是易于改变和转化；第三类是靠自明的原则得来的知识，如“整体大于个体”等，这一类型的知识是最高极的认识，也是产生肯定信念的源泉。

海拉——这些基础是对的，毫不含糊。可他怎么在这些基础上建立了万有一体的理论呢？能表明真主同变换莫测的世界是一体的自明原则在哪里呢？

长老——斯宾诺莎以新生论和必然论作依据，运用了同样的理性求证法，说道：“凡是存在和有可能认为存在的东西，按理性判断，可集中在三种类型中：自立的本质，属性或特性以及样态。

他认为，本质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是必然的存在，那就是永恒的、无始的、独一的上帝。

至于属性和特性，则是被理性认为溶于实质中的东西，如实体的规格；而样态，按斯宾诺莎的意思，则是实质的状态，它以万物的模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由此可以认识那一实质——必然的存在。

海拉——这种划分没有什么荒谬之处，完全是真理和信条，因为他承认真主——必然存在者的存在，承认他必然具备的一切美德，承认真主通过世界来显示自己的美德。由于他显示了全能和智慧的属性，使得这个世界拥有了秩序、精密和坚固，为了能让他的显示得到理解，他便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了理性，使人能够认识真主的存在和他的美德，从而忠实的崇拜他。这就是“我原是一颗隐匿的珍宝，我造了万有，以便他们认识我”这句名言的含义。

长老——这都对，也许斯宾诺莎在这一思想开始形成之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奇怪的是，不久便脱离了正确的思维轨道，他说：“神不创造什么，但他必定要表现自己，这是他的本性，由他的自我表现，才出现了世界，世界是他的属性的样态。

海拉——我不理解。斯宾诺莎在承认了真主具有一切完美的属性后是否又要否认他的创造性了？

长老——斯宾诺莎说，理性必能认识本质，即真主的存在，必然认为他有许多属性，诸多的属性中只有两个属性表现在样态中，即表现在构成世界的万物中，那就是思维和广延性。世界，包括其中的一切事物，统统显示这两个特性的样态，而人却单独将思维和广延性集于一身。

海拉——可是，他提出的自明原则是最高级的认识和最能产生信念的东西，并且迫使人以此相信真主的存在和他的一切美德，而这一自明原则本身就包含着相信真主具备全能和意志的属性，以及他创造了世界的意味。如果我们用肉眼能看到物体中的广延性和心灵中的思维的话，我们可以用理性看到这两种样态是全能和意志的作用，就像我们视秩序和精密是智慧的作用一样。斯宾诺莎为何要违背这一正确的逻辑而主张说真主本身就有广延性？他为何不说真主具有全能的属性，以此造化了广延性和思维？

长老——我前面说过，这些思想家往往在思维的过程中停留在理性难以想象且无法解开的死结上。注定得道者便绕过死结，追踪必然的、自明的理性证据，求得它的明晰，从而向着真理的曙光走去；至于注定不得道者则驻足死结跟前，徘徊不前，以为那是理性的原则，不随便放弃。实际上，它决不是什么理性原则，而是错觉在作怪。艾萨里早就指出过，康德后来也同样指出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斯宾诺莎的思想介于两种观点之间：一方面依靠必然的原始理性原则，另一方面在思想中有幻觉成分。他首先看到了自然界的變化无常，便断定它是新生的，其次，断定新生之物必然需要其创造者，再次断定无限循环在理性是不可接受的，新生之物最终必然要停留在固有的、自立的、永存者前面，他便是万物存在的依靠和新生的根源。

后来，他难以理解从无到有的创生，就象许多头脑一样受类比法带来的错觉而难以接受这一问题。他因此认为，无中生有的创造是不可能的。当然按惯例看来是不可能的，但从理性的角度讲它不是不可能的。斯宾诺莎没有绕过这一幻觉的死结，而前前后后有许多的天才们都绕过去了。他没有走出这一困境，这才说道：“真实的存在只有上帝，世界只是显示他的属性的样态。”他把上帝同世界并作一体看待。

他好象也察觉到把他称之为独一、必然、永恒和自立的上帝同多样、或然、有限和变化的世界等同混淆的荒谬，遂为自己开脱道：上帝与世界的区别来自于思想角度的不同……

就这样，这位曾经靠理性起家、告诫我们警惕幻觉、教我们在论证中怎样依靠自明原则的思想家，如今却用怪诞的理论把我们拖入万有一体学说中，想让我们的理性适应多数和单一、无限和有限、必然和或然、能力和无能、善和恶、以及知识和愚昧之间的对立存在上，从而理解上帝如何在他的本体和属性中揉合了这一切的对立面的观点。他既是独一的，又是多样的，既永恒又有限，既必然又或然，既大又小，既无能又全能，既善又恶，既无知又全

知，既从善又作恶，既是高贵的先见者又是被咒的恶魔。

群英荟萃（二）

海拉说：离开长老后，我通宵辗转反侧，将近晨礼时才睡着，并梦见我父亲在家里诵读《古兰经》，我只听到了一句：“有些人争论有关真主的问题……”读完，父亲看着我，笑着说：“海拉啊！你怎么不读《古兰经》呢？”我还没回答就醒了过来。梦境给我带来了苦恼。我对梦的理解是：我父亲对我很不高兴。我闷闷不乐地渡过了一天。

到了约会的时间，我走进了长老的房子，见他正在读《古兰经》。使我惊奇的是，梦境和现实竟然如此凑巧。当长老觉着我走进时便合上了《古兰经》。他见我精神萎靡，神情呆滞，就问：“你怎么了，海拉？”
海拉——没什么，还好。

长老——我看你愁眉苦脸的，为什么？

海拉——我梦见了我的父亲。

长老——好啊！这有什么可愁的呢？

海拉——梦见他诵读

《古兰经》，我只听到了一句：“有些人争论有关真主的问题……”还笑着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读《古兰经》？我还没来得急回答就醒过来了。这梦使我苦恼不堪，我想我因从事哲学研究而未读《古兰经》，使父亲很不高兴。

长老——你昨晚睡着了吗？你是否在考虑斯宾诺莎的话？

海拉——是的，我一直在纳闷和苦恼。

长老——为什么？你认为万有一体的理论有合理之处吗？

海拉——不！离开你老人家后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象他这样伟大的头脑也总是在迷境中彷徨。恶魔来迷惑我，说这人比我们更有理智，有更健全的思维和更丰富的知识，难道他们就不知道长老提出的证据吗？

长老——那么，你的内心还是怀疑你的导师牟祖尼在杜撰证据？

海拉——求主饶恕，决不是这样！我一直同你老人家一起批判他的学说。

长老——也许对这位著名哲学家的崇敬占据了你的心灵，你因而怀疑你自己的观点和你的导师的观点。现让我谈谈与斯宾诺沙同时代、而且比他更负盛名的哲学家，你以为如何呢？你会发现他们全都依靠断然的理性证据，共同走上了信仰伟大造物主的道路。

海拉啊！我知道象你这样年轻的人，一旦崇拜某一著名的哲学家，就对老师的指导、宗教家的哲学和本身的理性的信赖土崩瓦解。只有让你们崇拜的另一位与他齐名的哲学家才能可望把你们引回正道。我现在向你谈谈另三位哲学家，你看如何？他们全都比斯宾诺沙地位高、名声大，而且理论正确、证据确凿、解释明晰。他们全都信仰真主。如同你的导师——这个弱小的仆人一样，也如艾萨里和其他哲学家和教义家一样信仰真主。

海拉——这正是我想听的，你老人家确实是用真主光辉洞察一切。

长老——海拉啊！你做的梦确实是真梦，《古兰经》中有两节明文写到“有些人冒昧地在争论真主的问题”这句话，第一节在“鲁格曼章”中，真主说：“有些争论真主的德性，他既无知识，又无向导，也无光辉的经典。”第二节在“朝觐章”中：“有人无知地进行关于真主的争论，并且顺从叛逆的恶魔，凡结交恶魔者，恶魔必定使他迷误，必定把他们引入火狱的刑罚，这是注定了的。”的确，你做的梦是指斯宾诺沙及其同仁，这些人既无知识，又无向导更无光辉的经典而争论真主的德性，他们跟从着纵恣人性的魔鬼的引诱。你父亲问你是否读《古兰经》的意图，在于促使你研究经文，因其中包含着用各种求证方法证明真主存

在的确凿保证，是真主意欲引领的哲学家得道的依据。

海拉——愿真主解除你的困扰，就象你解除我的困扰一样！你老人家为何不举例引证真主存在的经文呢？

长老——按我的计划，到时候会按照次序给你解释。请忍耐！

海拉——你要讲的三位哲学家是谁？

长老——他们是洛克、莱布尼兹和康德。

海拉——我从研究哲学的人的口中早就听说过这三个人的名子，那么洛克的学说究竟是什么？

长老——当荷兰犹太人以其指向矛盾的形而上学沉溺于万有一体的理论时，与他同龄的洛克站在另一个立场上勤奋地研究人的意识，紧紧地跟从着他的健全的理性逻辑，排斥着臆说和虚幻。他承认真主的存在，并承认人的理性对其能力范围以外的机密无能为力的事实。

在认识论上，洛克首先否定与生俱来的观念之说，他说：“各种各样的观念全部来自我们的经验，但有些问题却是自明的，理性不加思索地可以接受，我把它视为本能的观念。因为，当我们观察未开化的人和儿童时，我们发现他们并不具备先天的自明，这就证明我们的理性生来便是象无色牌一样空白的，只是通过生活的体验才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认识。这种体验先是凭感观而外在的，再凭思维和参悟而形成内在的体验。感观向理性提供大量的感观材料，理性进行保存、收集、比较、梳理其中的关系，经过内在的体验，便得到自明的认识。我们以为它是先天的观念，但实际只是理性从体验中总结出的观念而矣。

海拉——如果洛克否认我们思想中潜藏的基本观念，那我们用什么去认识真理呢！我们用什么依据判断某一思想的正确与否呢？

长老——我看这一问题不是实质性的，因为从结果来看，那些基本的原则无论是生来具有的，还是理性的产物，二者没有多大的差距，主要的是，人类共同认为在我们的理性中有一些基本的自明原则，我们应把它作为研究、思考和探讨某一思想的正确与否的基础，并且要承认这些自明原则的可靠性。

洛克暗中承认先天的观念，把它称作“理念观念”，他说，我们的头脑中具备万有的样本，它是衡量一切思想的标准，能识别对与错。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同头脑中的样本越契合，我们的认识就越接近真理。因此，洛克把知识分为三个类型：（1）自明的认识；即不经推理，理性会发觉认识与样本间的统一。（2）推理的认识；经过了对思想和样本的统一的论证后所得的认识。（3）模糊的认识；没有证据的认识。这就是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我们虽然能认识可以感触到的东西，但那种认识不是自明型的，也不是推理型的，因为我们对可见的东西无法提供说已正确认识了其本质的证据。我们见到的物质在外表看来具有真实的存在，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却不是其本质而是它的现象，我们也无法知晓它的本质。因此，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是模糊的。

海拉——洛克是否同诡辩派和怀疑论者一样否定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呢？

长老——我看你只顾写你自己的，没留心我说的每一句话。洛克说过，自明的原则是存在的，我们无需推断就能直接感觉到，就象我们自然而然地说：整体大于部分；对立的两面，若一面是实的，另一面必然是虚的；有一种知识，我们通过推理可以得到，如数学定律，我们完全可以获得真实的结论；我们对物质的认识不是自明的，不可象数学一样加以求证，因此，对它的认识是肤浅而模糊的。但洛克并没有说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是幻觉，没有任何真理的迹象。他是想说，这种认识是模糊的，达不到自明认识和推理认识的程度，但他仍然倾向于它的正确性。理由是，人类健全的理性对同一事物所得的感觉印象全都是是一致的，而且用同样的词语描述它的特性。但我们对思维中的样式同外在的事物吻合的问题存有怀疑，求证它的存在却是一件难事。因此，我们对物质的本性的认识不可能是肯定的，不象我们所认识到的自明的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推理问题那样肯定。

海拉——我们对真主存在的观念及对未见事物的认识，属于洛克划分的哪一类型呢？

长老——这里会体现出洛克的思想之高远和稳健，他对真主存在的观念和未见事物的认识之间作了区别，他说：对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们完全肯定，这种肯定来自我们对自身的参悟，我们有感觉、有才智、有理性，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认识到人类不会无中而来的道理。因此，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推理的认识，建立在自明的原则之上，因为我们的存在——如笛卡儿所说的那样属于自明认识的范围——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因为我们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形成及其中的规律、精密和完美要靠一个永恒、全能、全知和智慧的主来完成。

其他未见之事，如造物主的本性、灵魂的实质和万物的真相等，洛克对此作了精彩的回答。他的答复值得让你把它同哲学家的箴言一起背记下来，他说：“如果人们仔细地研究自己的思维能力，能发现一条介于光明和阴暗之间的界限，能分清什么是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可以理解的，这时，他们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对阴暗面的无知，而且会心安理得，才能更加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思维，去研究和开发光明的一面。”

海拉——长老，我家乡的一句印度哲言恰如其份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长老——是的，它与洛克的话从字面上都是一致的。拜如尼曾在《印度学说的考证》一书中提到过这句话：“认识阳光射到的地方就足矣，不用管阳光照不到地方，即使它再大也好，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是感觉涉及不到的，感觉涉及不到的不是知识的对象。你看，海拉！在理性之光涉及的范围内，最著名的思想家们对真理会毫不分歧地达成共识，倘若超出这一范围，必然会栽跟头，就象斯宾诺莎一样。

海拉——长老，求你多谈点，谈谈莱布尼兹和康德。

长老——我会多谈的，直到你满意为止。但今晚的时间不允许我们谈康德，我只谈谈莱布尼兹就行了。

海拉——莱布尼兹的观点是否与他的同行洛克一致？

长老——有时一致，有时分歧，有些观点比他的高明，有些尚且不及他的。

海拉——详细情况怎样？

长老——莱布尼兹同洛克具有一样的信仰，但推理水平却超过了他的。在所谓的“无色牌”的理论上与他分歧。但是，当他违背了自己的智慧，越出了理性之光照射的范围后栽了跟头。这位德意志的天才虽知识丰富、思想深邃，特别是在谈论认识、存在、创造和造物主的问题时尤为如此，但是，当他试图深究物质和精神的实质，解释物质和精神如何结合时，陷入了泥潭。

莱布尼兹首先坚持笛卡尔的“先天观念”反对洛克的：“理性本来是一张无色牌，任何知识和理性的原则都是靠经验获得。”的说法。

但在《人类理性的新考验》一书中，他却提出了一个中和的观点，把笛卡尔和洛克的观点柔和在一起，他说：如果我们单独依靠经验的话，永远无法解释人的知识，因为经验不象洛克认为的那样全部都在知识的范围内，我们的自身中存在一种比经验更高明的必然原则，由经验把它挖掘出来。即我们的理性中生来就储存着一些必要的基本原则，唯有通过经验将其挖掘出来，否则，它就无法展现。但它不是由经验构成的。康德后来领会了这一深刻含义。莱布尼兹用一句名言表达了他的意思：理性中没一样不来自经验的东西，唯有理性本身例外。

莱布尼兹肯定了先天观念的存在，即必要的理性证据的实在，之后，进而向上演绎，以期在这一理性原则上解决创造万物和造物者的问题，因此得出了真主存在和他具有完美的属性的结论，同时也肯定了世界由真主造物的事实，及无中造有的可能性。

海拉——他何以解开了这一使许多哲学家束手无策的死结？

长老——他就用法拉比、伊本·西那、笛卡尔和洛克坚持的推理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他的论证是绝妙的，他怀着极大的信念进行了理性的推理，其绝妙、有力和明确之至使推崇理性的人无不折服。你听，海拉！他在说什么？

海拉——我仔细听着。

长老——莱布尼兹说：经理性肯定或否定的所有推理事实，在对其肯定或否定的过程中必然依靠两个根本的原则：其一，矛盾律。其二，充足理由律。意思是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要么是可能的，要么是不可能的，或者就是必然要存在的。凡是想象某一事物的存在，在理性上必然引起矛盾的，那么它便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凡是想象它的存在，在理性上不引起矛盾的，便是可能存在的东西；然而，凡是对某种“存在”的否定必然引起理性上冲突的，便是必然存在的东西。

我们所见的一切客观事物，按理由律来讲，必然有促使其存在的“因”，而且它足以促成事物的存在，这个“因”的不存在之说，必然引起理性的矛盾。

根据这两项原则：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我们才能认识可能的存在，并能解释客观事物。为了判断某一事物的可能性，我们只须按矛盾律问一问既可：对它的存在的想象是否会引起理性的矛盾？如果必然产生矛盾，便判定它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否则，它便有可能存在，虽然理性上有点陌生和难以想象。同样，为了搞清某一事物是否是必然的存在，我们只需问一个问题：假设它不存在，是否会引起理性的矛盾，要是引起矛盾，我们就判定它是必然的存在，反之，则不然。

接着，让我们把目光移到客观事物上。根据充足理由律，我们发现客观事物必然有一个存在的理由，而且足以促成它的存在。因此，充足理由的存在是必然的事，否认它的存在将会引起理性的矛盾，因它属于必然存在的范畴。基于这一坚实的理性基础，莱布尼兹建立了他对“存在”、从无到有的创生及造物主信仰的思想体系，从而皈依了真主，相信了世界从无到有的产生，并且皈信世界的创造者便是具有一切完美属性的真主。

他论证了真主存在的思想是可能的，因它不会必然引起理性的矛盾，他也论证了从无到有的造化的可能性，因为这一思想虽然难以理解，却也引不起理性的矛盾。之后，他把目光移到了客观世界，说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可见的，它不会自我形成，因这一说法会引起理性的矛盾。只要它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否则，它便不会存在。实际上，世界的客观性不容置疑，而且其中的秩序和精密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因此，必然需要一个促使其形成的充分原因，而且是极端的有为和聪颖，具一切完美的属性。这一充足的“因”便是真主，是必然的存在，否认他的存在，会引起理性的矛盾。

海拉——我还没有听说过如此确凿和有利的证据，真是伟大的理论。

长老——海拉啊！你应该说：除了在《古兰经》外，我还没有听说过如此有力的证据。你父亲常让你读《古兰经》。

海拉——我坚信真主的语言是最有力的证据，道出了最确切的理由。但我只知道《古兰经》一些语言学方面的超绝，对于我们的议题，它的超绝之处何在，我却不知道，长老何不赐教呢？

长老——许多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谈论《古兰经》的绝妙，殊不知《古兰经》的最大绝妙之处，在于它论证了真主的存在和他的完美属性，以及它反驳了无神论者。在这些方面，《古兰经》的论述是最明确、最高明而最丰富的。海拉啊！我给你许诺过，到时候我会解释这些问题的。

海拉——如果这是莱布尼兹对真主存在的认识，那么他的不经之谈究竟在何处？

长老——他只是在解释理性难以理解的关于灵魂和肉体结合的问题上砸了锅。他发明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近乎马勒伯朗士的妥协观点，并作了分析。他始于理性能及的范围，却止于同真主的智慧和完美不协调的“宿命论”。与他的同行马勒伯朗士走上了同一个结局。

莱布尼兹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实体和精神，都是无数个精神单子组成，每个单子都是独立的，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与其他单子不相干，每个单子都包含物质的一面（被动者）和精神的一面（主动者）。

海拉——如果诸单子互不相干，怎么相互产生作用？

长老——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莱布尼兹发明了一种观点；即“前定和谐论”，即诸单子按真主的意志运行，以他的力量产生效力，诸单子间表面看似互有联系，实则不然，是真主的大能让每个单子和谐的同其他单子一同运行。

理性和肉体的联系就是如此。理性有其独特的习性，而肉体也有其不同的习性，但依真主的意志，二者独立运行且不失其间的和谐，二者的举动毫无偏差。每一理性的闪现必然配合一个相应的肉体运动，看似互有联系，实际则既没有联系又没有相互作用。然而，我们所见到的协调便是真主制定的“前定和谐”的表现。

海拉——这一观点不是不可能的，按莱布尼兹自己的原则来讲，它是可能的，因这一思想不会引起理性的冲突，但我要问，假如说灵魂和肉体之间存在一种秘密的关系，按他的原则来讲，这一思想是否会引起理性的冲突呢？假若引不起冲突，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便是可能的事，而且合乎情理，是一种更好的结论。他本来想把我们带出由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召来的困境，为何反而把我们拖入了更难的地境？

长老——你说的对，如果我们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灵魂和肉体怎样完成结合的，这不意味着结合的不可能。这里我们不妨同莱布尼兹一道主张它的可能性，因为这一思想不致引起思想的冲突。如果二者有联系的话，我们不妨说它是靠真主的大能完成结合的，再不要用更晦涩、更难懂、近乎违背真主的公道和智慧的“宿命论”来解释了。

海拉——我听你老人家说过，莱布尼兹认为世界是尽善尽美的，这从何谈起，我们不是见世界上存在许多罪恶吗？

长老——以乐观著名的莱布尼兹用宇宙间存在的秩序、精密和完美来证明了真主的完美，再用真主的完美证明了世界已经是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完美的极限。我们不应以某一件事为基点，在特定的阶段看整个世界，这样会使我们把目光紧盯着罪恶而忽视其美好的一面；我们应总体地看待世界，挖掘万物中的奥秘，这样，我们会发现我们认为恶的东西将是我们接近善的必经之途。

他对恶的议论——实际也是许多先辈哲学家和教义学家的论题——使我们想到了阿拉伯大文学家、哲学家贾核孜无与伦比的学说。他说：善贯穿着世界的初始和末日，善恶相成，好坏相随，多少相应，高低相见。假若世界全是恶，万物即刻灭亡；假若全是善，就失去了疑难，断绝了思想的来源，没有思想就没有智慧，如果失去了选择，就失去了辨别力，世界上就没有了考证、研究和从学，当然就没有什么知识了，也就认不清解决理事的门道和趋利避害的路径；既不会忍受不幸，也会感恩戴德，不存在口才的攀比和地位的争取，从此丧失了成功的乐趣和失败的忧伤；世界上也就从此消失了维护真理的尊严的君子，也失去了专作不义的恶人；消失了精于调解的经纪者，也失去了惶惶不定、愁眉苦脸的怀疑者；人的内心失去了希望，理想得不到满足……赞美真主，他使万物的特性成了人间的恩典，化害为利，成为更大的裨益……他使一切充满着裨益，用一切裨益成全他的恩惠。”

海拉——确实，他的话是无与伦比的高见。

长老——贾核孜先于莱布尼兹到于世界，并先于他九个世纪离开了人间。但是，海拉啊！这些天才的头脑是怎样的不谋而合！

群英荟萃（三）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我走进了长老的屋子，见他神采奕奕，面带笑容，眼前放着一本书。当我的目光划过书面时顿时，认出了那是一本乌尔都语书，我很惊喜，便眉开眼笑。这时长老抬起了目光看我，说道：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不象昨晚那样愁眉苦脸了？我要称你为喜怒无常的人。你是否因见到了母语的书而构起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向往？

海拉——这是事实，长老啊！但这是一本什么书？

长老——这是我的导师爱勒·基斯尔的著作。

海拉——他难道是印度学者吗？

长老——不！他是沙目地区的学者，但他的作品被译成乌尔都语和土耳其语。

海拉——我一直听你老人家在念叨他，今天的话题是否该谈他了？但前面的三位哲学家中的第三位即康德你还没有谈，我很想听听你对他的评论。

长老——谈论爱勒·基斯尔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已作好准备明天给你讲。今晚的话题是近代怀疑派的代表人休莫和近代唯心主义代表伊曼努尔·康德。

海拉——怀疑论者与我们的话题有何相干？我听过很多他的理论，但未发现其中有任何健全的逻辑和正确的哲理。

长老——是的，在哲学评论家的眼中，休莫算不上一个地道的哲学家，因为他没有创立一种积极的、明确的哲学，反而陷入了怀疑和否定一切，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理性和上帝的境地。但是如果谈谈休莫的话，就无法体现康德在维护理性和信仰方面作出的功绩，也显示不出休莫本人对哲学的贡献。

海拉——这怎么解释？

长老——是的，要不是休莫的怀疑论，康德不会穷其一生撰写维治理性的文章了。

海拉——我不知道休莫是怎样否定理性，否定自己的。

长老——难道古代的诡辩派和怀疑论者不是否定了一切吗？

海拉——是的，但是诡辩派原来在欺骗人，怀疑论者走到了“我不知道”的消极死胡同。那时，哲学尚未涉及如此广泛的领域，也没有可观的成就，尚未孕育出象笛卡尔、洛克、莱布尼兹等伟大的头脑。他们与你称之为“怀疑论”的代表休莫是同时代的人，但我不知道在他们中间，休莫却怎么走上了怀疑理性、怀疑自我的道路？

长老——休莫始于认识论，并紧跟着洛克，同他一道反对“天生的观念”，声称“凡是我们拥有的知识，全部来自于感觉和经验，复杂的观念莫过是许多观念的综合，但在感觉世界里找不到对应物时，我们称之为理性的创造。”

如果休莫停在这一步上，事情就好办了，先天的观念也许就是许多简单观念的聚合体；理性的基本原则由我们的理性本身构成的说法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荒唐地超出了这一步，从而否定了因果规律，认为因果关系只是一种假设的关系，毫无根据。他只不过是我们见到一种现象，紧跟着另一种现象的相继出现，我们以为后者是前者的作用，实际上，两种现象之间没有必然的理性联系。可我们已习惯了看到两种现象的相继产生，以为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便断定前者是后者的因。因果论只是一种主观的想象，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当中，它只是先前经验的总结，对未来之情的认识没有任何保障。

海拉——休莫对两种现象间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的理论，很象你谈到的安萨里的观点。

长老——你误解了我对安萨里对因果规律的总结。这没有什么让我感到不安的，许多学者在读了《哲学家的破产》一书后都产生了同你一样的错误结论。我看你有必要回头看看你的笔记。

海拉说，我把笔记本翻到长老讲过的安萨里的一个篇目，并把所讲的内容向他读了一遍，他问：你看怎样样？

海拉——我看二者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安萨里说：我们所见到的因果之间的相随，不能肯定它就是现象的因，休莫说的也是同样的话。

长老——不！海拉！实际上，两种理论间的区别是很大的，有必要给你重新解释，你听着！

海拉——我仔细听着。

长老——安萨里曾经例举过一个火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你没用，因为你从小对火能燃烧的概念近乎达到了肯定的程度，你当然不会理解安萨里说的：“没有任何理性的证据，说火必然能燃烧”这句话。因此，我把火的例子搁到一边，另举一例。比如说橄榄油，如果你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并且有人告诉你，其中潜藏着暗火，一经点燃便可燃烧。你能相信吗？

海拉——若有人在我当面作了试验，我才相信。

长老——在你当面作了实验后，是否就有了理性的证据？能断定油具有燃烧的功能？

海拉——不！就象没有研究硝化甘油以前，没有理性证据相信它具有爆破性，只是通过研究和试验后才知道它具有这一特性的。

长老——很好！你举的这一例子比油的例子更好。我现在问你一个新问题：假若给你拿来你生平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东西，问你是不是有理性的证据迫使你相信这件东西需要空间，你怎么说？

海拉——我会说，有一理性的证据迫使我相信所有的物体都需要空间。

长老——为什么？

海拉——我看这是一件自明的道理。

长老——那你为什么把油能燃烧、硝化甘油能爆破的特性不认为是自明的道理呢？

海拉——我不认为它是自明的，也没有理性的证据肯定它的自明性。

长老——海拉啊！这就是安萨里想说的。安萨里从原则上没有否定因果规律，也不可能否定，但认为被我们称之为“因”的那种现象，没有理性的证据断定它必然能产生一种效果，即我们称之为“果”的现象。理性不具备肯定火能燃烧的证据，但凭经验来看，火接触燃料时，接触与燃烧的现象是连贯的，这才相信火是“因”。要不是看到这一连贯性的话，绝不会相信火有可燃性的原理。这不象物体需要空间的原理那样自明。安萨里想以此得出一个结论：既然可燃性不是火的必然特性，火有可能反其道而行，因为，赋予火和万物以特性者是造物主，他可以剥夺火的这一特性。

休莫从根本上否定了因果规律，而且否定了自身、自己的理性以及整个世界，他说：我们相信某一感知物的存在，仅仅是在感觉把那一物体的作用传达给我们的那一瞬间，它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存在。但是，当感觉消失时，毫无证据说明它的存在。比如我们今天见到了某一事物，留着到第二天再来看时，毫无证据迫使我们相信第二天见到的就是前一天的原物体，或许我们见到了两件事物，还以为是同一件呢。因此，我们无法知晓外部世界，对它的认识只是思想中临时的感觉，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感觉中的意识，别无他物。不管物质的东西还是精神的东西，其本质是不存在的。休莫进一步怀疑，当他怀疑自身、怀疑自己的理性时，消沉得有些可悲，他说：我们的认识，只是感觉的作用；我们从感觉资料中找不到什么叫“理性”和“本体”的东西；因此，我们鼓吹的理性和本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从“我的本身存在、我的理性存在”这句话中我理解到的是：我内心存在一系列感觉和意识，我把它称作“有理性的本体”，实际上，“本体”和“理性”两个词是虚幻的概念。

海拉——很奇怪！

长老——是的，一位有头脑的人物竟然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理性矛盾当中，他认为，所谓事物，就是意识，而意识便是感觉的作用。因此他给万物下了一个定义：万物便是意识，而给意识的定义是：“事物的影象”。后来，他把二者统统否定了。

海拉——按长老的说法，休莫在否定了自我、否定了世界之后，自然要否定真主的存在了？

长老——是的，对万有全面否定的结果，必然是无神论。当你了解到他怎样求证真主的不存在时，一定更加确信他的荒唐了。

海拉——他的证据是什么？

长老——他说：我们之所以知道某两件事互为“因果”，是因为我们看到它们发生在一前一后，我们必须见到它们的先后发生。因此，我们非得要看到造物者和宇宙，除此而外，宇宙本身不能证明造物者的存在。

海拉——求主护佑，免遭明显的迷雾。

长老——这不仅仅是迷雾，而且是执迷不悟。假若按他的要求，真主把本体显现给他，把创造万物的过程启示给他的话，他仍然会说：这些现象的相继发生，没有必然的理性证据说上帝就是世界的因和创造者。

我没有把这些荒唐的观点讲给你听，是想把它放在后面同莱布尼兹和康德的观点作以比较。

海拉——长老，你老人家不断提到伊曼努尔·康德，把他同安萨里相提并论，我现在已经很想读一下他的哲学了。

长老——对你最危险的事，莫过于不经导师的指点，单独在康德堆积如山的晦涩难懂的辞藻中读他的思想。连康德自己都承认它的晦涩，他原是写给哲学天才们的。更为危险的是你去读人们对康德的评述。有些人把他看作伟大的信士，有些人视他为最大的反信者，你将在他们中间感到迷惘。

海拉——实际是怎样的呢？

长老——不可置疑的事实是：康德确信真主的存在，是为这一信仰作出过贡献的伟人之一，他准备好了同“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作战的武器，而且严加擦磨，使其锋利无比，但未能排上用场。

海拉——奇怪，他信仰真主，已准备好了捍卫这一信仰的武器，怎么用不上呢？

长老——在维护理性方面，康德最像苏格拉底，而在维护信仰方面，却更像伊本·如什德。怀疑论的代表人休莫全盘怀疑知识，怀疑宗教和道德，进而否定一切，这种做法使康德大为吃惊，就象诡辩派的怀疑曾经震惊了苏格拉底一样。因此，他要象苏格拉底一样捍卫理性，再一次证实，认识不仅仅依靠感觉，而且依靠具有特殊能力、从感觉和超感觉的关系中能归纳抽象概念理性。

他在捍卫理性中表现得很伟大，并以最佳方式进行了调整。可是，他在发现了理性的原则和基础，证明了理性的功能，了解了理性的天赋规律以及潜藏在其中的自明原则后，却象伊本·如什德一样，说综合的理性证据使理智变得犹疑寡断。他为自己选择了另一种求真主存在的方法，同伊本·如什德的作法一样。但在选择中很少成功。我将简要谈谈他的观点，按我的习惯，以最简便的方法讲解给你，你要十分用心。

海拉——长老，我在恭身细听。

长老——康德提出了下列问题：理性的本质和结构中是否有一种特殊功能，使它自行创立一套新的原则，而不依靠感觉和经验的资料？这一功能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康德在他的哲学成熟以后编写了《纯理性的批判》一书，这是维护理性的力作之一。

他对以上问题作了大量的、冗长的答复，主要阐述了一些原则，先让我把这些原则简要地向你介绍一下，使你心中有数。他从这里展开了研究，并掀起了争论。他主张：

- 知识的源泉是感觉和理性。我们不是由单纯的感觉或单纯的理性构成我们的知识。

- 理性中有潜藏的先天观念。康德称之为“理性的规律概念”，理性依此可以掌握涌进理性中的感觉资料之间的各种关系，由感觉形成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构成理性认识。最主要的先天观念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以及因果规律。

- 理性通过“有规律概念”能够形成自成体系的判断原理，而不依靠感觉和经验。

·理性的这一功能是有限的，受被感觉的现象的制约。一旦试图越出现象的范围，进入事物的本质时，理性便会陷入错误。形而上学的功能是为提示理性在涉猎超感觉领域时的错误。超感觉的领域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海拉——听到的这些都不是新鲜事物。但我不理解，他说理性不依靠感觉就能形成一套判断原理，后来又说理性越不出感觉的领域。

长老——是的，康德的这些原则不是什么首创的新鲜理论，但他对其正确性作了辩护和求证。他把理性的作用限于感觉范围内是对的，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他从中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海拉——我没明白，请老人家解释一下！

长老——康德说，感觉从众多的、拥挤的、错综复杂的感观通道进入理性，由理性进行调整、安排、分析。即：该集中的集中，该分开的分开，该前置的置前，该置后的置后；注重一部分，忽略部分，这样就归纳出感性认识，又从感性认识构成理性认识和新的判断原理，不依靠单纯的感觉和经验。那么，理性依靠什么力量来完成这一过程的呢？

感觉只给我们的理性传达事物的状态，而物质间形成的关系，无论是时间或空间的次序，或相互的因果现象都是抽象的，在物体中是感知不到的，那么，理性从哪里发现这些的判断原理呢？

我们见两个不同的数字，我们自己由加法得出的结论跟由乘法得出的结论不同。如果单凭感观判断的话，运算的方法是一样（没有加减乘除之分），因视觉传达给我们的形象是一致不变的。

我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也是如此，感观显示给我们的是分散而又紧密的现象的表象，从不显示因果的关系。那么，我们怎样认识这些关系，怎样本能地知道有果必有因的道理呢？

康德因此而说：理性中存在一种先天的规律，依此先得到感觉，再把感觉转化成感性认识，其次，由感性认识形成总体的理性认识，并总结出一套新的不依靠感观的判断原理。

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均属这种理性的原则和先天的概念，不是从感觉中得到的，因二者不存在于物质间，无法感受。人类靠时间的概念安排感觉的信息，作出时间上的前后排列，又靠空间的概念将感觉资料集中或扩散，在思维中进行空间的排列。要不是潜藏在理性中的时间和空间的先天性概念，理性怎能认识物质，怎么归纳出物质间存在的关系，又怎么形成对物质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判断的原理呢！

数学的一切命题都是有关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和比例的问题，几何纯属空间问题，而由数字层层累积的代数则依靠时间的认识。因此，数学原理来自于理性中派生出来的先天性理性原则，不是凭经验创立的。由此，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数学是正确的、肯定的和必然的学科，绝不允许置疑和歪曲。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不是二的一半，也无法想象直线不是两点间最短的距离。因为这些原则是必然的，由我们的理性派生出来的。

理性靠时空的概念能把感觉转化成感性认识，同时，也能用先天的其他组织原理对感性认识进行比较、分析和论证，归纳出理性认识，再总结出一套不依靠感觉的判断原理。因果律便是“有规律的理性原则”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靠它断然而知，所有的变化必然有其原因的道理，借这一理性原则的力量，我们将可认识一切自然规律。

海拉——这一切都说得对而且明确。但是，如果我们的理性生来便知数学定理，又借因果规律之力必然认识知识的原理的话，康德为什么说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受感觉的现象的制约呢？

长老——你若稍候一会，我就给你这一问题的答案。我前面讲过了康德对理性的能力的观点，现在该谈他对理性无能的观点了。康德对理性的能力作了辩护之后，反驳了那些认为经验以前理性空白的说法，也反驳了怀疑理性，甚至否定理性的人们。他证明了理性具有调整、安排、分析、论证、总结和判断的天赋才能后，回过头来又说：“纯理性的认识能力，

仅局限于感觉认识的范围中，即感觉可及的现象范围中，因为理性即使依靠“先天的概念”和有规律的原则能形成感性认识，再转化成理性认识。但为了构成这两种认识，还需一些原料，原料便是感觉，而感觉只能涉及事物的现象而不涉及内部素质，因此，我们的理性认识便无法透入事物的本质。如果用这一理性的原则去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话，我们会陷入错误。形而上学的职能便是向人提示理性在涉猎感觉领域和被感觉的现象、以及企图接近超感觉的最终真理时所犯的 error。

海拉——理性的作用被局限在感觉领域，这是对的，没有什么指责的，而长老为何却说康德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错的呢？

长老——我向你谈康德的谈论只是一首诗歌的开始，这里是十字路口，人们在这里分道扬镳把他视作不信仰真主的人，这里又是研究这位伟人的思想的突破口。

康德在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开始、结尾或无限时，遭到了艾萨里描述的那种理性的困惑，他陷入了伊本·如什德曾陷入的困境。当时，他把综合的理性证据弄得更加难解。因此，他象艾萨里一样说道：如果理性企图判断世界在空间上是否有限时，就会掉进矛盾和困境中，因为我们一方面可以想象每个空间之外另有更大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却无法想象它的无限；再者，若理性想象世界从时间上讲有始的，他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当中，因我们无法想象无始的永恒。同时也难以想象把某一刻称作时间的开端，因为我们很容易假设那一刻之前还有时间的存在。我们对一系列因果反应的想象也是如此，我们一方面可以想象无限的循环，而另一方面无法想象无因的第一因。这一切都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除非理解了时间和空间的两个概念，并掌握了因果规律及一切理性原则的作用只限于感性认识的范围之内的事实，即理性只可在感觉掌握到的现象中运用，如果将其用于超感觉的领域，我们一定陷入僵局和困境。

海拉——对理性的局限没有错，前面已说过，可结论错在哪里呢？

长老——把理性的运用限定在感觉内是对的，但康德在结论中犯了错误，他认为如果我们用理性推论真主的存在时，会陷入同样的困境中。

“理性的规律”概念只能运用于感觉现象的领域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同康德是一致的。我们也同他一致认为，必然的因果律[\[K. HOSTEL1\]](#)只能运用于被感知的现象领域里。可是，海拉啊！世界从个体到整体不就是属于感觉的范畴吗？

我们不就象康德一样借助必然的因果律作出判断：“凡是变化的东西必然有其复杂的缘故；”“有果必有因”的吗？如果我们肯定世界的每一个个别现象都有其原因的话，难道我们的理性不要求说这个可感知的、多变的世界必然有一个让它存在的充分原因吗？

康德说得完全正确，理性去追求认识终极真理的一切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理性不可能越出现象的领域去认识超感觉的真理，因为那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当然对感觉世界，我们本身就有一种理性的原则，可以知道这庞大的感觉世界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这不影响在思想上产生下列执着的幻想：每一个因必然有其前因；每段时间以前必然存在别的时段；每块空间以外必然存在别的空间。当我们观察现实生活中个别现象时，这种幻想便一直萦绕在我们头脑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必然认识到个体现象产生于一个因的道理，我们决不会为了满足思想的幻觉而我们把因无限地循环下去，或者以无法认识原因的本质为借口而否定这一因。

当我们看到这个感觉世界，并且无法认识促使它存在的原因即造物主的本质时，我们不该以不认识他的本质和属性而否认造物主的存在，否则，我们一定违背了康德和所有思想家们倡导的因果律。它是潜藏在我们理性中的必然规律。

海拉——康德怎样成了长老认为的信士呢？他用什么论证得出了真主存在的结论？

长老——康德象伊本·如什德一样把综合的理性证据复杂化了，你已经看到了。因此，他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证据，大体上类似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哲学家柏格森所依靠的“直

观”证据。

海拉——被伊本·如什德采用并称之为“维护和开创论”的“秩序证据”难道没有被康德采用吗？

长老——没有，这就是康德的一个弱点。这位天才觉着综合的理性证据实在太难，象伊本·如什德和伊本·突斐里感觉到的那样，他随即另辟蹊径，寻求更明确和简便的证据。这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他还不欣赏“秩序证据”，仍然以为它同综合证据一样难用。他最后发明了这种证据，据称是源自心灵而不源自理性的证据。

海拉——这又是如何？

长老——康德同莱布尼兹主张。我们的理性允许我们信仰世界之外有一个上帝，而我们的道德感却迫使我们相仰上帝的存在。

海拉——他采用莱布尼兹的主张，却否定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所依靠的理性证据，这是为何？

长老——海拉啊！你以为康德同莱布尼兹在基本的原理和自明的原则上产生分歧吗？这些原则有时会引起理性的矛盾，有时则不然。康德象莱布尼兹和其他一切有理智的人一样，认为我们的理性允许我们信奉万物之外有一个上帝，因上帝存在的观念不会引起理性的冲突，而恰恰否定这一信念会引起理性的矛盾。但是，康德从批判纯理性中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最后研究到了把理性的作用限定在感觉触及到的现象领域中的程度。之后，他想测试一下哲学家们提出的综合理性证据，便发现“新生论”和“必然论”所依靠的都是“因果律”，而且借助了一个理性的判断来决定在现象世界、多变世界和或然世界中无限循环论的不可能性；他同时发现，这两个正确的理性原则正遭受着一个困扰理性的幻觉的排挤，即它正在寻找空间之外的空间，时间之外的时间，原因之上的原因。康德走出了这些虚幻的理性难题，说这两条证据把信仰推进了怀疑和犹豫当中。后来，他研究了用万物中包含着意志、目的、秩序和精密作依据的论证方法，但见到了局部不完美的现象，便心灰意冷，还把它作为口实贬低“秩序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没明其妙的不完善现象同数不清的含有意志论、秩序论的证据之间没作任何比较。他最后断言，用理性的证据推论上帝的存在是困难的。因此，他选择了另一条理性证据，把它称作“实践理性”，指的就是“良知”，他用这一“实践理性”论证了真主的在。

海拉——我没明白。

长老——康德说，我们的心灵深处有一股强烈的、不可抗拒的感觉，令我们弃恶扬善；我们犯罪，它就折磨我们。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康德认为它不是来自感觉和经验，因为感官只给我们传递事物的表象，其中并没有什么折磨心灵的东西，它也不是来自纯理性，因为理性的作用被限定在感觉认识中，只把感性认识转化成理性认识。那么，这一强大的、明确而不可置疑的感觉出自何处？

这一感觉被人们称之为“良知”，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康德说它就是心灵中天赋的“道德观念”，如同理性中有天赋的“规律概念”一样，道德观念责令我们的恰恰与理性原则责令的相反。理性警告我们警惕、远离危险，而道德观念却责令我们勇往直前，蔑视困难，为大众的利益作出牺牲。

康德从这里进一步论证，用道德观念推论了意志的自由，用意志自由推论了灵魂在另一个世界的永恒和报应日的存在，又由报应日推论了明哲、公正的报应者的存在。他说，我们的道德律要求我们自行选择善恶。在现世，我们很少见到善有善报的例证，往往行善者招来不幸和灾害，因此，必须有一个来世，让我们享受善行的回报。来世的生活，必然要求灵魂是永恒的，以接受这一报赏，人无法否认灵魂的永生，否则将导致道德观念的解体，我们已经说过它是不可置疑的真理。因此，康德认为灵魂的永生是“实践理性”确认的第一原则。

接着，他进一步推论说：我们业已肯定了灵魂的永生、公平赏罚的必然性，那么，我们

必然要相信存在一个智慧、大能、公平、永恒的主宰，他在来世履行公道，因为，我们为相信必然存在的永恒和报应，要求必然假设一个相应的充足的理由。维持永恒者，必然是永恒的，秉公判决者必然是公道的，报应善恶者必然是大能的。这个永恒、大能、智慧、公道的主宰便是上帝。

这就是唯心的道德律，康德选择了它作为求证真主存在的证据。他说，这种方法不是纯理性方式的推论，是借超理性的道德原则，是从先天的感觉中挖掘出来的论证方法。

海拉啊——真绝妙！这种论证是很自然的，但是从你老人家的话语中听出你似乎对此并不满意，这究竟为何？

长老——这些思想家提出的求证真主存在的一切证据都是对的，还有《古兰经》明文“难道你们认为我毫无意义地创造了你们，你将不再被召回到我跟前吗？”一句所包含的证据。但是海拉啊！论证的方法有深奥复杂的，也有简单明了的，这无关紧要，因真主既是明显的又是隐藏的，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可是康德用道德律求证的方法却不象他鼓吹的那样有力，假若各个宗教都不谈论复生和还报的话，理性决不会必然断定复活的存在，因为理性本身就很难理解腐烂后的还原和死之后的复生，除非它确信真主的存在、大能、英明、公道。理性到这一步时方能接受来世和复生的信念。来世的信仰应产生于信真主之后，而不是之前。这才是《古兰经》在求证复生和审判时所遵循的逻辑程序。它首先确定了真主存在、大能、智慧、公道，然后，将大能作为死后复生的证据，由智慧、公道构成了报应日的证据。如果我们颠倒这一逻辑程序，而去依靠良知的责备和奉献的乐趣（这一感觉也许来自对“天”的敬畏，这已是我们思想的一部分），再把这些感觉当作意志自由、灵魂永存、报应日和真主存在的证据的话，我看它并不是象康德鼓吹的那样有力的证据。我看它莫非是一个唯心证据，只可能当作其他证据的辅助证据。我的导师艾勒·基斯尔曾采用过这一证据，他几乎与康德说的句字不差，他说：“明确的理性要求，将行善者和为非者加以区别，这才是睿智者的智慧，这一区别的进行，不在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看到现世有许多恶人荣享富贵而善人横遭不幸，智慧、公道、特慈的主应主持正义，从压迫者手中拯救被压迫者，这一公道在现世并未兑现，因受害者仍旧遭到极端屈辱、财富的丧失、荣誉的褻读及生命的涂炭，而不义者则极其高贵和得势，因此，必然有另一个世界，显示这一公道。”

海拉啊！对那些不善于采集证据或根本不认识证据的愚者，我们或可允许他采用这一辅助性证据，但我们决不允许宣扬自己主张的学者和哲学家贬低这一根本的理性证据而依靠唯心的信仰，这种信仰只能给人们开启一扇相信理性上不可能的机密和信条之门。它直接同伊斯兰教相抵触，伊斯兰不允许任何教条同理性发生冲突。

此外，他发明唯心证据的基础除了他在求证真主的存在时排外的理性外，还有什么呢？如果纯理性能作为一种推理的媒介，使康德曾在用良知求证道德原则，又以道德原则求证意志的自由、生命的永恒、合理的报偿以及真主公平的判决时采用过，那么，这一纯理性为何不能成为从其它前提中推出同样结论的工具呢？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用来掌握因果关系的推理功能，是康德证实了的先天观念和理性的作用之一。理性对因果律作出的首要反应是：见到某一现象时必然联想到其作用者，见到万物时必然联想到其创造者。理性在采集证据时感到吃力，确实吃力，就象康德所说的那样，同样安萨里和伊本·突斐里也都说过：理性难以理解无限的事物、无始的时间、无尽止的循环和无因之因。虽然理性对这些事物的遥远终极难以想象，但不影响从它的开端进行一系列的求证。比如我们看到一种结果，我们的理性就自觉的运用被康德宣称为我们理性中天赋的那一规律而对其本因和作用者进行研究。

康德也许说得很对，理性的作用只能限定在感觉世界，不涉及超感觉的未见世界。他经常强调因果规律的存在，却忘却了这一规律不但可以运用到宇宙的个体现象，即宇宙间每一个“果”都需要一个“因”，而且更应当运用到宇宙的整体现象上，即宇宙的总体现象也必

然需求一个总因。如果我们说纯理性能够运用因果规律，把它运用到世界的整体，这种做法并不过分，并不违背康德说的理性的作用只限于感觉世界的原则，因为感觉世界包括个体的感觉资料和整体的感觉资料即世界。因此，当理性感受整体资料时并未超出康德限定的范围。但是康德对于把整体的感觉资料即世界排除在因果规律以外的作法不能自圆其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感觉的对象，理性在自主的能力范围内不仅能够而且象莱布尼兹说的那样必然要寻求世界存在的总因，就象它为个体的感觉对象寻求个体因一样。

海拉——明确极了，愿真主善待你，长老！

长老——不管怎样，康德仍旧是一位虔诚的信士。他的信仰建立在一种不象他鼓吹的那样有力的证据上，但也在被我称之为辅助性的证据之上，因它衬托和辅助了根本的证据，并能加强人的信仰，开启人的胸襟。

海拉——柏格森被认为是伟大的神学哲学家之一，长老怎么不欣赏他的信仰？

长老——我从来没说过不欣赏柏格森的信仰，我是说那种把证据局限于“直观”范围而放弃其他理性证据的作法我不欣赏，而柏格森从来没有把证据局限在“直观”的范围中，也没有象康德一样把纯理性排除在求证真主存在的领域之外。不然，他从深层次上依靠了纯理性，而且运用了最有力、最明确的理性证据来求证真主的存在。他由那一最明确的理性证据推出了他倡导的“直观”论。因此，在西方，他是二十世纪最忠实、最有影响、最大胆地反对唯物主义的哲学家。

海拉——这是为什么？

长老——柏格森对真主的信仰从根本上依靠了两个深刻的观点，其一，他说：认识万物的本质只需观察万物和它的运动（作为各个部分相互连接的一个整体）；其二：万物的正心说能使世界偶然形成的说法变为理性上的死角。

海拉——长老！求你不吝赐教！

长老——海拉，我决不会吝啬，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天才们怎样通过各种手段达到了对《古兰经》提到的真理取得共识的。柏格森藐视那些主张“世界上存在的生命和思维莫非是物质和能量相互作用的表现”的唯物主义者，也藐视唯物主义者关于理性就是大脑并非他物的观点。他说：决不是。理性不是装在头盖骨中的物质性脑汁，理性和大脑是两回事，理性是力量，而大脑是物质。如果我们觉得理性的认识要依靠大脑，而且受到大脑的健康与否的影响，这只不过是说，大脑是理性的容器，是它的载体，是把理性的力量输向各渠道的机器。如果机器坏了，力量的通行就受到了阻碍，会出现紊乱，就象水在渠中流淌，它顺着渠道流动一样。这不是说渠道就是水，水就是渠道。

我们的理性最容易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一切问题，其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们的理性中的一部分，生来就是体察物体知识的，并能从物质的海洋中摄取大量的意识和规律。

第二，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我们迄今尚不清楚怎样研究万物的本质，也根本不知道怎样恢复真相，因为我们为了认识真相，先把物质分解了，即我们的理性把宇宙的形象化解成了许多小成份，没有考虑各成份作为一个整体在永远运动中的相互关系。而真相恰恰靠全面的观察去认识，只有全面观察才能恢复整体真相。

不能说感觉到的形象就是整体的部分或真相的部分，认识了它便认识了动态的真相。因为认识被分解的部分同认识在运动、连续和关联中的它并不是一回事。这恰似动画片，我们见静止不动时所有的画面都是零散的，没有生机的，但一经运动，把所有的画面贯串起来时，顿时出现了一个整体的动态画面，我从中理解到一个故事的含义。同样，绝不能说认识了事物的部分就能必然认识它的整体实质。最实际的例子是一条直线和一条曲线。当我们仔细观察时，发现二者均由无数个小点组成，二者本质一样，没有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以它们的基本成份是同样的小点为理由说直线就是曲线。同样，万物的动态和其中的生命无法靠认识

其部分来认识，要必须认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连续性，以及其中连续不断的运动。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理性忽视了的，但还可以用柏格森称之为“INTUITION”的“直观”来认识。直观指的是我们自身中不依靠理性就能感觉和体悟到的灼见和灵感。

海拉——我不明白，这种与理性毫无关系的直观究竟指的是什么？

长老——你以为柏格森说的这种认识与理性毫不相干？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不怪你不理解。但他没有这样说，他是想让我们感受“直接认识”，从不依靠纯理性的角度来讲，它近似灵感。为了获得这一“直观”认识。我们必须避免用综合的理性证据去思考万物的实质，也应避免走马观花地还原物质真相。

海拉——我们用什么来还原事物的真貌呢？

长老——我们用理性还原它。但是，柏格森不想选用使理性厌倦的理性证据恢复它，而是靠全面的观察去恢复。当他发现纯理性由于分散看待问题而无法认识事物的实质时，才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因而获得了关联的、运动的、有机的整体观念。他把这种感觉叫做“直观”或“灵感”。然而，在其过程中他所依靠的仍旧是理性，虽然没有劳驾它去罗致证据。海拉啊，这正是伊本·如什德所指的综合观念，《古兰经》对此有所提示，“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天体和大地吗？还有真主创造的万物？”，有一千节经文阐述了它的细节。

海拉——为什么柏格森依赖伊本·如什德曾坚持过的观点？伊本·如什德依靠的不是维护和开创论吗？

长老——柏格森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也采用了伊本·如什德提倡的目的论、意识论、智慧论、秩序论、维护和开创论。但柏格森的观点更高明、更合理。他认为，世界从原子到银河系，象一个躯体一样跳动着同一条生命，其中明确显示了各部分之间的协调、联系、互助、合作。这一现象在我们的心中为伟大造物主的存在创造了灵感和直观。

海拉——我看你老人家把柏格森看得比伊本·如什德还要高。

长老——我不是把他看得比伊本·如什德更崇高，他们都是伟大的哲学家、信士，除了我的导师爱勒·基斯尔外，他俩为我理解《古兰经》的奥义都有很大的启发。

海拉——那是怎么回事？

长老——第一个让我根据科学和哲学理解《古兰经》的人是我的导师爱勒·基斯尔。后来，当我阅读了伊本·如什德的哲学思想，以及他用“维护论”和“开创论”求证真主存在的方法时，才明白了导师的教导中包含的部分哲理。但是，我对《古兰经》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只停留在明文的表面意义上，没有延伸到深层的奥秘中。在我读柏格森的哲学家时，被他的动物、植物的“两性说”折服了。我的思维中为理解《古兰经》的奥义闪现出从未有过的光明。以前我哪里清楚《古兰经》提及“两性”一词的奥秘，我只是觉得奇怪，以为那只是真主对我们所施的恩惠而已，并不知道在造化那些延续生命的媒介中包含的哲理。生命是真主意欲在大地上保留的东西，当我读了柏格森用全面的“两性”规律论证造物的目的和意图时，我才明白《古兰经》中有关真主存在、大能和智慧的经文不仅仅是宣示他的恩惠，更重要的是揭示万物中包含的目的、意图和智慧的证据。当我按这条原则，根据现代科学一步一步地理解《古兰经》时，我才认识到了曾未认识到的奇迹，海拉啊！到时候我会把这些奇迹告诉你的。

海拉——柏格森对“两性”的规律说些什么？

长老——柏格森讽刺和批判了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偶然和自然选择而形成的说法，揭露了他们的谬论。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两性说”，其大概思想是：我们的理智怎能相信动物的视觉是通过巧合、进化、天择而形成的呢？眼睛的如此复杂奇妙的结构不可能是直接由物质形成的，也不可能是偶然达到了这种完美的程度。如果我们接受进化论的观点，跟着他们说动物的视觉是靠天择的原则以及受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系列进化后才达到如此完美的，那么，我们是否让健全的理智信服人的眼睛的形成所经过的阶段、环境和条件

全然类似其他动物的眼睛所经历过的过程、环境、条件等影响因素吗？

天择是以偶然为基础的，持这一学说的人认为，生物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对一种生物发生了影响的各种因素不可能全部都能聚中在另一种生物身上，而是每种生物有其特殊的影响因素，这样，结果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视觉形式。人的理智就是无法理解所有的动物的视觉为何在偶然之间发展成同样的形式呢？

这里，柏格森转移到了两性规律上。为了更进一步地摧毁唯物主义学说，他说道：假使我们信服神奇的巧合出现在动物的同一种视觉形式的形成中，而且我们姑且让自己心悦诚服地说所有的动物都出自一个物种，可是，对植物我们又怎么说呢？它是另一个物种，它的生存形式全然与动物不同，而我们看到二者都有共同的生命方式。我们见到的动物和植物在繁殖方面遵循着同一方式，动物发明的阴阳交配的方式同样也符合植物，难道这也是偶然形成的吗？不！这种被唯物论者称之为天择的原则决不是这种同一化的根源。无论物种多么复杂，物体多么繁多，贯穿在一切个体物质中的，始终是相似的一种力量即生命。这种生命在创造、在变化、在更新。进化是靠这一生命的力量来完成的，而不是靠外在的因素。这种生命的创造者是上帝。

海拉——真的，柏格森确实是有信仰的伟大哲学家之一。他正如你老人家所说的，把单一的理性当作思维的途径，以此达到了被他称之为“直觉”的“直观感受”。当然它不是直接性的，而是深层次的理性思维的结果。康德曾有过同样的感受，并称之为道德律。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同样的直观信仰，不知道其原因何在。

长老——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我把它叫作辅助性证据，因为它不是足以能建立信仰的最有力的证据。它会给你和你的同龄人在讨论信仰时带来迷惑。而断然的理性证据虽然在运用时有点让人吃力，可不能将它废弃和贬低，特别是柏格森刚刚谈到的目的论、意志论和秩序论。

海拉——长老，还有其他的辅助性的证据吗？

长老——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列圣的神迹。

海拉——你老人家怎么把列圣的神迹看作是辅助性的证据，而不看作断然的理性证据呢？

长老——违背常规的奇迹虽然是很强的证据，但不比纯理性的、能断然得出真主存在的结论的理性证据强。早期的人们无法接受纯理性的求证方法，那时明智的办法是在号召人们信仰真主的时候，用奇迹作证据向他们宣传。奇迹发生在列圣的手中，它虽然超出常规，却证明了真主超绝万物的能力。当人类在理性思维的阶梯上不断上升，已经具备了纯理性思维的能力，而且科学家的步伐迈得更大，他们已发现了自然规律的许多奥秘，有些人可以利用科学知识使物质在表面上产生类似神迹的现象，以致使门外汉认为是超常的，这时，真主作了理智的安排，用纯理性的证据而不用神迹作求证的方法。这就是《古兰经》所走的道路和所依靠的方法。到时候我会详细解释给你的。

第六章 达尔文和艾勒基斯尔之间

我如期走进了长老的房子，见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两眼闪着泪花。我问他为何哭泣，他说：没什么，海拉！我只是在读我的导师的著作时，才勾起了我的回忆。愿真主赐福他。

海拉——爱勒·基斯尔的著作与你的回忆有什么关系？

长老——海拉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是我青春时的记忆了。

海拉——请你今晚谈谈艾勒吉斯尔吧！我很想听听你对他的评论，你经常念叨他。

长老——今晚我不谈他，而谈一位你更加向往的人。

海拉——他是谁？长老！

长老——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倡导者。

海拉——为什么先要谈他呢？你是否觉得在时间顺序上他先于艾勒吉斯尔吗？

长老——不，他与艾勒吉斯尔同时代，可是先谈达尔文，再谈艾勒吉斯尔的话，你会觉得更加有趣，更有收获。

海拉——我很想听听这个伟大的哲学家的理论，他的哲学理论使我们这一代人入迷，并把我们的带进了无神论的边缘。

长老——达尔文不是哲学家，他不象你认为的那样有一套哲学。他是一位生物学家，当他的著作《物种的起源》在一八五九年发表后，他把进化论向前有力地推进了一步。他同时变成了进化论这一特殊派别的代表人，他的学派被称为达尔文派。然而，把进化论作为基础，全面创立了哲学的人则是赫伯特·斯宾塞。他才是进化论的代表人。

你说达尔文的观点充塞了你们这一代人的头脑，并把你们带到了无神论的边缘。这些我们都知道，也知道它的原因。你们这一代被科学启开了双眼的年青人中，有一部分哲学迷，但哲学在他们的心中占居的地位远没有进化论的观点占据的位置重要。进化论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却遭到了欧洲和美洲的部分学者和神职人员的无理攻击。你会发现那些无情的攻击是出自对达尔文观点的无知，或者以为它同信仰上帝的原则发生根本的冲突。你将会看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和进化论，以及斯宾塞创立的进化哲学根本没有否定真主的存在。真主用各种元素，及其规律让世界在变化中逐渐形成。因此，我尽一切可能把达尔文学说的实质给你剖析明白。

海拉——从地下挖掘出来动物化石证明，人类最初在地球上不存在，后来才出现了；而且证明有些动植物已经绝种。科学家对绝种的原因，解释为地震和洪水袭击了大地后造成的。他们认为在每一次天灾之后，有些动物绝种，新的生命产生，这样新一轮的灾难降临后，新一种生物又出现。这种学说被称为连续创造论。它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其中有德国科学家库温 and 瑞士科学家艾格西斯。

可是部分生物学家却不服物种的绝种是由天灾造成的这种说法，因为天灾不是全球性，而是在局部性的。他们把化石之间的差异以进化论的观点作解释，认为数世纪的进化创造了新的物种。

这样，学者间对生物的形成问题分成两派，一派认为造物主先造了生命，每次绝种后重新创造新的生命和物种；而另一派则认为生命的出现，是自然循序渐进经过进化、脱胎和变种而完成的。后一种学说的最主要的倡导者是法国科学家拉马克。他认为复杂的物类不是万物形成的最原始的形式，而是受几种因素的影响后在逐步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中相互繁殖出来的。那些因素有：肢体的使用、生存的形式、遗传规律以及生存的需要。比如说竹根蛇，它没有变成无蹄的爬行动物，是因为它既要走平路又要爬窄狭的洞穴；又如水鸟，它没有形成蹄状动物，因为它需要浮水；鹅没有变成鸭子，只因为它要从深处摄食。长颈鹿也没有变成鹅只因为它要从树顶上掠取食物。

可是这种学说在连续创造论面前变得软弱无力，直到达尔文出现。一八五九年他的名著《物种起源》发表后，才把进化论学说有力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一八七一年他的又一部作品《人类起源》问世了。

海拉——达尔文主义是什么？

长老——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生物的存在服从四项原则：物竞、变异、遗传和天择。

具备了前三条原则的生物有更大的生存优势。

物竞，是指生物不断地同自然界其他生命竞争，在竞争中有些物种由于具备某些优势和生存的因素，战胜对方而存活下来。这些因素很多，也因动植物而异。使动物优胜的素质可能是：力量、勇猛、体壮或体小、迅速、美丽、灵巧，或者是善于避恶、善于安排食源、能忍受饥渴，不易受影响因素等，具有这些素质的动物就能获胜。不具备者就自然失败。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这就是物竞的原则。

变异原则，是指动物的体格往往容易同原种发生差异，因此出现异子和根枝不同的现象。甚至植物表面上看起来相似，实际则不同。你根本找不到一对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些细微的差别构不成实质性的改变。当然，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可是时间一长，差别越加明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物种。

遗传原则，是变异原则的完善部分。前面说到的变异就是由遗传因素从本到末的转化。起初只是局部的、表面的变异，而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就变成了实质的变异，出现了新的物种。

天择的原则，即整个进化学说在结论上所注重的原则。其核心是，遗传原则在传递变异的同时也把原本所具有的所有特性都传递给了它的下一代，无论是物质特性或精神特性，不管是先天的或是后天的，这些特性中有积极的成份如：力量、健康、灵巧，也有消极的成份，如疾病、缺陷和不规则，这些有害成份的最终结局有两个，被积极的成份战胜而逐渐消失，或者胜过积极的成份而导致载体的毁灭。积极的成份则使其载体在生存的斗争中获胜、超众。

后代一辈接一辈地继承这些积极的品格，千秋万代以后越加优良，变成了优良的品种。这种天择的原则就是达尔文认为现今地球上的物种构成的原因。

海拉——反对他的人怎么反驳？

长老——达尔文的对头很多，其中有些学者没有站在宗教的立场去评论达尔文的观点，而是在纯科学的立场上评论和批判。有些神学家则以宗教的名义向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来自科学界的批评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说低级的海生动物从世界初始到现在一直保持着同样的状态，没有受到进化规律的影响。大动物的族类不论是高级的或低级的都在土壤层发现了它们的遗迹，假如进化论能反映事实的话，高级动物如脊椎动物应该在最高层的土壤中，实际上，我们发现许多物种以前比现在更加完美，而且在低层中发现的动物往往比高层中埋的动物要高级。

海拉——那么，达尔文是要说所有的生物都源自于一个物种，是靠自然的力量和自身的繁衍力形成的，而不是真主创造的了。

长老——这是部分人由于对达尔文的无知所作的诽谤和谣传。达尔文相信真主的存在，这是毫无怀疑的事实。对待物种的起源，他显得犹豫不定，虽然倾向于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来自一个根源，但却声明了一切生物都归于在漫长的时间中形成的四类或五类根源，每一类都属一种物种。达尔文从来没有怀疑真主是物种的创造者，无论根本的物种是一类或几类，他的理智无法接受物种是自行繁衍或靠自然的作用繁衍的观点。

海拉——但我们怎么说他和他的追随者正是持这种观点的？

长老——是的，唯物论者中有他的部分信徒，他们不喜欢达尔文的生命是靠伟大的造物主的能力吹进本源的这一种说法，指责他有取悦宗教人士的倾向。他们开始创立一种生命产生于无机物的学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生命的原本是单细胞，而部分人认为生命是微小的有机蛋白核，比单细胞更小，被称作单原子。他们认为生命是从无机物中繁衍产生的，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人是德国生物学家埃荣斯特·黑格尔。

海拉——黑格尔说什么？

长老——他说，宇宙由物质组成，物质由原子组成，由这种物质构成了地球上的动物和矿物。世界的运动是永恒发展的运动，始于最简单的原子，最后达到最高级的生命。这些有

生无生的物质均由一种元素构成，有生物和无生物之间没有区别，因为有机物的成份也存在于无机物之中，有机物的有些构成部分可以制造出来。

基于这种原则，黑格尔说最低级的生命是从无机物中靠自我繁殖产生的。

海拉——生命怎么产生于无机物呢？

长老——黑格尔估计，生命的根本产生于各种元素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相当精确的，甚至多余或不足都是错过生命机遇的原因。这是黑格尔的估计，但他本人和其他唯物论者无法讲清。最原始的生命怎么产生于无机物的道理，甚至布赫诺 这位进化论的得力支持者，曾经指责过达尔文对宗教人士的妥协的极端唯物论者，对生命的形成也迷惑不解。他以学者的公正和坦诚说：对产生第一个生命的第一个细胞，说它自行生存，是很难理解的，因为适合单细胞自我产生的条件尚不明确。细胞再简单也有其组织和结构，不可能直接产生于无机物，它从无机物中的产生，在科学看来并不比高级生命产生于无机物的情况更荒唐。

海拉——达尔文学派有可能对生命的起源持这种观点，而达尔文本人却没说这种话，是部分极端唯物主义者把达尔文对退废器官的观点当作否定目的论和智慧论的工具。他们否定了天经中提到的：一次性直接创造了世界的说法，认为人的原本是猿猴，他们把人猿在器官和部分特性如月经方面的雷同当作依据，主张许多动物具有灵魂感受，如兴奋、忧愁、嫉妒、恋爱，也有思维和比较的能力，他们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动物和人一样有思想、有感情，只是进化的层次有别。那些认为人来自于猿猴的人，同样对动物最后变成人的问题迷惑不解。部分人认为是一种突变，有人认为是逐渐演变的。偶然的转变是站不主脚的说法，因为人猿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又在地底下寻找失落的环节，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直到现在，生命的生成问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海拉——斯朋色创立的进化哲学是怎么回事，变异和进化间有什么区别？

长老——变异和进化的差异在哲学和科学的概念中微小得几乎跟语言学上两者的差别一样。变异论是指动物和植物的种类不断更新、产生新的种类的生物学说。而进化论则是指主张动物的种类优化、变种的生物学说。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进化变异论。但达尔文本人从生物学家的角度提出了进化论，并没有想把它作为包罗万象的哲学。而斯朋色却把进化论看作包罗万象的一套哲学，包含了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意义。因此，斯朋色不被算作进化论的创立者。

这一套哲学在本质上是对存在的形成所呈现的部分现象作出的美妙表述，但缺乏对现象所产的原因作合理的解答。该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宇宙间存在的一切：有机物、无机物、精神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因素都产生于同一种原子的汇集，从而限制了各成份的运动，分散了各种成份的力量。因此，形成了种类的差异，再经历排斥、分解、死亡的过程，达到重新组合的程度……

由于物质元素的汇集，形成了石头和山峦；由小水滴汇集成了大海，由个人聚集成家庭，由家庭到部落，由部落到国家，由习惯形成道德、制度、宗教；由多神论到一神论，由感情的积累形成个体的观念和认识，再由个体的认识形成了知识，由知识的汇聚形成一套哲学……

至于动物的进化是很容易的，如达尔文等人认为的那样，首先是基于动物与生存环境的协调，再次是基于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还有促使它生存的必要。根据这些条件和需求，形成了动物的肢体和感觉，甚至理智。其中被我们称之为天性的思想，也产生于这一进化的原则。本性就是累积起来的反应和长期保持的习惯。由天性形成了理性和天生的观念。因果规律和时空等概念，莫非是思维的必然产物，由人自创的，经过时间的推移变得如天性般稳固。

海拉——我读了一位被称之为叔本华的德国哲学家所写的文章，他坚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肢体的形成是为了适应动物生存和吸取营养的需要。

长老——是的，叔本华用“意志”一词表达了这些需要和条件，但伸延了这一词的意思，

直到把它看作万物的极终实质。他认为整个世界莫非是在主动状态中的一系列意志的总集。这种意志是活动的力量，能按自己的要求构成万物，使其定型，并能引导世界的运行。我们从个体事物中见到的只是被物化的意志的表象。

海拉——叔本华所说的意志是不是真主赋予人的天性和赋予自然界的规律？物化的意思是不是说真主的意志变成了形体化的宇宙，并使宇宙拥有运行和进化的意志？否则，意志指什么？谁创造了意志？

长老——叔本华的主张虽然含糊，我却理解到他想否定唯物主义机械论，肯定物质背后一种动力即生命的存在。但是他看到这一力量在无生物中也起作用。因而用“意志”表达了这一概念。总之，海拉啊！不论我把自然规律叫做生命也好，或意志也好，依它的规律进行的进化学说不违背真主存在的信条。

海拉——这作何解释？

长老——这一问题在爱勒·基斯尔的论述中说的很明白。

海拉——斯朋色提出的进化哲学根本没有说清楚进化规律的奥秘，也没有提到宇宙形成的初因，没提怎样形成原子、分子、元素、特性以及迫使物质汇合和分散的原理。

长老——斯朋色使自己的哲学专门描述生命形式的进化，使进化成为包罗万象的存在形式。至于对形式背后宇宙的实质和原因，斯朋色认为理智无法涉入其中，因为理智是专门用来理解万物表象的，在研究这一表面中求得了自身的生存，凡是对形而上的研究，理性不可避免地要感到吃力、犹豫和矛盾，因为世界自然而成、既没有产生的原因又没有开端的说法是理智无法接受的。理性对每一个结果都要求有一个原因。同样，理性要求世界有一个本因作为它的存在的根本。但是，理性无法想象一种无因的“第一因”。

海拉——这真是康德所说的理性无能的话，难道他与康德有同样的信仰吗？

长老——是的，斯朋色对理性的无能、困惑和犹豫方面说出了同康德类似的话，象他一样最终产生了对直觉的信仰。他说有许多真理，人们在心灵深处，能默默而强烈地感到它的存在，但无法用理智去认识，其中最主要的真理是，信仰上帝的存在……

海拉——从你老人家话中听出达尔文原来信仰真主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人们向达尔文发起了猛烈的评击，而斯朋色却没有遭到攻击呢？他的进化论不就是达尔文提出的吗？

长老——斯朋色没有遭到攻击，因为他对物种起源没有提出新的理论，只是重复达尔文的主张。在斯朋色的哲学流行的日子，对达尔文的攻击早已失去了力量。很自然对他的观点没有发起新的攻势。达尔文的进化的理论遭到了攻击，是因为神职人员看到它是对信仰的一大危害，它否定圣经中提到的关于创造第一个人的说法。对达尔文的攻击是无情的，致使许多宗教人士及科学界、政治界、新闻界的人士超越了学术争论的礼节，转向漫骂、诽谤、中伤和开除教籍的地步。从十九世纪初延续到十九世纪末的粗暴攻击，从下列例子中可见一斑：一位大学者奥卜斯·福尔克站在英国科技发展会的讲坛上宣布：达尔文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试图局限上帝的尊严。卡尔迪纳尔（马宁）说：达尔文主义是野蛮的哲学，把人的理智引向否认上帝的方面。

板雷金博士，一位大主教编写了一本书，向达尔文发起了进攻，指责他在人们心中播种反信和否定天经的种子。

在法国，洲·古尔针对达尔文主义说：“它是一种颓废的学派，由最退化的意志和最低劣的感情维系，它的父亲是无神论，母亲是肮脏。

德国部分学者宣布，达尔文的学说违背了圣经的一切思想。一位神学教师鲁塔尔德宣布，进化论完全违背神的智慧。创造论是宗教的专有思想，而不是自然科学的思想；宗教的所有高层建筑都建立在创造论的基础上。在瑞士，一位神学家想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运动，来消灭这一错误的反动思潮……都柏林大学学报说：达尔文在研究上帝怎样让出他的宝座。

古斯坦特·阶姆斯博士在他发表于1877的一本书《达尔文主义和猿人》中，把达尔文

理论描述成传说和笑话。波士顿大学的许坦博士说，对这类违背圣经的学说一定要禁止。该大学的杜芬利博士说：“进化论无法同神的启示调和，进化论即使被科学证实了，谁要是信仰，便是不信仰上帝的人。”

李博士说：不管怎样解释，我们无法把圣经的语言引伸到含有进化论思想的意义中去。他把达尔文和他的党羽描述成了凿臭水井的人。

贝尔鲁特美国大学驱逐了持达尔文观点的老师。

海拉·艾祖尔夫说，当时牟祖尼长老停止了讲话，深深的陷入了沉思。我静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他讲以下的话题。一会儿，他笑着抬起头来，是一种包含着所有自豪和傲骄的笑，他开始说：在这一场宏大的论战中全世界只有一位宗教学者敢于写书说达尔文主义一旦被科学证实的话，不违背《古兰经》的原则，也不违背对伟大造物主存在的信仰。

海拉——长老，这位学者是谁？

长老——他就是我的导师，胡塞尼·爱勒·基斯尔，《回教真相》的作者，明晚我给你谈他，对他的话题很长。他是我的导师，是他引我走上了正道。三言两语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海拉——对该话题的渴望，使我比长老更有傲夜的耐力。

长老——孩子！爱勒·基斯尔是最象伊玛目安萨里的一位学者，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很多，最主要的是：爱勒·基斯尔跟安萨里一样是当时宗教学者中最有名的教义学家，精通自然科学，博览形而上哲学。他们二人钻研哲学的目的是求证真主的存在。安萨里当时相信基于明确证据的科学事实，否定同宗教信条有冲突的学说，严厉批判了那些否认科学事实还自以为维护宗教的人。安萨里说：这般人对宗教的危害比敌人更大。同样，爱勒·基斯尔坚决反对那些否认断然科学事实的宗教学者，说他们由于对宗教原理的无知而成了信仰发展的障碍，说他们不知道怎样在充满智慧的经文和断然的理性证据之间进行调和，说他们的这种行为比劲敌对宗教更加有害。恰巧两人都写了专著，驳斥了哲学与宗教相违背的地方。安萨里编写了《哲学家的破产》，我已经给你讲了，爱勒·基斯尔编写了《回教真相》，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两个方面，第一：安萨里把他论题集中在哲学家的破产上，驳斥了经院哲学家的部分主张，他没有评论自然唯物主义者否认真主存在的理论，而爱勒·基斯尔却发现唯物主义经历了僵化和呆板以后，十九世纪在部分唯物主义者手上开始复兴，因此，他更多的地选择了对付唯物主义者的论题。第二：爱勒·基斯尔反驳了当时出现的新观点，最主要的是进化论，它已把部分自然科学家拖入了否认造物主的歧途，宣扬生命是由无机物自然形成的。类似这种明显有诱惑力的唯物主义思潮在安萨里时代尚未出现，但即使出现也没有象今天这么多的拥护者和信徒。因此，在爱勒·基斯尔看来，有必要根据正教和真实的科学为依据来讨论这些问题。

爱勒·基斯尔首先同唯物论者争论关于世界有始的问题，从而肯定了真主的存在，从理性上肯定了他必须具各种属性等问题。之后，他陈述了唯物主义的困惑：即无法相信真主的存在和世界从无到有的创造，以及创造万物的规律和奥秘。他对此一一地进行了反驳，他又评论了进化论哲学，还详尽地论述了哲学，粉饰了其中进步和合理的部分，他把每个观点严格同教义结合起来，争取在理性证据和经典证据间进行调和。他精通调和之道，总是避免僵化和盲从，坚信伊斯兰决不会同健全的理性相冲突的原则。

海拉——关于世界有始无始的问题，爱勒·基斯尔同艾萨里及其他人的主张有什么不同吗？

长老——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爱勒·基斯尔当时反驳的是根本不信真主存在的自然论者。与安萨里不同，安萨里反驳的是不信真主且持世界无始的观点的经院哲学家；二者在驳斥唯物主义证据的方法上有所不同。

你会发现爱勒·基斯尔同安萨里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他首先姑且承认唯物主义学说，对它进行一翻解释，而后再进行反驳。他的中心议题是：“现在诸君已经肯定世界的根源是物质和它的运动两种成份，二者是无始的，亘古相合，运动除了自身外没有别的原因。万物是物质通过自身的运动而构成的，先无而后有，因果相生是必然的现象。物质和运动并无意欲构成某物的意志和企图。你们承认经考古学的发现肯定世界起初没有生物，因为最低层的土壤中没有生物的痕迹，地球经历了一段无生物的时期，而后，物质的各原子运动而结合，逐渐构成元素，元素按一定的比例相配合而构成生物体，由生物体首先构成的东西是有机物，它有吸取营养、分解、繁殖的能力，它就是原形质，由原形质构成最低级的植物和动物，这些动物依进化论提出的四大原则进行繁殖和扩增，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达到了目前状态，甚至人类起初也不过是一种动物，依天择的原则逐步进化了，他脱胎于猿猴，大脑同其他动物的大脑没有不同，只是在进化的阶梯上比其他动物高一点。”

爱勒·基斯尔概括说明了唯物论的观点之后，开始向他们的发起进攻，对他们说：我忠实研究诸君的学说以后，发现这种学说的基础是信仰物质的无始。你们既然相信物质是无始的，那就自然不相信创造万物的主宰的存在。当你们发现物质形形色色，而且肯定这些形形色色的物质都是有始的，可是诸君的理性无法接受多样化的物质产生同样的物质说法，这时，不得不假定各原子的运动，建立了以物质和运动为根本构成多样化物质的理论。假若诸君信仰物质是有始的，那就不能不信仰有创造物质的主宰创造了这多样的世界，再不敢说多样是毫无意图、无知觉、无安排地产生于物质和运动。我觉得我首先应做的是收集证据，否定物质的无始，肯定它的有始。

对诸君的学说实有研究的人不难看出，诸君的学说里有三个不可调和的命题，肯定一面必然要否定另一面。第一命题，诸君认为，物质和运动是永恒的，二者亘古相连，永不分离。

第二命题：诸君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承认动植物的原种是有始的，它先无而后有，人类的出现要更迟。

第三命题：诸君承认一切物种由原子的运动而生成。这一运动与原子必然亘古相连。二者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和愿望。换句话说：物质的多样性上依因果规律而产生于物质和运动的。这就是诸君假定的三个命题。让我对诸君的三个命题作出答复：

健全的理性会毫不犹豫的判定某事物决不落后于它的基本原因而出现，假如“因”是有始的，则“果”必然随之而有始的，决不延迟。若因是无始的，则果必然是无始的，否则，会出现有因无果的现象，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诸君即说物质和运动是无始的，二者是世界多样化的本因，那这种多样性必然是无始的，诸君却为何不承认这一点呢？

这里，诸君在三个论点上缠绕不清，要么承认多样化成果，随其因而为无始的，这违背诸君从考古学得出的结论；要么承认物质和运动是有意志和有选择的两种动力，自己确定了创生万物的具体时间，这种说法又是被诸君极力反对的；或者承认物质和运动是有始的……

而后，爱勒·基斯尔又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批判，他说：凡是物质，不可想象它不依靠某种形式存在，这是明显的事实。因此诸君承认，凡物质必具有形式，因为形式赖以形成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无始物，可健全的理性断定，依附于物质的一切形式都是有始的，因为形式即使再简单也会消失和改变的，证据是：简单的形式会改变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诸君由考古学发现地层中有始的动植物的形式。

凡是消失的东西，绝对不是无始的，这是理性上明显不过的事实。物质的形式既然是有始的，那物质的本质就不可能是无始的。如果我们研究物质所具的最初形式，发现形式是有始的，因它接受灭亡的现象。那么，在形式产生以前，物质的状态是如何呢？

有人说，物质起初无形式。这是诸君否定了的说法，因它不合乎理性。那么，物质本来就具备形式，正如诸君和先辈哲学家承认的那样。诸君或者说，物质和形式一同新生，物质

也是有始的，而不是无始的。换句话说，按诸君的说法和健全理性的推理，物质必然依附于形式，形式和物质又紧紧相连，不可分割。假如物质是无始的则不可分割的形式一定是无始的，可事实上，形式不是无始的，它有时会消失，因而物质也绝不会是无始的。

爱勒·基斯尔由物质和形式的问题证明了世界的有始。这些证据是理性无法拒绝的，早已被许多大学者和哲学家沿用的依据。艾勒吉斯说：有始者，必然有其生成的创造者，使他把“无”的状态转化成“有”的状态，则否，便是无因而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假若肯定物质是有始的，则必然有使其产生和由“无”转向“有”的动力，而这一动力又必然是存在的，因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生育他物。这一存在物便是真主。

从理性上讲，这一存在的主必定是永恒的，假若是有始的，他必然需要一个使他存在的東西，这样，便是无休止的循环和无群的类推。循环论和无群论都是不可思议的。

其次，永恒的存在者创生了物质。因为物质的形成要么是无意志、不自觉地依因果规律和本能而形成，要么是依一定的意志和选择而生成。当然理性上绝不可能说它依因果定律和本能而形成，假使如此的话，物质和其多样性都成了无始的，而我们已证明他是有始的。因此，我们只能说物质是依造物主的意志和选择形成的。是他预定了万物要出现的时间。这足以证明永恒的造物者是有意志和自由的。

意志可以使“无”转化为“有”，并限定其存在的时间，但实际的“有”光凭意志，尚且不够，必然要有能力和知识。毫无怀疑，创造了物质、并使其接受各种形式之进化的伟大主宰，必然是全能的、全知的。不管他使物质多样化或使物质自行进化，还是赋予了物质以接受变异和进化的功能，即按他规定的规律也就是按唯物论者主张的原子运动而逐步进化，这两种说法都能断然证明他的全能和全知。因为他创造了简单事物，而后使其变为数以万计的种类，或者说他创造了简单事物，并赋予事物一种能力能接受他制定的规律而自行发展成不可胜数的种类。让理性对它的严密和精妙惊叹不矣。智者决不会怀疑造物者的知识和能力。由此证明，有意志、有自由的永恒主宰是全能、全知的。

爱勒·基斯尔在发挥了证明真主的完美属性的证据以后，开始把目光转向那些只相信感观所及的范围、对纯理性的论证方法不屑一顾的人们。他们对他们说道：

诸君的知识尚且没有达到认识造物主存在的境界，因而相信物质是无始的。可又看到物质的多样性，便感到有必要找到一个产生多样化的缘由，因为诸君理性也无法接受物质能毫无原因地自行形成多样化，这样诸君便说：具有不同形状的个体原子永恒无始地在运动，原子因运动而依各种方式开始结合，遂生出宇宙间形形色色的万物。但诸君也承认，至今他们尚未认识物质的本质。至于诸君对物质偶然组合的说法，只不过是推测和假设，否则诸君要违背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原则了。诸君不是只相信感观所及的事物吗？何以要借用除了感观以外的纯理性证据进行求证呢？诸君既然回到了用理性证据求证的方法，那我不禁要问了，对健全的理性来说，宇宙间存在的规律、严密和智慧是物质盲目结合的结果呢？还是这一切是由全知、全能、智慧的造物主创造而成的？相信二者中哪一个更好理解、更接近理性呢？

这里，爱勒·基斯尔揭示了万物具有各自的特性以后，转向用宇宙的规律、它的严密和绝妙来求证的方法。它把一切看作全能全知的造物主的有意安排，因为，物质不可能自行形成一种特质，理性无法解释物质为什么具有这一切属性，而无其他属性或相反的属性呢？（这种安排论证安萨里曾提到过，在谈论怀疑论代表人物休谟的时候我已给你讲过）爱勒·基斯尔把目光移向宇宙间的许多完美、严密的迹象，而后又落到人的身上，感到人的形成和创造中包含着不可胜数的奇迹。他从中选择了视觉的例子，说道：讲到人的五官，特别是视觉，便有许多让有头脑、有心智的人感到惊奇和不解的东西：眼球装置在眼窝内，它是由三层膜质和三种液体构成的，还有视觉所必需的网络组织、动脉、静脉、醉膜和肌肉，第一层，叫做巩膜，坚而不透明、不透光、看不到内部，其作用在于保护眼球内部的组织，巩膜的前面，

有一片透明的外凸内凹的膜质，叫做角膜。

第二层叫做胬络膜，黑色软质的，介于巩膜和网膜之间。

第三层叫做网膜，由眼神经组织构成，神经经眼底同大脑连接起来。

三种液体是：

（一）水液体，是一种清洁透明的液体，在角膜的后房里，后房由一种中间有孔的障膜隔着，叫作虹彩。虹彩有黑色或兰色或天青色的，中间的孔叫做瞳孔。

（二）水晶体，是一种柔软、光滑透明的液体，形如扁豆，中间隆起，安置在虹彩后面。

（三）玻璃液，是一种透明的粘着液体，如生鸡蛋的蛋清，充塞了水晶体以外到网膜间的所有空间。

物体能映入眼睑，主要原因是光线投射到物体上，再反射到眼中，光线遵守着一定的原理和规则，能使光线反射、收集、释放、集中、扩散。然而，眼睛的组合若不付合那些规律，即使有光线也不能看见，因此，智慧的造物主使眼睛由若干层次和液体构成。确切地说：光线投射到光体上，再反射而入瞳孔，把物像印在网膜上，再传到大脑。物体反射的光线必然是直的，反射的光线若未经聚集，而设在网膜上，则必零散，印出的物像便不明显。因此，造物主的精妙安排，使光线一入眼睛便遇到角膜，角膜外凸内凹，光线透过时被聚集起来，再穿过水液体，因液体较浓更使光线集中了，但是网膜是凹的，倘若这些光线完全射入，则物像必映入网膜上的黄点及其四周，物像便模糊不清，尤其光线太强时最为模糊，所以智慧的造物主在水液前边安置了虹彩膜，中间有孔，按人的要求大小调解，光线暗时，瞳孔放大，以便进入更多的光，光线强时，瞳孔缩小，瞳孔的周围都著上颜色，防止光线透入而减少吸收能力，以免投射到瞳孔周围的光线射入网膜而破坏了物像。光线入瞳孔后，再透过两面凸起的水晶体，更加密集于中间，智慧的造物主使人能随意的调节水晶体，自由地改变凸度，因为凸度愈大，则光线愈聚，凸度愈小，则光线愈散，光线透过玻璃液体时，再度密集，而印示出清楚的影像，这是眼睛内部的结构。至于外部的结构，造物主把眼球装置在几面封闭、前方敞开的保护箱中，把第一层即巩膜和角膜造成坚韧的，有抵抗冲撞的能力，又闭上眼睑保护它。眼睑上生长出坚韧直立的睫毛，上睑的略略翘上，下睑的微微沉下。睫毛着色，以吸收射来的部分光线，睫毛浓直是为了抵御外来的尘埃和土粒落入眼中，睫毛之所以翘上或沉下，为了便于眼睑开合，否则，一来会使二者相互粘住，再者挡住视线，或睫毛的影像映入网膜而混淆了物体的形象。对微尘的侵入，眼窝、眼睑、睫毛等不能完全抵御，微尘有害于角膜，破坏它的透明度，故造物主又造泪腺，分泌眼泪，以洗涤眼球，又使眼睑时开时合以拭去微尘的混合物，使眼球清洁，使物像清晰。这种混合物，若由眼眶流出，势必流在面颊上，（那是很难看的）因此，造物主为便利眼泪的流溢起见，特意在大眼角造一小孔，直通鼻腔，称为泪管，眼泪经泪管流入鼻腔后，凝结成块。

难道理性相信，这一切精密、绝妙的设备是物质的原子盲目运动的结果吗？

艾勒吉斯尔谈完眼睛又谈了其他感观的绝妙之处，他说：科学家深知这些问题的细节，洞察它的奥秘和妙用，他们理应对明哲、全知的造物主信仰最坚决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信仰，比宗教学家的信仰更强，因为宗教学家不过用概念性的证据证明造物主的存在。

海拉——长老，你老人家说过爱勒·基斯尔驳斥了唯物论者的几个疑难问题。

长老——爱勒·基斯尔对唯物论者说：我发现有三个问题妨碍着诸君对真主存在和对他从无到有造化宇宙的信仰。

第一：理性无法想象伟大主宰的实质，因为他不象任何事物。

第二：诸君认为人的理性无法接受物质从无到有的创生，即凭空创造物质。

第三：诸君认为，万物的规律若是有目的、精心的安排而成，则目的和精心安排的迹象会全然体现在万物中，而我们却看到万物并不象经过有目的的安排，却更符合自然的形成。

对第一疑难的解答：

诸君若审视自己的学识品位，就会发现，自己虽然已是大学者，可仍然在一望无际、深不见底的大海岸边。诸君既然已经承认宇宙的许多奥秘和摆在诸君面前用眼看到、用舌尝到、用鼻嗅到在日常生活中随意摆弄的物质，其真相至今尚未认识，那么，怎敢承认能够认识生命的真谛及理性和知识的实质呢？诸君是科学家，对最临近自身、最贴近自己的东西，尚且认识如此模糊，还能希望让理性把诸君引向认识真主的实质吗？一个对自己一惯接融、长期吃、喝、闻的物质都认不清楚的人，还能希望认识真主的实质吗？难道希望一个不知道自己怎样认识事物、不明自己怎样感触、不理解自己怎样思考的人认识真主的实质吗？诸君至今无法知晓获得知识的方法，不知道物质和精神结合的方法，不知道抽象的理性在接触到物质的东西后怎样产生效果，诸君还企图认识真主的本质吗？理性的残缺使诸君不得不否认真主，因它已经习惯了感知物质的东西。

随后，爱勒·基斯尔对唯物主义者作出了跟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同样的话；诸君的理智不能想象的事物，实际上，未必不存在，因为有许多实在的事物，虽则非诸君的理智所能想象，我们却有证据可以证明它的存在。诸君判断宇宙中没有一样东西具备造物主的那些特性，因为诸君所见过的东西当中，就没有具备那些特性的东西，这叫作类比推理。殊不知这种类比推理法并非断然的证据，而是欺人的推论。它欺骗理性，使其违背自己的观点，对事物作出错误的判断，诸君不能想象真主的本质，不足以证明他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这类把诸君眼见的物质世界同真主作比较的推理，是错误的，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理性只用真主的迹象就足以证明真主的存在和属性。宇宙间的一切存在、规律、精密和绝妙，都是真主的存在、他的全知、全能和智慧的断然证据。

第二疑难问题：理性无法想象宇宙被无中生有的造出。艾勒·吉斯尔说：对一件事物的实质无法想象，不是其本身不存在的证据。诸君无法想象无中生有形成事物，其原因主要是由推理类比法，因诸君没见过无中生来的东西。但没有见过不能必然证明它是不可能的。类比推理不是断然的证据，往往出现错误，故不能用人的能力类比真主的能力，两种能力间无可比拟。我们虽然承认很难理解真主怎么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世界，但是对理性证据已经证实了其存在的一种事物，虽然很难想象它的实质，却不能推翻对其存在的事实。

第三个疑难问题：诸君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并不符合目的和智慧，反而符合必然形成的说法。我要说：我们从蕴藏在被造物中的奥秘就能见到真主灿烂的智慧。它日复一日地向我们显现，可时间一长我们冷漠了。我们若见某一事物，不明其中所含的智慧时，我们决不可认为那是儿戏，我们应该说，造物主是智慧的，原因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智慧的痕迹，而且日复一日地不断在显现，部分智慧对我们时隐时现。因此，有些东西中我们看不到智慧的痕迹，实质上它潜藏在其中。它会象其他智慧一样，有朝一日向我们显现。如果诸君考虑到了人类理性的残缺和它对许多可见事物的认识之有限，并把人类的无能和造物主的大能和智慧作以比较的话，诸君不会奇怪有些事物中的智慧对我们藏而不露。因此，最好应以充满智慧的绝对多数事物为基础，去类比少数不明智慧的东西，而不应该把智慧不明的少量事物作为依据，去否认造物主的存在。

爱勒·基斯尔举了一个巧妙的例子，说道：诸君若研究一下微生物，会发现它们都有辨别事物的能力，足以保证自己的生存。试问，它们能认识人的本质，能想象人的各器官的作用，以及人怎样观、听、闻、尝、摸吗？它能知道人体的血液循环、思维模式、人的行为、发明、创作吗？难道让它去认识人怎样及为什么进行发明和创造？难道诸君要求微生物去认识这一切吗？

在真主的能力、知识和智慧面前，人比微生物更渺小。两种知识、能力和智慧间的区别真是天地之差。如果我们禁不住要求自己认识伟大主宰的实质、他的圣洁的自体，认识他怎样创造了万物、为什么创造了，以及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事物中所蕴藏的智慧是什么？这时，我们应该承认人类理性的残缺和无能。至于对真主的认识、对他存在的信仰、对他的大能大

智，我们仅凭各种物质的迹象和迹象中显现出的许多智慧之光就能得到映证。我们不应把个别事物中智慧的不明显当作否认真主的借口，更不应把数不胜数的智慧和绝妙归功于盲目的自然之作。

海拉——爱勒·基斯尔对三大疑难的解释完全符合莱布尼兹提出的无中生有的可能性，即理性需要一个“足够的原因”的主张。同时也符合他说的宇宙中充满了智慧的主张。长老！请谈一谈艾勒吉斯尔对进化论的评论。

长老——我知道你很想听听爱勒·基斯尔对进化论的观点，特别是我谈了各派对达尔文主义曾发动过猛烈的攻击以后。是的，海拉，在那次攻击和战役中，全世界只有一名宗教学者敢于写书说达尔文的学说如果得到科学证实的话，也不违背造物主存在的思想。

如果有人对你说，欧洲在十九世纪后期也有神职人员敢于调和达尔文主义和圣经。在这一点上，爱勒·基斯尔的比较比谁都早，因为他编写和发行书的时间是一八八八年。

海拉——达尔文的学说怎么同《古兰经》明文调和呢？

长老——爱勒·基斯尔没有把进化论及其对人种、生命、理性等问题看作离真理相当遥远，或者象部分人认为的那样与宗教信条截然背道而驰的问题。爱勒·基斯尔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相信真主创造了世界及万物，之后，可以持创造说，也可以持进化论。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即真主由原子创造了物质，使其多样化，再按进化的原则和预定的自然规律进行了进化。

但爱勒·基斯尔认为，进化论迄今仍然是有异议的学说，尚且未得到断然证据的确认，我们不可随之而解释经文的表面意义。它何时得到科学的证实，我们方可解释和调和经文同断然证据间的表面冲突。

爱勒·基斯尔发表了自己对经典明文同科学证据之间的冲突和调和的观点，并为此提出了很重要的先决条件。他在此基础上评论了进化论，而且作了详尽的论述。我要概括地向你谈谈真教不排斥科学，也不同它发生冲突的事实，不象僵化无知的人认为的那样，说它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第一先决条件中，爱勒·基斯尔说：回教的信仰、行为和教法所依赖的经典明文共分两类：众传圣训和著名圣训。凡是由于具备了产生肯定知识的因素而断然证实其传承的训戒叫众传圣训；凡是由于具备令人心服的因素而对其传承近乎肯定的训戒叫著名圣训。著名圣训高于猜测而不及肯定的信念。众传圣训和著名圣训有时表示一个确凿无疑的意义，这时，不可解释为别的意思，我们把这种意义叫作确定意义。在回教教义中，这种传述决不违背理性和断然的证据；另外，众传圣训和著名圣训有时还表示一种直接的表面意义，它可隐含别的意思，即使较为勉强。我们把这种意义叫“表层意义”。这种传述在回教法规中有时出现，其表面意义有可能同断然的理性证据相冲突。对待意义确定的明文，无论是众传或是著名的，必须要确信其肯定意义，不可以别的意义去解释，因为它不跟断然的理性证据冲突，因而不需要解释。

含表层意义的明文，不论是众传的或著名的圣训，一定要相信它的直接意义，除非有断然的理性证据证实有其反面的意义，这时方可解释，以便调和明文和断然理性证据之间的冲突。必须解释表层意义的原因是：死守表面意义和拒绝断然理性证据，会导致理性的破产，理性是唯一能证实使者通过经典明文带来使命的基础，假若没有理性，我们决不能推论的证明使者传达使命的真实性，一旦根本受到摧毁，枝叶当然要受牵连。拒绝理性的证据会给经典证据的执行带来障碍。所以，凡是表层意义且缺乏断然理性证据的明文，就该如此解释。

与经典明文有冲突的证据若是或然的证据，便不应把明文解释成别的意思。须知，断然的证据是肯定地表达一种意思，不含其反面意义的证据，而或然的理性证据却不确凿，它表达一种侧重的意义，并隐含别的意思，即使很勉强。由于这一隐含意义，它失去了肯定的效果，为调和这种证据决不可将经典明文的表面意义解释。

这是第一个前提。至于第二个前提，艾勒·基斯尔说：回教教义，乃至其他天启宗教的教义，其宗旨在于引导世人认识真主、相信他的存在、赞美他的完美属性；让世人认识崇拜他的方法，指导人类过上今世井然有序、来世幸福美满的生活。

至于他们介绍的自然知识，如世界形成的方式，其中存在的规则等，认识它不是教义的目的。只不过是人们靠理性获得的认识，教义对此并不重视，也不重视它的细节。根据它与根本目的关联的程度仅提其一二便足矣。例如，教义中概略提到造化天地、从无到有的创生、物质的多样化，以及支配诸天体的方法和其中的规律。提及这些思想的原因，欲使它成为人们信仰全知、全能、智慧的造物主存在的理性证据。

提出了这两个前提以后，爱勒·基斯尔开始发表他对进化论的观点。他说到：回教经典中，众传圣训和著名圣训对创造天地万物的问题，没有详细的说明，仅在天经中提到真主在六天之内创造了天地和天地之间的一切，又提到：真主开始造天，它那时还是云烟，而后，使其成为七层天。注释家们对“六天”的意义有不同的解释，大部分人认为，如同我们现今的六天，部分人认为它是来世的六天，相传来世的一日长似我们的一千年。对在明文中提到“天地原是连为一体的，真主使二者分开”，部分注释学家把这句话解释成：天地原为一物，互未分离，而后，真主让二者分离。部分人又有别的解释，说真主先造地，造成之后，不曾把它展开，不适于居住，然后，真主意欲造天，那时天还是烟雾，它早就存在。真主便使天变为七层，然后把地铺开。主张此说者把相反的明文加以解释。有人说先造天，后造地。他们把相反的明文也加以解释。至于天地、日月星辰，如诸君所主张的由星云产生而来的问题，回教经典并未提及，既未肯定，也未否定。公正地说，诸君主张的星云说，也不外乎是假设和臆说，也许真主是用诸君所提到的方法创造了世界，也许用别的方法完成的。如果真的有了断然的证据，理性不得不接受它时，穆斯林也可采纳这一说法。但同时应当相信是真主创造了太阳，而后照诸君提到的由它分化出星行、地球等。诸君所说的规律，只是通常的原因，本身不产生任何作用，真正的动力是真主。

很明显，前面提到的经典明文根本没有否定诸君主张的世界形成说。诸君的主张要是得到断然的理性证据的证实时，我们可以说：真主首先创造了一种东西，即世界的原质，我们把它叫做“烟雾”，也就是弥漫在空中的星云。而后，真主使天地分离，即把造诸天体的物质同造日月星球的物质分开，再造太阳，后把地球和各行星由其分开。当时地球尚未展开，天空还是一片烟云，真主着手造天，使其成为七层，而后，展开了大地。这一切工作都是由真主按一定的规律即普通的原因，在很长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段时间回教称之为“六天”。如此说来，唯物论者提出的观点符合回教明文的传述。可是这种观点在没有得到断然证据的证实以前，我们不可固执此说。在证据是或然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死守它，我们只说那是一种可能。穆斯林对众世界形成的信仰，其关键在于肯定地认为它是有始的，必然有一个创造者，是他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世界，并使其变为我们所见到的多样化。既然如此，相信真主创造了众世界的多样化，即每一样事物都被独立的造成一类，不是由它物派生而来（一次性或缓慢地创造），或者相信真主通过进化论的方法创造了众世界，都讲得通。两种说法没有什么区别，即真主先创造了最简单的物质，使其进化成诸元素、矿物质、原形质、低级动物和植物，再分化成各类品种；物质间相互派生，优者存、劣者亡。世界之所以能达到现今的多样化程度，完全是由真主赋予物质的规律在发挥作用而引起的进化和改良。两种信仰，即创造说和进化论都不违背对真主存在的信仰，不违背信仰他是世界的造化者。

爱勒·基斯尔说：回教教义中，关于创世说的信仰，其主要所依靠的经典依据是：“真主由水创造了一切生物”；“他由水创造了一切动物”；“他把动物造成两性”；“他给各物造了配偶”；“他创造了阴阳两性”；“他赋予大地上的一切果实两个性别”。上述明文可解释为创世的证据，也可解释为进化论的证据。前两节明文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生命的原子来自于水，其余的明文表面上表达了创世论的观点。然而，没有一条明文揭示真主一次性地创造

了世界，还是逐渐地创造了世界的问题。穆斯林圣训集中说到：“真主在六天中的某一天创造了树木，而后创造了动物”。但这节明文只能说明动物比树木造得迟，却不说明这两种东西是一次性造成还是缓慢造成的。

根据上述明文，再依照前面的原则，即回教教义中凡是对不违背断然理性证据的表层意义，无论是众传圣训，或者是著名圣训，都应相信其肯定和表面的意义。基于这一原则，我们应相信真主独立完整地创造了每一类物质，而没有用进化法创造万物，虽然创世论和进化论都在真主的能力以内。至于说每一类物种是一次性地或按真主自己制定的规律逐渐行成的问题，却是一个保留的问题，教义中没有断然说明二者之一，既然没有断然的证据迫使我们解释那些明文，我们就没有资格舍弃明显的意义而采纳其相反的意思。在断然的理性证据证实了进化论的真实后，我们方可解释明文，以调和明文和断然的证据之间的冲突。

海拉——感谢真主，长老啊！你的有趣解释，镇定了我们的心胸，它证明了宗教信条不可能与依断然证据为基础的科学发生冲突的事实。希望长老谈谈爱勒·基斯尔对创造人类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进化论者对人类形成的说法与《古兰经》的明文可以调和？

长老——有些人主张，人类莫过是一种动物，经过进化和演变而形成的。后来有些人主张人猿同祖。爱勒·基斯尔对这两种人说：

回教经典，对创造人类的问题说道，真主由泥土造化了人类或用粘土造化了他人。据有些经注学家的解释，土和水分是构成人的两个元质，真主用这两种物质创造了人。因此，明文有时这样说，有时那样说。经典中还说真主用他的双手创造了人类；也说他由一个人创造了人类，再造了他的配偶，再由二人繁殖出男人和女人。这些明文的表面意义都说明，真主创造了独立的各类物种，而不是以进化的方法造就的，虽然二者都是可能的，都在真主的能力范围之内。是的，这些明文中没有明确说明真主由土一次性地造了人，也没说缓慢地造化了他。因此，这方面的论断是该保留的，不应肯定任何一种。单传圣训中，虽说人祖阿丹是缓缓造成的，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明文的意义却证明人类的独立形成，故不应随意解释明文的表面意义，除非有断然的理性证据支持进化论，我们才可以解释和加以调和。只要坚持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这一原则，进化论仍不违背回教的信条。

爱勒·基斯尔用这种方法论证了伊斯兰同科学一致的道理，如果科学能得到断然的理性证据的支持的话，也不可能同教义发生冲突。爱勒·基斯尔声明，从宗教的角度讲，真主一次性或缓慢地造化了世界，或者依进化规律造化了世界，二者没有什么区别。无论哪种情况，造化工程是在真主的意志、能力和智慧之下完成的。两种理论都同样有力地证明了真主的存在。

海拉啊！这就是爱勒·基斯尔对进化论的立场。你看，他没有否定进化论，没有认为它决不可能，更没有以宗教的名义杜绝科学的大门，而是向科学敞开了大门，同时一再强调，进化论若得到断然证据的证实，也不违背宗教的信条，那就可以接受，只是把表示创造论的明文稍作解释即可。一位东方学家查尔斯·阿东斯高度评价了这一观点，他在《伊斯兰与革新》一书中说道：“过去的逊尼派学者，不接受科学观点，用锋利的宝剑同它斗争。而爱勒·基斯尔长老却是例外，他认为穆斯林不顾自己的信仰横遭他人攻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想证明纯正的人性、正直的品格和健全的理性在伊斯兰信仰和教规中得到了最高形式的表现。他向西方学者对哲学和唯物论提出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解析，并对达尔文主义进行了辩解，认为在得到科学证实后，不会与《古兰经》发生冲突。”

海拉——逊尼学者中，谁用锋利的宝剑同科学对抗过？

长老——我不知道有哪一位逊尼派学者同科学对抗过。但我知道，艾萨里九百多年前在《哲学家的破产》一书中，反驳过那些否认日蚀、月蚀等科学事实的宗教学者时说道：谁认为驳倒这些科学事实便是教门，那他已摧残了教门，削弱了它的威力。因科学事实是以几何和数学的证据为基础的，根本不存在疑点；假若有人对一个精通数学、考证过数学证据

的人说，数学是违背宗教的，这时，这个人不会怀疑数学，却要怀疑教义了；由坚持宗教的人给教义带来的危害，远远要超过批判的人带来的危害大，俗话说：聪明的敌人要比无知的朋友强。

这就是安萨里的观点，他没有用利剑和烈火抵制科学，反而给予了它以尊敬和崇高的地位，你已见到了，因而他被奉为伊斯兰的权威。

海拉——愿主恩赐爱勒·基斯尔，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知识、他的理智、他的信仰和他对宗教实质的认识，以及他在科学和宗教之间调和的高深理论。但是爱勒·基斯尔认为，进化论在得到断然证据的证实后，仍不与《古兰经》冲突，也不影响我们相信真主首先创造了简单物质，而由他制定的规律不断进化和发展，逐步在单细胞中产生了生命的信念。既然如此，我又要问长老，他为什么把坚持说原始的细胞生命是生于无生物的人称为无神论者呢？

长老——注意！海拉，参考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内容，你就知道，你忘记了一句话，对爱勒·基斯尔和我的话的理解发生了错乱，我没有因为他们视原始的生命细胞产生于无机物而把他们称为无神论者。生命产生于无机物是可能的，但我称他们为无神论者，是由于他们认为，最原始的细胞是靠自我繁殖而从无机物中形成的。

海拉——这两个说法间有什么不同？

长老——区别很大，海拉啊！根据自我繁衍的原则，最原始的生命细胞，是各元素按一定的比例相对平衡时偶尔由无机物形成的，而不是依真主的大能造就的。爱勒·基斯尔说：从无机物中产生生命是有可能的，生命是物质在一定比例的平衡和运动中产生的一种现象，但其一切过程都是真主的安排，而不是盲目的巧合。请思考二者的区别。爱勒·基斯尔说：真主从无到有地造化了宇宙间的最原始的物质，他创造了不同的元素，并赋予元素以不同的属性，使原子进行配合，从而造就了生命，正如他的常道——由因生果那样。至于无神论者，全然否定真主的存在，否认造化中的意志。他们认为各种元素偶尔结合在一起促成了生命的生成。我认为这就是区别。海拉！请你注意，只要你否定世界偶然形成之说，不论对其过程作怎样的假定，你都不会脱离信仰的怀抱。

海拉——这怎么讲，请说明白点！

长老——我回头再谈谈世界偶然形成说的谬误，到时候，会详细地讲给你听的。

海拉——对理性和灵魂的问题，爱勒·基斯尔怎么说？

长老——爱勒·基斯尔说，这是一个玄密的问题，无法说清它的实质，教义没有明确揭示它。不管怎样，不能排除唯物论者的说法是正确的可能性，他们说理智是物质的各原子相互作用的一种现象。但我们要说，这种反应是真主使之而然，并非由于物质自身的盲目运动而产生的。同样，唯物论者认为，人的理智同其他动物的理智之不同在于智商，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与回教经典明文没有冲突，明文既没支持，也没反对，经典中至多也不过说，一切动物中，唯人被赋予了理性，以此责成了教规。但人与动物的知觉是否有别的问题，明文却未提到。不妨可以说人和动物的知觉同属一个类型，只是人的智商高，远远超出了动物。

至于灵魂的问题，爱勒·基斯尔说它是存在的，但承认这是理性无法认清其实质的一个东西。

爱勒·基斯尔对所有哲学家感到为难的问题，如生命、灵魂和理性，持保留态度而不涉入，这一立场说明他的高见，正如他没有否定那些持“生命是物质靠造物主的大能产生反应的一种现象”的人。这证明了他的思想开放，对宗教的理解不默守陈规，而且目光高远。

海拉——从爱勒·基斯尔的话中听出，他相信自然条件的作用，那么，对哲学家谈到的因果规律他有什么高见？

长老——关于因果的问题，爱勒·基斯尔的立场没超出艾萨里的思想范围，也没有超出我在谈论怀疑派代表人物休莫尔时向你谈到的内容。爱勒·基斯尔说：真主虽然让因果相随，

但因果都是由他所造。如果对因果相生的“果”我们做一番研究和思考，定会发现它不是“因”的必然产物迫使理性相信它就是因果规律的产物是毫无依据的。比如说“温暖”，它能使冰雪融化；寒冷，能使水结成冰。若就冷热的本质而言，却没有一定要产生这两种结果的必然性。这与物体占据空间的问题不同，物体必然要占据空间，两个物体不能同时占据一个空间。象这类问题，是理性认为必须相信的问题。至于说热是熔化的原因，冷是凝聚的原因，则没有什么依据让理性相信这种现象的必然性。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情况不恰恰相反呢？假若有人回答说：热是熔化的原因，因为热力削弱着物质间的凝聚力。我仍然要问，为什么情况不相反呢？如此推问下去，最终不得不说，冷热各具其特性，限定特性者便是自由、自主的真主。

海拉——这几乎是伊本·如什德说过的话。

长老——是的，爱勒·基斯尔不否定因果关系，不否认物质的通性和特性及自然法则。当然，穆斯林学者和哲学家都是如此。怎么敢否认呢？海拉啊！物质间以各自的特性而相互差异，如果某一物质失去了它的特性和辨别的特征，它将不再是原物而成了另一物质了。既然理性认为物质的特性一定不是本身的产物，就无法怀疑真主就是创造万物、并赋予它各种特性的主了；他当然也就是改变这些特性的主。倘若教义否定因果规律的话，宗教义务便失去了意义，人类会陷入瘫痪，违禁的大门将被打开。这不仅摧毁了教义，而且破坏了理性，荡平了赖依理性建立一切信仰。谁认为伊斯兰持这种观点，就证明了自己的无知和愚蠢。

海拉——在谈论自然规律及其被圣迹打乱了的现像之机，我又要问长老，能不能按部分学者的解释，把圣迹说成是一种自然规律呢？

长老——《古兰经》和其他天经所言的未见之事分两类，一类是我们认为违背常规的，它的奥秘无法被我们知晓，但是，科学有朝一日能揭示这类事物的规律。而另一类却是真正违背规律的，是真主使之而然，在天经中屡屡提到，以证明真主能够改变他在宇宙中的常规，这类反常现象我们称之为“圣迹”。信道者必须相信它的真实，相信确实是违背常规的，科学将永远无法用自然规律揭示它的实质。我认为没有必要用自然规律去解释它。如果不违背常规的话，则无须称其为奇迹，假若说它是依自然规律而发生的，那就否定了前面提到的奥秘。真主运用“圣迹”，为了证明他就是唯一能创造规律、而又改变规律的主。如果人类借自然规律的力量能创造类似的奇迹，则真主的圣迹也就不能称其为圣迹了，他的圣迹就失去了智慧和意义。

因此我说，宗教学者用自然规律解释天经中提到的圣迹的作法是错误的。他们的借口是把圣迹理性化，以赢得科学界人士的信仰。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许多圣迹是根本无法作科学的解释的，那样会曲解圣迹的含义，违背其中的智慧和你知道的哲理。海拉啊！这就是我们的许多学者及基督教学者出于好心而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有些学者企图把《古兰经》中“象兵”一章中，用碎石击溃象兵的鸟，解释成天花病菌，袭击了象兵而使其溃散。有些人用自然规律解释登霄、穆萨圣人的分断海水、尔萨圣人的救死复活等。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鸟的意思是病菌，因为“象”章不是专门说明违背常规的圣迹的，而是主要说明象兵所遭受的惨败。但是我们不能放开去把所有含有圣迹的事物依自然规律作科学的解释，这样一解释将会失去圣迹的所有意义、价值和其中的奥秘。对于我们想说服而又无法用科学方法解释奇迹的人，我们姑且保留自己的观点：说我不知道。让他去犹豫。退一步说，让他去怀疑甚至不信吧，如果我们把鸟解释成天花病菌，那我们用什么去解释穆萨（摩西）圣人的能变蛇而爬行的手仗呢？如果我们把它解释成催眠术和迷惑的话，我们怎么解释穆萨的手仗豁开河水呢？如果按某些人的解释说那是海潮的涨落，那么，我们又怎么解释耶苏无父而生呢？如果按部分愚人的说法，说她以自我受孕的方法怀的孕，那我们怎么解释耶苏在摇篮中的说话呢？

海拉！我想你已明白我们意思：依自然规律去解释圣迹，不仅是失败的方法，而且破坏

了圣迹的意义，加深了人们的怀疑。我们的根本原则是，信仰真主是宇宙的造化者，是特性和规律的创者，相信他不仅造化了规律，而且能够改变规律，这就是圣迹的哲理。信仰坚强的人，不难相信圣迹的真实性。那些认为圣迹是超理性的人，实质上并未分清什么是习惯上不可能的，什么是理性上不可能的。违背自然规律不是理性上不可能的事，只要我们相信真主是创造规律的主，那么，相信他能超出规律是很容易的事。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这时，长老停顿了一会儿，默默地说：“我们错过了礼拜的时间，我想太阳已经升起了，或者将要升起。”随即我们站起身来。礼拜后，我告辞了长老，他回到了他的屋子，一边关门，一边说，明天再见，海拉，明晚是考试的夜晚……

第七章 考试的夜晚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昨天晚上我急急忙忙告别了长老，没有问考试的夜晚是什么意思就钻进了被筒。听了爱勒·基斯尔的学说后，心情舒畅地进入了梦乡，直到响礼前才醒来。礼拜就想“考试的夜晚”这句话。我反复回味这句话的各种含义。想到了许多，最后认为长老可能考他前些夜晚讲过的某一问题。我随即参考他的讲义，想找到有关“考试的夜晚”的名称。最终我才想到长老是要考所有他讲给我的内容，我才急忙打开了笔记，复习我所记录的东西。我忘了吃喝，直到听见昏礼的宣拜声。礼完霄礼，我走进了长老的屋子，他注视着我，笑着说：“你为什么无精打彩的，是不是害怕考试？”

海拉——长老，谁不害怕考试。但是我不仅仅是怕考试，而且害怕中夹杂着疲倦和饥饿。

长老——饥饿？

海拉——是的，长老，我直到现在还未吃饭。

长老——怎么了，没有吃的东西，还是病了？

海拉——都不是，我只是听你说“明晚是考试的夜晚”，我想你要考所有讲过的东西，我怕一紧张就出丑，就投入了复习，没顾上吃饭。因此，害怕、疲倦、饥饿一应俱全。

长老——我提醒过你，今晚要考你。但你认为我象一般愚蠢的学者考他们的学生一样考你吗？我们讲过的高深理论不是死记硬背的东西，不象考诗词一样让学生背诵每一段落，而是一种纯理性的对话，学生可以拿着书，回答问题时可以参考书本，通过这样的对话和探讨，老师可以掌握学生的思路及他得出的结论。海拉，你把笔记放在前面，不要害怕，首先你去喝点奶子，不要喝多，人饥饿过度了思想就会迟钝，同样，太饱了思想也会迟钝的。

海拉说：我回到自己的住处喝了点奶子，又回到了长老的跟前，拿起笔记本就说：“长老，准备好了。”

长老——海拉，你说你已经复习了我所讲过的全部内容？

海拉——是的，我复习过了，只是走马观花地一遍。

长老——没关系，笔记在你的前面，什么东西记不起来就翻开笔记念给我听。

海拉——谢谢，长老！

长老——第一个问题：你知道我对你讲解哲学的目的是什么吗？我要你最终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海拉——是的，长老，我知道你讲解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明白哲学家们在证实真主存在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他们的结论与真教绝不冲突，纯理性的证据作为宗教学者同哲学家的

伟大头脑共同认可的依据，有助于这一结论。你见我听了宗教学者的话而忽视了那些理性的证据，就让我先对哲学家肃然起敬，把这种感情化作引领我的媒介，让我沿着哲学家所依靠的、不带宗教色彩的纯理性的证据和论证方法，去信仰真主的存在；也让我知道，真教同科学决不冲突，只要科学是经过断然的理性证据得到证实的。因为正教把理性作为对真理的最高裁判。这就是你想让我到达的最终目的。

长老——海拉，你达到这一目的了吗？

海拉——是的，长老！

长老——你最欣赏谁的学说？你最信赖谁的方法论？

海拉——长老，我欣赏所有的学说，许多大哲学家的学说使我入迷，特别是由于他们思想的纯洁和论据的确凿。而一部分人的学说使我迷惘，由于其中的海涩、不足和苍白，他们有些人陷入了诡辩理论，有些人闯进了怀疑论。然而，各宗教界的天才们的头脑对真理的共识，让我明白了“真理只有一条，只是表现的形式多样而矣”的道理。对各派的学说进行比较的结果，使我停留在了十字路口。长老！最终还是你的指导——感谢真主——把我送进了信仰的门槛。

长老——你的信仰是天启的信仰还是论证出的信仰？

海拉——长老，你是说我是不是相信启示给列圣的一切经卷？我确实时刻在信真主，信他所有经典和使者。

长老——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没有受到僵死的哲学的污染，也没有遭到厄运的践踏。这种信仰是本能的信仰，是天赋的信仰和从出生的家庭中承继的信仰，也是子孙万代延续的信仰，这种信仰多么纯洁，多么美好。

海拉——那么，长老所说的天启信仰是指什么？

长老——我是在问，你今天所得的信仰，是听了哲学家的各种学说后，由于对哲学家的崇拜而产生的一种启发呢？（因为，你在钻研哲学家的学说和认识他们的信仰以前，就已经隐藏着对大哲学家的崇拜）还是由你自己从所认识和所理解的证据中总结出的信仰？

海拉——我的信仰，既是由信赖和崇敬而来的信仰，也是由证据和推论得来的信仰。我见大哲学家及学者之间对信仰真主存在的命题完全达成了一致；从爱勒·基斯尔的学说中，我认识到在断然的理性证据成立时，必须让理性裁决，让其对科学和宗教、理性和经典进行调和的道理，这使我有幸能够抱着对哲学和科学的崇敬心理回到宗教学者的一边。虽然有时候部分学者的僵化，真让人失去对他们的尊敬。这种人，安萨里把他们称为“对宗教的危害，较敌人有过而之而无不及”的人。我有幸追踪每种论证真主存在的方法。读了各种论证方法，虽然时难时易，但总能把人引入信主的道路。

长老——我要听你亲口说出证据，你说的难处在哪里。现在就让我饰演学生海拉，你饰演老师牟祖尼。

海拉——对于许多哲学家和学者采用的“有始论”的证据，我的思维不由自主地要沿着这条明确的道路进行求证，各种证据互为补充和辅助，并互为基础，终而达到理性上自明的程度。

我的理智对我说：“世界的整体和部分都是组合而成的，每一个组合体都是有始的，这是自明的道理。宇宙所包括的一切，不断在改变，由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这种反复多变的形式没有一个永恒的基本的原形，否则，它不会一再地变化。

形式的无限循环说也是错误的，因为循环说在理性上是讲不通的，它必须要有一个终点，而且这种变化不定的东西起初就没有什么形式。

没形式的话，等于是没有存在，因为形式包括形象、体积、重量、颜色、味道、气味。一旦失去所有这些特征，就等于失去了它的存在。

因此，变化的世界是先无而后有的，它是有始的。

理性根据自明的因果定律，自然而然地要判断出凡是有始的东西，必然需要一个让它生成的“因”。

这一生成因决不会是有始的，否则，它又要需求另一个“因”。“因”的无限循环说是荒唐的，理性上解释不通的。

因此，创造世界者，是永恒固有的，他就是真主，他由绝对的“无”创造了世界。

长老——好极了，海拉！好极了！

海拉——对于法拉比、伊本·西那、笛卡尔、洛克、莱布尼兹等人主张的“必然性”的证据，我要说：理性自然地会知道，“存在”的意义在三种形式间浮动：或然性、不可能性和必然性，凡物要么是或然存在的，或者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是必然要存在的。理性肯定这个世界是一种或然的存在。

凡是或然的存在，必定有一个动因，使其从无到有的出现，令它由可能性变为实际的存在。

这一动因不可能是有始的，否则又要寻求另一个动因，以致无限循环。这种无休止的循环在理性上是讲不通的。

因此，这一动因必定是“必然性”的存在。

同样，这一必然性存在的动因不可能出自一个或然的实体，否则，它的本体就会变成既是或然的，又是必然的，这又是矛盾，理性上讲不通，因为它把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或然和必然）集于一身。同时还会导致循环，使因成为果的动力，又使果变为因的动力。这种互为因果的现象是不可能。因此，这一或然的世界需要一个自立的、必然的造化者。他，就是真主。

按笛卡尔的话说：“我是存在的，是谁创造了我？我并没有创造自己。因此，必然有一个造我者，这一造物者必定是必然的存在。他就是创造了万物的上帝。”

按巴斯卡尔的话说：“在我出生以前，如果我的母亲死了，我便不存在了，那么，我不是必然的存在，必定需要一个必然存在者作我存在的基础。他便是上帝。”

长老——按《古兰经》的说法，便是：“他们无中被造成的吗？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呢？”

海拉——对于莱布尼兹注重的矛盾律为基础的充足理由论，我说：理性推断，我们考虑到的东西，不外乎或然的，或不可能的，或者是必然的。现实世界是或然的存在。

凡是或然的存在，必然需要一个使它存在和产生的充足理由。现实世界没有自我创造，因自我创造说将必然导致理性的冲突。因此，或然存在的世界必然有一个使它存在的充分理由，因为没有充分的理由，世界是不会存在的。既然它是实际存在的，它必然有充分理由的，而且这一充分理由是极其智慧和大能的，具一切完美的属性。若不具备完美属性，就不会是充足的。这一充足的理由，便是真主。

长老啊！这些都是理性上自明的东西，各证据间相互依赖。但是，这些自明的原则，在思维的最后阶段使理智有些承受不了，即在思考至远无外的极限、无边无际的无限、无始的永恒、空前的时间、无外的空间和绝对的“无”时，理智感到困惑。然而，这些困惑对我的折磨远远不如从无到有造化世界的问题造成的困惑对我的折磨严重。

长老——你当然情有可原，海拉，你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是不奇怪的，因为你不比艾萨里、伊本·突斐里、伊本·如什德、康德和斯朋色更聪明。对这些问题，他们都承认理性难以理解。可是如果你对无中生有的问题困惑不解，无法用断然的证据证实这种思想不是一种错觉的话，便不可谅解了。不是有许多错觉常常骚扰我们的思维，我们用断然的理性证据排除了它吗？你听着，海拉！

海拉——我仔细听着，长老！

长老——现在可见的世界，是或然的呢，还是必然的？

海拉——毫无疑问，世界是或然的，我们可以想象它的不存在。

长老——是它创造了自身吗？

海拉——这种想法将导致理性的矛盾，那样会使它变为必然的存在，实际上世界只是或然的存在。

长老——因此，它就需要令它产生和存在的充足理由。

海拉——这是自明的道理。

长老——世界在充足理由出现以前是不存在的。

海拉——绝无含糊。

长老——那么，必然要假设世界产生以前“无”的状态。

海拉——那是必然的。

长老——你还认为从无到有的创造会导致理性冲突吗？你想想！

海拉——不了，如此说来，假若不假设世界产生前存在“无”的状态的话，反而会产生理性的矛盾。

长老——因此，从无到有的创造，在理性上讲，不是不可能的。正如莱布尼兹所言，即使我们习惯上觉得不可能，思想上排斥这种观点，它却是真实的。

海拉——是的，它从理性上讲不是不可能的。长老！但经过断然理性证据的论证，我已经确信无中生有的可能性了。然而，这件事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

长老——我象你一样，我的理性难以想象从无到有的创造，但确信自己的这种想法是一种荒唐可笑的错觉。对这一问题的难以置信恰巧反应了人的理智的紊乱。

海拉——这怎么讲？

长老——你不是相信数学的真实吗？你确信数学结论的正确性，可是对许多靠自明的、理性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数学定律，你起初也觉得不可思议，经反复思考、求证和推论后，方觉准确无误。

海拉——这是对的，可是在求证和推论后，我能想象它呀！

长老——比如说，有人提出一个极为简单的数学命题，是以断然的理性证据为基础的，但是，甚至于运算以后，你仍然觉得难以置信。你怎么说呢？

海拉——比如说？

长老——注意！海拉！我们的理智在数学领域往往对不值一思、不值一算的数学道理都感到困惑。这种困惑是很奇怪的，甚至连结论都产生怀疑。哪怕这一结论是最可靠、最有权威的人告诉你的。甚至自己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你知道“裁纸迷”吗？

海拉——不知道，长老！

长老——假若给你一张相当薄的纸，厚度为一丝米，^①让你把它剪为两半，再把两半折叠起来一刀剪成四半，再把四半一刀剪成八半，如此重复，剪四十八遍。在你计算以前若有人问你：你以为剪了四十八次后，纸的厚度有多少？你怎样说？无论你怎样估计，也会以为它不超过两、三米。若有人告诉你，纸的厚度已超过十公里，你是否会相信？那么，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在你剪了四十八次后，若把纸屑叠起来伸到空中，其厚度几乎到达了月球，月球距地球 384000 公里。这时你会极力否定，认为对方是在取笑……，简单的计算以后，你会得到证实。可是让你想象的话，你依然觉得难以置信。海拉！拿笔算一算。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我拿起笔，开始作乘法运算，算了近一个小时，长老看着在笑，当我确认纸屑若层层叠起来的话，几乎够得着月球时，我对长老说：

真的，长老，其厚度接近于 384000 公里，几乎够得着月球了，真主啊！真奇怪！

长老——现在，让我问你，你亲手实验以后，是否觉得这一结论容易接受吗？

海拉——指主发誓，仍然觉得难以置信。

^① 一丝米等于百分之一毫米。——译者。

长老——海拉，现在你承认人的理性对许多已得到证实的事实都往往难以相信。

海拉——是的，我相信，但这是怎么会事呢？

长老——因为我们的理性生来便是对许多事物难以想象，但可以通过断然的理性证据断定它的存在。想象不同于理解，你可以理解某一事物，却无法想象它的存在，因为，理解依靠的是基本的自明原理，由理智将它排列、调整、归纳和综合，从而得出一个断然的理性原则，这一原则也许是很难想象的。你懂吗？

海拉——是的！我懂！

长老——现代科学承认我刚提到的事实，即想象的可能性和理解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不应考虑是否能够想象，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理解，因为科学真理在深度、广度和量上已变得超出想象了，只能通过理解来接近它、认识它和判断它。举个光波的例子来说，反射紫罗兰颜色的地方每英寸发射 6 万个波，科学若闭上眼睛，让理性驰骋，它能否想到如此的密度吗？绝对不会的。因为这一庞大的数字，在那么微小的空间容纳，简直让理智难以置信。但是却不难理解，即通过理性可以判断出其可能性。

现代原子的研究中，使用的数字庞大到人的理智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说：科学家会告诉你，声波每秒钟振动五十万次，这是科学家断然肯定的科学事实，毫不怀疑。但是你认为科学家就能想象一秒钟之内产生如此数量的振动吗？你自己试一试，你能想象吗？无论你怎么努力想象，在一秒钟内产生不要说五十万，就是十万，甚至一千都让你吃力。你觉得难以想象，就连科学家也难想象，但是，这是毫不怀疑的事实。他们是靠什么认识的呢？他们是通过理性靠计算认识的。

海拉——是的，我明白无误地理解了。

长老——你现在理解学者和哲学家说过的“从无到有的创造是能够理解的，即使遭到理性的排斥和费解”这句话了吧？

海拉——真的，正如长老所说，哲学是一座大海，不同于诸海，涉水者往往在岸边遭到危险和失足，却在深层和底部得到安宁与和平静。真的，如培根所说：若哲学家中一小部分人脱离了上帝的话，大部分人则回归到上帝的一边。

长老——现在该谈论《古兰经》了，海拉，你把《古兰经》从书厨拿给我，你回住处去，我还有别的不属哲学的事，要奉献给我的养主……

第八章 养主的启示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我把《古兰经》拿给他就走出了屋子，回到自己的住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因为不习惯在那时辰睡觉，而且没办法阅读，因灯在长老的屋子里。我强行睡觉，后来轻轻打了一会盹，又被长老的咳嗽声惊醒了，见长老仍然熬夜。稍后，我才慢慢睡着了，直到老服务员敲门的声音把我吵醒。我起身去开门时，见长老的灯仍在亮着。宣礼员唤了礼，长老才出来做小净，我问他为何熬夜，他说：“我一直不断地在诵读《古兰经》，刚刚才结束……”我说：“长老啊！这样熬夜会累坏你的！”他说：“这不都是为了你吗？”我说：“为了我？”长老笑着去作小净。礼完晨礼，他回到了屋子，说道：“我今天不去林子，我要睡一觉……”我在园林中度过了一整天，复习长老昨晚讲给我的内

容。我再次算了一下“剪纸迷”，结果发现确实如此，我才相信我们的理智往往把经理性证据证实过的事物也同样难以想象；我明白了，我们不应该留滞在理性难解的环节上，应该采纳我们已掌握的断然证据；我想起了艾萨里在这方面所说的话，并参考了他的观点，他说：“我没有找到医治怀疑和错觉的办法，唯有通过证据，证据只能由基本原理和必然的原则组成，理性离开了这些原则就无法达到肯定的地步。”我现在才理解了他的这句话，我想，自己多少荣幸，要不是真主派来这样一位宽容的导师，我怎么能理解这些问题呢？我怎么能用断然的证据排除错觉呢？我想可怜的人们如何摆脱那些疑惑呢？正如长老说过，难道你认为人们都有机会参加长期的学习吗？真主不强人所难，他们怎能从信仰中排除怀疑呢？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来到了长老的房间，见他在笔记本上写着几节经文。我向他道了安，一边弯下身子去亲吻他的双手。他笑着说：你无缘无故的亲我的手干什么？莫非你要向我告别吗？你是否觉得已经学完，现在就想回故乡了？海拉啊！你不要放弃学习，路还遥远得很。

海拉——我根本没有想过离开你，假设我去看我父亲的话，也会很快回到你的身边，我已荒废了白沙瓦大学的学业，没有比你更好的补偿我的损失的人，我亲你的双手，是因为我想用较为严肃的话，推心置腹地同你交谈，在交谈之前给你一点实惠。

长老——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不会觉得过分的。

海拉——我一直在思考你昨晚揭示给我的真理，长老啊！要不是真主给我派来你这样忠实、宽厚、心胸开阔的向导和明师的话，我自己怎么能认识那些真理呢？我如何能够在断然的理性证据面前排除错觉呢？

长老——高明的导师很多，海拉啊！我们应从他们身上吸取滋养。学生应做的事是多加思考，长期沉思，询问有识之士……

海拉——难道每个人都能脱离世俗的缠绕，放弃谋生的手段，去致力于深思，长期从事研究和艰苦的求证吗？难道真主不是不强人所难吗？

长老——你说的对，这就是我想让你得出的结论和想给你指出的问题，虽然你已经按我的意图认识到了复杂的理论证据的正确性和实际性，但我仍然要奉劝你，而且还要奉劝那些没有机会致力于思考、研究和观察的人们……你不是见我一整夜在为你阅读《古兰经》吗？

海拉—— 长老，你想奉劝我什么？

长老——我要用伊本·如什德的忠言劝戒你，也劝戒我自己和所有的人。伊本·如什德说，关于求证真主存在的问题，我们要依赖理性能认识到的简单、明确而自明的原则，无须卷进论证和争论的漩涡，也不会产生迷惑、难解、无奈和错觉。这是《古兰经》最频繁引用的证据，比其他复杂的理性证据应用得多，因为一般的愚人和有知识的哲学家都能理解这一证据。由于它简单、明了和自然，一般人都能掌握，当然学者知其中的细节，明白这一自明原理在《古兰经》中由其他的证据作辅助而构成了总体的理性原则的道理，知道否认这一原则无异于否认正确的数学命题。

海拉——真妙！长老前面讲叙了《古兰经》在求证真主的存在和造化世界方面的绝妙之处，我曾经在阅读过程中也留意过这些证据，但我未曾意识到它的构成如同一个数学定律一样，是很难否认的理性原则。

长老——你通读过几遍《古兰经》？海拉！

海拉——我想大概也有十几遍了吧！

长老——你不记得你梦见你父亲说“你不读《古兰经》吗？”

海拉——怎么忘呢，我一直在记着。

长老——你是否曾考虑过真主说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真主”这句话？为什么真主将敬畏者只限定在学者中？为什么学者指的是伊本·如什德和爱勒·基斯尔所说的认识“存在”和万物奥秘的人？

海拉——我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有人告诉我，学者是指宗教学者。

长老——宗教学者是否必然是指那些知识只局限于狭义的“非格汗”（教法），演绎一些功修和交际的规则，不用哲学和科学的方式探索万物的奥秘的人呢？不！海拉，绝不是！“非格汗”是指理解万物，并理解宗教所含的奥秘、智慧和原则。我们首先应当理解的是真主的语言，即证明真主存在，证明真主是全知、全能、有意志、智慧的造物者的所有经文。如果不了解宇宙万物，不懂得蕴藏在完美秩序中的一切奥秘的话，对这些经文很难得到全面理解。宗教学者最应当洞察万物的奥秘。因此，经文中特指的学者，是指那些对宇宙有较全面认识的人，他们才会对主有全面的敬畏，他们理应知道有关存在和造化的知识，就是《古兰经》指出并提示的一部分知识。根据前后文的关系，这些经文的主题不是谈论有关功修、交际和道德的问题，而是谈论真主能够降雨、创造各种植物和动物的大能的问题。大能的真主说：“难道你还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然后借雨水而生各种果实。山上有白的、红的，各色的条纹和漆黑的岩石。人类、野兽和牲畜中，也同样地有不同的种类。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

海拉——毫不含糊，明文中的学者，是指对万物的奥秘和规律有研究的人。

长老——《古兰经》中提到的证明真主存在、证明他的大能和智慧的经文要想全面理解，须做到三点：（一）把所有这方面的经文集中到一处，便于比较时随时参照和作依据，这样不会为了从《古兰经》中通篇查找这种经文而分散精力。（二）要有诚挚的热情，依靠科学和哲学去研究这些经文，以便归纳出其中的证据以及对不信者的反驳武器。（三）摆脱对任何宗教观点和哲学看法的盲从。

海拉——我听部分学者说，《古兰经》对所有的知识毫不遗漏地涉及到了，这是真的吗？

长老——不！海拉！说这种话的人既非学者，又非智者。《古兰经》并非科学百科全书。经文中含有被科学揭示的宇宙真理，目的在于告示人们在创造世界的壮举中包含着意志、大能、知识、智慧、完善和协调的迹象，这一切都表示着真主的存在和对偶然说的否定，其宗旨不是肯定宇宙的知识，因为《古兰经》是用人类的语言降示给人的。真主是至智的，他当然不会用人类既不知道名字，更不知道其奥秘的东西向人类交谈。他只是采用了一种绝妙的、既能让七世纪的普通游牧民族理解它的表面意义、又能让二十世纪的科学家领会其奥秘的方法证明他的存在、大能、意志、知识和智慧。这就是《古兰经》的奇迹所在。正如我们前面说过，它的奇迹不仅仅在修辞中，因为修辞的绝妙只有阿拉伯人才能体味，而《古兰经》却是面向全人类的。在《古兰经》中，全知、明哲的主暗示的奇迹是：“我要在天际和他的本身中向他们昭示他的迹象，直到他们明白，它《古兰经》就是真理。”真主的确如约向他们不断在天地之间显示自己的一切迹像，以便让他们认识《古兰经》就是真理。在西方，专家学者们对此已经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可是，我们穆斯林曾经也是借科学之力发现许多迹象的先躯和功臣，如今却无力告诉那些学者，说《古兰经》有约在先，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了许多真主存在、独一、大能和智慧的证据……

总而言之，海拉啊！《古兰经》明文几乎可以分作几部分：有召人于主道、证明他存在、全知、大能、意志、调养、怜悯等完美属性的证据；有对服从的鼓励和悖逆的警告；对有报应之日强调，对功修和交际原则的规定；有人生的实践哲学；有提倡美德的等几大主题，并伴有部分故事。但第一部分是最主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信主是关键，是一切信仰的基础。因此，在你翻阅《古兰经》时见证明真主存在的经文几乎每一章中都有，甚至有时在一章中反复出现。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这时，长老把写有经文的笔记拿给我，说道：这是我为了你写的讲义，其中按照降示的顺序收集了大部分真主意欲揭示他存在的证据。这些经文同时也证明了真主是造物者、无始的，赋予万物以形象者、全知、全能、明哲的主，他更多的指出了他的大能和智慧，反映了在创造天地万物，即太阳、月亮、繁星、星座、夜晚、白昼、河流、

风雨、山水、湖泊、动植物、人类、听觉、视觉和心灵中他的意志、规律、精密、完善、设计和协调，以及万物中所包含的规律和原理。来吧！海拉，让我们一起读，一节一节地细读，按科学所揭示的真理进行研究。

海拉——长老，你为什么按降示的顺序而不按章节的次序排列呢？

长老——因为我让你把自己想象成《古兰经》降示时代的人，让你看看天经在针对人类使用证明真主存在的证据时，多么连贯和紧凑。这样一来，使你更加有效地阅读经文，更容易理解《古兰经》所遵循的正确方法。

海拉说：然后，长老把笔记本交给我，说，你读给我听！我开始读起来：

伟的真主说：“大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血块章：1-5）

你当赞颂你至尊主的大名超绝万物，他创造万物，并使各物匀称。他预定万物，而加以引导。他生出牧草，然后使它变成黑色的枯草。（至尊章：1-5）

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忠诚章：1-4）

该死的人！他是何等的忘恩！真主曾用什么创造他的呢？是用精液。他曾创造他，并预定他发育的程序。然后，他使他的道路平易。（皱眉章：17-20）

教人观察自己的食物吧！我将雨水大量地倾注下来。然后我使地面奇异地裂开，我在大地上生产百谷，与葡萄和苜蓿，与宰椋和海枣，与茂密的园圃，水果和牧草。（皱眉章：24-31）

以太阳及其光辉发誓，以追随太阳时的月亮发誓，以揭示太阳时的白昼发誓，以笼罩太阳时的黑夜发誓，以苍穹及其建筑者发誓，以大地及其铺展者发誓，以灵魂及使它均衡，（太阳章：1-7）

我确已把人造成具有最美的形态。（无花果章：4节）

难道人猜想自己是被放任的吗？难道他不曾是被射出的精液吗？然后，他变成血块，而真主加以创造他，使之成为肢体完全的人吗？他用精液造化两性，男的和女的。（复活章：36-39）

誓以奉派传达佳音，遂猛烈吹动者，誓以传播各物，而使之分散，乃传授训者，誓以示原谅或警告者，（天使章：1-6）

难道我没有用薄弱的精液创造你们吗？我把它放在一个坚固的安息之所，到一个定期。我曾判定，我是善于判定的。在那日，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难道我没有使大地成为包罗活物和死物吗？我曾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崇高的山峦。我曾赏赐你们甘美的饮料。在那日，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天使章：20-28）

难道他们没有仰观天体吗？我是怎样建造它，点缀它，使它没有缺陷的？我曾展开大地，并将许多山岳投在上面，还使各种美丽的植物生长出来，为的是启发和教诲每个归依的仆人。我从云中降下吉祥的雨水，就借它而生长许多果树和五谷，并生长扶疏的海枣树，它有累累的果实，用作众仆的给养。我借雨水而使它已死的地方复活，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的。（嘎弗章：6-11节）

他以为任何人都没有看见他吗？难道我没有为他创造两只眼睛，一条舌头、两片嘴唇吗，并指示他两条明显的道路吗？（地方章：7-10）

我确已依定量而创造万物，（月亮章：49节）

你们的主确是真主，他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然后，升上宝座，他使黑夜追求白昼，而遮蔽它；它把日月和星宿造成顺从他的命令的。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他主持。多福哉真主——全世界的主！（高处章：54节）

他使风在他的慈恩之前作报喜者，直到它载了沉重的乌云，我就把云赶到一个已死的地方去，于是，从云中降下雨水，于是借雨水而造出各种果实——我这样使死的复活——以便

你们觉悟。(高处章：57节)

难道他没有观察天体地的主权和真主创造的万物吗？难道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寿限或许已临近了吗？此外，他们将信仰什么言辞呢？(高处章：185节)

他从一个创造你们，他使那个人的配偶与他同类，以便他依恋她。他和她交接后，她怀了一个轻飘飘的孕，她能照常度日，当她感觉身子重的时候，他俩祈祷真主——他俩的主——说：“如果你赏赐我们一个健全的儿子，我们一定感谢你。”(高处章：189节)

难道他们以被创造而不能创造任何物的东西去配真主吗！(高处章：191节)

他有一种迹象；已死的大地，我使它复活，我使它生长粮食，以作他们的食品。我在大地上创造许多椰枣园，葡萄园，我使许多源泉，从地中涌出，以便他们食其果实。这些果实不是他们手造出来的，难道他们不感谢么？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创造一切配偶，地面所生产的，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都有配偶)。他们有一种迹象，我使白昼脱离黑夜，他们便忽然在黑暗中。太阳疾行，至一定所，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所预定的。月亮，我为它预定星宿，直到它再变成象干枯的椰枣枝一样。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雅辛章：33-40)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从我所手造作者之中，我曾为他们而创造牲畜，而他们管理它们。我为他们而制服牲畜，以一部分供他们骑，一部分供他们吃。他们可由它们获得许多利益和饮料。他们怎么还不感谢呢？(雅辛章：71-73)

难道人还不知道吗？我曾用精液创造他，而他忽然变成坦白的抗辩者。他为我设了一个比譬语，而他忘却了我曾创造他。他说：“谁能使朽骨复活呢？”你说：“最初创造他的，将使他复活；他是全知一切众生的。他为你们用绿树燃火。”难道能造天地的，不能造象他们那样的人吗？不然！他确是善造的，确是全知的。(雅辛章：77-81)

天地的国土是他的；他没有收养儿子，在国土中没有伙伴。他创造万物，并加以精密的注定。(准则章：2节)

难道你没有看见你的主怎样伸展阴影吗？假若他意欲，他必定使阴影成为静止的。我以太阳为其标志，然后我逐渐地收回阴影。主以黑夜为你们的衣服，以睡眠供你们安息，以白昼供你们苏醒。主在降恩之前，使风先来报喜。我从云中降下清洁的雨水，以便我借雨水而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并用雨水供我所创造的牲畜和人们做饮料。我确已把雨水分配在他们之间，以便他们记忆。但他们大半只愿忘恩负义。(准则章：45-50)

他就是任两海自由交流的，这是很甜的淡水，那是很苦的咸水；他在两海之间设置屏障和堤防。他就是用精水创造人，使人成为血族和姻亲的。你的主是全能的。(准则章：53-54)

圣洁哉真主！他把许多宫造在天上，又造明灯和灿烂的月亮。他就是为欲觉悟或欲感谢者，而使昼夜更迭的。(准则章：63-64)

人们啊！你们应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除真主外，还有什么创造者能从天上地下供你们吗？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你们怎么如此悖谬呢？(创造者章：3节)

真主使风去兴起云来，然后，把云赶至一个已死的地方，而借它使已死的大地复活。死人的复活就是这样的。(创造者章：9节)

真主创造你们，先用泥土，继用精液，然后，使你们成为配偶。任何女人的怀孕和分娩，无一件不是他所知道的；增加长命者的寿数，减少短命者的年龄，无一件不记录在天经中，那对真主确是容易的。两海不一样，这海是很甜的、可口的淡水，那海是很苦的咸水。你们可吃每一海中所产的新鲜的肉，又可采你们所戴的首饰。你看船舶在海上破浪而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以便你们感谢他。他使黑夜侵入白昼，使白昼侵入黑夜；他制服日月，各自运行至一定期。这是真主——你们的主，国土只是他的，你们舍他而祈祷的，不能管理一丝毫。(创造者章：11-13)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然后借雨水而产生各种果实。山上有白的、

红的、各色的条纹，和漆黑的岩石。人类，野兽和牲畜中，也同样地有不同的种类。真主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真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赦的。（创造者章：27-28）

真主的确维持天地，以免毁灭，如果天地要毁灭，则除真主外，任何人不能维持它。他确是至容的，确是至赦的。（创造者章：41节）

他说：“穆萨啊！谁是你俩的主？”他说：“我们的主，是以天性赋予万物，而加以引导的”。他说：“以往各世纪的情况是怎样的”？他说：“关于他们的知识，在我的主那里记录在一本书中。我的主，既不错误，又不疏忽”。他给你们以大地为摇篮，他给你们在大地上开辟许多道路，他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产各种植物。你们可以吃那些植物，可以放牧你们的牲畜。对于有理智者，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塔哈章：49-54）

人忘记了吗？他以前不是实有的，而我创造了他。（麦尔彦章：67节）

我曾创造你们，你们怎不信复活呢？你们告诉我吧！你们所射的精液，究竟是你们把它造成人呢？还是我把它造成人呢？（大事章：57-59）

你们告诉我吧！你们所饮的水，究竟是你们使它从云中降下的呢？还是我使它降下呢？假若我意欲，我必使它变成苦的，你们怎么不感谢呢？你们告诉我吧！你们所钻取的火；究竟是你们使燧木生长的呢？还是我使它生长的呢？我以它为教训，并且以它为荒野的居民的慰藉，故你们应当颂扬你的主的大名。我必以星宿的没落处盟誓，这确是一个重大的盟誓，假若你们知道。（大事章：68-76）

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大地吗？我使各种优良的植物在大地上繁衍。此中确有一个迹象，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众诗人章：7-8）

是那天地的创造者（更好），他给你们从云中降下雨水，以培植美丽的园圃，而你们不能使园圃中的树木生长。除真主外，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不然，他们是悖谬的民众。还是以大地为安居之所，使诸河流贯其间，使诸山镇压其上，并在两海之间设一个屏障者呢？除真主外，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不然，他们大半不知道。（蚂蚁章：60-61）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我以黑夜做他们的安息时间，以白昼做他们观看的时间，对于信道的民众其中确有许多迹象。（蚂蚁章：86节）

你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其实群山都象行云样逝去。那是精制万物的真主的化工，他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蚂蚁章：88节）

你的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意欲的，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故事章：68节）

你说：“你们告诉我吧！如果真主使白昼为你们延长到复活日，那末，除真主外，哪一个神灵能把黑夜带来给你们，以便你们安息呢？难道你们不会观察吗？他为怜恤你们而为你们创造黑夜和白昼，以便你们在黑夜安息，而在白昼寻求他的恩惠，以便你们感谢。（故事章：72-73）

我以昼夜为两种迹象，我抹掉黑夜的迹象，并以白昼为明亮的，以便你们寻求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恩惠，以便你们知道历法和算术。我明白地解释一切事物。（夜行章：12节）

你们的主为你们而使船只在海上航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他对你们确是至慈的。（夜行章：66节）

我确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上或海上都有所骑乘，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他们，我使他们大大超过我所创造的许多人。（夜行章：70节）

他们问你精神是什么？你说：“精神是我的主的机密。”你们只获得很少的知识。（夜行章：85节）

他曾以太阳为发光的、以月亮为光明的，并为月亮而定列宿，以便你们知识历算。真主只依真理而创造之。他为能了解的民众而解释一切迹象。昼夜的轮流，以及真主在天地间所造的森罗万象，在克己的民众看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优努斯章：5-6）

你说：“谁从天上和地上给你们提供给养？谁住持你们的听觉和视觉？谁使活物从死物中生出？谁使死物从活物中生出？谁管理事物？”他们要说：“真主”。你说：“难道你们不敬畏他吗？那是真主，你们的真实的主宰。在真理之外，除了迷误还有什么呢？你们怎么颠倒是非呢？”（优努斯章：31-32）

你说：“你们的配主，有能创造万物，而且加以再造的吗？”你说：“真主能创造万物，而且能加以再造。你们怎么混淆黑白呢？”你说：“你们的配主有能导入于真理的吗？”你说：“真主能导入于真理。是能导入于真理的更宜于受人顺从呢？还是须受引导才能遵循正道的，更宜于受人顺从呢？你们怎么啦？你们怎样这样判断呢？”他们大半是只凭猜想，猜想对于真理是毫无裨益的。真主确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优努斯章：34-36） 他给你们创造了黑夜，以便你们在夜间安息，又创造白昼，以便你们在白天能看见东西。对于能听忠言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优努斯章：67节）

你说：“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一切迹象和警告者，对于不信道的民众是毫无裨益的。（优努斯章：101节）

如果我使人尝试从我发出的恩慈，然后我把那恩慈夺取了，他必定失望而且孤恩。（呼德章：9节）

天地间有许多迹象，他们从旁边走过，而不注意。（优素夫章：105节）

我展开了大地，并把许多山岳安置在大地上，而且使各种均衡的东西生出来。我在大地上为你们和你们所不能的供养者而创造了许多生活资料。每一种事物，我这里都有其仓库，我只依定数降下它。我派遣滋润的风，我就从云中降下雨水，以供给你们饮料，你们绝不是雨水的蓄藏者。我确是能使万物生，能使万物死的；我确是万物的继承者。（石谷章：19-23）

我确已用黑色的成形的粘土创造了人。（石谷章：26节）

我只凭真理创造天地万物，复活时是必定来临的。所以你应当温和地原谅众人。（石谷章：85节）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创造天和地，造化重重黑暗和光明，不信道的人，却以物配主。他用泥创造你们，然后判定一个期限，还有一个预定的期限；你们对于这点却是怀疑的。（牲畜章：1-2）

在大地上行走的兽类和用两翼飞翔的鸟类，都跟你们一样，各有各种族的——我在天经里没有遗漏任何事物；一切鸟兽，都要被集合在他的主那里。（牲畜章：38节）

我这样使易卜拉欣看见天地的国权，以便他成坚信的人。当黑夜笼罩着他的时候，他看见一个星宿，就说：“这是我的主。”当那颗星宿没落的时候，他说：“我不爱没落的。”当他见月亮升起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主。”当月亮没落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的主没有引导我，那末，我必定会成为迷误者。”当他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主；这是更大的。”当太阳没落的时候，他说：“我的宗族啊！我对于你们所用来配主的事物，是无关系的。我确已崇正地专向天地的创造者，我不是以物配主的人。”（牲畜章：75-79）

真主确是使谷粒和果核绽开的，他从无生物中造出生物，从生物中造出无生物。这是真主，你们怎么能悖谬呢？他使天破晓，他以夜间供人安息，以日月供人计时。这是万能者全知者的布置。他给你们创造诸星，以便你们在陆地和海洋的重重黑暗里借诸星而遵循正道。我为有知识的民众确已解释一切迹象了。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然后，你们有住宿的地方，有寄存的地方，我已为能了解的民众解释了一切迹象。他从云中降下雨水，用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长出翠绿的枝叶，结出累累的果实，从海枣树的花被中结出一串串枣球；用雨水浇灌许多葡萄园，浇灌相似的和不相似的宰椹和石榴。当果树结果的时候，你们看看那些果实和成熟的情形吧。对于信道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牲畜章：95-99）

这是真主，你们的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故你们当崇拜他。他是万物的监护者。众目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众目。他是精明的，是彻知的。（牲畜章：102-103）

他创造了许多园圃，其中有蔓生的和直立的果木，与果实各别的海枣和百谷，与形同味异的宰椹和石榴。当结果的时候，你们可以采食其果实；在收获的日子，你们当施舍其中的一部分，但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他创造了）供载运的和供食用的牲畜。你们可以吃真主所赐你们的给养，你们不要追随恶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明显的仇敌。（牲畜章：141-142）

你问他们吧！究竟是他们更难造呢？还是我创造的更难造呢？我确已用粘泥创造了他们。（列班者章：11节）

他创造诸天，而不用你们所能见的支柱；他在大地安置许多山岳，以免大地动摇，使你们不安；他在大地上散布各种动物。他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在大地上滋生各种优良的植物。这是真主所创造的，你们指示我吧！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偶像）究竟创造了什么呢？不然，不义的人是在明显的迷误中的。（鲁格曼章：10-11）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真主曾为你们制服天地间的一切，他博施你们表里的恩惠。有人争论真主的德性，但他们既无知识，又无向导，且无灿烂的经典。（鲁格曼章：20节）

假若用大地上所有的树木来制成笔，用海水作墨汁，再加上七海的墨汁，终不能写尽真主的言语。真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鲁格曼章：27节）

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使黑夜侵入白昼，使白昼侵入黑夜，并制服日月，各自运行，至一定期。真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那是因为真主确是真实的，他们舍他而祈祷的，确是虚伪的；真主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难道你不知道吗？船舶在海中带着真主的恩惠而航行，以便他指示你们他的一部分迹象，对于每个坚忍的、感谢的人，此中确有许多迹象。（鲁格曼章：29-31）

有学识的人们，知道从你的主降示你的经典，确是真理，能指示（世人走上）万能的、可颂的主的大道。（赛伯邑章：6节）

他本着真理，创造天地，他截夜补昼，截昼补夜；他制服日月，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真的，他确是万能的，确是至赦的。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然后他的同类为他的配偶。他为你而降赐八只牲畜。他将你们造化在你们的母腹中，在三重黑暗中，一再造化你们。那是真主——你们的主，国权只是他的，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你们怎么悖谬呢？（队伍章：5-6）

你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然后使它渗入地里，成为泉源；然后，借它生出各种庄稼，然后禾苗凋零，你看它变成黄的，然后他使它变成碎片。在那里，对于有理智者，的确有一种教诲。（队伍章：21节）

真主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天地的钥匙，只是他的；不信真主的迹象者，才是亏折的。你说：“无知的人啊！难道你们教我崇拜真主以外的神灵吗？”（队伍章：62-64）

他把他的迹象昭示你们，他为你们从云中降下给养，只有归依者能觉悟。（赦宥者章：13节）真主为你们创造黑夜，以便你们安息；创造白昼，以便你们观看；真主对于人类；确是有恩惠的，但人类大半不感谢。那是真主，是你们的主，是万物的创造者；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你们怎么如此悖谬的呢？否认真主的迹象者，就是这样悖谬的。（赦宥者章：61-64）

他创造了你们，先用泥土，继用精液，继用血块，然后使你们出生为婴儿，然后让你们成年，然后让你们变成老人——你们中有夭折的——然后，让你们活到一个定期，以便你们明理。他能使人活，能使人死。当他判决一件事的时候，他只对那件事说：“有”，它就有了。（赦宥者章：67-68）

真主为你们创造了牲畜，以便你们骑乘，并食用它们的肉，你们由它们获得许多利益，以便你们骑着它们，去寻求你们胸中的需要，你们用它们和船舶运载货物。他昭示了你们他的迹象。你们否认真主的什么迹象呢？（赦宥者章：79-81）

昼夜与日月，都是他的迹象，你们不要向日月叩头，你们应当向创造那些迹象的真主叩

头，如果你们是崇拜他的话。（奉绥来特章：37节）

我将在四方和他们自身中，把我的许多迹象昭示他们，直到他们明白《古兰经》确是真理。难道你的主能见证万物还不够吗？（奉绥来特章：53节）

他是天地的创造者，他以你们的同类为你们的妻子；使你们的牲畜同类相配；他借此使你们繁殖。任何物不似象他。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协商章：11节）

他的迹象之一，是创造天地和他在天地间所散布的各种动物，他能自由地将他们集合在一起。（协商章：29节）

他的迹象之一，是在海中象山岳一般的船舶。如果他意欲，他就使风静止，而船舶停顿在海面上。对于每个坚忍者、感谢者，其中确有许多迹象。（协商章：32-33）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他必定说：“万能的全知的主创造了天地。”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安息之所，他为你们在大地上开辟许多道路，以便你们达到旅行的目的地。他从云中降下有定量的雨水，借雨水而使已死的地方复活。你们将来要这样从坟墓中被取出。他创造万类，而以船舶和牲畜供你们骑乘，（金饰章：9-12）

天上地上，在信道者看来确有许多迹象。真主创造你们，并散布各种动物，在坚信者看来，其中有许多迹象。昼夜的轮流，真主从云中降下给养，就借它而使已死的大地复活，以及改变风向；在能了解的人看来，其中有许多迹象。这些是真主的迹象，我本真理而对你叙述它。在真主的训辞和迹象之后，你们还要信什么训辞呢？（屈膝章：3-6）

真主为你们而制服海洋，以便船舶奉他的命令而航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以便你们感谢。他为你们而制服天地万物，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屈膝章：12-13）

我只本真理而创造天地万物，我只使他们存在至一定期。不信道的人们不顾他们曾受警告的刑罚，你说：“你们告诉我吧！他们曾独自创造了大地的哪一部分呢？还是他们曾与真主共同创造诸天呢？你们昭示我此经之前的一本天经，或残存的古学吧，如果你们说实话的。”（沙丘章：3-4）

在大地上对于笃信的人们，大地上有许多迹象；在你们自身中也有许多迹象，难道你们看不见吗？（播种者章：20-21）

天，我曾以权力建造它，我确是大能的；地，我曾铺张它。美哉铺张者！我将每种物造成配偶，以便你们觉悟。（播种者章：47-49）

难道他们不观察吗？骆驼是怎样造成的，天是怎样升高的，山峦是怎样竖起的，大地是怎样展开的。你当教诲，你只是教诲（他们）的，（大灾章：17-21）

他的朋友以辩驳的态度对他说：“你不信造物主吗？他创造你，先用泥土，继用精液，然后使你变成一个完整的男子。”（山洞章：37节）

你说：“假若以海水为墨汁，用来记载我的主的言辞，那末，海水必定用尽，而我的主的言辞尚未穷尽，即使我们以同量的海水补充之。”（山洞章：109节）

他凭真理创造了天地，他超乎他们所用以配他的。他用精液创造了人，而人却突然变成了（他的）明显的对手。他创造了牲畜，你们可以其毛和皮御寒，可以其乳和肉充饥，还有许多益处。你们把牲畜赶回家或放出去吃草的时候，牲畜对于你们都有光彩。牲畜把你们的货物驮运到你们须经困难才能到达的地方去。你们的主确是至仁的，确是至慈的。他创造马、骡、驴，以供你们的装饰。他还创造你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蜜蜂章：3-8）

他从云中降下雨水，你们可以用作饮料，你们赖以放牧的树木因之而生长。他为你们而生产庄稼、橄榄、椰枣、葡萄和各种果实。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他为你们而制服了昼夜和日月，群星都是因他的意旨而被制服的；对于能理解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他又为你们而制服）他所为你们创造于大地的各色物品，对于能记取教诲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他制服海洋，以便渔取其中的鲜肉，做你们的食物；或采取其中的珠宝，做你们的装饰。你看船舶在其中破浪而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以便你们感谢。

他的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以免大地动荡，而你们不得安居。他开辟许多河流和道路，以便你们遵循正路。他设立许多标志，你们借助那些标志和星宿而遵循正路。难道创造主同不能创造的（偶像）是一样的吗？你们怎么不记取教诲呢？如果你们要计算真主的恩惠，你们是无法统计的。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真主知道你们所隐讳的，和你们所表白的。他们舍真主而祈祷的不能创造任何物，而他们是被创造的。（蜜蜂章：10-20）

当我要创造一件事物的时候，我只对它说：“有”，它就有了。（蜜蜂章：40节）

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并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对善于听话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在牲畜中，对于你们，确有一种教训。我使你们得饮那从牲畜腹内的粪和血之间提出的又纯洁又可口的乳汁。你们用椰枣和葡萄酿制醇酒和佳美的给养，对于能理解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你的主曾启示蜜蜂：“你可以筑房在山上和树上，以及人们所建造的蜂房里。然后，你从每种果实上吃一点，并驯服地遵循你的主的道路。”将有一种颜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饮料，从它的腹中吐出来；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蜜蜂章：65-69）

真主使你们从母腹出生，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他给你们创造耳目和心灵，以便你们感谢。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在空中被制服的群鸟吗？只有真主维持他们；对于信道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真主以你们的家为你们安居之所，以牲畜的皮革，为你们的房屋，你们在起程之日和住定之日，都感觉其轻便。他以绵羊毛、骆驼毛和山羊毛供你们织造家俱和暂时的享受。真主以他所创造的东西做你们的遮阴，以群山做你们的隐匿处，以衣服供你们防暑（和御寒），以盔甲供你们防御创伤。他如此完成他对你们的恩惠，以便你们顺服。（蜜蜂章：78-81）

他确已经过几个阶段创造了你们。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真主怎样创造七层天，并以月亮为光明，以太阳为明灯吗？真主使你们从大地生长出来，然后使你们再返于大地，然后，又把你们从大地取出来。真主为你们而平展大地，以便你们在大地上走着宽阔的道路。（努哈章：14-20）

他们族中的使者说：“难道对于真主——天地的创造者——还有怀疑吗？他号召你们行善，以便他饶恕你们的罪过，并对你们缓刑到一个定期”。他们说：“你们只是象我们一样的凡人，你们欲阻止我们崇拜我们的祖先所崇拜的（偶像），你们昭示我们一个明证吧！”（易卜拉欣章：10节）

真主创造天地，并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产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他给你们制服船舶，以便它们奉他的命令而航行海中，他给你们制服河流；他给你们制服日月，使其经常运行，他给你们制服昼夜。（易卜拉欣章：32-33）

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天地原是闭塞的，而我开天辟地，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难道他们不信吗？我在大地上创造了群山，以免大地动荡而他们不安；我在群山间创造许多宽阔的道路，以便他们能达到目的。我把天造成安全的穹窿，而他们忽视其中的迹象。他是创造昼夜和日月的，天体运行各循一条轨道。（众先知章：30-33）

我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然后，我使他变成精液，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液，然后，我把精液造成血块，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然后，我使肌肉附着在骨骼上，然后，我把他造成别的生物。愿真主降福，他是善于创造的。此后，你们必定死亡，然后，你们在复活日必定要复活。我在你们的上面确已造了七条轨道，我对众生，不是疏忽的。我从云中降下定量的雨水，然后，我使它停留在地下一一我对于使它干涸，是全能的——然后，我借它而为你们创造许多枣园和葡萄园，其中有许多水果都是你们的，你们得取而食之。我又借它而为你们创造一种树，从西奈山发出，能生油汁和佐料，供食者调味之用。牲畜中对于你们确有一种教训，我使你们得饮它们腹中的乳汁，得享受它们的许多裨益，你们又得食它们的肉，你们又得用它们和船舶来供载运。（信士章：12-22）

主曾为你们创造耳目和心，你们的感谢是很少的。他曾使你们大地上繁殖，你们要被集

合在他那里，他使死物生，使生物死，昼夜的更迭由他住持。难道你们不了吗？（信士章：78-80）

他精制他所创造的万物，他最初用泥土创造人。然而用贱水的精华创造他的子孙。然而使他健全，并将他的精神吹在他的身体中，又为你们创造耳目心灵。你们很少感谢。（叩头章：7-9）

他们还不知道吗？我把雨水赶到无草的地方，而借它生出他们的牲畜和他们自己所食的庄稼。难道他们看不见吗？（叩头章：27节）

是他们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呢？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呢？难道他们曾创造天地吗？不然，是他们不确信真主。（山岳章：35-36）

多福哉拥有主权者！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他曾创造了死生，以便他考验你们谁的作为是最优美的。他是万能的，是至赦的。他创造了七层天，你在至仁主的所造物中，不能看出一点参差。你再看看！你究竟能看出什么缺陷呢？然后你再看两次，你的眼睛将昏花地、疲倦地转回来！（国权章：1-4）

他为了你们而使大地平稳，你们应当在大地的各方行走，应当吃他的给养，你们复活后，只归于他。（国权章：15节）

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在他们的上面展翅和敛翼的众鸟吗？只有至仁主维持它们，他确是明察万物的。（国权章：19节）

你说：“他是创造你们，并为你们创造耳目和心的。你们却很少感谢。”（国权章：23节）

你说：“你们告诉我吧，如果你们的水一旦渗漏了，谁能给你们一条流水呢？”（国权章：30节）

不然！我以你们所能见的万象盟誓，并且以你们所不能见的幽玄盟誓，（真灾章：38-39）

不然，我以一切东方和西方的主盟誓，我确是全能的，（天梯章：40节）

难道我没有使大地如摇篮，使山峦如木桩吗？我曾把你们造成配偶，我曾使你们从睡眠中得到休息，我曾以黑夜为帷幕，我以白昼供谋生，我曾在你们上面建造了七层坚固的天，我创造一盏明灯，我从含水的云里，降下滂沱大雨，以便我借它而生出百谷和草木，以及茂密的园圃。（消息章：6-16）

你们更是难造的呢？还是天是更难造的呢？他曾建造了天，他升起它的高度，而成全它的形体，他使它的夜间黑暗，并显出它的光明。此后，他将地面展开，他使地面涌出泉水来，生出植物来。他使山峦稳定，（急掣章：27-32）

人啊！什么东西引诱你背离了你的仁慈的主呢？他曾创造了你，然后，使你健全，然后，使你匀称。他意欲什么型式，就依什么型式而构造你。（破裂章：6-8）

难道他们没有思维吗？真主创造天地万物，只依真理和定期，有许多人的确不信将与他们的主相会。（罗马人章：8节）

故你们在晚夕和早晨，应当赞颂真主超绝万物。天地间的赞颂，以及傍晚的和中午的赞颂都只归于他。他使生物从死物中生出，使死物从生物中生出，使已死的大地复活，你们也要如此被复活。他的一种迹象是：他用泥土创造性你们，然后，你们立刻成为人类，散布各方。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她们，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互相怜恤。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他的一种迹象是：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对于有学问的人，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他的一种迹象是：你们在黑夜和白昼睡眠，并且寻求他的恩惠；对于会听话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使你们以恐惧和企图的心情看电光，他从云中降下雨水，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对于能了解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罗马人章：17-24）

他的一种迹象是：他派遣风来传达佳音，使你们尝试他的恩惠，使船舶奉他的命令而航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以便你们感谢。（罗马人章：46节）

真主派风去兴起云来，然后，任意地使云散布在天空，并且把云分成碎片，你就看见雨中落下。当他使雨落在他所意欲的仆人上的时候，他们立刻欢乐，即使在降雨之前，他们确是沮丧的。你看真主的恩惠的效果吧！他怎样使已死的大地复活，那确是能起死回生的。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罗马人章：48-50）

有些人说：“我们已信真主了。”当他们为真主而受迫害的时候，他们把众人的迫害当做真主的刑罚。如果援助从你们的主降临，他们必定说：“我们确是与你们同在一起的。”难道真主不是知道世人的胸襟的吗？（蜘蛛章：10节）

你说：“你们应当在大地上旅行，因而观察真主怎样创造众生，又怎样再造他们。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蜘蛛章：20节）

有些人，舍真主而别求监护者，他们譬如蜘蛛造屋，最脆弱的房屋，确是蜘蛛的房屋。假若他们认识这个道理，（就不会崇拜偶像了）。真主确知道他们舍他而祈祷的任何物，他是万能的，是至睿的。这些譬喻，是我为众人而设的，只有学者能了解它。（蜘蛛章：41-43）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他们是如何荒谬的！（蜘蛛章：61节）

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你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不然，他们大半是不了解的。（蜘蛛章：63节）

众人啊！你们的主，创造了你们，和你们以前的人，你们当崇拜他，以便你们敬畏。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且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出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所以你们不要明知故犯地给真主树立匹敌。（黄牛章：21-22）

你们不信真主呢？你们原是死的，而他以生命赋予你们，然后使你们死亡，然后使你们复活；然后你们要被召归于他。他已为你们创造了大地上一切事物，复经营诸天，完成了七层天。他们对于万物是全知的。（黄牛章：28-29）

他是天地的创造者，当他判决一件事的时候，他只对那件事说声“有”它就有了。（黄牛章：117）

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利人航海的船舶，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借它而使已死的大地复生，并在大地上散布各种动物，与风向的转变，天地间受制的云，对于能了解的人看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黄牛章：164节）

你号召不信道者，就象叫唤只会听呼喊的牲畜一样。（他们）是聋的，是哑的，故他们不了解。（黄牛章：171节）

他们询问新月的情状，你说：“新月是人事和朝觐的时计。”正义绝不是从房屋后面穿洞进去，但正义是敬畏。你们当从门户走进房屋，当敬畏真主，以便你们成功。（黄牛章：189节）

你们在子宫里的时候，他随意地以形状赋予你们。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他降示你这部经典，其中月许多明确的节文，是全经的基本；还有别的许多隐微的节文。心存邪念的人，遵从隐微的节文，企图淆惑人心，探求经义的究竟。只有真主和学问精通的人，才知道经义的究竟。他们说：“我们确信它，明确的和隐微的，都是从我们的主那里降示的。惟有理智的人，才会觉悟。（仪姆兰章：6-7）

真主秉公作证：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众天神和一般学者，也这样作证：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万能，是至睿的。（仪姆兰章：18节）

你说：“真主啊！国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的手中夺去，就从谁的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你要使谁卑贱，就使谁卑贱；福利只由你掌握；你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你使夜入昼，使昼入夜；你从无生物中取出生物，从生物中取出无生物；你无量地供给你所意欲的人。（仪姆兰章：26-27）

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在有理智的人看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他们站着，坐着，

躺着纪念真主，并思维天地的创造，（他们说）“我们的主啊！你没有徒然创造这个世界。我们赞颂你超绝万物，求你保护我们，免受火狱的刑罚。（仪姆兰章：190-191）

众人啊！你们应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常假借他的名义，而要求相互的权利的主——当尊重血亲。真主确是监视你们的。（妇女章：1节）

他使黑夜侵入白昼，使白昼侵入黑夜，他是全知心事的。（铁章：6节）

你们应当知道真主是使已死的大地复活的，我确已为你们解释了许多迹象，以便你们明理。（铁章：17节）

真主建立诸天，而不用你们所能看见的支柱。随后他端坐在宝座上，制服日月，使其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他处理万事，解释迹象，以便你们确信将与你们的主相会。他展开大地，并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和河流，他把每种果实造成两性的，他以黑夜覆盖白昼。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大地上有许多邻近的区域，有葡萄园，有庄稼，有椰枣树，其中有二株同根生的，二株异根生的，（这些都是）用同样的水灌溉的，我却使这一部分果实比那一部分佳美。对于能理解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雷霆章：2-4）

他以电光昭示你们，以引起你们的恐惧和希望，并兴起密云。（雷霆章：12节）

你说：“谁是天地的主？”你说：“真主。”你说：“难道你舍真主而把那些不能自主祸福者当作保佑者吗？”你说：“盲人与非盲人是一样的吗？黑暗与光明是一样的吗？”他们为真主树立了许多伙伴，难道那些伙伴能象真主那样创造万物，以致他们分辨不出两种创造吗？你说：“真主的万物的创造者，他确是独一的，确是万能的。”（雷霆章：16节）

至仁主，曾教授《古兰经》，他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日月是依定数而运行的。（至仁主章：1-5）

人确实经历一个时期，不是一件可以纪念的事物，我确已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并加以试验，将他创造成聪明的。（人章：1-2）而且从他料想不到的地方供给他。谁信托真主，他将使谁满足。真主确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真主确已使万物各有定数。（离婚章：3节）

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使云缓缓地移动，而加以配合，然后把它堆积起来。你就看见雨从云间降下。他从天空中，从山岳般的云内，降下冰雹，用来折磨他所意欲者，而免除他所意欲者。电光闪闪，几乎夺取目光。真主使昼夜更迭，对于有视力者，此中确有一种鉴戒。真主用水创造一切动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足行走的，有用四足行走的。真主创造他所意欲者，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光明章：43-45）

众人啊！如果你们对于复活的事还在怀疑之中，那末，我确已创造了你们，先用泥土，继用一小滴精液，继用一块凝血，继用完整的和不完整的肉团，以便我对你们阐明（道理）。我使我所已欲的（胎儿）在子宫里安居一个定期，然后，我使你们出生为婴儿，然后（我让你们活着），以便他在有知识之后，什么也不知道。你看大地是不毛的，当我使雨水降于大地的时候，它就活动和膨胀，而且生出各种美丽的植物。这是因为真主是真宰，他能使死者复生，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朝觐章：5-6）

有人在边缘上崇拜真主，若获福利，他就安然享受；若遭祸害，他就轻率背叛。他将丧失今世和后世，这是明显的亏损。（朝觐章：11节）

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因而有心可以了解，或者有耳可以听闻吗？因为肉眼不盲，胸中的心眼却盲了。（朝觐章：46节）

这是因为真主使黑夜侵入白昼，使白昼侵入黑夜；又因为真主是全聪的，是全明的。这是因为真主是真实的，他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是虚妄的；又因为真主是至尊的，是至大的。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地面就变成苍翠的。真主确是仁爱的，确是彻知的。天地万物都是他的，真主确是无求的，确是可颂的。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为你们制服大地上所有的事物，以及奉他的命而在海上航行的船舶，他维持着天以免坠落在地上，

除非获得他的许可。真主对于世人确是至爱的，确是至慈的。（朝觐章：61-66）

众人啊！有一个譬喻，你们倾听吧！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虽群策群力，绝不能创造一只苍蝇；如果苍蝇从他们的身上夺取一点东西，他们也不能把那点东西抢回来。祈祷者和被祈祷者，都是懦弱的！”他们没有真实地尊敬真主。真主确是至强的，确是万能的。（朝觐章：73-74）

他曾本着真理创造天地，他曾以形象赋予你们，而使你们的形象优美，他是唯一的归宿。（相欺章：3节）。

海拉说：我读完经文，就对牟祖尼长老说：长老，愿主赐福你。刚刚读的经文我不知曾读过多少遍，但仅仅是为了习惯性的沾吉，却没有考虑和钻研其中的奥秘。

长老——你读一两遍是不够的，你必须分门别类地读，这样，把涉及真主的被造物中的美一类的经文汇集在你的眼前，也许有些经文包含着许多方面的意义，因此不妨重复提及。

现在，把它誉写到你记录本上，明天便可来见我，让我们接着讲。

第九章 一千年以前（从十七世纪算起）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我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在抄写《古兰经》明文，晨礼后才上床睡觉，直到老宣礼员的声音把我叫醒。他说：孩子，怎么睡这么长时间？我惊慌地爬起来，理了一下思绪就问，你有什么事？他说：“早上晨礼后，长老派我到萨马尔罕去，把这些书籍拿回来。在书商那里看到一位可怜的老人，在打听牟祖尼长老，书商把我指给了他，他问有关长老的情况，说他是长老的亲密朋友我。不管怎么回避，给他解释长老不愿见人的事，他都不听，他缠着我，让我难堪，最后把他带来了。我把长老常去的花园指给了他，这才回来把书交给你。”我对老者说：艾巴·穆罕默德啊！这些书籍是法语的，我不懂法语。突然听到门口牟祖尼长老的声音说：“你一定学会，这是一大缺陷，也是你的不足之处。你是宗教人士，肩负着指导众人的重任，你不可对现代科学的语言一无所知……

海拉——我懂我的母语，也懂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难道这些语言中没有科学书籍吗？

长老——你所懂得语言中，有这样的科技丛书吗？海拉啊！你为什么这样说大话？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的语言中科学书籍极少，而且是由外语译成阿拉伯文的。我们用原文研究现代科学，观察它的新动向，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学者译出的科学书籍，既少又慢，更赶不上科学的发展。象这样用来传播科学、推行科学的小丛书，你想我们的学者能写出来吗？因为任何一个学者单独无法写出。而在西方，若干学者互相协作，每人撰写其专长的一部分，发行社给作者和出版商赞助大量的资金，当然书也能卖好多钱，因为读者的数量很大。而在我们东方，特别是穆斯林东方，科技书籍给作者赚不回出版费。

海拉——长老啊！这是为什么？

长老——因为买书的读者太少。因此，政府应承担一定的义务。只有政府才能组织翻译和发行简易的科学丛书，以最低赚的价格推广，以资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准……当然民众还要学习西方的语言。而你呢！海拉！学习一种西方的主要语言对你来说是一项天命，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导师、传教士的话。

海拉——凭主的口唤，我学吧！

长老——现在让我们工作吧！你是否抄完了经文，我见你整夜在写？

海拉——是的，长老，我傲了一夜，才算把它抄完。

长老——你如果精心排列这些经文，用自然科学的眼光审视它，当然你应对自然科学要有较深的了解，再按哲学的标尺去衡量时，你一定会明确地看到，宗教学者和哲学家达成共识、并采用的所有论证方法，《古兰经》早已应用过了。

《古兰经》提出了综合的理论证据，如有始论、必然论以及靠“因果”自然规律建立起来的充足理由论等。《古兰经》更多地应用了“秩序论”，着重指出造化万物中显示出真主的造化、发明、意志、安排、完善、限制和协调的迹象。《古兰经》很多地方反复强调这方面的证据。它是很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证据，不需要深入到复杂论证的旋涡中，也不会使人疲倦和困惑，而且单纯的游牧人和博学的文人都能掌握，因为全知幽玄的真主深知，有能力对复杂而深奥的理性证据进行深究的人，在学者中是极少的。因此，由于他的智慧，他要用最简单、最明了的证据昭示全人类，让它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人类自然规律的进一步探索，更加昭然若揭，以便落实真主的许诺：“我将在天际和他们本身中昭示我的一切迹象，直到他们明白它是真理。”真主确已实践了他的诺言，他不时地向人类昭示天际和人体构造中的迹象。人类已在这方面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在有些人身上，已应验了“真主的仆人中只有有知识的人才敬畏他”的话。

海拉——长老，是否可以劳驾你，请援引几段用复杂的理性证据如有始论、必然论和充足理由论来证明真主存在的经文，因为在学习时我未曾留心。

长老——你没有留心，是因为《古兰经》对这个问题只用最简炼的预言和最微妙的暗示一提而过，让专家们去领会，就象我谈伊本·如什德时说过的话，海拉啊！请你仔细研读下列经文。

他们是从无到有的被创造出来的呢，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52：35）

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天地的王权和真主创造的万物吗？（7：185）

人忘记了吗？他以前不是实有的，而我创造他。（19：67）

确实一段时间经历过了，人类那时尚不是什么可以叙说的事物。（76：1）

他的迹象之一，是创造天地和他在其间散布的各种动物。（42：29）

真主创造你们，并散布各种动物，在坚信者看来其中有许多迹象。（45：4）

难道创造万物的主同不能创造的（偶像）一样吗？（16：17）

你的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意欲的。（28：68）

我只本真理而创造天地万物，我只使他们存在一定期限。（46：3）

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虽穷策穷力，绝不能创造一只苍蝇。（22：73）

有人争论真主，但他们既无知识，又无指导，且无灿烂的经典。（22：8）

有些人舍真主而别求监护者，他们如蜘蛛造屋，最脆弱的房屋，确实是蜘蛛的房屋，假若他们认识这个真理。真主确实知道他们舍他而祈祷的任何物，他是万能的，是至睿的。这些是比喻；是我为众人而设的，只有学者才能了解它。”（29：41）

海拉啊！你仔细回味经文的意思，对照一下笛卡尔、巴斯卡尔、莱布尼兹等哲学家提出的有始论、必然论、因果论、充足理由论，以及对意志的强调和必然形成说的否定，还有有关有始的世界在某一特定的时间被创造出来并保留一定期限的自明性。（伊本·西那、安萨里等教义学家的主张更不用对照了）。

你如果研究他们的学说，一定会发现《古兰经》的奇迹。《古兰经》从今天算起，十四个世纪以前降示给了一个文盲，即在笛卡尔、巴斯卡尔、莱布尼兹出生前一千四百年降在了一个愚昧的环境中，但要全面理解《古兰经》的含义，却只有学者能做到，他人望尘莫及。

象后来的哲学家和教义学家主张的那样，《古兰经》说世界是有始的。但它所用的不同于哲学家的求证方法，它用形式的变化证明了世界的有始。因为全知的真主深知，对于我们不知道其原貌的无机物质，其形式在漫长时期中的一系列变化虽然让理智想象起来有些吃力，但毕竟是可能的，而且就生命在大地上的形成来说是眼见的事实，远的有各种动物，近的在人本身。

现在，科学家已经承认，人和动物在地球上出现以前，世界业已经历了很漫长的时期。

因此，《古兰经》随时提到人和动物，目的在于告示人类：世界曾经历了一个时代，其间人类尚不是什么可提及的东西。这里，自然而然地就得出一个自明的结论：人是有始的。由第一个自明的结论推断出第二个自明的结论：人类赖以形成的物质必然是有始的，因为它接受改变，永恒者是不改变的。

《古兰经》用这种简单的道理证实了人类、世界和物质的有始。而后，用理性必然想象到的因果定律进行了理性的推理，并对这一有始世界的因和存在的目的进行诘问，用极其简明扼要的方法一一推翻了无神论者提出的各种不可能的假设。他们对真主存在的争论既无知识又无明证，说什么世界是无因而生的；世界是自然而生的；世界和上帝同归一物；世界的原质同上帝一样固有；世界的产生是毫无意志地自然而生成的等等。

《古兰经》对他们说：

“确实一段时间经历过了，那时人类尚不是什么可以叙说的东西。”

“人类难道忘记了吗？他以前不是实有的，而我创造了他。”

“难道创造万物的主同不创造的（偶像）一样吗？”

“你的养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意欲的。”

“我只本着真理而创造天地万物，我只使它们存在至一定期。”

你看，海拉啊！《古兰经》就用这种绝妙的辞令向人们的理性告示无神论者提出的假说是站不住脚的。这是自明的道理。

再看看它怎样让理性去寻求世界形成的足够原因，研究它的必然存在的奥秘，以及它足以作为世界生成的因的道理。

《古兰经》提示了真主与被造物在实质、本体和属性方面的不同和差别，因为“果”不可能是“因”，也不是“因”的一部分。

《古兰经》在部分章节中指出了“真主必定要造世界”的谬论，因为真主具有意志自由的属性，凭这一属性，真主确定了让世界出现的时间。因为“必定创造说”将导致世界和人类都是固有的信念。实际上：“确实世界经历了一段时间，那时人类尚不是什么东西。”现代科学已证实了生命的有始，特别是人和动物的新生。因此，世界是新生的，被造的，或然的。天地间的一切都是有始的，因它是单物质和化合物的合成体。可变的，不是必然的存在。它能否自然而然形成？能否无因而生？这是不可能的，就象莱布尼兹等哲学家说的那样。但《古兰经》在一千多年前早就说过了：“他们是从无到有的被创造出来的呢？”人创造了自身吗？这是不可能的，如笛卡尔和巴斯卡尔所说的那样。《古兰经》早就说过：“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呢？”

被造物 and 造物主是同一事物吗？这是不可能的，正如莱布尼兹的话，这样会造成理性的矛盾，也因为“果”不能是“因”本身。“创造万物的主同不创造的（偶像）一样吗？”

真主是否毫无知觉地创造了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它会否定真主的完美属性。没意志、没自由的，不可能是主宰。无意志的必然创造说，将把人类变成固有的，而事实上他是新生的……“你的养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意欲的。”

世界象部分人认为的那样，同造物主一并是永恒的吗？这是不可能的，真主用永恒的意志选择和确定了将要创造世界的时间。假若创造世界是必定的，世界则成了永恒的，而实际

却是新生的。“我只本着真理创造了天地万物，使它存至一定期。”

以上的理论是毫无怀疑的真理。除此而外的则是如同蜘蛛网一样脆弱的臆说。在表面上看起来有条有理，蜘蛛钻进里面织成猎获小虫子的网罗。这正如既无知识又无明证，而且争论有关真主问题的人，他们在内心织成了猎获弱智者的圈套。

就这样，海拉啊！在愚昧的半岛降示给文盲圣人的《古兰经》应用了大量确凿的理性证据和明晰的论证方法。学者和哲人穷其毕生，才能借真主的引导接近这一方法，并互相达成共识。《古兰经》用恰当的语言、最简明的示意、最有趣的提示、最实际的比喻肯定了那些证据，并使其变得连一般愚人都能领会的证据，而且隐藏部分真理献给未来的世代，只有学者知之一二。

海拉——只有学者，只有学者……（那是我为人类所设的比喻，只有学者才能了解。）

长老——感谢真主！你已经通过了考试，海拉！你已慢慢懂得了怎样调和理性、科学和《古兰经》的关系了。

第十章 世界偶然形成的机会

海拉·本·艾祖尔夫说：我整天在查阅《古兰经》明文，用它对照十二、三世纪伊本·西那和安萨里提出的理论，也对照十七世纪笛卡尔、巴斯卡尔和莱布尼兹提出的主张。让我既喜又惊的是，这些伟大的头脑在方法论上接近了《古兰经》的方法。到了上课的时候，我走进了长老的屋子，见他面前放着一根针，他正在上面画线上色。我道了安。他笑来说：海拉！你以为你的老师转业成了裁缝或巫师？

海拉——不，不，求主护佑。

长老——是的，这是一根针，我要用它缝合证据，我要用它挑破错觉的浓疮，我要用它刺醒沉睡的昏愦者，我要用它反击巫师的魔术，我还有别的用途，你将会——看到，海拉啊！

海拉——长老，证据也需要缝吗？

长老——是的，就象量体裁衣一样，证据也需要按对方的智力程度进行裁剪，再用基本原理和自明原则把其各边缝合起来。难道我们不是被要求按智力程度向人们宣传吗？

海拉——这是一个求证的新方法。

长老——不是，部分学者已经提出过，为了论证偶然说的不可能。但是我用一种新的“谜语的方式”变换了一下。

海拉——长老，新谜是什么？

长老——这个谜，最终是一个否定偶然形成说的数学证据，唯物论者认为，世界的创造和其中的多样性都是偶然形成的。。海拉——最终变成数学证据的谜吗？

长老——难道你仍然小看推理谜吗？你不记得“剪纸谜”给你揭示了想象和理解之间的区别吗？让我们开始，你在笔记上写上下列问题：

如果有人问，世界上所见到的一切事物是怎么形成？怎么组合？怎么被创造出来的？那么，你能够想象到的假说有几种呢？

海拉——我虽然通过了考试，却不理解这个问题的目的。世界不就是以真主的大能创造的吗？

长老——先抛开你的信仰，设想你仍然在你刚来时的那种怀疑当中。

海拉——长老是否重新要考关于肯定世界有始、否定它永恒的问题。

长老——不，不，我不问这些，先不要管物质的原子是怎样形成的，也不要问它是有始的还是无始的问题。我现在所问的，如同《古兰经》问的那样，是有关天地间复杂和多样的问题，你以为它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变为多样化的。

复杂多样的形式和形象，特别是生物中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形态，理性不可能说它们是固有的。因它是复杂多变的，故决不可能是永恒的。所谓有始者，便是先无而后被组合、被创造的。那么，对创造和组合的形式怎么假设呢？

这里有三种假设，没有第四种。

第一，它是真主的造化。

第二，各种物质的原子按一种意志、目的和意图自行配合而成的，即，各种原始物质自己思维、相互协商，达成协议，共同组成我们今天所见的这个形式多样的世界。

第三，多化样是偶然形成的，即，原子按一定的比例和形式偶尔聚集起来，形成了最原始的元素，而后，又偶尔聚集、连结，达到了一种适当的比例，再偶然形成恰当的体积和适当的样态，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世界。生命就是从这一系列的偶然中产生的。

海拉——确实没有第四种假设。

长老——信仰真主的人们坚持第一种假设，不管他们的信仰是靠宗教的引领，还是理性的推理。坚持第三种假设的人，只有唯物论者。至于第二种假设，没有一个人坚持，既得不到信教者的支持，也得不到唯物论者的拥护。唯物论者断然否定物质有意志、目的和意图的说法。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种假设了，而不是三种。世界的多样性要么来自真主的创造，要么，是偶然的結果。

我怎么见你两眼中流露出暗淡的目光，你的思想在理智的遂洞中翻腾，这是为什么，海拉啊？是否我现在所说的，对解除你的怀疑作用不大？

海拉——不，长老！你说的全部很明确，但是偶然论在理性上是根本不可能呢，还是有一点可能性呢？

长老——你可以同时肯定和否定，偶然论有时也是可能的，有时却在理性上绝对讲不通的。你应该改变一下询问的口气，应该说按健全的理性来衡量，偶然论的价值有多大？

海拉——对，按健全的理性的标准，偶然论的价值有多大？

长老——好！现在该谈论针的用处了。拿住这块牌子，把一根针扎进去，再把第二根针放进第一根针的针眼中。海拉，你想，如果这时一个有理智的人看到这两根针，他会问第二根针怎样穿进了第一根的针眼中。若一个以诚实著称的人告诉他，说第二根针是一个艺术高超的人从十米开外投进去的；另外有一个人，也是以诚实著称，他却说：是一个先天性盲童偶然投进去的。这两种说法，你相信哪一种呢？

海拉——我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但鉴于两人都以诚实著称，偶然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排除两种可能性。

长老——如果这个人看到第三根针插在第二根的针眼中，他是否会改变主意呢？

海拉——当然要改变，有意投进去的说法会战胜偶然说的。但无论怎样，微弱的侧重还是有的。

长老——假设这个人看到十根针都穿入了前者的眼孔中，难道你还倾向于说这不是有意识的吗？

海拉——不会的。“有意说”的倾向愈加侧重，偶然说的想法几乎消失了。

长老——假若一个被《古兰经》称为“争论最多的东西”的人，来到他跟前，同他争论有关理性上不可能和习惯上不可能之间的意义差别，并据理力争说，偶然的巧合虽然难以相

信，却在理性和习惯上不是不可能。那么，这位智者必然会迷惘了。

海拉——智者迷惘？但内心却倾向于“有意说”。

长老——如果我们来做个游戏，给十根针都从一到十打上记号，再把十根针混合装进一个袋子交给盲童，让他信手取出，按排号从一到十地把后一根针插到前一根的针眼中。假若按这个次序偶然间都穿进了前者的孔中，那位争论的人会以此为理由，说偶然说是可能的，存在的。这时，那位智者对争辩者会持什么态度呢？

海拉——他当然不会相信的，按这样的次序，偶然完成是极其罕见的，虽然不是不可能的。

长老——但是，海拉啊！在庞大的数字领域，这在道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海拉——我想这种道理来自我们生活中偶然事件连续发生罕见。

长老——不是的，这一道理在理性的深处依靠着一条理性的数学原理，不会超出它的。

海拉——长老，它是什么原理？

长老——是偶然性原理，说的是：偶然的会同竞争事物的数量成反比。即，竞争事物的数量越少，偶然成功的机会就越多，事物越多，偶然的机会就越少。如果竞争是在两种事物之间，那么，偶然的机会将会是二比一，如果在十个事物中竞争，偶然的机会将是十比一。因为每一物都有与它物一样平等的机会，没有任何优先权。

至此，成功的机会与竞争者离的不远，甚至一百、一千都是如此，可是，一旦物体的基数愈加增大，偶然的机会几乎就变成了零，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了。比如说我们让盲童从几个竞争的针中取出第一号针，其偶然的机会是十比一。如果说他恰巧按次序取出了第一号和二号针，取第二号的偶然机会却是百分之一，因为十根针中每一根都争取这一机会。十乘十，其竞争是在一百个中间。如果他恰好取出了一、二、三，其偶然的机会却是千分之一，因为每一根都争取百分之一的机会。如此类推，如果我们设想盲童按次序把十根针依次取出来了，其偶然的机会将是一百亿分之一。

海拉——一百亿分之一！

长老——这是一种简单的数学游戏，就象把纸剪四十八遍后，其厚度可达月球的游戏一样。你试一试吧，把每次的结果用十乘。

海拉说：我开始计算，最后发觉长老的话确凿无疑。我对长老说：确实如此，偶然的机会是一百亿分之一，但是，尽管这种机遇渺茫得近乎零，而我仍然觉得按次序一次取出十根针是可能的。

长老——我让你以另一种方式排列一个更大的数字。假设，你拥有一座出版坊，有五十万个字码分别装在盒子里，一只猫进来翻箱倒柜，把字码都搞乱了，把所有次序都打乱。这时，排字工前来向你汇报说：“混乱的字码偶然组成了意义不连贯的十个单词。”你是否相信呢？

海拉——我相信。

长老——假若他说十个单词组成了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句子，你还相信吗？

海拉——我想那是十分渺茫的，就象十根针的例子一样，但我依然认为那不是不可能的。

长老——假如他再告诉你，打乱的字码偶然自行组成了一本完整的书，长达五百页，其内容是一首长诗，首尾贯穿着同一个主题，同一个韵律，同一个体裁和风格。海拉，你能相信吗？

海拉——我决不会相信的，长老！

长老——你怎么不相信呢？

海拉——这里，可能性的不成立是自明而显著的。

长老——这是为什么？

海拉——我说不出，可我在把十根针按次序偶然排列的例子中没有想到它的不可能性象书的例子那样明显。

长老——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海拉——不知道，长老。

长老——原因在于偶然原则本身。标有号码的针的竞争只是十根针在十个次序中进行，然而，其偶然的机遇是一百亿分之一。这一比例虽然极其微小，但还没有小到让你思想上产生不可能的想法。可是一本书包括近五十万字母，即十二万五千单词的书，其字母间正确排列的盖数将是永远无法计算的。这就是说偶然的机遇非常的少，即使你说百亿百亿百亿分之一都不为多。为了知道这一数字之大，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你知道，假若针有十二根，其偶然的机遇将是一万亿亿分之一。海拉啊，试想，一本拥有五十万字母的书，其形式和次序上的竞争机遇将如何计算？

海拉说道：此刻，牟祖尼长老静下来，闭上双眼，陷入沉思，似乎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闭上眼睛，进入深思。沉默了一会儿，长老开口说道，海拉啊！这仅仅是一本被印刷的字数有限的书而矣，而对真主至尊的经典你将怎么说呢，其中的言辞，正如伟大的真主所言：“假如海水为写你养主的辞语的墨汁，大海一定穷尽，而我主的言辞尚未穷尽，即使我们再加入如此的墨汁。”他又说：“假如大地上的树木为笔，大海为墨，还有七座大海添入其中，也写不尽真主的言辞。”

海拉——长老，你说的真主的经典就是《古兰经》和其中的词语吧？

长老——我希望你对《古兰经》的理解更广泛、更深沉些。被包在两个壳子中间的《古兰经》的词语是有限的、可数的，无法理解把大海写完、把草木写尽而它不穷尽。

海拉——这就是我心中所想的。

长老——决不是那样，我这里指的“真主的经典”是整个世界，“真主的言词”是天地间的一切：物质世界的可感之物和精神世界的抽象事物。海拉啊！养主的言语怎能穷尽呢？大海的每个小原子和地上的草木都是养主的言语？还有宇宙的一切原子、分子、规律、秩序、法则、关系、数量、体积、形态、期限、时间、方式、颜色、运动、静止、状态、种类等等，都是养主的言语。

海拉——大哉，真主！

长老——现在，你才回到了正题，来，让我们设想物质世界中诸天体和大地上从原子到引力的数量，再想象精神世界的各种关系如规律、数量、期限、形式、运动、状态之间的关系，再让我们按科学和《古兰经》揭示的真理研究宇宙中所含的适量、平衡、组织、安排、坚固和精密，看看世界偶然形式的机遇究竟有多少。前面向你提示的经文中有下列语句：

“我依定量创了万物。”

“他创造了万物，并限定了它。”

“在他前面，万物都有限量。”

“我舒展大地，其上安置了山岳，长出了适合标准的万物。” “凡物，其寄藏之处都在我跟前，我只依特定的量降下了它。”

“我从天空以定量降下雨水。”

“真主的创造，他使万物精密。”

“他创造万物，使其完美。”

“他以最完美的形态创造了人类。”

“你在至仁慈主的所造物中，能看出一点参差。”

“你说：请看天地间有什么。”

“天地间有多少迹象，他们遇见而不以理解。”

“我将在天际和他们的本身中向他们显示我的迹象，直到他们认识，那是真理。... ..”

海拉，这就是真主在十四个世纪前降示给他的使者、他仆人的部分言辞。穆圣是文盲，是文盲族人的后裔，蒙昧环境的熏陶者。让我们以科学的眼光看看——正如真主命令的那样——在他的被造物中是否有《古兰经》提到的那种安排、平衡、精密、完美和适量，以便推论万物的创造是有意的而非偶然。

先让我们看看，为形成这一世界，有多少事物在竞争，如原子、分子、形式、规格、分量、特性、规律、状态、条件、时限、时间和空间。其次，试问，在无限的竞争中成功地完成这一完美、坚固、细致、有规则、均衡、精密的世界仅仅偶然成就的吗？

科学对世界的这一安排、均衡、精密、完美以及其中的规律和法则有什么说法？

海拉啊！我无法向你说清科学的观点，当然我也不知道科学的全部观点，你我各自都知道一些，让我们按《古兰经》所指的范围，仅仅谈我们所知道的真主养育世界的部分明显例证。

明天见！海拉！

第十一章 诸天卷在主的右手中

长老——我们现在，从真主的被造物中哪一样迹象开始谈起呢？

海拉——长老，你选择吧！天地间真主的创造物多不胜数，全部都能谈到吗？

长老——我没有选择权，我只不过跟从《古兰经》的方式。全知、明哲的主选择怎样的方式，我就依此鼓励人们进行整体、全面的观察，《古兰经》说：“难道你们没有观察诸天体和大地，以及真主创造的万物？”《古兰经》对整体、全面的观察作了分析，说道：“我要向他们显示天际和他们本身中我的一切迹象，直到他们明白。它是真理。”《古兰经》从真主的诸多迹象中选择了天际和人身中的许多迹象，把它特别提示出来。我们最好跟从这一分类和排列。但是，正如我说过，我们没有办法对真主的一切迹象作详尽的说明，只能对《古兰经》特此提到的事物作简要论述，让我们以此作为我们全面、整体观察的起点。

（一）诸天体

海拉——那么，让我们从天体的迹象中开始谈论。

长老——对！

海拉——就从天体开始。

长老——对，就从天体开始。看看按《古兰经》和科学的说法，这一伟大的创造，其偶然形成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伟大的造物主在尊贵的经典中说：

“我用手创造了苍穹并使其宽广。”

“难道你没有观察诸天体和大地，以及真主创造的万物？”

“难道他们没有观察他们头顶的苍穹，我怎样建设和点缀了它，它丝毫没有缺陷。”

“是真主没用你们所见的柱子，支撑着诸天。”

“我使苍穹变为被护卫的拱顶，但他们对它的迹象却不予理睬。”

“是他创造了七层苍穹，在至仁主的被造物中你发现不了任何的缺陷。你再看看，是否能见到漏洞。”

“你们是更难造的呢？还是天是更难造的呢？他曾建造了天地，升起它的高度，而成全它的体形。”

“真主稳固天地，以免脱落。”

“大哉真主，他在天上设了星座，并设置了明灯和光辉的明月。太阳疾行，至一定所，

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所预定的月亮，我为它预定星宿，直到它再度变成干枯的椰枣树一样，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各在自己的轨道上浮游着。”

“我必以星宿的没落处盟誓，这确是一个重大的盟誓，假若你们知道。”

来吧，海拉！奉主的命令，让我们照科学的说法看看天空中的一切：没有缺陷的被造物，没有支柱的坚固大厦，没有漏洞的被守护的穹顶，没有破裂而被高嵩升的天顶，以及天空所占据的广阔空间。造物主绝对有理由说：“我用手创造了天穹，并使其宽阔。”再让我们看看这一建筑中不可胜数的星宿，及它们的星座。它值得让伟大的造物者以此盟誓。（如真主说：誓以苍穹！誓以星宿等——译者）。对天空的宽阔，海拉啊！我谈点什么呢？科学今天认识到的天，其宽度是在《古兰经》降示期间的人们决不可能想到的。你知道，光每分钟的运行速度是三十万公里，即在一小时内即可运行一千八百万公里，一年可运行近十万亿公里。光在一年中所运行的距离通常被称为一光年，用来表达天文数字的单位。假若有人对我们说，某一星球离我们有一光年远，我们应该知道它离我们有六万亿英里。月亮是离地球最近的一颗星球，月亮光用不了两分钟就能照到我们，因它离地球的距离是约三十八万四千多公里，而太阳光则用八分钟才能到达我们，因它离地球的距离是一亿四千九百六十万多公里。海拉！你知道除月亮外，还有离我们更近的星星吗？

海拉——我只记得学校里学到太阳光在八分钟内就能到达我们，而却记不得对月亮和其他天体的说法。

长老——除月亮外离地球最近的一颗星球，距我们约有四光年的距离，即离我们将近有两亿三千万亿英里路。

海拉——这么远！

长老——这不算远，海拉啊！比它更远的有天鹰座，距我们十四光年，天琴座距我们三十光年，大角座距我们五十光年。即约两亿九千四百万亿英里路。

海拉——真的，前面的才是小数字，而这才是大数。

长老——这还是小数字，比它更远的有距我们一千光年的星座。在我们的银河系以外，有许多的星云，其中仙女座距我们有百万光年。据科学家估计，仙女座以外还有许多的星座。海拉啊！这是否足以使你领会造物主对天体的宽广所作的再三强调呢？真主说：“天，我曾亲手建造了它，我确是拓宽者。”（51；47）（马坚老人家译为：“天，我曾以权力建造它，我确是大能的。”这里我根据本书作者的观点译了这节经文，此译法较为符合明文的本意。——译者）

海拉——赞美伟大的造物主超绝万物！

长老——这是关于天体的宽度。至于星球的数量，我怎么向你说呢？以前人们常用千数来换算星球，后来以百万计算，再后来以亿来计算。而今天，人们估计，光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内就有三百亿颗星球。

海拉——光我们的银河系就有三百亿？

长老——是的，我们的银河系内就有三百亿星球，而我们的太阳系在银河系中只占一隅。银河系外又是一个星云的世界，其中有仙女座。今天，用天文仪器看到的天体有五十万个星云。据说，如果仪器再先进，再精确的话，一定会看到上百万个星云。

海拉——主啊！太不敢想象了！

长老——对星宿我又向你说些什么呢？科学家曾认为，星宿有固定不变的位置，以为它是不动的，如我们的太阳。实际上，它不是不动，而是全部沿自己的轨道在运转，运行轨道各不相同，但相互交叉，如象两群混合的蜂群。每颗星沿固定的轨道有规律的运行，这一奇特而错落有致的规律恒古不变。

海拉——太阳也在运行吗？

长老——怎么不呢？它是银河系中的一颗恒星，随银河系而运行。随太阳运行的有许多星体，而绕太阳旋转的也有几颗行星，其中就有地球。

海拉——长老！愿真主开导你，就象你开导我一样。科学曾经肯定恒星是不动的，太阳是静止的。我曾经为“太阳按自己的轨道运行，那是伟大、全知主的安排”的经文和“一切在太空中浮动”的意义同长老们发生过争论。

长老——现在你是否知道科学与真教不相冲突的事实了。所有的星球都在转动和运行，太阳也不例外。它在转动、运行。科学家以前知道太阳转一周需二十六天的时间，但认为它是原地旋转而不运行。今天，肯定无疑地证实了太阳在运行，整个太阳系如银河系中的其他星座一样运动，正如《古兰经》描述的那样，每个星系都按自己的轨道奇特地在运行。

科学认为，根据星宿光和数量的测定它有不同的固定的等级，我们暂且叫它星等。远古时期，科学家认为星宿有六个星等，随着科学的发现，说有二十个，最后说二十一个。奇怪的是这些星等有时按星球的数量，有时按光的成度作向上或向下浮动，星球的数量以惊人的幅度成倍增多，在第一等中恒星是十四个，这个数字不断增多，到二十等时恒星数量已达到七千六百万颗，而到了二十一等时，已达十亿颗。而光的强度也很奇怪，从一到十在成倍地增强，而十以后却逐步减弱。

太阳系各星行之间的距离有很恰当的分布。你知道太阳系有八大不发光的行星绕太阳旋转，最小的是水星，其次是火星、金星，再次是地球、天王星、海王星、土星和木星。还有近三年才发现的冥王星（它体积小，离地球远，是一颗稀有的行星，它的存在不能破坏下列我要告诉你关于各行星离太阳距离的奇妙分布。）

按照与太阳距离的远近，各行星的排列是这样的：水星最近，约距太阳三千六百万英里，金星约距六千七百万英里，地球约距九千三百万英里，火星约距一亿四千二百万英里，木星约距四亿八千四百万英里，土星约距八亿七百万英里，天王星约距十七亿八千二百万英里，海王星约距二十七亿九千二百万英里。

我提及这些星球的体积和距离，不是想告诉你早已被你熟知的东西。你或可在最简单的天文书籍上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这里，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距离中所包含的令人惊叹的规律。科学家发现太阳系的几大行星同太阳的距离按一定的比率分九个层次成倍增加。首先起於零，其次，剩余的八个以三开头，而后成倍增长，即 0-3-6-12-24-48-96-192-374

如果在每个数字上加上四，再把所得的数字同九百万乘，就自动出现了每个行星同太阳的距离。即，每个层次加上四后，九个层次的数字排列是这样的：4-7-10-16-28-52-100-196-388。如果用每个数字乘以九百万里的话，就会出现每个行星跟太阳的距离。比例，水星离太阳约三千六百万英里，它与太阳的距离在第一层中的标号为四，若将四乘与九百万，便可得三千六百万百，其他行星的距离也是如此。其中有些差距，但并不太大。

可是科学家奇怪，根据距离的不同，发现的层次有九层，而也知道行星只有八个。他们发现二十八号星座中没有行星。十六号星座的火星之后便是五十二号星座的木星，这么大的空间有什么奥秘？要么他们发现的规律不准确，要么二十八号星座距太阳二亿五千二百万处另有一颗看不见的行星。

这一奇妙的规律发生了奇迹，科学家估计这片空间有东西存在，虽然没有发现大的星球，却有许多小的星球在这片原来以为是空旷的空间运行。海拉！你是否觉得在星座的安排、天体的位置、数量和距离中有盲目的、偶然巧合的迹象吗？

海拉——长老啊！再说点，再谈点奇怪的事！

长老——我再说什么呢！你拿一本天文书去读读，会增加你们的信仰和虔诚。我给你谈什么呢？是给你谈谈太阳和诸恒星的体积而让理智迷惑不解呢？还是谈谈光线使眼光花缭乱呢？谈论我们的太阳时，我的话还不玄奥。

海拉——还有比我们的太阳更明亮、更大的星球吗？

长老——海拉啊！比起其他大星球的话，太阳的光和体积算得了什么呢？据科学家估计，太阳的光线约有三亿百万百万万束，可是，当你知道天狼星比太阳大二十六倍时，你能说什么呢？在很远的星空，有些星球的光比太阳光强一百倍！

海拉——太不可思议了！

长老——如果科学今天发现有些星球的光比太阳强五十万倍的话，你又说些什么呢？

海拉——真是不可思议！

长老——真不可思议的是大星球的体积和重量。地球的体积超过一万亿立方米。太阳的体积比地球重一百倍，因为地球的周长是一万二千七百五十六公里，而太阳的周长约有一百三十九万公里。太阳和地球体积的比率是 109: 1。显然，体积和周长成正比。因此，太阳比地球大 109 倍。体积和重量是它的一百三十万倍，

地球的重量是五十亿百万吨，而太阳的重量我无法告诉你有多重。太阳核比地球核重三十三万二千倍，用地球的重量乘三十三万二千，你还能读出积数吗？

现在，你知道了太阳的体积和重量同地球的比率。我还要告诉你，双子星，它的体积比太阳大 460 倍，它的重量比太阳的大一万亿倍。

海拉——太不可思议了！

长老——这比起仙女座来说又算得了什么。科学家常以仙女座和太阳作差距之大的比喻。科学家会对你说：“阳光中你看到的一粒尘埃落到地球上，你想这粒尘埃同地球的重量和体积的差距有多大，同样，太阳与仙女座就如同尘埃同地球。科学家有权这样打比方，因仙女座星核的重量超过太阳核十亿倍。而它的体积更大了。为了解太阳同仙女座体积的比率，你应该知道仙女座的周长。你知道仙女座的周长是多少吗？

它的周长是三万光年，即这一星座的体积超过太阳体积百万百万百万百万倍。

海拉——太不可思议了！赞美伟大的真主。这些庞大的体积和重量如何在空中均匀地分布着。

长老——《古兰经》会向你解答这一问题，它会对你说：“真主建立诸天，而不用你们所看见的支柱。”（13: 2）又说：“真主的确维持天地，以免毁灭。”（35: 41）而科学会说：这种维持是引力的作用，科学家看到了它的迹象，核算了它们能量，他们的认识只融及了表面，却未深入内层，他们认识了它的规律和原则，却没有懂得它的奥秘。

确实，他们说得对，引力是对的，它的精密、完整的规律是对的，可是，这种精密完美的规律是盲目巧合的结果吗？

“他们没有切实地认识真主。复活日，大地将全在他的掌握中，诸天将卷在他的右手中。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超乎他们所用配他的。”（39: 6）

（二） 滋养我们的母亲

长老——现在，让我们回到地球，借《古兰经》和科学之光看看大地的创造和形成，及其中所具备的规律、完美、平衡、坚固、智慧和作用。看看这伟大的壮举中究竟有多少盲目巧合的机会。

真主说：“真主创造天地，并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产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14: 32）

“他（真主）为你们以大地为摇篮，他为你们在大地上开辟许多道路，他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产各种植物。”（20: 53）

“真主为你们以地面为居处。”（40: 64）

“我曾展开大地，并将许多山岳投在上面，还使各种美丽的植物生产出来。”（50: 7）

“地，我曾铺张它。美哉铺张者！我将每种物造成配偶，以便你们觉悟。”（51: 48—49）

“难道我没有使大地成为包罗活物和死物的吗？我曾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崇高的山岳，我曾赏赐你们甘美的饮料。”（77：25—27）

“谁是以大地为安居之所，使诸河流贯其间，使诸山镇压其上，并在两海之间设一个屏障者呢？除真主外，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不然，他们大半不知道。”（27：62）

“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天地原是闭塞的，而我开天辟地，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难道他们不信吗？”（21：30）

“你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其实群山都象行云一样运行。”（27：88）

“的确，在天地中对信士有许多迹象。”（45：3）

诸如此类的经文，不胜枚举。它论述了创造天地，并把它变成适合生存的过程。

来！让我们用科学的眼光看看地球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成了唯一能够适应生命存在的一个星球？这是因为真主赋予了它气压、引力、运动、水等生命的条件。那么，这是偶然的结果呢，还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安排和调理的结果呢？

我们的前面有另七大星球，其中有些离太阳比地球近，有些远，有些比地球大，有些比地球小，有些绕太阳的旋转速度比地球快，有些慢。按我所推崇的科学的估计，一切都是如《古兰经》的说法从宇宙爆炸而来的，或按科学的说法由太阳分离出来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然而，适合生命存在的，为什么只是地球而不是别的天体呢？水星和地球一样，在自转的同时也绕太阳公转，自转一周需要八十八天的时间，而这也是公转的期限。它象月亮一样，一面始终朝着太阳，而另一面一直背着阳光。气压是地球气压的一半左右，引力小，没有空气。因此，不适合于生存。

金星据说自转和公转所需的时间一样，都是225天，象月亮一样一面始终朝着太阳。向阳的一面，温度高达90℃度，而背阳的一面在零下二十度。一没水，二没空气，但气压很高，显然又不适合生命的存在。

火星据有些研究人员估计，可能存在生命，它自转一周花二十四小时，同地球一样，而绕太阳一周却需要六百八十七天的时间。它距太阳有一亿四千二百万里，白天只有摄氏几度，而夜间却低达零下七十多度。火星表面全是陆地，没有海洋。大半认为没有水，上面的空气由比氧气较重的气体组成。引力只有地球引力的三分之一，不足以保持空气中的氧气，因此，根本不可能形成生命。这是科学工作者根据实际提出的看法。

木星绕太阳转一周需要十二年，而自转一周却需要十小时。它离太阳有四亿八千四百万里，温度零下一百三十度，气压是地球气压的四分之一，科学家偏向于认为，它是由气体和溶解物组成的星球。显然也不适合生命的存在。

土星绕太阳一周需要二十九年半左右，而自转一周仅在十小时内就完成，它离太阳约有八亿八千七百万里。它接受到的阳光是地球接受到的九分之一。气压少于地球气压的四分之一。科学家估计，它表面的物质是稀软流动的。显然也不适于生存。

至于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其不适于生命存在的原因是多样的。天王星公转一周需四十八年零七天，自转一周需十小时，离太阳约十七亿八千二百万里。海王星公转一周需一百六十九年左右，自转一周需十小时，可离太阳有二十七亿九千二百万里，冥王星公转一周需要二百四十七年，离太阳有三十六亿七千万里。海拉啊！在冬季长达四十二年或八十四年，或一百二十三年，夏季同样长，而白天只有五个小时，夜晚五个小时的星球上生命能生存吗？

只有我们的地球，真主造化它了，以便为了显示他对我们恩惠，因其中包含着目的、智慧和规律的证据。它才是唯一被真主造化成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

它同太阳的距离适中，接受的热量也恰到好处，气压高过其他星球的气压，甚至比太阳的都高。引力适中，昼夜不长不短，恰好适应人的休息和劳作。公转合理，足以产生四季，适于植物生长和成熟。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有生命所需的水和空气。

海拉啊！汇集生命所需的这一切条件难道是巧合吗？

海拉——赞美伟大的造物者！可是，长老，你指出了地球适应生命的七个特性，而《古兰经》只提到了创造大地的奥秘，以及适应生命的情况，却只字没提远近、冷热、气压、引力、和运转的情况。

长老——我向你提示的几个特性是最主要的，我还要提示它们所包含的本性和特质。而七个特性，《古兰经》用理解内含意义的人所懂的语言提示，愚者只知道其表面意义。距离和温度的适中问题，在谈及地球适于生活和耕种时就暗示了。

气压和引力的问题明确地提到了，真主说：“真主为你们以地面为居所。”要不是引力的话，我们以及地上的一切决无安身之地。昼夜的形成在谈论昼夜、谈论如行云般运行的山峦、阴影和日落时明确提到了，难道你还要全知的主对气压、引力的规律、公转和运动的形式及地球的倾斜问题，在人类对这些问题没有一点认识年代，就告诉给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些问题的民众吗？

地球的自转和日夜的形成问题，在《古兰经》中多次提到，特别是在下列经文中。

“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在有理智的人看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3：190）

“昼夜的轮流，以及真主在天地间所创造的森罗万象，在敬畏的民众看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10：6）：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真主使黑夜倾入白昼，使白昼倾入黑夜，”（31：29）。

“他使夜晚进入白昼，使白昼进入夜晚”（39：5）

“他使黑夜追求白昼，而遮蔽它。”（7：54）

“昼夜与日月，都是他的迹象。你们不要向日月叩头，你们应当向创造那些迹象的真主叩头。”（41：37）

“你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其实群山都象行云一样运行。那是精制万物的真主的化工。”（27：88）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你的主怎样伸展阴影吗？假若他意欲，他必定使阴影成为静止的。我以太阳为其标志，然后我逐渐地收回阴影。主以黑夜为你们的衣服，以睡眠供你们安息，以白昼供你们苏醒。”（25：45—47）

“以太阳及其光辉发誓，以追随太阳时的月亮发誓，以揭示太阳时的白昼发誓，以笼罩太阳时的黑夜发誓。”（91：1—6）

“他给你们创造了黑夜，以便你们在夜间安息，又创造白昼，以便你们在白天能看见东西。”（10：67）

“我以昼夜为两种迹象，我抹掉黑夜的迹象，并以白昼为明亮的，以便你们寻求 你们的主发出的恩惠，以便你们知道历法和算术。”（17：12）

“他就是为欲觉悟者或欲感谢者，而使昼夜更迭。”（25：6）

诸如此类的明文中，真主向他的仆人提及了昼夜的创造及其轮流。让我们如《古兰经》命令的那样以科学的眼光看看造化昼夜的规律和智慧。这一造化 and 安排中有多少偶然巧合的机会？

你知道地球的体积比太阳少一百三十万倍，它的重量比太阳少大约三十三万二千倍，地球是太阳系中气压最高的星球，比太阳的气压都高，太阳上气压只有地球气压的四分之一。物体的重量在太阳上要比同一物体在地球轻。地球离太阳有九千三百九万里。自转一周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绕太阳公转一周约需三百六十五天零六小时。绕太阳的轨道是椭圆形的。自转的速度每小时为一千里，公转的速度为每秒钟十八里，即每小时六万五千里，地球在轨道上的倾斜度是二十三度。科学认为，假如地球的体积比现在稍大，或略小，重量和气压再小或再大的话，生命一定枯竭了，因地球的体积现在刚好同它的速度和运转相适应，它的重

量也同引力相配，如果体积增大或缩小，其速度和时限一定改变了；如果引力减少的话，氧气就会分散；如果没有自转的话，昼夜决不会恒古轮流。

如果自转的速度超过每一秒一千里或少于一千里，如其他星球以每小时一百里的速度运行，那么，一定破坏了白天劳作，夜晚休息的原则。

可是这一速度恒古以来没有产生一秒钟的变动。

要不是地球的引力，我们一定在虚空中漂浮，我们的家也四零五散了。

要不是把我们固定在大地上的引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平衡，我们一定连同家园在空中飞行，还会从中间向两极汇集。

这一伟大的创造，神奇的精密和细微的平衡，难道是偶然巧合的结果吗？

海拉——赞美伟大的真主。

长老——海拉啊！《古兰经》中提到昼夜的形成，昼夜互相渗合，相互追踪，山岳如流云般运行，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经文仔细参悟，一定会发现，在十四个世纪以前，《古兰经》就明确提出了地球为圆形，以及昼夜轮流时的自转问题。

相互侵入的意思无法理解，唯有将地球看作球体并作自转时才能得到圆满解答。如果把大地看成是平展开的，太阳在其上升起落下，象古代人那样认为的话，“卷入”意思就不明确，因真主说：“他使夜晚卷入白昼，使白昼侵入夜晚。”（39：5）又说：“他使黑夜追踪白昼，而遮蔽它。”（7：54）

这些经文显示了昼夜互相跟踪的同时，也在互相侵入。当黑夜遮蔽白昼的一部分时，白昼也同时吞蚀黑夜的一部分。要是把地球想象成平展不动的，那么，这一意思就无法理解了。因为那样的话，太阳升起时，一次性照亮了全地，而下落时，一次性使大地黑暗。

至于山岳如流云般运行，便是地球绕自身转动的明确揭示，你仔细考虑吧！海拉！

海拉——长老，再多读点吧！

长老——至于公转和四季交替的问题，有学识、有理智的人从反复提及雨水的经文中领会到了。要不是公转的话，不可能存在四季、雨水和生命。

让我们以科学的眼光看看降水的规律和它同地球形状、转动和状态之间的关系，看看是否在这一规律的造化中有偶然的成份？

科学认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速度为每秒钟十八公里，如果每年多出一秒钟或少一秒钟的话，或者说一百年多出一秒钟的话，这一自然规律一定破坏了，因为几百万年的转动会多出或少出许多。如果固定的期限遭到破坏，大地上四季的规律也就被破坏了，因而，降水的奇特规律也就乱了。

地球公转的轨道要是比现在的长或短，四季的期限和降水的季节就乱套了。

假若公转的轨道不是椭圆形的话，四季的规律也就被破坏。

假若地球在轨道上没有二十三度的倾斜，四季的规律也就不存在了，赤道上全会变成沙漠，永恒的夏季会烧焦一切，而两极却会永远深埋在冰雪之下。

要是地球的倾斜度比现在再大的话，两极要出现要么漫长的黑夜和冬季，要么漫长的夏季和白天。而现有的角度正是恰到好处的精确的倾斜。

由于地球集中了运行速度、距离、期限、地表的形状，轨道的特殊形式以及倾斜度等诸多的条件，才产生了四季，产生了平衡。地上的水在蒸发，湿润的空气带着尘埃吹到干冷的空中，凝集起来，形成雨滴，让雷哄动，让电光闪耀，使雨水跌落，滋润干枯的大地。

这一切规律和安排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海拉——赞美真主。我们的母亲大地，既是隆起的，又是倾斜的。赞美真主，他使大地倾斜，让她拥抱我们；他使大地隆起，让她背负我们和一切生灵。

（三） 我们的弟弟

长老——这是月亮。它是我们的小兄弟，活泼可爱。我们和它临近，几乎肩并肩的拥抱了。海拉啊！善于钻研的人类对这个月亮能知多少？对它的奥秘，行期的长短、月宫、体积、光明和黑暗等人类知多少，？

《古兰经》对月亮的论述是：

“难道你没有看到真主怎样创造七层天，并以月亮为光明，以太阳为明灯吗？”（71：15—16）

“大哉真主！他把许多宫造在天上，又造明灯和灿烂的月亮。”（25：61）

“昼夜和日月都是他的迹象，你们不要向日月叩头，你们应当向造化那些迹象的真主叩头。”（41：37）

“他制服日月，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39：5）

“他使天破晓，他以夜供人安息，以日月供人计时，这是万能者，全知者的布置。”（6：96）

“月亮，我以它预定星宿，直到它再变成象干枯的椰枣枝一样。”（36：39）

“他曾以太阳为发光的，以月亮为光明的，并为月亮而定列宿，以便你们知道历算，真主只依真理而创造它，他为能了解的民众而解释一切迹象。”（10：5）

这是《古兰经》对月亮的部分阐述。那些有学识的人后来根据《古兰经》的提示，发现了许多机密。月亮本身不发光，而是借用太阳发出的光明反射到了地球上，正如《古兰经》所说的那样。月亮是跟从地球的一个卫星，和地球同步运行，同地球一样由西向东旋转。它有自转和公转，它的一面始终朝向地球，而我们永远看不到另一面。因为地球自转一周需一天的时间，而绕自身和绕地球转一周都需要一个太阳月，即绕地球转一周的同时，也绕自身转了一周，因此，它的一面永远是朝地球的，而另一面却永不露面。

由于智慧的造物者的化工之妙，科学家认识了月亮在公转时每天前进十四度、而每天向东退四十九分钟的道理。它让我们逐渐看到它的光明。月亮先以新月的形式出现，后变成满月，后回变成象干枯的枣枝一样，直到消失。二十九天零八小时（实际为29天12小时44分2.8秒——译者摘自现代汉语词典）后一支新月又重新升起。我们由此知道了年月的核算。

科学家知道月亮是离地球最近的一个天体，距地球只有二十四万英里左右。它的内核只有地核的八十分之一。其他星球也有卫星，其中有小到直径只有几英里的，也有直径大到三千二百英里的，其中也有快到绕行星一周只需六小时的，也有慢到两年才绕一周的。

科学家发现除了我们的月亮外，没有任何卫星三十天转一圈的。这就是真主把十二个月化分为四季的奥秘。科学家发现了《古兰经》提到的这些奥秘，了解了这一规律中的智慧和恩典。这时他们才说：“假若月亮不同时绕自身和地球旋转；假若它每天不前进十四度，退四十九分钟的话，决不可能往来于各官宿中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月相，也决不可能每月完成一次旋转而开始新的一月，以便我们核算年月。

假若月亮和地球的距离比现在的更远或更近；假若月亮的体积比现在的大或小；假若月亮的轨道比现在的长或短，那么，现行的规律一定紊乱了，也许月亮也不复存在了。因为，若再近一步的话，会被地球的引力吸引到地球上，若远一点的话，引力变弱，会被其他的星球吸引去，我们就无法享受它的恩惠了。假若体积再大的话，引力会加大，再小的话，引力会减弱。要是它的旋转期象其他卫星一样短至几小时，或长达二年的话，现在的规律一定瓦解了。正由于这一规律，真主使月亮成为我们历法的标志，让我们换算年、月、日。

真主在月亮的运动、定期运行、官宿、体积、光亮和时限的巧妙安排中是否有任何盲目巧合的迹象？

海拉——赞美伟大的造物主。主啊！这一切不会偶然的结合起来。但是，我似乎觉得你的话有些轻视科学工作者的成就。

长老——何以见得？你怎么以为我在轻视科学和科学家，而我却用科学和科学家的话向你求证真主的存在？如果我轻视的话，也轻视那些不是科学家而迷信科学的人，他们以为把火箭发向月球，或人类进入太空是同真主比高低，向他的国度插手干预。其实，假如他们用心参悟，一定会觉得荣耀是属于创造了人类、并使人类健全的真主，他用理智之光引导了人类。他造化了月亮，但人们很难接近它，他们难以阻止真主实现自己的意愿，真主一旦意欲，他会使月亮分裂、粉碎，同其他星球一道化作尘埃，从此，销声匿迹。

那时，人类才能认识真主的能力和安排。

(四) 庞大的蒸馏器

长老——这是一台庞大的蒸馏器，创造者将它立起，高悬于太空之间。表面布满海水，再加上温度，使它的蒸气散发，使云雾凝聚，使雨滴降落，使山岳稳固，使流河喷涌；使这一蒸馏器周而复始地运转。谁能知晓它的一切奥秘。

我已经向你说过地球的公转和雨水的形成，并揭示了部分秘密，下面请听《古兰经》对雨水在这一大蒸馏器中的形成所作的描述：

“你们告诉我吧！你们所饮的水，究竟是你们使它从云中降落的呢？还是我使它降下的呢？”（56：69）

“真主创造天地，并从云中降下雨水，借雨水生产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14：32）

“真主派风兴起云来，然后，任意地使云散布在天空，并且把云分成碎片，你就看见雨从云中落下。”（30：48）

“真主使风去兴起云来，然后，赶至一个已死的地方，而借它使已死的大地复活。”（35：9）

“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借它而使已死的大地复生，对于能了解的人看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2：164）

“他从云中降下雨水，用雨水使一切织物发芽。”（6：99）

“他使风在他的慈恩之前作报喜者，直到它载了沉重的乌云，我就把云赶到一个已死的地方去，于是，从云中降下雨水，于是借雨水而造出各种果实。”（7：57）

“主在降恩之前，使风先来报喜。我从云中降下清洁的雨水，以便我借雨水而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并用雨水供我所创造的牲畜和人们饮料。我确已把雨水分配在他们之间，以便他们参悟，但他们大半只想忘恩负义。”（25：49—50）

“我从空中降下吉祥的雨水。”（50：9）

“我从空中依定量降下雨水。”（23：18）

“我从含水的云里，降下滂沱大雨，以便我借它而生出百谷和草木，以及茂密的园圃。”（78：14—16）

“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然后借雨水而生产各种果实。”（35：27）

“你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然后使它渗入地里，成为泉源。”（39：21）

“他们还不知道吗？我一把雨水赶到无草的地方，而借它生出他们的牲畜和他们自己所食的庄稼，难道他们看不见吗？”（32：27）

海拉啊！你要参悟这些，以及前面提到过的经文，再用科学的眼光去看看雨水的形成。我们曾习惯于认为它的形成很简单，根本不参悟其中惊人的规律和完美。

真主创造的这个宇宙蒸馏器难道不令人惊讶吗？他用我们前面提到的程序布置了它，并按加热、蒸发、凝固和溶解的原理使它周而复始的运转，使各地互借雨水而灌溉。每年不前不后地回归一次，履行自己的使命。雨水不会减少，地质也不会增多。

没有比雨水的原理更奇妙的事了。要不是地球运动、旋转、倾斜，要不是布满海水，要

不是太阳的热量及产生的蒸发、凝聚、溶解、凝固、风、雷电等各种条件的集中，地球上永远无法形成周期性的降雨。海拉啊！你想一想，这些条件、原理和规律的聚中，难道是偶然性巧合而形成的吗？

海拉——决不可能！自然论者真该死！

长老——这是奇怪的海洋。海拉啊！它组成了蒸馏器的一部分，关于它的奥秘我向你谈点什么呢？真主为了表明自己的大能，在天经中多次提到海洋。

《古兰经》说：

“真主为你们而制服海洋，以便船舶奉他的命令而航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以便你们感谢。”（45：12）

“你们的主为你们而使船只在海上航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他对你们确是至慈的。”（17：66）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船舶在海中带着真主的恩惠而航行。以便他指示你们他的一部分迹象。”（31：31）

“他们有一种迹象，我使他们的子孙，乘坐满载的船舶。”（36：41）

“他的迹象之一，是在海中象山岳一般的船舶。”（42：32）

“两海不一样，这海是很甜的，可口的淡水，那海是很苦的咸水。你们可吃海中所产的新鲜的肉，又可采你们所戴的首饰。你看船舶在海上破浪而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以便你们感谢他。”（35：12）

这些经文中充满了智慧，其中有造化海洋的奥秘，有海洋的分布和海水咸苦的秘密，以及为何其他湖水和河水甘甜的道理。经文中揭示了大海充满鱼类的恩惠。鱼类是人类的主食之一，也是最丰富、储藏量最大、最长久的给养；还揭示了海水能载船舶，让人乘载其上，通过贸易去寻求真主的恩惠的道理。

海拉——我已经领会了创造鱼类，让人在海上贸易，船舶航行的恩惠，可是我还没有懂创造海洋的奥秘和海水浮船的道理。

长老——海洋具有现在的分布，其中包含着更大的恩赐和智慧。

要不是占据地球三分之一的海洋散布在各大洲之间，作为地球生命之源的雨水就无法循环。假若水全部变成淡水，海洋连同其中的生灵全部会腐烂，接着，浇灌的田野也会一并腐烂。假若将海水全部集中到地球的一面，不分布在各大洲之间。那么，海水上升、蒸发、降落、经河流流入大海的循环过程就无法进行。你仔细参悟吧！海拉！

至于提到船舶和它以真主的恩惠在海洋中航行的问题，真主想以此暗示神奇的被称为阿几米德定律。它是以船舶和鱼类的游动为基础的。这一平衡的原理是：沉入水中的物体，在重量同水的比重相等时，由水下向上直线浮出水面；如果物体的比重大于水的比重，物体会下沉，如果小于水的比重，就会漂起来。鱼类就以这一原则自由沉浮，人类可以按这一原理制造象山峦一样又大又宽又重的轮船。如果愿意的话，用铁可以造船，船内可以载随意重量的货物。经过精密的计算可以将船驶进大海，而不会沉没。海拉啊！难道这一原理是偶尔巧合的结果吗？

海拉——真的，我们尚未留意在提及船舶和它在海中的航行问题背面所暗示的这一规律。

长老——海拉啊！真主就这样创造了众生和一切规律，以他的大能和智慧使万物在宇宙这一大机器上互相配合而使其运转；他使水成为植物和动物的生命之本，使周期的雨水浇灌渴求的大地，又使大海为雨水的渊源；使蒸发和凝固成为形成雨水和降雨的两大步骤；使大海成为食物仓和商道以及船舶的承载者，船舶依靠在水与风之间保持平稳的规律在海洋中为人类的利益而航行。海水象托起一片小树叶一样托起巨大的货轮。海拉啊！这些条件和规律的结合是否有巧合的迹象呢？

海拉——决不可能。

长老——山岳被《古兰经》在很多节明文中提到了。而形成山岳及安置它过程中有多少偶然的成份？

《古兰经》说：“真主以他所创造的东西做你们的遮阴，以群山做你们的隐匿处。”（16: 81）

“难道我没有使大地成为包罗活物和死物的吗？我曾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崇高的山岳。”（77: 25—27）

“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以免大地动荡，而你们不得安居。”（16: 15）

“我展开了大地，并把许多山岳安置在大地上，而且使各种均衡的东西出来。”（15: 19）

这是有关山岳的部分经文，明喻和暗示了它的作用：它是固定大地的桩钉，它是隐匿处，它是挡风的屏障和河流的发源地，山中的洞穴可作藏库，山下是河流和泉源的通道。科学也认为，要是没有山岳，就不可能有长流的源泉和奔腾不息的河流来浇灌我们的大地，河流也不可能流进大海，而作重复循环的过程。假如地面全部平坦或伸展，一定全部吸收了雨水和雪水。要么四零五散，要么汇集一处，无法形成河流去注入大海。雨水淤积而无法灌溉田野，也许降雨的过程因此而终止。

海拉——指主发誓，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山岳有如此多的作用和益处。

长老——我曾一直奇怪，真主一再向他的众仆人提及山岳。后来，我才发现《古兰经》不提山岳便罢，每提，总要提及水、河流和植物，我才恍然大悟，要不创造这些巍峨的群山作雨水的蓄池，让它作冰雪逐步融化后的汇集地和河流的发源地，那么，雨水灌溉田野、回归大海的过程全停止了，而且降雨规律从根本上就破坏了。

海拉——赞美伟大的造物主。

长老——你先不要管河流运行的这一奇特安排，先问自己对水的认识。《古兰经》说：“我用水创造了一切有生之物。”科学说：“水是大地上一切生命的渊源。”水由两种元素配合，成为生命之源，其中偶然的成分究竟有多少？

你也知道作为生命之源的水，由氧气和氢气组成，可是，二者在高温中不能结合在一起，在低温中也不能，为何就能恰到好处地结合成生命之源呢？

你也许会说那是偶然结合而成的。可是如果我向你谈论元素的情况时，你会知道元素的结合是顺着一条严密的循环规律完成的。原子表面的电子不超过八个，主体元素只有在附着元素的电子同它的电子相加后等于八时才能化合，难道这一原理也是巧合吗？难道氧和氢元素的合一，形成了地球上生命之源的水也是偶然的結果吗？

（五）邻居的献礼

长老——大地上，只要制造空气的工厂永远不会停止运转，那我们和大地上的一切生灵生生不息。现在，我要问，如此丰富的空气的形成，以及它对生命提供的条件中有多少偶然的成份？

海拉——长老，你已经谈过了蒸馏器（造水器）的原理，但是我还没有想到空气也有制造厂。据我所知，空气是环绕地球表面而存在的東西，相当丰富。为什么要说它有一个不停业的工厂，说它的益处无穷无尽呢？

长老——海拉啊！你要知道，空气由百分之二十一之氧气，百分之七十八之氮气和其他的气体组成。氧是一种散发快的漂动性元素。从它的本性上讲，它要么消散，要么被土地吸收。可是它为什么没有象其他星球上一样耗尽呢？为什么大地没有把它全部吸尽呢？为什么不多不少的保持着百分之二十一之比率呢？这是生命必需的比例，要是比例再大一点的话，

空气中若有星星之火就可把我们及田园和森林全部烧毁；假若氧的比例再小一点的话，我们一定窒息了。海拉啊！这一比例的固定有偶然的迹象吗？至于空气制造厂，它的秘密和它的秩序更细微、更严密，制造空气的精妙之处更惊人、更完美：

我们的身体需要经常散发热量，而体内的热量需要燃料，燃料就是我们所呼吸的氧气。氧气经肺部进入体内，化解我们的食物。但是，空气中的氧是有限的，随着岁月的流失它会耗尽，因为我们呼吸的氧经过加热同食物中的碳化合，而形成二氧化碳。它是我们呼向空气中的致命毒物，长此以往，空气中的氧气就会耗尽。怎么办呢？

真主的化工之妙，植物为了生存、营养和结果都需要碳，它不能从自然直接吸收，而注定要从二氧化碳中吸取，这里展现了伟大真主的惊人智慧，让我们同植物互相受益。二氧化碳既是毒又是营养。对动物来说是毒，却是植物的营养。我们呼吸氧气，化解食物后呼出二氧化碳。我们自身摆脱这一毒物的时候却不知不觉的向植物界送去了一份献礼，使它吸取营养、维持生命、开花结果。植物的叶子吸收二氧化碳，而后，经过神奇的化学反应，由叶绿素和阳光的作用把二氧化碳分解成氧和碳两种元素，碳由植物吸收，由植物根吸取的水份将它溶解，为我们制造出鲜花和果实，而它排出的氧，却作为生命的芬芳，馈赠给我们。

就这样，造物主的大能，以这种神奇的程序经营着这个永远为我们提供氧气、为植物提供碳的工厂。要不是这种互利的作用，大地的生命早已枯竭。

海拉——赞美伟大的造物主！确实，这个工厂几乎比造雨的工厂更神奇和完善。

长老——这难道是偶然的結果吗？《古兰经》早在十四世纪以前就说过：

“他（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用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从中长出翠绿的枝叶，从中结出累累的果实。”（6：99）

海拉——我没有懂。长老！

长老——你没有懂，是因为你没有参悟这段经文，真主说：“用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然后又说：“从中结出累累的果实。”这里所说的“从中”是指从什么中呢？是从水中？芽子中？还是枝叶中？

海拉——从表面上来，似乎是指从枝叶中结出果实，但不知道真主从枝叶中结出果实的意思是什么。

长老——这是显示了《古兰经》的一个奇迹，暗示了科学家至今尚未知晓的一个秘密。

科学家知道，植物的支柱和营养是碳，它从二氧化碳中吸取碳元素。植物把二氧化碳分解成氧和碳两种元素，吸收掉了碳，再由体内的汁将它溶解，来增强体质，结出果实。但是植物怎样把二氧化碳分解成二种元素呢？

奇迹就在这里。科学家发现，分解的过程是由植物叶子中的一种被称之为叶绿素的绿水和阳光的化学反应而完成的。叶绿素这一词是希腊语。由 KHLORO，意为绿色和 PHULLON 意为叶子组合而成。可是怎样形成阳光和叶绿素之间的化学反应呢？这是科学家至今认为造化中的一大迷。

科学家知道的全部，就是要是没有叶绿素，就不可能发生反应，也不可能将二氧化碳分解成氧和碳两种元素。这样，植物就无法吸取营养而结出果实。

难道空气制造厂的形成、叶绿素的创造、化毒为营养、两邻居间互利的安排是偶然巧合的结果吗？海拉！

（六） 庞大的官宇

长老——这座官宇由主人建造，由他维护，由他布置和装修，其中配备了一切的享受设施。难道此中有偶然的成份吗？海拉！

海拉——长老，你说的哪座官宇？

长老——就是地球这座官宇。我们从摇篮直至坟墓都在其上寄宿，里面有我们住宿、取暖、照明的设备，还有为我们提供各种食品和饮料的食堂，其中有各种肉食、奶子、蔬菜、水果，甚至有甜食，还有御热防寒的各类服装。你不觉得这是意志和精心设计的杰作吗？

你看看地上的碎石，人类将它粉碎、分解，解到分子，进入它的核心，达到了原子，发现了它的能量，结果，反被它毁灭，遭到焚烧和杀害。你说他们是认识了物质的本性呢，还是一无所知呢？

过去，科学家只看到物质的表面，深入不到它的内核，只知道几种元素，不知道元素间相互排斥和吸引的秘密；只见到光有几种颜色，却不知道光色多样的道理。今天，他们深入到了核心，在那里见到了真主。

如果有人问远古时期的科学家，宇宙由哪些元素构成？他们一定会说：由四大元素构成（土、水、火、风）。后来科学发展了，人们才认识到这四大元素本身还是由许多元素构成的，而这些小元素还是由看不见、分不开的小成份构成。后来，科学在上一个世纪大大跳跃了一步，发现原来认为不可分割的成份由许多更小的原子构成。海拉啊！这些原子小到一原子估计只有五千万分之一英寸，它的重量按元素的不同介于百万亿亿分之一克到百万亿亿分之二百九十五克之间。

海拉——太神奇了！

长老——这一体积在科学家看来，相对构成原子的电子和质子而言还是大的。为了便于我们理解它们之间的大小区别，科学家例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记得的话，他们曾在尘埃、地球和仙女座之间作过比较）他们说：“原子和电子的区别，就象一粒尘埃与我们在坐的屋子之间的区别。”

海拉——太奇怪了！这样小的原子还有外壳和内核吗？

长老——是的，科学家发现，原子有外壳，里面有一个或许多核原子在运动。至于外壳是由一个或几个电子同一个或数个中子组成，根据元素的不同多少不一，唯有氢元素，其中没有中子。

海拉——电子、质子和中子，都是些什么东西？

长老——电子是指一个带负电的基本粒子，质子是指带正电的基本粒子，中子是指既不带正电，也不带负电的中性粒子。

海拉——那么说物质世界及我们，都是些电粒子的集合体了？

长老——这是事实，海拉啊！构成世界和我们本身的物质，是指以分子和原子的形式汇集起来的电子能量。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的观点，他说：“物质与能量是同一会事。”他的观点在人类能够把原子分解，把物质转化成能量以后才得到了证实。

海拉——如果物质和能量是同一会事，人类已经把物质转化成了能量，而且经过分解原子，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话，终有一日，能量转化成物质的可能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长老——这为期不远，海拉！这里你是否已接近相信从无到有地造化物质世界的可能了？“一切能量是属于真主的。”（《古兰经》2：165）“真主是大能的，强胜的。”

海拉——长老！除今天外，你还没有向我谈起相对论哲学。

长老——相对论不是哲学，它是一种纯科学理论，如果你想了解的话，我不妨谈谈。但现在，先让我继续谈论原子，向你揭示其中的规律和秩序。我的目的是向你指出其中有一种规律的存在。

海拉——由你选择吧！长老！

长老——存在于内部规律和协调中的奇迹是：原子外壳的电子数量与原子核内的质子数量相等。如果原子核有一个质子，外壳就有一个电子，如氢原子那样。就这样，粒子数量从轻原子到重原子一个一个增多。原子的电，就由电子和质子的平衡而保持稳定的。至于原子核中的中子，多少却与电子数量无关，因为它是中性的。

海拉啊！对这奇妙的安排你想想吧！

更奇怪的是在原子壳中控制电子次序的周期规律。它掌握着根据电子的数量构成元素的功能。科学家发现，原子壳中的电子数，以八个为一层而组合，如果够了八个，这一层就算满了，再也容不下另一个电子，如果元素有九个电子的话，第九个电子就自动形成第二层的第一个，就这样形成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等等。

奇怪的是各元素依照电子排列的规律进行组合。各元素的配合基本上在电子之间进行，若基本元素的原子壳上电子数量少于八时，即有空缺地位时，能以宽大的胸怀接受另一个元素的投靠，而条件是附着元素的电子数应恰好等于原本原子的电子空缺的数量。如果电子数刚好八个一层的话，就无法再接纳别的元素了。如果电子层中少一个电子的话，可以接纳带一个电子的元素来附着。少两个的话，可接纳两个电子的元素附着，等等。

宇宙间各种元素的不同，正是由于其中的电子数量的不同所致。知道了某一种元素的原子量，就知道了它的一切特性。苏联科学家蒙德利夫根据原子量，对各元素进行了研究，绘制出了一张纵向表格，可是突然发现那里有几个空格，就象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海拉啊，天文学家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发现空缺那样。元素的序号本来是连续上升的，可是突然出来了三个空缺，这样，要么元素周期规律不正确，要么，规律正确，而序号中的三个元素没找到。

有趣的是，蒙德利夫坚信他的元素周期是正确的，他肯定没有找到这三个元素，它们一定在地球上存在。他根据自己的元素周期规律，预定出了那三种元素的化学属性。令人惊奇的是，蒙德利夫有幸在他去世前的一九〇八年看到了他的科学预见的落实，科学家们发现了那几种没找到的元素，每种元素的原子量和化学特性与蒙德利夫预言的丝毫不差。海拉啊！在原子和原子核的奇特规律和安排中，还能想象那是盲目偶然的成果吗？

海拉——长老说的对，今天的科学家从物质的表面进入到了内核，在那里见到了真主。

长老——海拉啊！这就是《古兰经》在许多段明文中提到的光明。《古兰经》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创造天和地，造化重重黑暗和光明。”（6：1）

“盲目的人和明目者不相等，黑暗和光明也不相等。背阴和当阳也不相等。”（35：19—21）

你说：“你们告诉我吧！如果真主使黑夜为你延长到复活日，那么，除真主为，哪一个神灵能把光明带给你们呢？难道你们不会听话吗？”（28：71）

“我以你们能见的和不见的盟誓。”（69：38）

我们用以观看事物的光，是什么东西？真主用以盟誓的，我们能见和不见的东西又是什么？真主的能力是至高无上的，他在《古兰经》中盟誓的，必定是他在被造物中设立的他的最大迹象了。

从太阳和其他星球上射到地球的光线，经太空或被称之为“以太”的东西，以不同幅度的振动，阵阵向地球射来，即以波的形式向地球传来。但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这些波中的一小部分，即产生七色光的波。至于其他更多的光波，加在红外光和紫外光柱中射来的，我们的眼睛却看不到。因为眼睛生来无法看见这些光。甚至你可以说，这些光波生来不是让人见的。

波的长短不同，决定了光的颜色和作用的不同。波长的约有几英里。其中不短于六分之一英寸的波，是无线电中产生作用的波。如果波短于这个数，便会产生热量，我们称之为暗热波，因为它的波长短至三万分之一英寸，我们无法看到。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对我们的视觉产生作用，我们称之为光波，它产生七色光。能见到的光波的颜色随速度的不同而改变，如果在一英寸内产生三万四千个光波的话，会呈现出红色，若少于这个幅度，便呈现出桔黄色，而后依次是黄色、绿色、蓝色和青色。如果光波再短，每英寸发出六万个光波的话，出现紫光，光波再短的话，就看不见了，这时会出现一种光叫紫外光，它对化学元素会产生影响。

此外，光还有许多的等级。能见的世界比起不见的世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于众所周知的以太则有条不紊地排列到二十七层以上。其中能见的只有一层，其他的层次一律看不见。

现在，海拉啊！你明白了真主的话：“我以你们见的和看不见的盟誓”的意思吗？这种排列、规定和安排中有偶然的迹象吗？

海拉——赞美伟大的造物主，可是我看你老似乎不相信以太的存在，那可是科学家曾一致认为存在的东西。

长老——主张以太存在的科学家中，没一人知道什么是以太。他们只是假设它的存在，那是因为，对某些问题他们束手无策，只好假设以太的存在来作解释。他们把光与声音作比较，从而说必须有一种中介物质充塞各物质之间，以便传递作用。但我们要问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到我们跟前时，是靠什么东西传来？我们不见有什么东西传递，我们发现充塞我们和声源之间的中介只有空气。它由声源的推动而振动，这一振动波到达我们的耳朵。可是空气只能作传声的媒介，而不能作传光的媒介。比如，我们看见一个电灯在较远的地方亮着，当时天气平稳，突然刮起了大风，但这大风并不能产生光的晃动和改变。而声音却在大风中改变，时强时弱。如果我们把一个玻璃球内部变为真空，里面放一个电铃和一个电灯，当把电流传到铃子上时，根本听不见声音，而把电流传到电灯时，它顿时会亮起来。我们以此知道空气不是传递光的媒介。传光的这一媒介便是被科学家称为以太的东西，但他们却不知道它的本质。但科学实验证明，以太是不存在的，用声音和光作比较是不恰当的。声音实际是在冲击空气，产生不同的振动，振动波传到我们的耳中。如果没有空气，就不可能产生声音。至于光，则由光波在空间运行，不需要中介。

不管以太是存在的东西，或是假设的东西，这里我着重要说的是，海拉啊！其中的智慧和规律。你是否已注意到真主创造的传声和传光的不同方法？试想，如果声音象光一样从太阳和其他天体传到我们跟前，或者相反，光象声音一样通过空气传播的话，情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你说这一智慧的安排中有偶然的成份吗？

海拉——长老，你再谈点！

长老——这是火……

海拉——可是，长老，你还没有谈你说要讲的相对论。

长老——我看相对论把你吸引住了。

海拉——是的，当爱因斯坦否定直线是两点之间最短的线；规格不是三维，而是四维，其中一维是时间等等奇说时，将理性的基本原则翻了个跟头。

长老——你从哪里知道了这些？

海拉——我从流行的报刊上读到的，也听许多人在说。

长老——你不要从新闻报道上了解科学真理，也不要从不是科学家的口头上拾取科学发现。不要让你的理性同基本的原理和自明的道理背道而驰。哪怕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让你这样做，你也不要相信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人物会和自己的理性发生冲突而否认自明的原理。

爱因斯坦没有改变思维，只是对它的某些方式方面作了修正。他没否认理性的自明原理，但提示我们应在理解它时要考虑到空间、时间和运动的因素。当相对论说：直线不是两点间最短的线，这时，我们因考虑到地球的弓形，我们以为地球上的直线是直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因地球表面高低不等。我们不能想象纽约和巴黎间的最短线是直的，因地球是弓形的。可是，如果从地壳内部划一条连接纽约和巴黎所在地点的线的话，这条线便是最短的一条，这才是自明的道理。当相对论说，规格不是三维而是四维，其中一维是时间时，应知道这是根据一个运动体相对而言的，是根据运动产生的空间和时间而言的，而观察者在这个时空中也是相对而言的。

科学已经证明宇宙间的一切，小到原子，大到星球都以不同的速度在长期运动，物体随

它的速度在相对的收缩，速度快，幅度大，速度小，幅度小。物体的质量是相对的，随运动速度的增加而增加。质量和能量是成正比的，即，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物体的能量一直是质量乘光速的平方，这是固定的。这使质量和能量成为一体，质量多，能量就大。能量耗尽，质量便不复存在。这样，物质就成为能耗尽的东西。站在两个运动不相等的星球上的人对时间的感觉就不相等。因为时间是运动的连续。那么时间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我向你简要说到的这些科学事实中，可以推出几个科学结论：我们对运动体的规格不应以三维规格为基础，即长、宽、高，而应加进时间的因素，即速度的因素。它对物质的质量、能量都有影响，而且，决定着物质存亡的期限。

因此，我们不应孤立、固定地去看物质、体积、质量、能量、空间和时间，而应全面地看待这些事物。观察事物时，将空间、时间、运动和速度的因素也柔和进去考虑。这就是相对论的意义。你是否觉得它扭曲了理性原则，否认了自明的道理吗？你也许以为我避而不谈相对论，是因为它与信仰相违背？

海拉——我正是这样想。

长老——决不！相对论肯定了时间和空间的不绝对性，这恰好证明了一千年前安萨里的主张，相对论向信仰真主迈进了一步。它证实了物质与能量的统一和物质向能量的转化，从而得出一个创造和毁灭不是不可能的结论，驳斥了自然界无一物是被造的和物质不灭的定律。这一在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定律妨碍了我们对从无到有造化的信仰。而相对论却把我们向这个信仰推进了一步，把我们向真主推进了一步。

海拉——那么说，爱因斯坦是信仰真主存在的人了。

长老——他不仅信仰真主，而且认为天才的科学家若发现造物中的部分奥秘和规律时，对真主的信仰必定是坚定的。他还认为，科学离开信仰就不端正，信仰没有科学则不生辉。对此，他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我们内心感受到的震撼中，最美妙的莫过于当我们站在幽玄的大门口和神秘的门槛上时，感到的那种惊喜，这是通过科学和艺术认识真理的关键；对这一感受察而不觉的人，确实同死人一般，模模糊糊地生活，那种惊喜似乎对他的心灵没有任何作用；宗教感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认识一种无法知晓其本质的“存在”的确实存在，并相信他以最完美的智慧和最绚丽的光辉向我们显现，但我们可怜的理性只能观察其外在的表现形式而不了解内在的实质。”

他作为一个认识了科学和宗教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的科学家，声明了自己的信仰。他和牛顿对宇宙赖以运行的智慧所持的信仰多么深刻？是什么让他俩热切地渴望看到显示于宇宙中最灿烂的理性之光呢？我不敢想象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不知道世界的存在建立在一个大智慧上的道理，而这一智慧是理性能领悟到的。没有信仰的科学象一个瘸子，而没有科学的信仰则象盲人。

海拉——真伟大！

长老——现在，让我们回到官寓，回到在厨房和房间里点燃的火的问题上。

火是《古兰经》在几处提到的问题，我们有幸了解造火的目的和其中蕴藏的智慧。火的燃烧是依照特定的规律和原则进行的，你说海拉啊！在预备燃料，补充原料，让火潜伏其中，让人采光利用，这一系列过程中偶然的成份有多少？

《古兰经》说：“你们告诉我吧！你们所钻取的火，究竟是你们使火逐木生长的呢？还是我使它生长的呢？我以它为教训，并且以它为荒野的居民的慰藉，故你们应当颂扬你的主的大名。”（56：71—74）

“他给你们用绿树创造火，你们便用那绿树燃火。”（36：80）

科学认为，火是指由物体燃烧而产生的一种温度剧增的现象。普遍意义上的燃烧，是指物体同氧气结合而引起的化学反应，而产生热量的燃烧则是氧和碳的结合。碳在自然界的各种有机和无机物中存在，但最丰富的却在植物中。植物纤维全是碳。碳几乎是构成植物体及

它的营养和果实的唯一元素。海拉啊！你现在是否理解了上面经文的含义。在揭示造物主的全能和智慧方面，火的提示多么重要和显著。

火是人类在取暖、烹饪和工业上最需要的东西之一。它象水和空气一样，一旦耗尽，生命便终止，或受到威胁。你看看造物主怎样制定了它的规律和成份，让他成为绿树中的潜能，让它服从于人类，让我们需要时有节制地利用它的光和热。当我们从充满水份的绿色嫩树中挖掘我们未曾预料的潜能时，它会启发我们，让我们参悟绿树产生的强大力量和蕴藏的绝妙智慧。如果它能使单纯的游牧人感到惊奇，能证明造物主的大能的话，同样它能使科学家也感到惊讶，从而认识这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能力、智慧、原理和意图。海拉啊！这种火没有实质的内含，而是拥有一种力量。待完成一个精密的程序，才能挖掘它的潜力。难道真主要我们参悟的火，是盲目地偶然形成的吗？

海拉——赞美伟大的真主。

长老——这是植物，《古兰经》多次提到了它，并说明它的颜色和果实不同。虽然生长在同一种土壤，吸收同一个水源，但其他构造、颜色、花样、气味等各不相同。

《古兰经》说：

“大地上有许多邻近的区域，有葡萄园，有庄稼，有椰枣树，其中有二株同跟生的，二株异跟生的，用同样的水灌溉的，我却使这一部分果实比那一部分佳美。对于能理解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13：4）

“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然后借雨水而生产各种果实。”（35：27）

“他从云中降下雨水，用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长出绿翠的枝叶，结出累累的果实，从海枣树的花被中结出一串串枣球；用雨水浇灌许多葡萄园，浇灌相似的和不相似的——和石榴，当果树结果的时候，你们看看那些果实和成熟的情形吧，对于信道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6：99）

“他为你而生产庄稼、橄榄、椰枣、葡萄和各种果实，对于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16：11）

“我曾展开大地，并将许多山岳投在上面，还使各种美丽的植物生长出来，为的是启发和教诲每个归依的仆人。我从云中降下吉祥的雨水，就借它而生长许多果树和五谷，并生长快熟的海枣树，它有累累的果实，用作众仆的给养。”（50：9—11）

“我从云中降下定量的雨水，然后，我使它停留在地下——我对于使它干枯，是全能的——然后，我借它而为你们创造许多枣园和葡萄园。其中有许多水果都是你们的，你们取而食之。我又借它而为你们创造一种树，从西奈山发出，能生油汁和作料，供食者调味之用。”（23：18—19）

“教人观察自己的食物吧！我将雨水大量地倾注下来，然后，我使地面奇异地裂开，我在大地上生产百谷：葡萄和苜蓿，——和海枣、茂密的园圃、水果和牧草，以供你和你们的牲畜享受。”（80：24—32）

你看看，《古兰经》怎样用不同的迹象建立了真主存在和他大能的证据。那些迹象表明，造化万物是出于一种目的、意志和智慧，而不是偶然成就的。

对于在同一地方产生不同植物的问题，科学也感到惊奇。科学家说，构成植物的各种成份是清楚的，全部从地下同一土壤中吸取营养，摄取水份，呼吸同一空气，由同样的碳生产营养和果实。那么，若所有的植物都长成同一类型的话，就符合偶然的原则，但植物的果实和味道为什么都各自都不相同呢！正如《古兰经》所说的那样？哪怕我们在一平方尺的面积上种上甜性、酸性、苦性和辣性的植物，用同样的水浇灌，其结果，果实依然各不相同，互不影响。

科学今天才发现，大能的主根据植物类型的不同，在种子中预设了不同的核成份，每样

植物 按这一计划生长出不同类型的果实和味道。

在数以万计的植物中,《古兰经》特别指出粮食,橄榄、椰枣、葡萄和石榴对人类的益处,表示造化万物中存在着目的论和维护论的动机。你知道,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由维生素、碳酸糖和脂肪构成。《古兰经》在提及各种动物时暗指了其中的蛋白质。碳酸糖取自于粮食、葡萄、椰枣、石榴,脂肪取自于食油。海拉啊!你想想《古兰经》措辞中的机密,它向阿拉伯人用他们所熟悉的东西交谈,其中的益处对他们来说是明显的,它也向其他一千多年以后才来的民众交谈,以便提到这些物品时,他们知道其中所含的人类所必需的营养成份。

海拉——我见《古兰经》常常提到橄榄,将橄榄树说成吉祥的树,并用它比喻真主的光明。

长老——橄榄树对自古生存在地中海沿岸的各民族来说,是吉祥而神圣的树。他们认为,橄榄树是智慧、肥沃和尊严的象征。它主要生长在真主称之为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地中海地带,以及它的周边地区。那里是一切文明和宗教的发祥地。

它怎么会成为吉祥的树呢?真主使它吉祥,让它成为植物界证明真主“大能、智慧和维护世界”的最大迹象。它包含着我们寻求却没预料到的营养、热能、火和光。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它那常绿的树叶中包含着这么多的成份。我们从中摄取脂肪,作我们身体的基本营养和体内的热量。我们用油点火和取光,即使火未点燃,油也几乎要发光了。“光上加光,真主引导他所意欲者走向他的光明。”(24: 35)

海拉——“光上加光,真主引导他所意欲者走向他的光明。”

长老——这是动物、飞禽和走兽,《古兰经》多次提到了它们。揭示它们造自于同样的水和土,却有诸多的不同。它们的体格、结构、种类、肢体、力量、颜色、声音和利害方面各不相同。

《古兰经》说:

“真主用水创造一切动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足行走的,有用四足行走的,真主创造他所意欲的,真主对万事是全能的。”(24: 45)

“你们看看骆驼是怎样被创造的。”

“在大地上行走的兽类和用两翼飞翔的鸟类,都跟你们一样,各有种族的。”(6: 38)

“山上有白的、红的、各色的条纹,和漆黑的岩石,人类、野兽和牲畜中,也同样地有不同的种类。”

“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35: 27—28)

科学认为,构成动物体质的元素是清楚的,所有的动物根本上都是由地下的土和水孕育而成的,后来也许是依以进化的规律进行分化和发展。这或许是对的,正如爱勒·基斯尔所说的那样,直接的创造并不比进化的创造更能证明真主的存在。可是,生命在进化、发展、相异或相同、遗传、分化过程中所遵循的一套规律,却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目的、意志和智慧的结晶。

你知道,动物是由精子和卵子构成的。科学发现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原始构造,真主在细胞和精子中预造好的。根据这一预设的方案,各种动物在属性和本质上就与其他类型有别,虽然所有的动物都由水造成的,正如《古兰经》所说的那样。

怎样能偶然形成跳蚤、大象、臭虫、海马、青蛙、鲸鱼、蚂蟥、乌龟、鹿、犀牛、鸽子、鸵鸟、蝴蝶、雕、蚂蚱、孔雀、狮子、小羊、蚂蚁、骆驼呢?还有蛇,它带有益人的毒液,蜜蜂,它酿造有益的蜜汁?

海拉——求主护佑我,免遭迷雾!我从小就考虑蜜蜂是怎样酿造我大家喜欢的蜜汁!我在玩的时候自问,蝴蝶为什么不生产蜜汁?那样的话,人采蜜时就更容易、更安全了。

长老——蝴蝶从哪里酿造蜜呢?问题不在于从花蕾中能采摘糖份,而是在于真主赋予每

种动物的特性，看它在体内具备真主意欲的什么功能，以便达到预定的功效。

《古兰经》在提到蜜蜂时，特此提到那种本能，因为它最能证明真主的造化 and 引导了；它最贴近人类，以便让人醒悟自己是被引导的对象，也让人对无法偶然形成奇妙的化工进行参悟。

《古兰经》说：“你的主曾启示蜜蜂：‘你可以筑房在山上和树上，以及人们所建造的蜂房里，然后，你从每种果实上吃一点，并驯服的遵循你的养主的道路。’一种颜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饮料从它的腹中吐出来，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16：69）

海拉——赞美伟大的真主！

长老——难道这大官宇中的食堂里不丰富吗？

海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长老——你要参悟蜜蜂和其他陆地上动物的本性。你说偶然形成的可能性有多少？

有些科学家认为，动物的本性是由低向高逐步向理性化发展的，有些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已初具低级的智能，然而，有些小动物，我们以为它在进化的最低层，但却做出进化程度高的动物望尘莫及的奇迹。这里形成了一条证据，推翻了从低能到高能进化的说法。而那些小动物间各自的能力也不尽相同，有些只能觅食，而有些却做出让人惊奇的事来，如蚂蚁、蜜蜂、蜘蛛和鸟。这些不寻常的事实推翻了进化论的学说，让健全的理智不得不接受那是高超意志的杰作。让弱小的动物具备较高的智能，显示了真主的大能和创造万物的意图。

你看看《古兰经》中提到的蜜蜂，它怎样筑建蜂房，怎样按建筑学的原理安排蜂房的布局！其中小房用作工棚，大房是蜂王的居室，还有王后的房间等。你再看看他们是怎样分工合作的，有些是采花粉的，有些喂养幼蜂。它先把食嚼碎喂给幼蜂，以便消化，一旦幼蜂长到不再需要关照时，乳蜂才停止嚼食。但是有资格作蜂王的，一直享受这个待遇。这种常年累月的集体合作，既不解体也不混乱，严密得让有理智的人类所经营的任何团体机构望尘莫及。

这是蚂蚁，我们只知道它有集中兵力营造居室和分工、分利的特殊能力。它的毅力和它用以运输食物、储藏食物、疏散人马和制干食物的办法，以及给粮食中间打眼，不致它在潮湿中发芽的方法多么高超！你说它哪来的智慧，不然，哪来的本能作出让大象、马、狮子和猴子，及进化较高的动物望尘莫及的事来？

这是蜘蛛，它以精巧的建筑设计营造自己的家，并把它变成网罗捕食，它有如此惊人的技巧和办法，而它进化的程度却在哪儿呢？

再看看鸟类，如果腿子受伤的话，可以自己包扎，先在受伤处放上泥和草，站在太阳底下晒干，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包扎，直到长好肉，伤好后包扎才脱落。

再看看我们称之为河狸的水生物。它能建造房子，修筑仓室，以储存冬季食品。这些本能令人的理性感到吃惊。它用牙咬断树枝，再沿河道把它拖到岸边，选择修筑房屋和粮仓的地方，待把墙基用树枝和泥巴筑高以后，把枝条和树叶等铺在上面，而后，雄雌海狸共同在墙上用树枝和石头盖房，修起一间坚固的拱形泥土房屋。屋子有两道门，地下铺上干木料，再用树枝运来两人的食品，放在卧室下边的仓库中，随用随取。双双温暖、宁静、安全地住在自己干燥的房屋中。

这些动物凭什么能力呢？不然，哪种本能让它做那些大动物都无能为力的惊人举动？蚂蚁、蜜蜂和海狸之间的进化关系在哪儿呢？

海拉——伟大的真主说得对：“你的养主创造和选择他所意欲的东西。”

长老——《古兰经》多次提到家畜，指出了它的许多益处。他创造了它、驯服它，让它吃着草，让草变成奶、肉、毛、皮子、骨头，更不待说它还有耕地、作骑乘、驮东西的作用。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古兰经》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从我所亲手造作者之中，我曾为他们创造牲畜，而他们管理它们。我为他们而治服牲畜，以一部分供他们骑，一部分供它们吃，他们可由它们获得许多利益和饮料。他们怎么不感谢呢？”（36：71—73）

“在牲畜中，对于你们确有一种教训。我使你们得饮那从牲畜腹内的粪和血之间提出的又纯洁又可口的乳汁。”（16：66）

“他以牲畜的皮革，为你们的房屋，你们在起程之日和定居之日，都感觉其轻便。他以绵羊毛、骆驼毛和山羊毛供你们织造家具和暂时的享受。”（16：80）

“真主为你们创造了牲畜，以便你们骑着它们，去寻求你们胸中的需要，你们用它们和船舶载运货物。”（40：79）

这是《古兰经》提到的部分明显和潜在的益处。那么，科学怎么说呢？

科学和《古兰经》说的一样。这些哺乳动物，吃的是草，却给人类的奉献是高级的。它给人类提供奶水、肉和毛；人可利用它的骨头、皮革和角。科学认为，人为了维持生命，需要营养。营养素由蛋白质、碳酸氢、脂肪、矿盐和维生素组成。蛋白分全蛋白和半蛋白两种。全蛋白的主要来源是肉和奶。脂肪是最能产生热量的营养，它的主要来源是脂油、奶酪、奶和肉——即牲畜。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据他们说是牛奶。各种维生素都含在肉和奶水中，奶牛一身聚集着一切良好品格和耕种、驮、拉的能力。

海拉啊！是什么力量让牛既能吃草，饲料简单，又易于驯服，让它成为奶、脂油和肉的长期储室和厂坊呢？这些东西全属于蛋白质。从理性上讲，以草为主食的动物应生产碳酸氢和糖份，而不应该从肉、奶、脂油脂肪中产生蛋白质。

是什么力量，一方面让它身上集中了忠诚、柔顺和不择食的品格，另一方面却有耕地、驮担的强大力量，又使它成为人类的食物、衣料、取暖的来源及家庭、住所、陈设、骑乘和耕田的工具？假若人拥有一头牛的话，牛可担一切重担，不求回报地解决人的困难，只求让人牧放，喂点真主的给养。真主说：“地上的一切兽禽，真主承包它们的给养。”

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海拉——求主护佑，免遭迷雾。长老啊！你把我们居住的大地叫做大官宇，这多么富有智慧，这确实是一个大官宇，造物主在其中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享受的条件：有住处、穿着、温暖、火、一切佳美的吃食、饮料和果品，甚至糖果也不例外。

长老——我还忘记了谈其中的美丽风景。

海拉——我没有忘它的优美。

长老——你是没有忘记，但你站在官宇中那些五彩缤纷面前瞠目结舌时，你是否想到要询问那种使我的眼花缭乱的东西的实质呢？那里是红宝石的屋顶，黄金的地板，祖母绿的庭院，奔流的溪水，还有化叶、蝶翅、鸟羽、孔雀毛等，你是否要问这一切的形成中，偶然的成份究竟有多少。

海拉——不，长老！

长老——它的美在哪里呢？美是我们脑海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的概念呢，还是现实中独立地存在、能让我们的感观体会、并让理性象理解其他形象一样可以理解的东西呢？美的形式给我们美的感受，这是因为它本身给我们产生一种快感呢，还是因为它对我们的兴趣、感情、感观和爱好施加影响而习惯于用它取乐，遂把它叫作美呢？

海拉——我没有理解，美怎样在现实生活中独立地存在呢？

长老——这不是说现实中存在一种东西叫美，就象存在空气和水一样。而是说它是否按一定的比例形成固定的形式、规格和颜色呢？或者说这种美是纯虚构的东西，由我们的理性出于对自身的利益、兴趣、感情和爱好的考虑而单独想象出来的？比如，红色是美丽的，因为我们在满面红光中看到健康的迹象，祖母绿是美丽的，因为我们习惯在绿色的田野上看到风调雨顺的喜气。美是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实质与我们的理智对那些实质所编织的梦幻交织

在一起的混合体呢？

海拉啊！实际上，后种说法是对的，现实中有真实的美，我们从物质的形式中感融，用精神去领会，如果我们再增添感情和记忆的色彩，我们的感受一定会趋增。这里会出现大人和小孩之间审美观不同的奥秘。是的，有些情况下，感情和感观的想象掩盖了美的实质，几乎连我们真正的审美观都排外了，使我们对美的感觉含糊不清。然而，它却在我们不受感观和习俗影响的形式中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样，我们同原始人，不然，同婴儿或者有时同其他动物一样，在花草、蝴蝶和鸟类的美中感到五颜六色的神奇。

那么，在现实中，美确实是存在的。在我们的理性在感知它的过程中，会发现这一原始的美，就象我们能感融和理解物质存在的各种形式一样。

这种原始的美是什么？它的成份是什么呢？

这种美存在于形、声、色的匀称、和协和般配中。它遵循着一种原则，构成适中的比例。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音乐的旋律，它由原本是吵杂的各种音素组成。我们根据一种公认的旋律，按一定的节奏和音调，将这些声音做了按排，从而产生了令人心旷神怡的音乐。

色调和形象也是如此，在构成我们所见的美的过程中遵循了真主使物质变美的规律。因此，我们不能把宇宙中看到的美认为是我们的理智产生的一种幻觉，它确是我们感受到的客观实在，就象我们能感觉到物体、形式、重量、气味等由一定的比例构成的东西一样。如果我们在原始的美上加上感情和记忆的编织，它将会更加使人赏心悦目，就象给小孩送了一件红衣服，说那是节日的献礼时，小孩更高兴一样。小孩平时见它是一件美丽的服装，但是由于对节日的美好记忆，他见那件衣服更加美丽动人了。

你想由事物的完整、垂直、平衡、和协、匀称、色调和装饰产生美的规律是自然形成的吗？

海拉——求主护佑，那是公开的迷雾。

长老——这座庞大的官宇，以及其中你见到的规律、原则、管理、发明和完美，难道会是盲目的偶然之作吗？

海拉——这座官宇真伟大！

长老——更伟大的是它的主人不求回报，只要我们说声谢谢。

海拉——多么简单的回报！

长老——可是，我们常常遗忘。也许我们不会忘记，是因为我们要回到他跟前去。

第十二章 自身中的迹象

“我要在天际和他们的自身中显示我的一切迹象，直到他们知道那是真理。”（《古兰经》）

（一）在三重黑暗中

长老——《古兰经》中多次提到的，万物呈两性的奇特规律证明了创造万物是有目的、有意图和有智慧的。

《古兰经》说：

“他（真主）创造了阴阳两性。”（53：45）

“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把大地上生长出的一切造成了配偶。”（36：36）

“真主先由土，再由精液创造了你们，再把你们变为两性。”（35：11）

“他伸展了大的，其上安置了山岳和河流，让所有的果实都变为两性。”（13：37）

“他把万物造成两性，以便你们省悟。”（51：49）

这是《古兰经》对两性规律的论述。天经指出了一切有生之物无论是动物、植物或人，普遍存在两性。

科学对这一规律怎么说？

科学家无不惊叹地说：“两性规律”以同一种方式和同一种结构遍及了一切有生之物。两性的器官几乎雷同，受精的方式也相似。科学家在纳闷，为什么一切动物中这一规律普遍雷同呢？

海拉啊！读了现代哲学家柏格森的著作后，我才发现了这一规律普及的道理。我原来不知道《古兰经》一再提及阴阳两性的奥秘，我只以为这样做，是真主要显示他对我们的恩惠。但不知道创造两性对我们的益处何在，以为两性只不过是真主让生命在大地上延续的条件。读了柏格森的书，我才知道，提及两性不仅仅是显示恩惠，而且暗示着更伟大的一件事实：即在动植物中安置两性是表明有目的的创造，驳斥偶然说的一大论据。

这一规律的普及，引起了柏格森的注意。他先研究了视觉的功能，排除了人和动物的视觉规律中以同一种形式和结构的普及是偶然形成的说法。而后说道：假使我们相信一切动物中同一种视觉的形成是偶然的，从而说动物都归于同一个物种，那么，对于植物我们怎么说呢？它却是与动物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物，但我们见到二者在繁殖过程中遵循的却是同样的方式，动物的两性怎么恰巧与植物的相同。这是自然而成的吗？

海拉——赞美真主，他把大地上生长的一切和他（人类）的本身造成了两性，真伟大！

长老——看看婴儿的形成。《古兰经》十几处提到了这一问题，提到他的成形，及由细胞、精液、血块和骨头的构造和一定期限内黑暗的角落里的安身等。

《古兰经》说：“众人啊！如果你们对于复活的事还在怀疑之中，那么，我确已创造了你们，先用泥土，继用一小滴精液，继用一块凝血，继用完整的和不完整的肉团，以便我对你们阐明（道理）。我使我所意欲的在子宫里安居一个定期，然后，我使你们出生为婴儿。”（22：5）

“我确已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并加以试验，将他创造成聪明的。（能听、能观的）（76：2）

“难道我没有用薄弱的精水创造你们吗？我把它放在一个坚固的安息之所，到一个定期。”（77：20—23）

“我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然后，我使它变成精液，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液，然后，我把精液造成血块，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然后，我使肌肉附着在骨骼上。”（23：14）

“他精制所创造的万物，他最初用泥土创造人，然后，用精水的精华创造他的子孙。然后使他健全，并将他的精神吹在他的身体中，又为你们创造耳目心灵，你们很少感谢。”（32：7—8）

“你们在子宫时，他随意地给你们造形。”（3：6）

“他将你们造化在你们的母腹中，在三重黑暗中，一再造化你们。”（39：6）

这是《古兰经》的说法，科学又是怎样说的呢？

精子如同鸡蛋，但小许多倍，在一丝米的空间自由游动。（一丝米等于白分之一毫米），它的重量是一百万分之一克，其中包含细胞质，一粒细胞质大约七百分之一毫米，而细胞质

中还包含着细胞核，一粒细胞核约一忽米（一忽米等于千分之一毫米）。

精子在生殖腺的黑暗中形成，在具有蛋白液的囊中游动，一旦成熟，液体增加，最后冲破囊膜喷洒而出，这小小无力的精子在黑暗中走向何方呢？

它去和互不相识的卵子约会，二者迎面追踪，最后在路上相遇，配成一双，肩并肩地共同走向为它们营造好的、安宁的夫妻之家，双双在其中变成一个完全的人来。

然而，这条道路是一条又细又黑暗的管道，细若头发，藏在子宫后面，延伸到卵巢。两爱人怎么找到相会之处呢？

雄性的精子是机智而聪明的，又快又灵活，它知道卵子在管道的入口等着它。到那里的道路只有一条，要穿过子宫。精子便进入了子宫，拼命地穿越，到达管口，同卵子相会。它见自己比卵细胞小了许多，因自己的长度只有万分之六厘米。它知道自己要是没有尖尖的头，就无法撞破卵膜；也知道，要是自己缓慢地、逍遥自在地游来，一定会错过恰当的机会；它知道游动时螺旋式运动最快，也知道自己的主体在头而不在尾。小小的男性精液知道了这一切，因而，它有了一个尖尖的头，头下一个螺旋式的勃子，勃子下面长长尾巴，用来游动时拍打，尾部有一个活结，进入卵子后自动打开……

卵子是椭圆形的，文静的，它知道自己孤立，精子越来越多，超过两亿多，向它进攻，围在它的周围，从融膜外面调戏，如果一个强者率先来到它跟前时，卵子就情愿把它当作配偶，向它开启一扇心扉。这一扇门被称作“引力门”。精子进门后，门就关闭，受到卵子的爱护，其他成千上万的求爱者被拒之门外，失望地回去了，结果伤心而死……

子宫是适舒而热情的客栈，它每月都准备好迎接一对新人，给他们提供食宿。子宫体壮，毛细血管充实，性腺活跃，一旦配合成功，它便热情大方地迎接一双夫妻。一旦由于个别原因配合失败，它会气愤、伤感，流出大量的血为已死的精液哭泣。

海拉——太奇怪了，太奇怪了，赞美伟大的造物主！

长老——后来的过程更奇怪，更新鲜，更能证明《古兰经》的奇迹，更有助于理解《古兰经》的奥秘。

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刚一成功，共同创造一个新生命的联合行动就开始了。双方把各自的染色体和遗传因子混合起来。遗传因子是由大能的手，用遗传的笔设计、造形和整顿的，由祖先向子孙万代向下传递（即先来自于土，后用薄弱的精水祖辈下传），经过这一混合，就形成了造物主在《古兰经》中提到的那些混合液体。

海拉——什么是染色体和遗传因子。

长老——染色体，我给你说过，是设计、成形和定性的成份。真主以此造出肉块，再变成一个单独的人。在体格、理智、身材、肤色、性别、美丑、才智和道德方面与形成了独立的体性，这一切才完成了人生命的第一道程度。过去人们只知道婴儿是由男精女血的交配而成的，婴儿继承祖先的许多秉性，但他们不知道活的精子和卵子是什么，不知道二者的配合，也不知道它们的组织、种类和功能，以及怎样配合，怎样遗传。《古兰经》注释家们曾对经文“完整的和不完整的肉团”有些不解。今天，科学家们知道了更多的造化的秘密，发现了细胞，认识了每一部分的功能，亲眼看到了精子有头，卵子在它的核中包含着造形的成份。他们能分辨出形成婴儿的完整肉团的细胞和主管保护、防御和供营养的不完整的肉团的细胞之间的区别，从而内心充满了那种学者特有的敬畏。

海拉——再谈点，再往明说一下！

长老——混合的精液在管道中慢慢运行，八天或十天才能到达子宫。这段时期，精液一再分化，以便每一部分准备好履行自己的职责，有的形成胎儿，有的起保护作用，有的提供营养。到了为它预备好的夫妻之家（子宫）就先粘在子宫壁上，各部分细胞相互协作或同子宫的外套共同作业。包在子宫最外面的一层叫做绒毛膜，它把粘着子宫壁的一面当作吸取营养的通道，并形成胎盘，而没有粘着子宫壁的一面则成了保护胎儿的设备。内部的第二层是

绒毛膜下的组织，它全面包着直接附着的羊膜，羊膜同上面的两层膜都是为了防止外面突入其来的碰撞和震动。这些细胞多么精巧，对胎儿的生命关心得多么周到！

同时，形成胎儿的过程正如《古兰经》描述的次序进行：开始由精液变血块，由血块变肉团的发展过程。由混合的染色体和精子形成的肉块逐步变成肢体和器官，由不成形的活细胞开始，形成保护和营养的薄膜，一部分细胞形成心脏组织，另一部分细胞形成大脑和脊椎组织，还有另一部分形成消化、呼吸和生殖系统，一部分形成骨骼。所有的细胞都有自己的特殊作用。不过两个月，一块肉团就会变成一个有肢体、有器官和神经系统的完整的人。真主最知细胞的变化过程，是最能创造的主。真主造化了完整的人。人类虽然是完整的人，却无法创造一个苍蝇。

海拉——赞美伟大的创造者！

长老——主啊！绒毛膜、子宫壁的细胞多么聪明！他们为可爱的胎儿共同制造胎盘时显得多么智慧和仁爱！它们知道新人由血块变成肢体时需要一个吸取营养的途径，在绒毛膜和子宫血球之间简单的吸取的方式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因胎儿需要血，长得越大，用血越多，而血需要过滤，用血越多时过滤的要求越大；病血不能入胎儿体内，胎儿需要未污染和没毒素的血液，因此，必然需要一个很大的工具负责处理母亲的净血和胎儿排出的脏血，把它进行过滤、补充和输入，因而它们发明了胎盘，用叶状绒毛膜和子宫内膜修筑它，把它同胎儿的肚脐用一根细管联接，由细管把营养品和胎盘从母血中提炼的氧气输送给胎儿，再由细管把胎儿排出的脏物输送到胎盘。以便使胎儿从三重黑暗中进入光明、空气和奶水的世界时，能够用肺呼吸空气，用嘴吸取营养，在肺部焚化尘埃，用鼻腔呼吸。出生后，胎盘从此同它的养子脱离，婴儿靠奶水生长，管道同婴儿永别，脐眼从此关闭……

海拉——赞美伟大的造物主！

长老——另外，男女间的爱慕，使人们神魂颠倒，忘乎所以。这种尚没有被人认清其价值、没有被揭示它的奥秘、尚未奏出它的乐章、尚未燃起它的火焰的爱情，其目的只有一个，《古兰经》对此作了最甜美、最巧妙、最实在、最明确、最深刻的表达：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她们，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互相怜悯。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30：21）

这种爱慕使夫妻由爱的线条编织小小的窝巢。这是真主在天地万物中造化的最美丽、最甜蜜、最神圣的画面。男人野蛮地走进去，却变成一个真正的人，女人风流地进去变成屋檐下的一座花园……

这小小的窝巢，笼罩着安宁，孕育着祥和，开放出爱情的花朵，结出拜主的果实。它首先开始于虔诚的祈祷，愿真主恩赐一个心肝宝贝。伟大的造物主籍着爱的力量使儿女比人的心肝更加珍贵。

“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使那个人的配偶与他同类，以便他依恋她。他和她交接后，她怀了一个轻飘飘的孕，她能照常度日，当她感觉身子重的时候，他俩祈祷真主说：‘如果你赏赐我们一个健全的儿子，我们一定感谢你’”（7：189）

由于爱的作用，我们才爱护我们的孩子，依恋我们的妻室，敬重我们的父母、弟兄、亲友、邻舍，以及所有的人类弟兄。甚至怜悯那些被驯服的大动物。当我们看到它们失去野性时，感到悲伤；还有那些小动物，它们可怜真让我想哭一场。

为了这种爱，真主创造了一切美。美为它服务。他创造了俊美的人，使他具备勇敢、慷慨、骄矜、悦意、幽默、浮华的性格和善歌、爱诗、爱雕刻和绘画的本能，人以为这是在崇拜爱和物，殊不知他根本上是在崇拜本着爱创造这些机密的真主。

由于这种爱，真主首先给我们一种欲望，最后把它转化成崇拜真主的力量。

海拉啊！由精液形成人，在母腹中成形、成长、出生，而后赋予神奇的感情，这一系列令人惊奇的规律，难道是偶而形成的吗？

(二) 在精灵的山洞

长老——这是耳朵，《古兰经》在许多章节中把它同眼睛一并提到。《古兰经》说：

“人确实经历一个时期，不是一件可以纪念的事物，我确以用混合的精液创造，并加以试验，将他造成能听的，能观的。”（76：1—2）

“他是创造你们，并为你们创造耳、目和心的主，你们却很少感谢。”（67：23）

这是耳朵，它是一个奇特的洞穴。它包括耳门、耳道、耳室、耳膜、软骨、骨骼、小孔、迷宫、小道、大路、神经，有固体物、液体，有阶梯、有通道、有螺旋、有耳蜗、有岩石、有沙籽。在它的形成中偶然的成份能有多少？

海拉——这一洞穴到底是什么，它倒象海底的精灵山洞或象迷宫中的魔鬼岩洞。

长老——你的想象并不离奇，我再给你发挥一点。

海拉——怎样发挥？

长老——我借居住在山洞中的精灵和魔鬼之口，再描述一下这个山洞。幻想往往有助于发明和理解。你听着！有一位魔鬼诗人说：“我向埃乃哈目家族的一位精灵打听他们的居所在哪里？”他说：“我们在天地间乘风飞舞，想休息时，钻进人的耳朵里，那里是愉快的客栈，它有时高兴地迎接我们，有时垂泪相迎。”

我说：“给我描述一下这座客栈的情况。”他说：“我很难说清，不过从它的走廊、客厅、隧道、通口和门户上看，很像海底精灵居住的山洞……”我说：“百闻不如一见，我能否有机会拜访你，顺便到这洞中一游？”他说：“欢迎，欢迎，但是，午夜以后你再来，那时，这山洞的主人在梦乡之中，他感觉不到你的到来。”

魔鬼诗人说：“我按时去拜访他（精灵），我先站在那人的耳朵门前。见大门连着窄狭的入口，我没有见过如此圆拱、弯曲、迂回的门和屋顶。我说，这是第一个奇迹……我在到处寻找我的朋友。这时，见他站在狭窄的入口处，藏在那里的草丛中。他示意我不要说话。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走进了一个通道，象一条隧道。先往上走，走到中间逐渐下行，隧道也渐渐窄狭，地下有黄色粘性油脂。走到出口时，见自己在一道很薄的帐幔前面，它像鼓皮在颤动。我们走近这道帐幕时，同伴象有点惧怕，轻声对我说：你不能从这里进。我说：你呢！他说：我象往常一样能进，你要回去，从另一道通道进来。我说：“怎么，我一个人回去吗？让我把这帘子撕开一点！”他说：“你千万别这样做，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会毁坏了这个人的耳朵，你若激怒他的话，我们永远也进不到这座客栈中去了。”我问：“第二条通道在哪里？”他说：“你先出去站在这人的嘴唇跟前。他打呵欠张嘴时，你轻轻地进到咽喉，那里有一条通道，上面写着耳咽管。它是耳朵和空气接触的唯一通道，你从那里进到帘子背后的大厅中，你见我会在哪里等你。”

魔鬼诗人说：“我按他的指示进到了咽喉，往上穿过了那条隧道，便发现自己已身处一个宽大的软骨大厅中，一面绷着我不能进的那道帐幕，对面是一个蛋形的小窗，绷着帘子，还有一个圆形小窗，也绷着帘子。在后壁上有一个大孔和许多小孔，在几面的墙壁之间悬挂着一连串奇怪的骨骼，其中一个象锤，另一个象铁砧，还有一个象马蹬，它们相互连在一起，锤骨连着鼓膜，鼓膜向里隆起，蹬骨连着对面的蛋形薄膜，砧骨在两者的中间，由关节分别与其他两骨相连。”我对同伴说：“这些悬挂的骨头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们敲击鼓膜时，它们便会轻轻地颤动。”我说：“把它们挂在空中的奥秘又何在呢？”他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若少其中一样，或关节脱落的话，听力就减退。”我说：“这蒙起来的圆形小窗是什么？通向哪里？”“这是通往听神经的第二条小路。”“这两个小窗背面是什

么？”“背面是前厅，我们就住在里面，它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厅室，里面有走廊、通道和许多阶梯，行者往往在其中迷路。因此，把它就叫迷路。”“我们从哪里进呢？”“我可以从蛋形或圆形小窗中进去，而你却进不去，你不是见两个小窗都绷着帘子吗？”我说：“那怎么办呢？”“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问他还有办法没有，他说：“有，可是要等待一个稀有的时机。”我问：“那是什么机会？”他说：我们找一个精通音乐的诗人，然后，你到这人跟前，把带有音乐节奏的诗句灌输给他，我再给他口授一首曲子。如果他被诗歌陶醉，也被音乐陶醉，沉溺其中时，你穿上我的衣服，我们双双变成一个人，你才能同我一起进入迷路……

我说：“我虽是魔鬼，却是诗人，但不会音乐。你在你的同类中认识会吟诗的吗？”他说：“不乏其人，可是天才的诗人不一定有。”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他说：“我们现在在他耳中的这个人，在他的两手掌中间藏着一个诡秘的笑，我就知道他擅长诗歌，精于音乐，但不轻易在大众面前露手。”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试一下呢？”他说：“我怕吵醒他后，会发怒。”我说：“没关系，我给他在梦中托去悲伤的诗句，让他醒来后，不断回味，你在他的咽喉中起舞，他就会唱起歌来……”他说：“你为什么选择悲伤的歌呢？”我说：“你不见他已是年越古稀的老人吗？我考察过这些近在坟墓边缘的诗人，感染他们的诗歌是那些控诉的词句和对童年向往的诗歌。”魔鬼诗人说：“该做的都做了，那人醒来了，他哭丧着脸，嘴嚼那些诗句。没过一会儿，我们听到他低声哼唱，把我们两人都挤到了咽喉。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他把诗歌和曲子配合起来，使我俩共同从咽喉管进到了原来的中耳室。我对同伴说：“我们从哪一个窗口进入迷路呢？”他说：“有两条通道，但最好顺着这些悬挂的软骨，随着它的颤动，从蛋形小窗中进入，这是一条可取的道路。”我们就这样进了，见里面是蛋形的走廊，壁上有许多小孔和口子，还有三个拱门。我们从其中一道门进入，见自己置身于一个半圆形通道中，其中还有两条通道，一条竖着，一条横着。我们从走廊走进了一个蜗牛形奇怪的厅室。我对同伴说：“你说耳朵酷似海底精灵的山洞，这话一点不过份。那么，象蜗牛的这个大厅是什么呢？”他说：“没错，人们把这就叫耳蜗。”我们参观里面，见它由一个象柱子的中心轴构成通道。通道螺旋式围柱子缠绕。

这个通道也由很薄的屏障分开着，有些屏障是骨制的，有些是薄膜式的。通道的终点是堵死的拱形，即蜗牛头。我们沿通道向走廊的一个螺旋形通道走着，一直到了蜗牛头，但见我们所在的那一头通过一个小孔同另一头连着。我们从那里下到通道的第二部分，又到了前面说过的圆形窗口。我对同伴说：“我们又转回到了原地方。”他说：“是的，螺旋形通道中的这两个小道，一个叫走廊道，一个叫鼓道，因为它从圆窗通向鼓室。这两条小道在蜗牛顶交汇，至于你见到的分割两道之间的膜，叫做螺旋膜，其骨质的一半始于走廊，分泌出纯净的流体，叫做外淋巴液，而另一半膜质的是指一个关闭的膜囊，充满着流体，叫内淋巴液。这个膜囊先由两个小囊组成，一个叫套子，另一个叫背囊。套子通向半圆形隧道，里面有两个晶体碳酸钙形成的小室，叫做耳朵的两室。”

魔鬼诗人说：“我的同伴还想继续解释，我就说，够了，够了，我的头已经晕了，眼也花了。在这值得称之为迷路的地方，我的理智也迷路了。但是，请你简短地说说各处布满的细线和绳索是什么？它是否进入每个小孔，钻入每个通道和耳蜗的各处，注入各种流体？”他说：“其中一部分是动脉，而进入通道、蜗牛和流体的细线是听神经，它通到大脑，把声音传给人。”我说：“所有这些软骨、走廊、通道、螺旋、蜗牛、小道、膜、屏障、窗口、小孔、流体和固体有什么作用？难道听神经布置到鼓膜跟前接受声音，并传给人的大脑还不够吗？”他说：“我不知道它的潜在的奥秘，只知道若其中一根乱了，或损伤了，或阻塞了，人的听力就衰退了，或完全丧失了，他永远不会同我们亲亲热热地了。”

魔鬼诗人说：“我的同伴还没说完话，我就赶忙从进来的隧道出来了，带着谢意告别了他。”我对他说：“确实，我们游了一回精灵山洞。”

海拉——制造这么复杂的设备，意义在何处呢？

长老——概括而言，要不是这样周密的安排：从外耳门到耳道，再到鼓膜，到中室，至内耳，最后终于到听神经。要不是这样的话，声音永远无法以带音符和可理解的形式传给大脑。这些隆起的软骨，弯蜒的走廊，连通的大厅，穿插的隧道，紧绷的帘子，关闭的窗口，悬挂的骨骼，伸展的牌子，上下的阶梯，流动和淤积的液体，薄弱的皮囊，细微的石籽等，都是为了提高音波的清晰度而造的，便于使强音变弱，弱音变强，防止听觉器官不受振动，让人感受最柔和的音节和遭受最小的杂音。

海拉——我相信，这一设备确实不是毫无意义地创造出来的，我知道个别部件的用途，但我向你老人家问的是创造这些复杂的程序的奥秘何在：软骨、薄膜、小窗、出口、液体、蜗牛、隧道、阶梯？

长老——你是问这一奇特的设备是怎么偶然形成的吗？

海拉——不，求主护佑，那是公开的迷路。

长老——如果你不信偶然说的话，就请问构成耳朵的那些细胞，它看起来有理智，有感觉，而且聪明，知道事物的真相、质量、规律和奥秘……

它知道，声音随气波传给我们，波中有强健的波，也有柔弱的波，有竖着来的，有横着从旁边来的。因此，细胞创造了走廊，使它由软骨组成，其中弯弯曲曲，蜿蜒迂回，用来接受声波，把它理顺，送进中耳……

细胞知道，传递声音的风有时凶猛，连带着尘土和小虫等有害物，便让中耳弯曲，向上弓起，耳道口长一层绒毛，中间设置了粘性黄色胶质。弯曲是为了防止风的冲击，胶质是为了防备有害物进入单薄的鼓膜……

细胞知道，有些声音隐隐约约，便把中耳变为空心，里面充满空气，形成强化声音的设施，正如我们在空荡的岩室和山洞中听到微弱的声音能大声回荡一样。

它知道，连续的薄膜是传递声音的最佳媒介，便造了鼓膜，在内耳中造了蛋形窗膜等……

它知道，如果在连续紧绷的薄膜的一端固定一个很小的硬体，传声效果就更佳。因此，它造了一连三个小骨骼，让它们把鼓膜和蛋形窗膜连接起来……

它知道，凡是被包在另一质地中的硬件，传递声波的频率比同一种质的都高。因此，它把三个小骨悬挂在空中，与头骨分开。在螺旋牌中也如法炮制，用不同质地的流体将它包围起来，不让软骨和螺旋牌中的震波传到头盖骨中而消失。

它知道，一系列的软骨会减弱传声的功能。因此，又造了圆窗，蒙上薄膜，有助于把声音传到内耳，并给每一个窗口造了通往耳蜗的阶梯路……

它知道螺旋形是小体积中能大面积布置听神经网络的最理想形式，因此，它造了耳蜗。螺旋通道中分了两条顶端相通的小道，第一道是走廊，由蛋形窗而上，第二道是鼓道，由圆形窗而下，在螺旋隧道中安置了骨膜质牌，分泌淋巴液……

它知道一部分声音来自头骨，它便造了半圆形隧道，便于收集来自头盖骨的声音，把声音的方向集中到低凹的空心，再传到布满液体的听神经。它造了两个充满淋巴液的膜囊，其中一个中有两粒晶体的耳石，让两者碰撞，增加声波的强度……

除此而外，海拉啊！那些聪明细胞还知道，风有强大、凶猛的外部冲击力，要是耳中没有相应的力量来抵制，保持平衡的话，会损伤鼓膜的。你可以亲身体验，闭上嘴鼻，作深呼吸，这时，鼓膜会绷得很紧，吸气时它向内鼓，呼气时向外鼓，听觉便产生混乱。因此，它安置了一条管道，让空气从这里进到中耳，同时，让这管道成为声音清晰器，就象乐器的小孔把声音变清晰一样，并让鼓室中的排泄物由它排出……

海拉啊！难道这些细胞不够聪明和能干吗？它知道这一切规律和奥秘，而自从造物以来，科学家今天才知道了这些秘密，细胞根据这些奥秘创造了复杂的耳朵设备。

海拉——赞美伟大、全能、全知的造物主……

长老——赞美真主。哀哉！那些昏馈的人，他们有心却不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去听闻。这等人好象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昏馈的人。（7:179）

（三）守住你的舌头

海拉——长老，今晚你给我谈真主的哪一个迹象呢？

长老——我给你谈什么呢？你体中的一切，都证明真主的存在，因为真主造给你的一切，配备完美，安排合理，制造精巧，比例精确，适于运动，合乎目的。不管是你肉眼看到的作用，小的如毛发、指甲，大的如眼睛、耳朵、心脏、肝脏、胃部、肠子、舌头、双唇，或是你用肉眼看不到的，如数百万细胞和神经，它是最奇怪、最精细、最巧妙的东西。但是我只向你谈谈被真主选择为他的迹象并在《古兰经》中一再提及，以便为人们建立一个证明他的存在、大能和智慧的断然证据的东西，他没有提人们既不知道名字又不知道作用的肢体而使他们感到难以理解。海拉啊！假如我们讨论真主造给我们的器官：大的、小的、内部的、外部的，那么，你的这本笔记一定会变成一部关于医学、解剖、器官作用的巨著。我想我的寿数是够的，连你的寿数也不够。你从本身或天际中观察到的真主的智慧对你来说就够了。但愿你能成为真主说的那种人：

“召人信仰真主，力行善功，并且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在言辞方面，有谁比他更优美呢？”

我用艾勒吉斯尔的话向你谈过了眼睛的奥秘，并谈论了真主寄予在天际中表明他存在的一切迹象。后来，话题又变为谈论真主提到的在你的本身中的部分迹象，我还向你谈过了胎儿在母腹中的形成及人的听觉的秘密。现在，我向你谈谈舌头和双唇。

海拉——我想这两块肌肉也值得你老劳驾谈论吗？

长老——《古兰经》不是为了向我们证明真主的大能、智慧和完美而提到了它吗？你还能轻视它？

海拉——不敢！

长老——你要禁言，海拉！不可低估这块有四个职权的巧物。你若守住它，它可使你平安，若放任它自流，会危害你；你向它求食，它给你吃的；你同它交谈，它回答你；你向它询问，它告诉你；而你却不知道它的一切奥秘：它怎样分配功能、调节音符和句子，为何布满突起的小包（舌乳头），怎样在嘴唇和小舌间作灵活的运动，怎样分泌唾液，使口水流动？

海拉——我还没有想到过这块简单的肌肉有如此多的功能。舌头有四个职权是什么意思？

长老——每个感觉器官都有一个功能，唯有舌头不同。例如，眼睛只能看，耳朵只能听，鼻子只能闻，手指是最敏感的触摸肢体；而舌头却是尝、嚼、咽和消化、触摸和说话的工具。

为了使它成为尝味的工具，“自然”^①把舌面平铺开来，使两边布满小包，以吸咂气味，把它传送到遍及舌内的神经。“自然”想让这些小包中的两类成为专门感味的，而不为触觉，以便不使触觉和味觉混合而使一种功能消失时另一种功能也随着消失。往往人们失去一般感觉时尝觉却在，或者尝觉消失时一般感观犹存……味道在未分解的情况下舌乳头不能直接吸吮味道。也就是说，在舌头湿润的情况下才能品味，因此，自然使舌面覆以粘膜，里面有囊和腺，分泌粘液；在舌底安置一种分泌唾液的腺。要不是这些条件，人无法尝味，即使味道

^①作者借自然论者之口，把创造万物的工作归于“自然”，最后让读者觉得自然论的荒唐。——译者。

分解也好……味道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互相吸收，有的互相排斥，就象光和声一样，有相互吸收和排斥的现象，因此，自然使舌乳头的味觉器互不相同。有的在食物消失后仍保留其味的能力。高明的厨师就按这个原理调味……

舌头由于自己所处的中央地位和职能，需要很强的传感功能。它要嚼食物，让食物上下翻动，从门牙到大牙传送，并在口腔和牙缝里搜寻碎食，凭自己强烈的感觉抵御闯入口腔的烫灼物和带尖带刺、致伤的物质。因此，自然给它配备了触膜的舌乳。舌尖和两边的这些舌乳头非常敏感，在感觉细腻方面，只有无名指指尖可与它媲美……

舌头又是嚼和咽的器官。因此，自然使这块肌肉非常发达，而且灵活、好动，能分泌唾液和粘液，要不是这样的话，就无法完成嚼和咽的工序。舌头在戏弄口中的食物，把它嚼细，用口水和成浆，嚼好能咽时再裹以黏液，用舌面和上鄂一夹，用力一送，将它滑进食道，此后的工序就不由人的意志了……

舌头又是消化器官。因此，自然又使食物在不同的地方得到消化：一部分食物在胃部消化，一部分在肠道消化。但有一样东西，胃不能消化，那就是淀粉。胃液既不能消化它，又不能转化它，因此，“自然”把唾液选择成把淀粉转化成糖份的唯一媒介。要不是这灵活的舌头把食物同唾液柔和成浆，淀粉一定无法消化，而它却是人体最主要的营养成份之一……

舌头是说话的器官。你也知道，声音由喉咙发出。但喉咙却发不出所有的音符，它的作用只是发声母音符，而不发其他的韵母音符。韵母是把通过喉咙带声的气流截断而发出的。因此，自然造化了舌头，让它连同双唇，让唇截断气流，发出韵母音符。要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我们优美的语言，不然，会象动物一样只发出长长的吼叫声。最强也莫过于如犬吠、乌鸦叫，或蝉叫蛙鸣，或马嘶虎啸……

海拉啊！你说这自然多么奇怪，它自行繁殖，自行结合，自行搭配，自行调解，终于给我们配合成了这一奇怪的舌头……

海拉——真的，长老！舌头是一个奇怪的肢体。但是，双唇除了帮助发几个声符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长老——海拉啊！难道你喜欢没有双唇，空空荡荡，让口水自流，让尘埃入腔，让昆虫进喉咙吗？自然以最美的形象造化了人，难道你不感谢它吗？它使双唇成为人面的装饰、口腔的障幕、唾液的坝拦、堵尘土入肺的关卡，以及昆虫入喉的屏障，以便让人用鼻腔呼吸，阻止有害物入咽喉……难道你还不感激自然吗？它给双唇配备了敏锐的感觉能力，以抵制所有的有害物和烫灼物。在粘膜底下安置了许多腺，分泌唾液，让双唇长期湿润、揉滑，并用肌肉将二者连接起来。双唇根据人的意志和选择，作同时开合、屈伸的动作，即开时同时开，合时同时合，用它俩截断气流，控制声调，以发出双唇音……海拉啊！要不是自然的话，有趣、能言、幽默、卫生的人一定变成了乏味、丑陋、龇牙獠嘴，病态、肮脏的东西，唾液横流面颊，沾湿衣襟，昆虫聚集口水处……

海拉——你为何一再地提自然呢，不是在奚落我吧？

长老——我没有奚落你，我只是想带你越过障碍，到达顶峰。

海拉——障碍是什么？顶峰又是什么呢？

长老——怀疑的障碍，真主要求我们努力超越的东西；顶峰是信仰的顶峰，真主要求我们努力到达的地方……

海拉——长老啊！你作为一个信士，要达到的信仰的顶峰是什么？

长老——它是以真理互勉。海拉啊！“难道我没有为他创造两只眼睛，一条舌头，两片嘴唇，并指示他两条明显的道路吗？他怎么不超越山径呢？你怎能知道山径是什么事？是释放奴隶，或在饥荒日赈济，或贫穷的贫民。同时，他是一个信道而且行善，并以坚忍相勉，以慈悯相助者。”（《古兰经》90：8—17）

这就是信仰的顶峰，为了这个，我在暮年慢慢地度不眠之夜，想把你召回真主之道。海

拉！

(四) 尽职的忍耐者

海拉说：晨礼后，牟祖尼长老象平时一样白天去了园林。但自从我同他生活以来，他第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我见他走出清真寺，命令我晌礼后把午饭给他送来。接到这个命令，我非常高兴，我一直在希望同他度过一个白天，看看他究竟从早到晚怎样在园林中渡过……

当清真寺的服务员送来长老的饭盒，上到喧礼塔上准备喧礼时，我对他说：“今天你不必送饭了，让我把饭盒送到篱笆跟前的老地方，我还有急事去霍尔坦克。”他向我道了谢，说道：“你切莫放错地方，就是你第一天来到这里时放饭盒的那地方，你还记得吗？”

我连忙把饭盒送进了花园，到处在找长老。我估计他就在树荫下或水渠边。但是没找着。我开始喊叫长老……我怎么叫都听不到答复。我感到有些紧张，跑到了园林的尽头。又出了园林，前面是一块空旷的不毛之地，见长老坐在地的尽头。等我走到他跟前时，他笑了，说：“你坐在我跟前。”我一坐下，他就向我道谢，并因劳驾了我而表示歉意。

海拉——我喊你好多声，都听不到答复，顿时产生了疑惑。

长老——我听到了你叫声，也回答了，但是一个老迈的人，哪有象你那样响亮的声音呢？海拉？

海拉说，长老吃了午饭，礼了晌礼拜，我就问他：

你老为什么离开园林和溪水，选择这块地方呢？

长老——我不是自行选择到这里来的，是一位村民硬把我叫到这里来的。他是想征求我对他的地的看法，求我帮他种植这块地。

海拉——长老，你什么时候作过农民，精通种植和栽培？

长老——他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奇迹。

海拉——奇迹？他要什么奇迹？

长老——他拥有这块空旷的不毛之地，想植上树，灌上水。

海拉——这容易，不就是栽上树，把水浇上就行了，还要什么奇迹。

长老——树可以栽上，但水却很远，况且这里地势又高。

我对他说：“你不妨修个蓄水池，把雪水收集起来灌你的地。”他说：“池中的水也会干涸，我想让它常流不息。”我说：“怎么会呢？”他说：“我想发明一种方法，把水池中的水引到动力机，让它排水，灌溉地面。然后，再把水抽回池中；再灌地，再回来，这样循环运动，永远不息。

我说：永远不息！怎么永远不息呢？

他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让它停止，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也许是一百年吧！

我说：若真主意欲，你会长寿的。但是你想收回的水，假如一部分能回的话，也是带着泞泥回来的，不会毁坏驱动力吗？

他说：我们不会在水入池前安装一个过滤器吗？

我说：用什么带动过滤器呢？

他说：驱动力本身难道不能从另一条渠道把水抽到过滤器吗？我说：假如我们发明了这种驱动力，但水过滤后由谁把它送回到驱动力，让驱动力浇灌呢？

他说：让驱动力本身用强大的力量把水排进过滤器的入口，让它流出来回到驱动力。

我说：即使这样，水终究要干涸的，不管池塘有多大。

他说：难道没有让它不干涸的办法吗？

我说：有什么办法？

他说：我们不会用别的水补充水源吗？

我说：我们从哪里弄到别的水呢？

他说：我们不在池边安装第二个驱动机，装两根长臂，让它摘果实，拔绿草，把它的汁榨出来补充水源，这样，它就不会干涸。

我说：可以，但是第二个驱动机由谁发动呢？

他说：不会安第三个驱动机来带动第二个吗？

我说：可以，但第三个驱动机又由谁带动呢？

他说：我们不会加大第一个驱动机的码力，让它带动其他的驱动机吗？

我说：这样，第一个驱动机将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他说：难道不会把它造的结实、精密、足以让它一刻不停地转动吗？我说：这样的机器可以转动一天，或一月，或一、两年，但你让它不停地转动，转动一百年，可能吗？

我说：不！理论上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特殊的机器要有一个伟大、博学、能干的工程师来设计，他要知道怎样发明这种机器，怎样互相联接、互相补充、怎样用不生锈、不磨损的材料保护机器，或者用有理智、有调节能力的原子代替易损的原子。

他以为我在嘲弄他，说道，原子和金属也有理智和调节能力吗？

我说：你去问问大工程师！

他说：这事还需要问大工程师吗？

我说：你想，你要求绘制的这个东西，会不用建筑学和数学的原理及人的思维就能自行形成吗？

海拉说：说到这里，长老没控制住自己，大笑起来……

海拉——我没有笑你，海拉！我要向你讲述心脏的故事：讲述它的工作和作用、它的意图和欲望、它的能力和容量、它的墙和壁、它的窗与室、它的门与帘、它的洞与房、它的溪与池、它的清与浊、它的耐力与劳累，它的忍耐和警惕。它的重要性太大了……

海拉——这一切都在心脏中吗？

长老——是的，真主要人类存活，生命在于营养，因此，真主给我们注入了血液，让它带营养和热量遍体流动。但是血液要补充营养，故，真主为我们造了胃、肝、肠，并在食物中加入了碳，足以让我们摄取营养以及它同氧气的结合而产生的热量。但是，体内的这一反应却产生一种毒素，即二氧化碳，必须要排出，还有其他由死细胞在体内变成的有害物。那么，怎样排出这些有害物呢？智慧的造物主在我们的腹中安置了两台庞大的过滤器，也就是两个大焚化器，即肺。我们吸气时其中充满空气，用它的氧气消化我们的食物，即食物中的碳，也消化血液中的多余物质和毒素，然后，呼气时将这些被化掉的有害物排出体外……

但是，血液一旦在体内静止不动，体中的有害物，死细胞等排泄物和垃圾，就无法送到过滤器中，身体无法从储藏在胃部、肠道和肝脏摄取新的营养，也无法及时地给身体的各部位补充营养；假若血液停滞不动，会导致身体的死亡，因为，身体由于不能从储藏室摄取营养，甚至若营养成分自行从肠道和肝壁渗出，也不过渗出些水分，而由于血液停滞，无法扩散到全部血液中去，如果能去，也是数月之后的事，而其间人会饿死。如果由于血液停滞而无法把有害物和废物送到过滤器消化，这时，人会中毒而立刻倒地；由于这一停滞，无法以正常的速度从肺部吸收新的氧气来消化食物，反而会吸到由反应变为剧毒的一氧，而使人闷死……

因此，血液必须流动，循环，而且行速必须极快，应急速流过营养室，摄取必要的成分，一眨眼的工夫要送到遍体。在急速中，要把有害物和废物送进过滤器，迅速消化，又从肺部补充新的氧气燃料。这样反复循环，重复消化食物，在这过程中身体得到营养和热量……

海拉——赞美伟大的造物主。不过，血液的流动为什么速度这么高？怎样一眨眼工夫要流遍全身？

长老——为什么这么快？因为燃烧的过程是很快的。同样，中毒的过程也是很快的……

不信你试一试，不管肺部储备了多少的气，你闭住气，看能坚持多久。你是否想让你的肺如同一个水罐一样，储备大量的氧气，足以让血液慢慢流动，一小时后再流回肺部吗？你问它的速度为何在一眨眼的工夫就流遍全体。实际就是这样，造物主要求它如此。试验证明，一滴血液从心脏出发，穿过全身，最后又回到出发点，循环过程只需二十秒。或者，海拉啊！只需重复十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所占用的时间……

海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他是伟大的造物者。

长老——这是人体在正常情况下的状态。你试作深呼吸，即灌充氧气，你会发现脉搏减慢；你再试着闭气，让氧气减少，或者你跑，促进消耗，你会发现心脏跳得非常厉害，血液以惊人的速度摄取必要的氧气。

海拉——赞美伟大的造物主。

长老——现在，海拉啊！你明白了血液为什么以极快速度运行的道理了，而且知道血液的循环还需要一个驱动器，这个驱动器就是心脏。至此，我们若把心脏看作一块喷血的肉，它让血液流遍全身体，回到心脏，又喷向全身，这样问题就简单了。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它需要两块肉，一块把血液喷向全身，另一块把血喷向肺部，去进行过滤，让纯洁、干净、活跃、富有生机的血液回到心脏。要把血液输向周身，送进肺部，再注入心脏的话，一块肉是不够的，因为血液喷射出去后，在大动脉中流动，逐步分散，让身体吸收营养，之后，还是借原来的喷射力流回静脉，在那里聚集在深静脉和浅静脉中。经过这么长距离的分叉运行，原先的喷发力已减弱，已无力把血液送进肺部，再回到心脏。由此，你会觉得需要两块肉……

这怎么办呢？造物主是否造两块单独的肉呢？这对他来说是极容易的，但是他却把两块肉都连进心中，二者同时工作。其中有许多的奥妙：避免因疾病或消化不良或神经紧张引起的危害而使其中之一的停顿导致血液循环和消耗中的致命混乱；另外，一块肉在胸中更轻，占据的空间更少，大能的主善于造化万物，一块肉更能和协、统一地工作，也能证明他的大能。这就是令人费解的奥妙所在。

但是，造物主想让两块肉连在一颗心中，让二者同时喷发，又同时蓄满，且不让新鲜的红色血液同黑色的脏血液混合，那怎么办呢？

他把心脏分为两半，一半在左，一半在右，中间一道严密的屏障。

可是，如果让每块肉只有一个心室的话，会导致喷发停止，或者血液流动的停止。

海拉——我没明白，长老！

长老——心脏每分钟喷出将近二十公斤的血液，即，以极高的速度不停地喷射。如果喷射室只有一个，当他闭上喷血时，也挡住了从肺部来的新鲜血液的注入，血液由此而会倒流肺部；同样，如果向肺部喷射脏血的喷射室只有一间时，向肺部喷血的时候，会自动合闭，同样挡住了由静脉流向心脏的脏血。因此血还会倒流。那怎么办呢？

主管红色清洁血液的左心室必须有两个室，一个在上，另一个在下。主管黑色脏血的右心室也必须有两个室。心脏左侧的上室称左心房，接受心脏松弛时由肺部来的红色清洁血液，并把它排到下面称左心室的房间，又从那里输到动脉中。

心脏右上侧的室称右心房，接受从静脉流来的黑色脏血，把它排到下面称右心室的房子。它把血液通过压缩排挤到肺部去净化，然后，再用它的压力把净化的清洁血液排到左心房，再送到左心室，再到动脉。这样循环不息，只要人活着。

但是，房室间的开口若常开的话，事情就糟了，因为心肌产生的强大压力必然要把从肺部或静脉来的血液挡回，返排过去，那怎么办呢？

房室间必须有一道门，防止喷射和挤压时血液的倒流。有了这道门，左心房就毫无妨碍地接收肺部来的血液，左心室也不打扰它的邻舍——左心房而把血液排挤到动脉里。

我们能否把这扇门长期关闭呢？这不合理，那样的话新鲜的红色血液从哪里入左心室

呢？黑血从哪里入右心室呢？

伟大造物主的大能，使两扇门如同两个神经质的肌肉塞子，不停地自动开合。两扇门的塞子中间隔一道壁。但是，它俩必须同时开，同时合吗？它俩是心脏中独立的两半，能否在心脏的两次跳动间交替开合呢？

绝不能，因为心脏是独立的一体，虽说可以分为两半，但它的跳动、松弛、挤压和喷发都是一致的。假若心脏在收缩，而向肺部排射黑色的右心塞却合着，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心脏一定会爆发、粉碎。

因此，两个塞子必须同时开，便于让血液流入两心房，又同时合上，让两心室同时喷血。

红血从左心室到主动脉的出口，以及黑血从右心室到肺动脉的出口都是如此，两个出口都有塞子，以便血液从主动脉到肺动脉不倒流。因此，这两个塞子立刻如同房室的门扇一样同时开合……

至此，我们谈完了血液喷发和回流的工作程序，以及黑红两种血的原理，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血液输送到周身。身体中有上部，如头和两手，有下部，如两脚，也有心脏。我们怎能用一个动脉把血液送向三个方向呢？我们是否先让它穿过头再进入内脏，最后下到脚上？那样的话，流到内脏和两脚的血液只是些有毒的脏物，这样不行。血液通过几条小血管流向头部，再通过别的小血管流向双臂，再从头和双臂沿血管走向所有的角落和细胞。血管越分越细，终于变成了毛细血管。

血液流进这些小血管和毛细管中后，怎么又回聚到主动脉中而流向内脏，从那里又分股流向毛细血管的呢？后来又怎么回到主动脉中而流向双腿的？什么情况下血液受污染、带病毒？

主动脉分几大股，其中一股流向头和两臂，一股流向内脏，第三股流向双腿。

至此，我们算给身体提供了足够的营养和热量，剩下的就是净化血液，过滤它，通过肺部给它提供新的氧气能源。那么把血怎样输回肺部呢？

明哲的造物主为血液的回归特造了一种血管叫静脉，头部的黑血返回浅静脉，内脏和两腿的黑血返回深静脉；血液通过两条静脉流回右心房，再到右心室，再输送到肺部，进行焚化废物和脏物或进行消毒及补充新鲜氧气的过程。然后，新鲜的红血沿肺静脉返流进心脏，随着心脏的跳动和拼发，先进左心房，再进左心室，由左心室喷进动脉，就这样循环运行。

海拉——赞美伟大的造物主。

长老——海拉！你以为血管、动脉、静脉中的奇迹到此就结束了吗？不！心脏内部还有许多动脉和静脉。

海拉——这是怎么回事？

长老——心脏滋养全身，难道自己就不要营养吗？

海拉——是的，但是心脏内部的血不就是自己的营养吗？

长老——但心脏如其他的脏器一样，有血管和毛细血管。毛细血管连到心脏组织最深处的细胞，滋养它，并把废物和毒素带出来。脏血必须遵循前面说过的循环程序，先由特殊的血管返流心脏，注进右心房，再由右心室送出去净化。因此，智慧的造物主为了给心脏补充新鲜血液又安置了两条脉搏，叫冠壮动脉，由心脏出口和主动脉分叉，那里的血液最新鲜，喷发力最强。为何不这样呢？心脏给周身提供血液，它自身最应该得到，也最需要在数量、质量、纯度和力量上最强的血液。它单独消耗着全身血液的五分之一，而它的体积却不超过身体的百分之一；它单独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而身体的其他器官只消耗四分之一的氧气。因此，伟大的造物主给心脏特别造了与众不同的动脉和静脉。这就是心脏，海拉啊！这就是可怜的心脏，几十年如一日地昼夜跳动，不休息片刻。你身体中的所有器官，你可让它休息片刻，而可怜的心脏却不同，它昼夜不息地工作，伴你跳动一生。它尽心尽职，不玩呼职守，不厌其烦地工作，而你却妄自尊大，有时伤害它，用意志磨练它，用妒火烧它，用私

欲削弱它，用泪水侵蚀它，用烦恼折磨它……它却奉养主的命令宽宏大度，任劳任怨，养主赋予它优美的德性，配以必要的装备，限定了它的寿命。一旦寿命到尽，那时，工作终止，跳动停息，同烦恼永别了……坚硬而不記念真主的心灵多么可悲啊！

（五） 哭笑的岩石

长老——你看看生命，有关生命的知识你知多少？真主由无生无息坚硬的岩石中创造了生命，让它变得活蹦乱跳，能知觉，能喜怒哀乐……海拉啊，由土和水创造生命的过程中，偶然的成份能有多少呢？

《古兰经》说：“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天地原是闭塞的，而我开天辟地，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21：30）

“他用泥创造你们，然后判定一个期限，还有一个预定的期限，你们对于这点却是怀疑的。”（6：2）

“众人啊！有一个比喻，你们倾听吧！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虽群策群力，绝不能创造一只苍蝇；如果苍蝇从他们身上夺取一点东西，他们也不能把那点东西抢回来。祈祷者和被祈祷者，都是懦弱的！”（22：73）

“你问他们吧！究竟是他们更难造呢？还是我所创造的更难造呢？我确已用粘泥创造了他们，不然！你感到惊奇，而他们却嘲笑你。”（37：11）

这是《古兰经》中对由粘泥造化生命的部分论述，它与科学的说法完全吻合。那么，科学家和《古兰经》一致认为的由水和泥中形成的这一生命，究竟是什么？不然，科学家却在生命的奥秘之门跟前犹豫不前了……

他们对生命的根本、细节、成份、特性以及它的规律和原则知道得很多，也知道一切生物由细胞构成，而细胞却由细胞质构成，细胞质由碳、氧、氢和氮元素组成的道理……

他们曾作过实验，想创造一个生命，但失败了，最后承认了《古兰经》中说的“无力创造一个苍蝇……”

你还记得布赫纳尔的话吗？“血球虽然简单，却有组织、有构造，它不可能从无机物直接产生，否则在科学看来，并不比从无机物直接产生高级生命的事更奇怪。”

海拉——我怎么不记得呢？

长老——你还记得托玛斯·阿奎那的话吗？“迄今为止，没一位科学家认清苍蝇的本质……”

海拉——还记得。

长老——你还记得培根的话吗？“没有一位自然科学家能全面认识一个苍蝇的本质。”

海拉——我还记得。

长老——而《古兰经》曾对人们说：“众人啊！有一个比喻，你们倾听吧！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虽群策群力，绝不能创造一只苍蝇……”《古兰经》早已说过了他们的话。

海拉——你是觉得他们在援引《古兰经》的话呢？

长老——健全的理性对真理都有共识，知识越丰富，就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那种在十九世纪末由部分学者提倡的唯物论破产以后，科学家又回到了与真理的交融之处。今天，几乎所有的大科学家共认，生命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中包含着一种统一的意志、意图、维护意识和智慧。健全的理智决不会同意生命的产生和发展是偶然盲目的说法。

英国一位大科学家朗德·加尔文公开宣布了这一信念。他嘲笑那些持生命偶然说的人们。他对部分科学家对宇宙的严密规律所表示的真主独一和存在的证据视而不见的作法感到惊讶，他说：“人类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创造力和征服力的情况下，生命能够产生和延续，我

深信，部分科学家在对生物作理性的研究时过分忽略了宇宙规律中蕴涵的明确证据，因为我们身边有着许多确凿而断然的证据，证明存在一种健全的管理制度，它就是通过自然界为我们证明其中包含自由意志的迹象，它告诉我们，一切有生物必然依靠一个永恒独一的造物主而存在。”

伟大的爱因斯坦在加尔文以后说到：“宗教感的实质，就是叫我们知道，一个无法认识其本质的主的真实存在，是他用最高明的智慧之迹象和最绚丽的美之光显示自身……我无法想象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不知道世界的存在是以理性易于接受的一种智慧为真正基础而建立的道理。没有信仰的科学，如同瘸子走路，而没有科学的信仰却如同瞎子摸路。”

你想比伟大的头脑同《古兰经》吻合更有趣的事吗？《古兰经》说：“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才敬畏他。”

海拉——是的，只有学者才认识真主，敬畏真主。

长老——《古兰经》说，真主以最美的姿态创造了人。但在造化人、使他成形、养育他、全美他、给他智慧、教他知识的过程中，能有多少偶然的成份？

“我确已把人类造成具有最美的形态。”（95：4）

“他曾创造了你，然后，使你健全，然后，使你匀称。”（82：7）

“他精制他所造的万物，他最初用泥土创造人。”（32：7）

“你不信造物主吗？他创造你，先用泥土，继用精液，然后使你变成一个完整的男子。”（18：37）

“人确实经历过一个时期，不是一件可以纪念的事物。我确已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并加以试验，将他创造成能听的能观的。”（76：1—2）

“你应当奉你的养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96：1—5）

当时，你的主曾对众天神说：“我必定要用泥创造一个人，当我把他造出来，并将我的精神吹入他的体内的时候，你们当为而倒身叩头。”（38：71）

这是《古兰经》对人种起源的说法。真主用泥土和水创造了他，给他预定一个期限。地球上起初没有人，人也不是什么可以说清的事物。这几乎跟科学的说法没有两样。科学认为，人由土、水和细胞长期的演变而形成，地层下面没有人类存在的痕迹。

人类相当奇怪，由土和水开始了生命，而后象动物一样由精液延续生命，再后来却变成了哲学家。他的智力不断发达，认识了宇宙间的物质、存在、规律和真善美，从而创立了知识、艺术、文学、诗歌、哲学、伦理学，由此，发现了自身中真主所赋予的灵魂，但却不知道灵魂的实质……

这就是人，对他的奇迹我给你说点什么呢？

是说他怎样在三重黑暗中形成呢？还是说他在母腹中由精液变成血块，再变成肉块，再变成完全的人的过程呢？还是说他怎样在母腹中以奇特的方式吸取营养呢？还是说他怎样呼吸，怎样吃奶，怎样吃饭，怎样嚼，怎样咽，怎样消化，怎样摄取营养，怎样取暖，怎样清理肠胃，怎样排泄杂物，怎样补充新的能源？

他怎样通过心脏把血液沿血管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让各器官摄取营养而生命常驻？

他怎样在肝脏中加工和储存营养？

肝脏是什么？它是一块庞大的、慷慨而吝啬的腺，是储存养料和调节平衡的器官。如果你血液中的糖份超过千分之一，它会压缩，一旦缺少，它会补充和赠予。一旦养料过剩，它留出当天的必需外，全部储存起来，慢慢供你享用，并能防御疾病和解毒……

荷尔蒙腺又是什么呢？它迅速产生神秘的化学分泌物，控制着人的神经、肌肉、骨骼、智力、心脏、脉搏和性别；它使人体壮大或弱小，使它高或低，使理智聪而不钝，使身体热

而不冷，让脉搏加速或减弱，让肌肉紧缩或松弛；它保证适量的盐份，排除多余的部分，糖份少时它加，糖份多时它减；它控制着骨骼中的钙，决定细胞的性别……

还有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胞，在人体中聚集着千万亿的数量，它们集合起来组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它们象蚂蚁或蜜蜂一样在生命的田野中发挥着自己特定的功能。

神经系统中的和谐多么奇妙！每个器官，每个腺，每个细胞都相互回应，相互协助，共同保持血液、水份、温度、血清、液汁、盐份、酸液、碱质和糖份的长期稳定和平衡，修理所有的损伤，添补所有的亏缺，加固所有的不足，缓解所有的过极现象，补合所有的裂缝，堵塞所有的缺口，包扎所有的损伤，充实所有的空虚，担负所有的重量，磨利所有的武器，制造各种毒液和浆汁，反击一切有害的力量，催毁所有的敌人，补充新的兵源，它们为亲爱的祖国而不惜自己的生命。

再看理智，它令一切头脑对它的秘密迷惑不解。我对你谈点它的什么呢！海拉！

我们怎样思维、怎样知觉、怎样背记、怎样储存数以亿计的信息，我们在哪里储存它、使用时怎样从库房中提取、我们怎样记忆、怎样比较、怎样求证、怎样总结、怎样判断？

这块肉和神经组织究竟是什么？造物主因为它给我们教授了万物的称谓，由于它使我们超越了天仙。

这一奇怪的神经设备究竟是什么？我们征服它，它也征服我们，因我们知其一部分，也不知其另一部分。我们按自己的意志控制我们的一部分肢体，而它却用它的专线控制着我们最重要的肢体。不然，它完全按自己的意志，不经我们的知觉便控制着我们体内的一切细胞。好象这一设备中有两个独立的智能，“显意识”和“潜意识”，而“潜意识”却真正称得上意识，因“显意识”会出现错误，“潜意识”则不然。“显意识”意识不到同伴的工作，不介入它的领地，否则，一切就会破坏了。而“潜意识”可以感觉“显意识”的所有工作，介入它的秘密。要是“显意识”安静下来或失去作用时，产生的影响莫过于我们肌肉僵化，头脑不能作正常的思维，我们的状态变得如同睡眠者；而“潜意识”一旦失去作用，心脏便乱套，还有胃、肝、听觉、视觉都会乱套，不然，我们的一切都会乱套，结果只是死路一条。这两大功能间的分工难道不奇怪、不精彩吗？

再看包括一千二百万细胞的脑汁，各细胞间以多不胜数的纤维联系，以高度的精密和谐工作，好象是一个细胞一样。

这是脑膜，它如同每个家庭的领导枢纽，通过感觉接受来自外部的数以万计的信件，并发出最高指示……

它是最高统率，主管清理那些信件，读其中一部分，搁置一部分，把有些放在深处，而后进行比较、对证、改正和调换，最后作出结论，再由新旧的感觉形成理性的认识，从而使人摆脱了牲畜的圈子，甚至上升到了成为大地上代理人的地步，让他尊贵，用笔教他知识……

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而盲目形成的吗？

“难道你不信造物主吗？他创造你，先用泥土，后用精液，然后使你变成一个完整的男子。”（18：37）

“不然！你感到惊奇，而他们却嘲笑你，他们虽闻教诲，却不觉悟。他们虽见迹象，却加以嘲笑。”（37：12—14）

海拉说：这时，长老放声大哭，泪流成行。我拉起长老的双手，亲了一下，我的泪水洒满他的两手。哭声终止了，长老说道：“不纪念真主的坚硬的心灵多可悲！”他重复说了几次，才安静下来，陷入了深深的寂静。

我们一直静静地坐着，直到从笼罩着伊玛目坟墓上空的树梢中射过来的灿烂阳光提醒了我们。长老以微弱地、仍带着哭音的声调说：“海拉，我累了，你给我把作小净的水拿来……”我们作了小净。礼了拜，长老就睡在了他的铺上，说道，给我盖上被！给我盖上被。昨晚我

着凉了，熬夜熬累了我……

长老的嘱咐

谁能比召人于主的人说的话更优美呢？

——《古兰经》

两种人可以称作智者：为上帝服务的人，因为他们认识上帝；苦苦追求上帝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巴斯卡尔

海拉说道：我给长老盖上被子就出来了。那天，我没睡觉就去了霍尔坦克，约定在那里见一位村民。我在他那里渡过了一天。回去同老宣礼员礼了霄礼。宣礼员问我：“你今天白天见到长老了吗？”我说：“没有，我从太阳刚升起就去了村子，刚刚才回来。”他说：“我很担心长老，昏礼后我去取饭盒时，见它原封不动地挂在篱笆上，饭也一口未动，你看我们是否到园林中去找他呢？今晚寒气逼人。”我说：“没这个必要，这么冷，他不会呆在林中，我想他大概在自己的房屋中，也许他生病了，我今早离开他的，当时他很累。我现在就去找他，你先回家吧，你放心！”

善良的老人告别了我后，我就把寺门拴上，回到了长老的房间。见房子黑着，便吓了一跳，当时心想长老可能出事了，又不敢进去，怕碰到意外，就折回了。我走出了清真寺，在寺院中乱转，最后走到圈着伊玛目坟墓的小花园中，想从坟墓对面的那间小屋的窗口看看长老在哪里。一看，便发现长老仍在他的坐垫上，并听到一种隐隐约约的声音在祈祷……我稍走近他，便听到他的声音说：“我的主啊！求你启示我，使我感谢你所施于我和我的父母的恩惠，并行你所喜悦的善事，求你为我改善我的后裔。我确已向你悔罪，我确是一个顺服者。”（46：15）然后听到他沉痛地啼哭，并说到：“让那些人敬畏真主吧！假若他们自己遗下的虚弱的后裔时，对他们放心不下的人；也让他们说真正的话。”（4：9）

然后，见他两手升向天空，咽噎地说道：“主啊！籍你的大恩大惠让我们远离罪恶的死谷，仁慈者中最仁慈的主啊！……”

这时，我急忙又回到了寺里，严寒使我冻得发抖。我没经长老的允许就走到他跟前。长老见我就说：“你别害怕，我还活着，但是病了，你把灯点上，再拿点奶子来，我喝两口，我空腹渡过了一整天。”长老喝了奶子，就让我拿水来，他想作小净。小净后坐着礼了霄礼。礼拜后回到了自己的床上。他依在床上，看着我，哭道：“海拉啊！真主不是说过，‘你们不要窥视’吗？还说：‘你们从正门进屋！’吗？”

海拉——是的，可是长老，这是焦急的爱护者的窥视……你为什么要哭呢？你在念叨什么？

长老——那是暮年老人感到末日将至时发出的哀叹。

海拉——长老，你会活得更长。

长老——海拉啊！我已活得够长了，真主对他的仆人施予的一个恩典是，在变得昏庸以前拿取他的性命。我哭不是因害怕死亡，我只是在寂静中向主啼哭哀恋。真主喜欢他的仆人在寂静中默默地向他啼哭祈祷。

海拉——你祈祷时要求些什么？

长老——我们每个人都有痛苦、希望、畏惧和记忆。每个人按自身的情况祈祷。

长老把脸转向窗口，泪水盈眶。他想管制住泪水，不让我见到他在哭，说道：“你把门关上，海拉！秋季的寒冷比冬天还厉害。”

我走近他的床，弯下身子去关窗子时，长老感到了我的泪水也在流，便说：“海拉啊！

人生来就是懦弱的。”

海拉——长老！你父亲是谁？

长老——我的父亲和爷爷是真主的仆人中两个清廉的仆人。

海拉——长老，你的孩子们在哪里？他们怎么样？

长老——他们就在萨马尔罕，蒙真主的福，他们都很好！

海拉——那你为什么对他们放心不下，对他们的前途忧心冲冲呢？

长老——财富不等于一切。主啊！你让他们远离罪恶的藪源，用你优美的帐幕遮蔽他们！

海拉——你为什么选择离群索居呢？

长老——我没离群索居，萨马尔罕离霍尔坦只有一箭之遥。四十年来我为了子女的衣食奔波，今天，也该为自己的盘费而忙碌了……

海拉——为妻室奔波、赡养他们，难道在真主跟前不是一件最大的善事吗？

长老——是的，可是人到暮年却喜欢为之割断一切尘缘，这在城市的喧闹中无法做到。丛林中的这座清真寺保留着我年青时的美好记忆。它使我舒畅，我在其中得到别的地方得不到的温馨。无论我曾遭受怎样的不幸，我总是对自己说，有朝一日要到这座清真寺伊玛目的墓旁专心拜主。海拉啊！人在疏远众生时，却得到造物主恩赐的慰藉。你感觉不到同真主的临近，唯有避居到近主的仆人身旁。

海拉——对，我们习惯由一个亲信领着我们去看王贡贵族。

长老——不，不，海拉！谁能在真主跟前说情？唯凭真主的许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通过真主的“卧里”（朋友）说情，我们才能感到在真主面前谦虚的意味。这似乎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见自己在真主面前太卑微而无法接近他仁慈的大门，唯有跟在一个近主者的后面……

海拉——我现在明白了我来的那一天你说的话，说我打扰了你，破坏了你醉心于主的乐趣。真的，我给你带来了麻烦，中断了你的功修……

长老——不，你给我增加了功修，你为我提供了一个干最好的功修的机会。“谁能比召人于主的说的话更优美呢？”……

海拉——愿主报答你！长老！

长老——可是，你让我一晚上都忙于谈论我的事。

海拉——同你的所有交谈都是有益的……我看你疲倦了，我也熬不住夜，我今天黎明时离开你后，一直没睡觉，去了霍尔坦克，疲乏地回来了，象是中了暑。

长老——你到丛林中寻我时，又加重了病，这样寒冷的天气。起来，回到自己的床上去，拿这条毯子盖上！

海拉说：我离开了长老，睡到了自己的铺上，顿时觉得颤抖不已，整夜辗转反侧。清晨，老服务员来了，我挣扎着起来给他开了门，他见我精神不振，就忙去告诉了长老。长老急忙来到我跟前，拉住我的手。见我高烧过度，他的脸都变了，命令服务员快把村长找来，把我送到萨马尔罕的医院里去。

我怎么推辞都无效，长老执意要送，说道：“孩子，你没事，求主相助，你是异乡人，远离了家人，你发烧得很严重。”我说：“长老，我知道高烧的类型，它不过是暂时的，过一天一夜就会停止，让我在你的身边呆到明天，也许病会离身，否则我就顺从你的命令。”他说：“但愿如此，可是，我比你更知道高烧的类型，这种由寒冷引起的高烧，需要精心的护理，迟了不好。”

没过中午，高烧发得越加厉害，我感到头晕，一会儿失去了知觉。两天以后，我才苏醒过来。醒来时，见自己身在医院里。后来我才知道，是牟祖尼长老亲自把我送到医院的。他命人照看我，他的命令是无人不服从的。

我在医院渡过了整整两个星期，直到完全脱险。这时医生才准许人来探望。第一个进来

看我的是清真寺的服务员。我问他长老的情况，他向我转达了长老的问好，并告诉我，长老那天从萨马尔罕回去后得了感冒病，一直躺在床上。我叫来了医生，请求他允许我出院。他拒绝了，说道：“你才开始康复，至少还得一周，不然就有复发的危险。”我对他说了我对长老的担忧，他说：“他现在很好，顺利渡过了流感，我警告他不要下床，也不要心情激动，我阻止老服务员别把他的病情告诉他的家人，以免家人的看望会增加烦恼，从而使病复发而要了他的命；我还禁止他阅读和写作。”

当时老服务员在听我们的交谈，他说道：“可是先生，他一整天都在写，我劝了几次都无济于事。都是为了海拉先生。”我说：“为了我？”他说：“是的，为了你，先生，我偷看了他的本子，见上面反复写你的名字……”

我说：“奇怪，书在哪里，为什么没给我送来？”他说：“我不知道，那是一篇较长的文章，先生！”

几天以后，老服务员给我带来了笔记本，向我转达了长老的问好，我接过笔记，藏到了储柜中，锁上了柜子。我问老服务员，长老为什么把这本笔记带给我呢？他说：“我不知道！但他嘱咐我一定要送到你的手，我也满腹疑狐……”我让老服务员发誓，照实谈谈长老的情况。他发誓说长老安然无恙，我说：“那篇你说写给我的文章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

从那以后，老服务员五天没来见我。我又担心起长老来了，向医生打听他的情况，医生闪烁其词。第六天，老服务员来了，他脸色苍白，松拉着头，眼皮肿着。我刚一问长老，他便放声大哭，悲痛地说：“他去世了！海拉！他去世了，他象念叨他的子女一样曾念叨你……”

我们俩嚎啕大哭，医院顿时大乱。大夫来了，责怪老人不该将长老去世的消息告诉我。等我平静下来以后，他告诉我，长老的旧病复发，他的心脏没有承受住……按长老的遗嘱，人们把他埋在了清真寺旁边长老生前办功的花园中。

大夫终于允许我出院了，我穿上衣服，带上笔记本，随老服务员去了霍尔坦克，进了清真寺，我跪在亲爱的长老的墓前，泪水浸湿了面前的土地，我不停地哭着，直到夜幕降临。那时感到有点冷的迹象，就回到了清真寺。当晚，同老服务员一起睡到了长老的房间。老服务员那天晚上不愿离开我……

等他睡着后，我开始寻找说是写给我的那篇文章，在长老的书柜中没有找到……由于过分的悲痛和伤心，连睡意都没有了。清真寺虽大，此时却容不下我，要不是怕刺骨的寒冷，我真想跑到野外去。冬季的夜晚是漫长的，我想找本书来看，消磨慢慢长夜，但找不到一本，长老的家人把全部东西都带回了家，我没有什么东西来消遣自己，唯有一本笔记。我拿出笔记，解开长老亲手绑的带子。我翻开笔记本，一眼就看见一张有长老笔迹的纸，它就是据说是写给我的文章，见文章这样写道：

亲爱的孩子：海拉·本·艾祖尔夫

愿主赐你平安、吉庆！感谢真主，你痊愈了，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我患了心脏病，我已感觉到我寿数将尽，但也不希望获救……生命的终止对我来说是很不幸的，但我要在见主以前，把我心头的最后希望寄托给你，因此，给你写了这封信，你把它续在笔记的最后……

海拉啊！你来时，在毫无证据的认识和生硬的知识泥潭中迷惘，进退两难，你当时一方面由于聪明的才智凭天性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另一方面却受理性的欺骗而偏离了正确的认识……我竭尽全能，想把你引回毫无怀疑的真理。

我想我是成功的。我见你是我青年时的一面镜子，我知道你哪里遇到了难题，也知道你哪里会遇到难题。因此，为了把你引回正道，我与你同行，为你敷药。我也许治好了你的病，就象我曾经为自己所做的一样。

海拉啊！须知，信仰真主是真理，是必要的。至于它的真理之处，你可能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漫长夜晚里，通过我讲给你的话中你已经认识到了。信仰真主的必要性，你是知道的，

而且有神论和无神论者全都知道信真主是一切美德的基础、一切恶行的樊笼、灵魂的依靠、精神的支柱、忍受灾难的良药、顺从命运的基石、心中的希望之光、孤独时心理的安慰、临终时心灵的慰藉、人间最坚强的纽带……

海拉啊！你不应受到那些对你说“有了良知的约束就不需要道德”的人的蒙骗，因为我们为了调和个人的欲望和社会的要求而为之屈从的道德，在私欲勃起时，艰难中毕竟还要靠信仰来支撑，而且我们称之为良知的东西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信仰……

人们遵奉美德，是由于强权的压制或《古兰经》的约束，或社会的强求。如果我们逍遥法律、宗教和社会的权限以外，除了良知，再没有什么来约束了。但在私欲同良知的斗争中，很少见到良知能够取胜，唯有极少数人能办到，而这少数人在私欲的膨胀面前也管制不住良知，唯有在良知害怕真主的情况下，方能取胜。

如果先放下道德不谈，单从信仰是我们灵魂的寄托、心理安慰、精神的支柱方面来看我们对它的需要，我们一定会觉得失去信仰时我们的人生会变得更加不幸，我们在众生中的地位变得比最下贱的牲畜和最弱小的虫子都要低下。

动物象我们一样饥饿，可是，它却不贪食，不怕穷，没求食的为难和乞食的难堪……

动物象我们一样繁殖，象我们一样伤亡。但是没有各种烦恼的困扰，没有孤儿的心酸和弱者的担忧……

它象我们一样身体得到享受，有时也受痛苦，但是与伤人心灵、侮人脸面、离间夫妻、断绝骨肉、挑拨离间、毁人家室的恶习无缘，它们没有嫉妒、撒谎、背谈、造谣、诽谤、离间、欺骗、不孝、忘恩、中伤的恶欲。

它有一种意识，能认识有益和有害的事物，但没有苛派的负担，没有肩负的责任，没有怀疑的苦恼，没有犹豫的沉闷和良心的责备……

它象我们一样生病，亡故。但不考虑疾病的结果，不想朋友的分离、死亡的艰难和死者的归宿。

猛兽无节制地制造流血事件，为了填饱肚子。可它流血不是因为仇恨，也不是因为行为不义或霸道，或取乐。更不是为了在大地上称王称霸，妄自尊大……

而那些有思想、弱小、贪恋、焦躁、自负、堕落、骄矜、倾血的动物，他的生命的不幸来自他的思维。他的不幸除了信仰之外无可救药。是信仰让他坚强，给他慰藉，令他舒心，让他充满希望，叫他心旷神怡，使他成为向最高目标奋斗的人，让天使拜倒在他的足下。离开了信仰，可怜的人类就会变成最不幸、最苦命、灾难最重、地位最低、结局最糟的生灵。

通向信仰的途径是思维。思维也是人不幸的根源。人在变成养主的仆人以前先变成思维的仆人。离开这一思维就无法成为真主的真正仆人……人在今后两世升腾或降落的梦幻大半由思维来编织。

真主创造了人类，并提拔他，特赐他，让他独具思维和辨别的能力，人以此学会了万物的称谓，成了大地的代理人，超越了天使。性纯者注定要成，性浊者注定要败。

“以灵魂及使它均衡，并启示他善恶者发誓，凡培养自己的性灵者，必定成功，凡戕害自己的性灵者，必定失败。”（91：7—10）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纯洁自己的性灵呢？

我们用思维来净化它，让它朝最高的目标步步上升，到达确实的真善美。在那里你将见到真主，你会享受到信仰的甜蜜，以此认识人生中的不幸或荣幸、弱小或强大、奴役或自由的真谛，而且还会了解创造性灵的奥秘，离开了性灵“为仆人”一说也就失去了含义，“崇拜”的概念便不能成立。

因此，我们应该号召人们信仰真主，为理性提供捷径，开启人们的胸襟，即便不是本着真理，不为服从或敬畏而作，至少也为了我们理性的健全、心灵的平静、良知的安宁、人性的和平及社会的安全而应这样做。

海拉啊！青年时，我陷入了怀疑和犹豫的苦闷，就象你遭受的一样。我曾象你一样迷恋

过哲学，喜欢对无根据的知识和片面的观点进行争论和辩解。部分宗教人士的僵化使我痛心疾首，象你一样，我离开了学习和研究。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去了，我内心深处曾体会到了生命中的痛苦，怀疑再次缠绕我，我几乎要变成了无神论者。

恶运不断地把我逼向犹豫的重重黑暗。最后，在传统的信仰和对主恩失望的边缘，我停留在了拜主的界前。这样过了好久，我才开始侍奉王子，陪同他。他让我受益匪浅，我随他去了希贾孜，在麦地那我有幸结识了一位清廉而伟大的长者，叫阿布顿·嘎迪尔长老。我见他每天晨礼后给一群来自印度朝觐的学者讲课。我礼拜后也坐在讲席中，听长老授课。听他在读眼前的一本书，同时进行讲解、分析和评论，他使我敬佩不已。更使我惊奇的是，他当时讲解的是否认真主存在的自然主义哲学家的学说精义，我从来没有听到在清真寺讲论这类话题的。

下课后，讲席中的人们纷纷向长老围过来，我也挤到了他的跟前，问了那本书的情况。我向他道出了我的惊奇，他说：“孩子，这群人都是印度的学者，他们每个人都比我更精通法学、圣训和经注学，他们已经习惯在麦地那逗留期间听当地学者讲课，沾他们的福，并要求我们当地学者准许他们传授所听到的内容。他们便付给我们很好的报酬……”

他们第一次求见我时，我问他们讲点什么呢，他们要我自行拟定，我向他们推荐了爱勒·基斯尔的《回教真相》，他们高兴了。艾勒·基斯尔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乡。他的书，印度学者们都知道，而且已经翻成乌尔都语了。这样，我就开始给他们读这本书，没有分析，没有评论，因为书中的话非常明确。还有，我对哲学知之甚少，我怕有人站起来质问我而我却无以答对。

我读着这本书，受到爱勒·基斯尔长老的益处不浅。我每年都受益于他，因为从印度来的学者或学生都要求我向他们讲解爱勒·基斯尔的这本书，并买一本作为礼品带回国去。

长老向我谈了他的族籍和故乡，谈了他怎样迁到麦地那的事。我向他要一本《回教真相》，他便给了我。我谢过他后，回到了住地。我花了两个晚上，专心地读这本书。然后，又读了一遍，因为觉得爱勒·基斯尔思想进步，知识渊博，观点正确，观察敏锐，不带成见，尊重理性，推崇科学，把断然的科学同明确的宗教真理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王子完成了瞻仰圣寺的任务，我们就取海道回到了沙目。我求他允许我就地去拜访爱勒·基斯尔，他同意了。我去了沙目的黎波里，在一座叫推纳里国王大寺里见到了长老，那座清真寺酷似我们现在的这座清真寺。

我向长老作了自我介绍，告诉了我的族籍和家乡，说了我读他的书的事，并表明我的来意，挑明了我遭受的犹豫和怀疑的苦闷。长老热情接待了我，向我一一询问我家乡的学者。他盛情款待我，让我住在他在山顶的一间住宅中，那里居高临下直对着清真寺和周围的园林。我每天陪他去清真寺，听他给一群徒弟讲课。

我在他的盛情款待下住了整整一个月，就向他告辞回家，说明了我的理由及同王子有牵连的话。他对我说道：“艾布·努尔啊！这几天你听到的课对你来说很不够，我劝你多读哲学书，要精通哲学，要多读自然科学，多读《古兰经》！”我说：“我怎么多读哲学呢，我的怀疑不就是来自于哲学吗？”他说：“孩子，艾布·努尔！哲学是一座大海，不同于诸海，涉水者往往在岸边遇到危险和失足，而在它的深层和底部却得到安宁和平静。艾布·努尔！你仔细、耐心地读吧！不要忽略哲学家对真主的存在和独一所说的每一句话，把那些话都收集起来，进行比较，再把《古兰经》中表示真主存在的经文集中起来，结合你读到的哲学和科学的观点认真捉摸那些经文，再把科学和宗教调和起来归到理性的仲裁之下，那时，你会觉得自己投入了信仰和真理的怀抱……艾布·努尔啊！你要多读《古兰经》的“黎明”章和“众先知”章，切莫对真主的大恩失望，只要你在忏悔和回归的门前不断地恳求，你的养主一定会赏赐你，直到你满意为止。他必得安抚你的心灵，指给你善言和正道……”

我回到家乡后，在塔什干遇到了伊斯兰的长老，向他说起了爱勒·基斯尔的事，以及他的书，谈了我们的见面及向他求教的经过。我一谈到爱勒·基斯尔，就见他老泪纵横，对我说：“爱勒·基斯尔的书，在我的家乡很有名，早已翻译成了土耳其文，我们的学者没一个人不知道这本书的，凡是图书室都有一本土尔其文译的《回教真相》，他还有一本叫《堡垒》的关于信仰的著作，在土耳其以《伊斯兰信仰》署名而印刷出版了。然后，长老滔滔不绝地谈起爱勒·基斯尔，谈他的信仰和他忠实捍卫伊斯兰的事迹。我告辞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儿子陪我到家门口，我问长老为什么要哭呢？他说：“我父亲非常喜爱爱勒·基斯尔，其喜爱的程度达到了当他心情烦躁的时候，要我给他读爱勒·基斯尔在圣纪上作的诗。他往往埋怨年迈、抱怨身体欠佳时心情烦躁。我给他读诗的时候，他总是垂泪，并且总说：‘愿主回赐你，我的心情开朗了，我的灵魂舒畅了。’诗虽然很长，但长期的吟诵，我几乎要背下来了。”

海拉啊！从希贾孜回来两个月后，我就辞去了侍奉王子的职务，专心学习，几年来尽量读哲学，并且写点东西，同时不断地诵读《古兰经》。我把表示真主存在的经文聚集在一起，按爱勒·基斯尔的吩咐，把科学和宗教调和起来，总归到了理性的仲裁之下。十年来，在这漫长的努力以后，我终于走入了正道和真理。恩惠的大门向我启开，正如爱勒·基斯尔预言的那样，我满足了……

至于正道和真理，是我经过对多数大哲学家的理论同少数怀疑者的假学之间进行比较后掌握的。把《古兰经》中凡是证明真主存在、创世的经文收集起来，用科学已肯定的断然事实审视它后，心中明亮了，在心中见到了真主……

真正的哲学家坚持一个原则，即哲学是纯理性的研究，不带私欲，不抱成见，纯粹为了追寻真理。对他们的研究，向我展示了另一个事实：即哲学家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也就是说没有那种完全故意否认真主的存在，或故意用违背真主的独一和完美来形容真主的人。但他们中有许多怀疑者，他们想研究冥冥幔帐后面的真理，遂迎来了怀疑。声誉再高的思想家、哲学家，掉进了怀疑就无法自拔。这是对形而上事物钻研的必然结果，假若它昭然若揭的话，就没有研究和思考的必要，也不存在什么怀疑和求证之说。但是，研究的人员往往在智力和耐力上都各不相同，有些人聪明，他们能驱逐怀疑的黑暗，借健全的思维迎来真理的曙光，之后，不会糊里糊涂地被怀疑迷惑，以至掌握了真理后还产生思想的冲突；他们中有些人思想薄弱，理性承受不了怀疑的重担，便停下来考虑艰难的后果，因而意志消沉了，他们把理性的懒惰当作理性不可涉及的证据，他们把创造世界和安排万物中的深沉智慧当作怀疑的理由。因此，在理性的闪光和暗淡之间犹豫不前。“他们譬如燃火的人，当火光照亮了他们四周的时候，真主把他的火光拿去，让他们在重重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2：17）“电光几乎夺去了他们的视力，每逢电光为他们而照耀的时候，他们在电光中前进，黑暗的时候，他们就站住。”（2：20）他们在怀疑面前僵持不动，说我们不知道。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信仰中，天才们对真理和信仰的共识，向我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真理只有一条，对有思想、有知识、有理智和有信仰的民众来说，它放之四海皆准。就象《古兰经》所说的那样。

《古兰经》提出了许多理性的证据，证明真主是造物者，是全能的、全知的、聪颖的、有意志的、公道的、普慈的、特慈的、独一的主，他不生产，也不被生，没有一物是他的匹敌。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中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提出许多证据，以此证明真主的存在、独一和所具有的一切美德。通过对这些证据的比较，揭示了同样的道理：真理只有一个，通向真理的途径都是一致的：要么是理智的发现，要么是经典的启示。真主赋予我们的理性和降给我们的经典之间的吻合，是真教永远同理性不冲突的断然证据。这是爱勒·基斯尔指给我的最大真理。

《古兰经》指出，在创造天地万物中蕴藏着意志、智慧、完美、严密和有条不紊的迹象，它表明了真主的存在。这些现象同《古兰经》降示一千多年后科学家发现的奥秘之间的吻合，

充分说明了《古兰经》来自真主的事实。真主曾许诺，要在许多世代以后，从天际和我们的本身中展示他的一切迹象，让我们明白《古兰经》就是真理……我由此认识到了许多从前不知的《古兰经》奇迹。

后来，我比较了一下怀疑的原因和信仰的证据，我按个人的生活经验和阅历把这些因素归到了个自的本源，便发现信仰的证据普遍分布在真主创造的一切有形之物中，而怀疑的原因只集中在每个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当中，如食禄、财产、子女、健康、贵贱、祸福的不同中。如果人有机会能以全面的眼光看看宇宙间的奇妙、智慧、精密、平衡、均匀和完美，那么，一个人不管他的怀疑有多深，命运有多坏，会相信这个世界若没有造物主是不会自然而然偶尔形成的。同样，一个有信仰的人，不管信仰多么坚实，无法从思想上排除对命运不同的叹息。我才知道，研究前定的奥秘会把理性推倒。

但是，我在唯一产生怀疑的根由和不可胜数的表示真主存在的断然证据之间保持平衡。在长期不带个人成见或处于虔诚的思考以后，我才发现命运的不同可以解释，可以归结于我们不知的原因，或我们不明白的奥秘，或者由于对前定的实质理解错了。总之，这一切都是未见的。而来自未见的怀疑，微弱得难以摧毁由断然的证据建立起来的真理。

是的，海拉！大灾大难令信仰动摇，它驱使理智要问为什么创造懦弱、苦闷的人类。这时，多端的恶魔伸出五指，遮住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真主的恩惠和机密。但这种怀疑不会长久，它象愁云一样很快从痛苦、忧虑的心灵消声匿迹……

即使你想保留一点怀疑，故意情愿怀疑，用错误的猜度来滋养它，这样也不能使怀疑长久。如果你用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夜晚中我曾为你梳理过的、而且在你的理智的周围被固定的千千万万条证据之线，来坚固你信仰的桅杆的话，怀疑断不可长存。

证明真主的断然理性证据既多又明确，健全的理智不可因涉及未见世界的一件小事而忽略它们。未见之事可以解释，可以归于我们所不知的许多原因和奥秘。现世的许多奥秘我们也不一无所知吗？追求真理的人，一旦摆脱了私欲，就不会丢下真理去抓怀疑，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过是口头上的，并非用心去做。立定在真理磐石上的信士，不是那种“在边缘上崇拜真主，若获福利，他就安然享受，若遭祸害，他就轻率背叛，他将是丧失今世和后世的人。”（《古兰经》22：11）

真主知道我们由于生活的不幸会站在边缘上信仰他，崇拜他，因而告诫我们；他知道我们将陷入许多怀疑和误会，便命令我们抓紧自己所知的明证，离开我们无法解释、只有真主知道的不明事物。真主说：“他降示你这部经典，其中有许多明确的节文，是全经的基本；还有许多隐微的节文。心存邪念的人，遵从隐微的节文，企图淆惑人心，探求经义的究竟，只有真主和学问精通的人，才知道经义的究竟。他们说：‘我们已确信它，明确的和隐微的，都是从我们的主那里降示的。’”（3：7）

明确的经文中有断然表示真主存在的经文，它使精通教义的学者稳稳地站立在真理的磐石之上，怀疑的风浪不能动摇他们，不管浪涛多么凶猛，多么高涨。只有那些精通学问的人才承认理性的无能，认识到许多未见的奥秘。他们坚持由明确的经文通过断然的理性证据所揭示的真理。他们的理智决不会为了那些无法明白和解释的隐微事物而忽略他们领会的真理。他们尚且没有发现与第一条真理抵触的另一条真理。这些人是有心智的人，他们同真主的语言站在一边。

可是，明确的经文所包含的证据若零零散散，不揭示出它深层奥秘的话，每个人不可能稳立于信仰的磐石和巩固真理的桅杆之上。如果能把它同科学事实一并收集起来，真理就自动显现，怀疑决不会同它攀比或动摇它。我把《古兰经》和哲学的证据同科学事实一并收集起来，为的是这一目的，以便让天启传达的、健全的理性所维护的真理以其完美的形式向你昭示。

海拉啊！我一直在仿效爱勒·基斯尔教给我的这种方法：把《古兰经》的证据同科学事

实揉进理性的证据当中，而且写在一本书中，这能在求证时增加说服力。我们大家都在诵读《古兰经》，知道科学事实，但是这些经文和知识同分散在脑海中的强大的怀疑面前变得弱小无力。怀疑加深了我们人生中的不幸，就象一滴水，它当然弱小、柔软、犹豫，可是一旦聚集起来，从一条通道喷射时能形成强大的洪流，排山倒海；或者如同一幅画面，如果不把所有的部分都集中在同一个框架中展示给观众的话，这幅画就不全面，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且显示不出它的美丽。

我奉命把这些知识和天经集中在同一框架和同一轨道中，由此到达了我用哲学、科学和《古兰经》向你讲述真理的意图。

海拉啊！你要保存好我交给你的笔记，还有这篇遗嘱。你向人们公开宣传它，真主也许会以此开启怀疑者的胸襟，修整他们的心灵，会把他们意欲的人引向善言和正道。

海拉啊！

如果寿命中还有多余的机会，我们还会见面的，否则，就求主怜悯我们吧！

完

译文完成于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